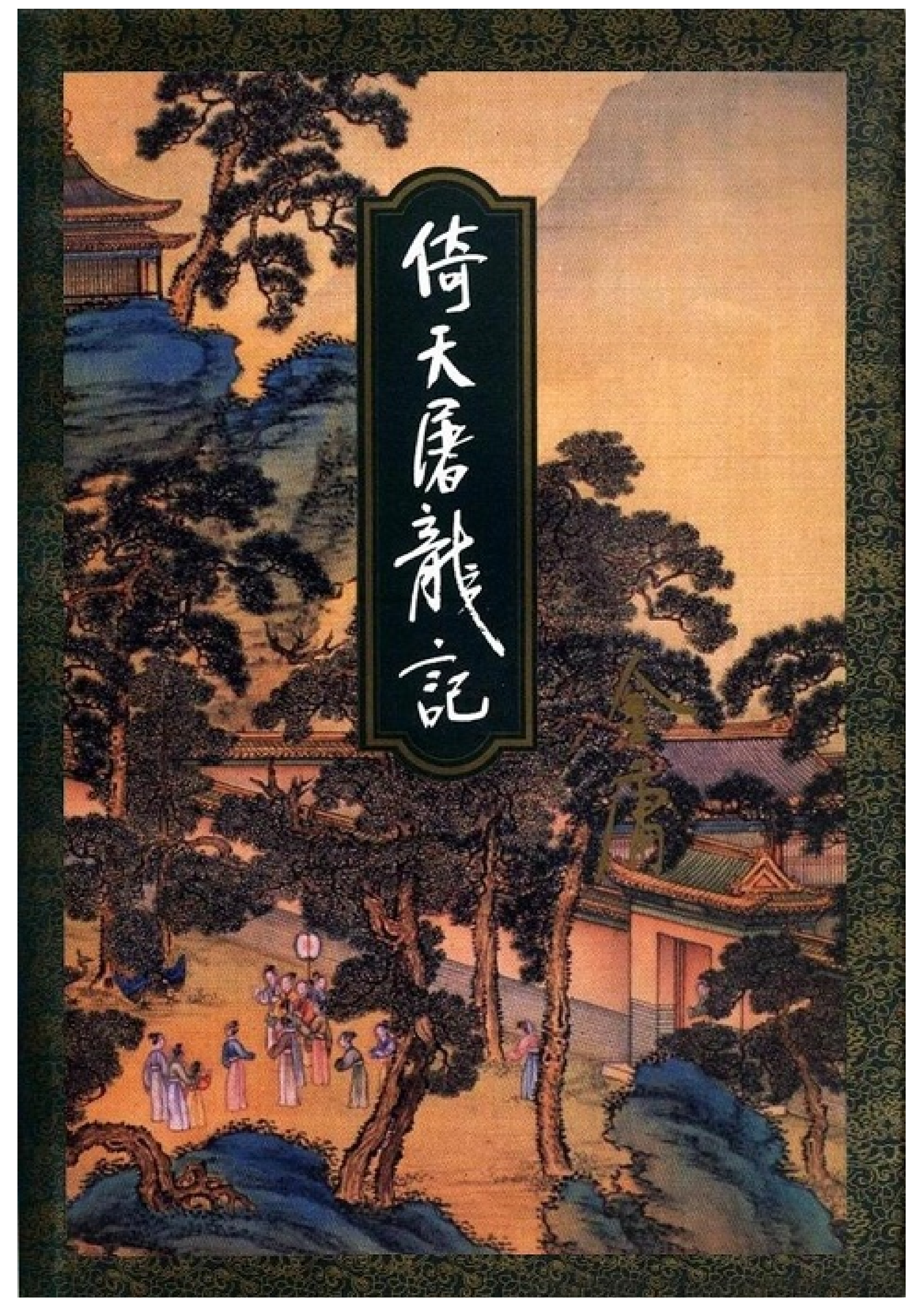

倚天屠龍記
金庸

倚天屠龙记（一）

金庸

简介

相传郭靖黄蓉铸成倚天剑与屠龙刀，江湖相传得刀与剑者即可号令江湖，整个武林为之疯狂，张无忌的父母张翠山和殷素素因无意中卷入屠龙刀而起的江湖纷争，与金毛狮王谢逊一同被迫流落至极北大洋中的一个荒岛——冰火岛，在那儿生下了他，并认谢逊为义父。张无忌过了几年远离尘嚣、无忧无虑的生活，九岁时随父母回归中土，江湖人士为找谢逊报仇或为抢夺谢逊手上的屠龙宝刀，致使无忌一家三口厄运接踵而至。父母不愿说出谢逊下落，双双自刎身亡，自己又身受玄冥神掌之伤，寒毒深入腑脏，连医术通神的蝶谷医仙胡青牛也无能为力，身遭如此惨痛变故的张无忌竟泰然处之，既不思为父母报仇，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也并不恐惧。自十二岁入蝴蝶谷求医至十四岁出谷，他虽然又经历了不少江湖风浪，活得倒也自由自在，十四岁的张无忌护送峨嵋女侠纪晓芙的女儿杨不悔远赴昆仑山寻父杨逍，从此才真正踏入了身不由己的江湖。

一路上历尽艰险，先前张无忌曾救治过的许多武林人 ，恩将仇报，张无忌几番以身相代，终于保得年幼无知的杨不悔回到了父亲身边。不久因轻信道貌岸然的“朱、武”两个武林世家而险些被骗。待得脱困，他因祸得福，进入了一个群山环抱的翠谷，与海外荒岛相似，又是一处世外桃源。张无忌本打算在此安度余生，不料无意中得到了一部久已失传的武功秘籍《九阳神功》，抱着打发无聊岁月，成固可喜辱败亦无忧的念头。短短五年中他即练成了这项神功，而体内的寒毒也不知不觉地被驱除殆尽。

二十岁的张无忌重入江湖，既不想成名也没打算替父母和自己报仇，一心一意只想去海外荒岛与义父团聚，但终究身不由己。在西域大漠中身受峨嵋掌门灭绝师太三记重手，以重伤之躯救了明教一群教徒；六大门派围剿光明顶明教总舵，机缘巧合使张无忌知晓一切恩怨都是由与明教前任教主阳顶天的夫人有私情的成昆挑拨而起。他为了化解这场误会，出手协助明教与各派高手相抗，九死一生，情况危急，加之迫于明教上下的盛情而被推上了教主的高位。在明教之中张无忌武功最高，此外还有明教四大法王：金毛狮王、青翼蝠王、白眉鹰王、紫衫龙王，此后更陷入了无数的武林纠葛，不由自主地周旋于各色人等之中，保护师门，起兵反元，搭救义父，清解恩仇，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弄得他精疲力尽。虽然自己身负绝世武功，又有明教的庞大势力作后盾，张无忌仍是步步荆棘，吃尽了苦头。

义父谢逊了却恩仇后出家少林寺，最后绝了张无忌安享天伦的唯一奢望。等到明教将要打下江山时，张无忌又一次为人所算，曾于少年张无忌有过救命之恩的明教大将朱元璋设下极阴毒的陷阱，使张无忌误以为徐达、常遇春等故友背叛于他，意图篡权，令张无忌自己心灰意冷，主动辞去了明教教主的职位，自此张无忌对江湖生涯再无半分留恋，悄然携妻归隐了，但想起故友的背叛还是常常忧愁。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三联版”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

为了使得读者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白”与“碧”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宋辽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第一回　天涯思君不可忘

只見一個白衣男子正在彈琴。身周樹上停滿了鳥雀，與琴聲應和。過了一會，空中振翼之聲大作，四下裏又飛來無數鳥雀，上下飛翔，毛羽缤紛，蔚爲奇觀。



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苞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溶溶月。人间天上，烂银霞照通彻。

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浩气清英，仙才卓荦，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

作这一首《无俗念》词的，乃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有道之士。此人姓丘，名处机，道号长春子，名列全真七子之一，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词品》评论此词道：“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

这首词诵的似是梨花，其实同中真意却是赞誉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说她“浑似姑射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又说她“浩气清英，仙才卓荦”，“不与群芳同列”。词中所颂这美女，乃古墓派传人小龙女。她一生爱穿白衣，当真如风拂玉树，雪裹琼苞，兼之生性清冷，实当得起“冷浸溶溶月”的形容，以“无俗念”三字赠之，可说十分贴切。长春子丘处机和她在终南山上比邻而居，当年一见，便写下这首词来。

这时丘处机逝世已久，小龙女也已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在河南少室山山道之上，却另有一个少女，正在低低念诵此词。

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身穿淡黄衣衫，骑着一头青驴，正沿山道缓缓而上，心中默想：“也只有龙姊姊这样的人物，才配得上他。”这一个“他”字，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侠杨过了。她也不拉僵绳，任由那青驴信步而行，一路上山。过了良久，她又低声吟道：“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她腰悬短剑，脸上颇有风尘之色，显是远游已久；韶华如花，正当喜乐无忧之年，可是容色间却隐隐有懊闷意，似是愁思袭人，眉间心上，无计回避。

这少女姓郭，单名一个襄字，乃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的次女，有个外号叫做“小东邪”。她一驴一剑，只身漫游，原想排遣心中愁闷，岂知酒入愁肠固然愁上加愁，而名山独游，一般的也是愁闷徒增。

河南少室山山势颇陡，山道却是一长列宽大的石级，规模宏伟，工程着实不小，那是唐朝高宗为临幸少林寺而开凿，共长八里。郭襄骑着青驴委折而上，只见对面山上五道瀑布飞珠溅玉，奔泻而下，再俯视群山，已如蚁蛭。

顺着山道转过一个弯，遥见黄墙碧瓦，好大一座寺院。

她望着连绵屋宇出了一会神，心想：“少林寺向为天下武学之源，但华山两次论剑，怎地五绝之中并无少林寺高僧？难道寺中和尚自忖没有把握，生怕堕了威名，索性便不去与会？又难道众僧侣修为精湛，名心尽去，武功虽高，却不去和旁人争强赌胜？”

她下了青驴，缓步走向寺前，只见树木森森，荫着一片碑林。石碑大半已经毁破，字迹模糊，不知写着些甚么。心想：“便是刻凿在石碑上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也须磨灭，如何刻在我心上的，却是时日越久反而越加清晰？”

瞥眼只见一块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赐少林寺寺僧的御札，嘉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碑文中说唐太宗为秦王时，带兵讨伐王世充，少林寺和尚投军立功，最著者共一十三人。其中只昙宗一僧受封为大将军，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唐太宗各赐紫罗袈裟一袭。她神驰想象：“当隋唐之际，少林寺武功便已名驰天下，数百年来精益求精，这寺中卧虎藏龙，不知有多少好手。”

郭襄自和杨过、小龙女夫妇在华山绝顶分手后，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她心中长自记挂，于是禀明父母，说要出来游山玩水，实

则是打听杨过的消息，她倒也不一定要和他夫妇会面，只须听到一些杨过如何在江湖上行侠的讯息，也便心满意足了。偏生一别之后，他夫妇从此便不在江湖上露面，不知到了何处隐居，郭襄自北而南，又从东至西，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讯。

这一日她到了河南，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是杨过的好友，自己十六岁生日之时，无色瞧在杨过的面上，曾托人送来一件礼物，虽然从未和他见过面，但不妨去问他一问，说不定他会知道杨过的踪迹，这才上少林寺来。

正出神间，忽听得碑林旁树丛后传出一阵铁链当啷之声，一人诵念佛经："是时药叉共王立要，即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说胜妙伽他曰：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郭襄听了这四句偈言，不由得痴了，心中默默念道："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只听得铁链拖地和念佛之声渐渐远去。

郭襄低声道："我要问他，如何才能离于爱，如何能无忧无怖？"随手将驴缰在树上一绕，拨开树丛，追了过去。只见树后是一条上山的小径，一个僧人挑了一对大桶，正缓缓往山上走去。郭襄快步跟上，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处，不由得吃了一惊，只见那僧人挑的是一对大铁桶，比之寻常水桶大了两倍有余，那僧人颈中、手上、脚上，更绕满了粗大的铁链，行走时铁链拖地，不停发出声响。这对大铁桶本身只怕便有二百来斤，桶中装满了水，重量更是惊人。郭襄叫道："大和尚，请留步，小女子有句话请教。"

那僧人回过头来，两人相对，都是一愕。原来这僧人便是觉远，三年以前，两人在华山绝顶曾有一面之缘。郭襄知他虽然生性迂腐，但内功深湛，不在当世任何高手之下，便道，"我道是谁，原来是觉远大师。你如何变成了这等模样？"觉远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合十行礼，并不答话，转身便走。

郭襄叫道："觉远大师，你不认得我了么？我是郭襄啊。"觉远又是回首一笑，点了点头，这次更不停步。郭襄又道："是谁用铁链绑住了你？如何这般虐待你？"觉远左掌伸到脑后摇了几摇，示意她不必再问。

郭襄见了这等怪事，如何肯不弄个明白？当下飞步追赶，想抢在他面前拦住，岂知觉远虽然全身带了铁链，又挑着一对大铁桶，但郭襄快步追赶，始终抢不到他身前。郭襄童心大起，展开家传轻功，双足一点，身子飞起，伸手往铁桶边上抓去，眼见这一下必能抓中，不料落手时终究还是差了两寸。

郭襄叫道："大和尚，这般好本事，我非追上你不可。"但见觉远不疾不徐的迈步而行，铁链声当啷当啷有如乐音，越走越高，直至后山。

郭襄直奔得气喘渐急，但仍和他相距丈余，不由得心中佩服："爹爹妈妈在华山之上，便说这位大和尚武功极高，当时我还不大相信，今日一试，才知爹妈的话果然不错。"

只见觉远转身走到一间小屋之后，将铁桶中的两桶水都倒进了一口井中。郭襄大奇，叫道："大和尚，你莫非疯了，挑水倒在井中干么？"觉远神色平和，只摇了摇头。郭襄忽有所悟，笑道："啊，你是在练一门高深的武功。"觉远又摇了摇头。

郭襄心中着恼，说道："我刚才明明听得你在念经，又不是哑了，怎地不答我的话？"觉远合十行礼，脸上似有歉意，一言不发，挑了铁桶便下山去。郭襄探头井口向下望去，只见井水清澈，也无特异之处，怔怔望着觉远的背影，心中满是疑窦。

她适才一阵追赶，微感心浮气躁，于是坐在井栏圈上，观看四下风景，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见少室山层崖刺天，横若列屏，崖下风烟飘渺，寺中钟声随风送上，令人一洗烦俗之气。郭襄心想："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和尚既不肯说，我去问那个少年便了。"当下信步落山，想去找觉远的弟子张君宝来问。走了一程，忽听得铁链声响，觉远又挑了水上来。郭襄闪身躲在树后，心想："我暗中瞧瞧他到底在捣甚么鬼。"

铁链声渐近，只见觉远仍是挑着那对铁桶，手中却拿着一本书，全神贯注的轻声诵读。郭襄待他走到身边，猛地里跃出，叫道："大和尚，你看甚么书？"

觉远失声叫道："啊哟，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你。"郭襄笑道："你装哑巴装不成了罢，怎么说话了？"觉远微有惊色，向左右一望，摇了摇手。

郭襄道："你怕甚么？"

觉远还未回答，突然树林中转出两个灰衣僧人，一高一矮。那瘦长僧人喝道："觉远，不守戒法，擅自开口说话，何况又和庙外生人对答，更何况又和年轻女子说话？这便见戒律堂首座去。"觉远垂头丧气，点了点头，跟在那两个僧人之后。

郭襄大为惊怒，喝道："天下还有不许人说话的规矩么？我识得这位大师，我自跟他说话，干你们何事？"那瘦长僧人白眼一翻，说道："千年以来，少林寺向不许女流擅入。姑娘请下山去罢，免得自讨没趣。"郭襄心中更怒，说道："女流便怎样？难道女子便不是人？你们干么难为这位觉远大师？既用铁链捆绑他，又不许他说话？"那僧人冷冷的道："本寺之事，便是皇帝也管不着。何劳姑娘多问？"

郭襄怒道："这位大师是忠厚老实的好人，你们欺他仁善，便这般折磨于他，哼哼，天鸣禅师呢？无色和尚、无相和尚在哪里？你去叫他们出来，我倒要问问这个道理。"

两个僧人听了都是一惊。天鸣禅师是少林寺方丈，无色禅师是本寺罗汉堂首座，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三人位望尊崇，寺中僧侣向来只称"老方丈"、"罗汉堂座师"、"达摩堂座师"，从来不敢提及法名，岂知一个年轻女子竟敢上山来大呼小叫，直斥其名。

那两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奉了座师之命，监视觉远，这时听郭襄言语莽撞，那瘦长僧人喝道："女施主再在佛门清净之地滋扰，莫怪小僧无礼。"

郭襄道："难道我还怕了你这和尚？你快快把觉远大师身上的铁链除去，那便算了，否则我找天鸣老和尚算帐去。"

那矮僧听郭襄出言无状，又见她腰悬短剑，沉着嗓子道："你把兵刃留下，我们也不来跟你一般见识，快下山去罢。"郭襄摘下短剑，双手托起，冷笑道："好罢，谨遵台命。"

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一向听师伯、师叔、师兄们说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源，又听说不论名望多大、本领多强的武林高手，从不敢携带兵刃走进少林寺山门。这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但已在少林寺范围之内，只道她真是怕了，乖乖交出短剑，于是伸手便去接剑。他手指刚碰到剑鞘，突然间手臂剧震，如中电掣，但觉一股强力从短剑上传了过来，推得他向后急仰，立足不定，登时摔倒。他身在斜坡之上，一经摔倒，便骨碌碌的向下滚了数丈，好容易硬生生的撑住，这才不再滚动。

那瘦长僧人又惊又怒，喝道："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竟到少林寺撒野来啦！"转过身来，踏上一步，右手一拳击出，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变成双掌下劈，正是"闯少林"第二十八势"翻身劈击"。

郭襄握住剑柄，连剑带鞘向他肩头砸去。那僧人沉肩回掌，来抓剑鞘。

觉远在旁瞧得惶急，大叫："别动手，别动手！有话好说。"便在此时，那僧人右手已抓注剑鞘，正却运劲里夺，猛觉手心一震，双臂隐隐酸麻，只叫得一声："不好！"郭襄左腿横扫，已将他踢下坡去。他所受的这一招比那矮僧重得多，一路翻滚，头脸上擦出不少鲜血，这才停住。

郭襄心道："我上少林寺来是打听大哥哥的讯息，平白无端的跟他们动手，当真好没来由。"眼见觉远愁眉苦脸的站在一旁，当即抽出短剑，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这短剑虽非稀世奇珍，却也是极锋锐的利器，只听得当啷啷几声响，铁链断了三条。觉远连呼："使不得，使不得！"郭襄道："甚么使不得？"指着正向寺内奔去的高矮二僧说道："这两个恶和尚定是奔去报讯，咱们快走。你那个姓张的小徒儿呢？带了他一起走罢！"觉远只是摇手。忽听得身后一人说道："多谢姑娘关怀，小的在这儿。"

郭襄回过头来，只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粗眉大眼，身材魁伟，脸上却犹带稚气，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君宝。比之

当日，他身形已高了许多，但容貌无甚改变。郭襄大喜，说道：“这里的恶和尚欺侮你师父，咱们走罢。”张君宝摇头道：“没有谁欺侮我师父啊。”郭襄指着觉远道：“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还不是欺侮？”觉远苦笑摇头，指了指山下，示意郭襄及早脱身，免惹事端。

郭襄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她的人不计其数，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事，决不能便此撇手不顾；可是却又担心寺中好手出来截拦，当下一手拉了觉远，一手拉了张君宝，顿足道：“快走快走，有甚么事，下山去慢慢说不好么？”两人只是不动。

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冲出七八名僧人，手提齐眉木棍，吆喝道：“哪里来的野姑娘，胆敢来少林寺撒野？”张君宝提起嗓子叫道：“各位师兄不得无礼，这位是……”

郭襄忙道：“别说我名字。”她想今日的祸事看来闯得不小，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可别牵累到爹爹妈妈，又补上一句：“咱们翻山走罢！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姓名。”只听得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又涌出七八名僧人来。

郭襄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秀眉深蹙，急道：“你们两个婆婆妈妈，没点男子汉气概！到底走不走？”张君宝道，“师父，郭姑娘一片好意……”

便在此时，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飕飕飕的奔上坡来，手中都没兵器，但身法迅捷，衣襟带风，武功颇为了得。郭襄见这般情势，便想单独脱身亦已不能，索性凝气卓立，静观其变。当先一名僧人奔到离她四丈之处，朗声说道：“罗汉堂首座尊师传谕：着来人放下兵刃，在山下一苇亭中陈明详情，听由法谕。”

郭襄冷笑道：“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官腔打得倒好听。请问各位大和尚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儿呢，还是做蒙古皇帝的官？”

这时淮水以北，大宋国土均已沦陷，少林寺所在之地自也早该归蒙古管，只是蒙古大军连年进攻襄阳不克，忙于调兵遣将，也无余力来理会丛林寺观的事，因此少林寺一如其旧，与前并无不同。那僧人听郭襄讥刺之言甚是厉害，不由得脸上一红，心中也觉对外人下令传谕有些不妥，合十说道：“不知女施主何事光临敝寺，且请放下兵刃，赴山下一苇亭中奉茶说话。”

郭襄听他语转和缓，便想乘此收蓬，说道：“你们不让我进寺，我便希罕了？哼，难道少林寺中有宝，我见一见便沾了光么？”向张君宝使个眼色，低声道：“到底走不走？”

张君宝摇摇头，嘴角向觉远一努，意思说是要服侍师父。郭襄朗声道：“好，那我不管啦，我走了。”拔步便下坡去。

第一名黄衣僧侧身让开。第二名和第三名黄衣僧却同时伸手一拦，齐声道：“且慢，放下了兵刃。”郭襄眉毛一扬，手按剑柄。第一名僧人道：“我们也不敢留着女施主的兵刃。女施主一到山下，我们立即将宝剑送上，这是少林寺千年来的规矩，还请包涵。”

郭襄听他言语有礼，心下踌躇：“倘若不留短剑，势必有场争斗，我孤身一人，如何是阖寺僧众的敌手？但若留下短剑，岂不将外公、爹爹、妈妈、大哥哥、龙姊姊的面子一古脑儿都丢得干净？”

她一时沉吟未决，蓦地里眼前黄影晃动，一人喝道：“到少林寺来既带剑，又伤人，世上焉有是理？”跟着劲风飒然，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下来。

这僧人若不贸然出手，郭襄一番迟疑之后，多半便会将短剑留下。她和乃姊郭芙的性子大不相同，虽然豪爽，却不鲁莽，眼前处境既极度不利，便会暂忍一时之气，日后再去和外公、爹妈商量，回头找这场子。但对方突然逞强，岂能眼睁睁的让他将剑夺去？

那僧人的擒拿手法既狠且巧，一抓住剑鞘，心想郭襄定会向里回夺，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拉拉扯扯，大是不雅，当下运劲向左斜推，跟着抓而向右。郭襄被他这么一推一抓，果然已拿不牢剑鞘，当即握住剑柄，刷的一声，寒光出匣。那僧人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左手却有两根手指被短剑顺势割断，剧痛之下，抛下剑鞘，往旁退开。

众僧人见同门受伤，无不惊怒，挥杖舞棍，一齐攻来。郭襄心想：“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今日已不能善罢。”当下使出家传的“落英剑法”，便往山下冲去。众僧人排成三列，仰面挡住。

那“落英剑法”乃黄药师从“落英掌法”的路子中演化来，虽不若“玉萧剑法”的精妙，却也是桃花岛的一绝，但见青光激荡，剑花点点，便似落英缤纷，四散而下，霎时间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但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到，居高临下的夹攻。按理郭襄早已抵挡不住，只是少林僧众慈悲为本，不愿伤她性命，所出招数都非杀手，只求将她打倒，训诫一番，扣下乒刃，将她逐下山去。可是郭襄剑光错落，却也不易攻近身去。

众僧初时只道一个妙龄女郎，还不轻易打发？待见她剑法精奇，始知她若非名门之女，便是名师之徒，多半得罪不得，出招时更有分寸，一面急报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

正斗之间，一个身材高瘦老年僧人缓步走近，双手笼在袖中，微笑观斗。

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低声禀吉了几句。郭襄已斗得气喘吁吁，剑法凌乱，大声喝道：“说甚么天下武学之源，原来是十多个和尚一拥而上，倚多为胜。”

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听她这么说，便道：“各人住手！”

众僧人立时罢手跃开。无色禅师道：“姑娘贵姓，令尊和令师是谁？光临少林寺，不知有何贵干？”

郭襄心道：“我爹娘的姓名不能告诉你。我到少林寺来是为了打听大哥哥的讯息，那也不能当众述说。眼下已闹成这等模样，日后爹娘和大哥哥知道了定要怪我，不如悄悄的溜了罢。”说道：“我的姓名不能跟你说，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这便上来游览玩耍。原来少林寺比皇宫内院还要厉害，动不动便要扣人家兵刃。请问大师，我进了贵寺的山门没有？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想来也不过教众僧侣强身健体，便于精进修为，想不到少林寺名头越大，武功越高，恃众逞强的名头也越来越响。好，你们要扣我兵刃，这便留下，除非将我杀了，否则今日之事江湖上不会无人知晓。”

她本来伶牙俐齿，这件事也并非全是她的过错，一席话只将无色禅师说得哑口无言。郭襄鉴貌辨色，心想：“这番胡闹我固怕人知晓，看来少林寺更加不愿张扬。十多个和尚围斗一个年轻姑娘，说出去有甚么好听？”当下哼的一声，将短剑往地下一掷，举步便行。

无色禅师斜步上前，袍袖一拂，已将短剑卷起，双手托起剑身，说道：“姑娘既不愿见示家门师承，这口宝剑还请收回，老衲恭送下山。”

郭襄嫣然一笑，道：“还是老和尚通达情理，这才是名家的风范呢。”

她既占到便宜，随口便赞了无色一句，当下伸手拿剑，一提之下，不禁一惊。

原来对方掌心生出一股吸力，她虽抓住剑柄，却不能提起剑身。她连运三下劲，始终无法取过短剑，说道：“好啊，你是显功夫来着。”突然间左手斜挥，轻轻拂向他左颈“天鼎”“巨骨”两穴。无色心下一凛，斜身闪避，气劲便此略松，郭襄应手提起短剑。

无色道：“好俊的兰花拂穴手功大！姑娘跟桃花岛主怎生称呼？”

郭襄笑道：“桃花岛主吗？我便叫他作老东邪。”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是郭襄的外公，他性子怪僻，向来不遵礼法。他叫外孙女儿“小东邪”，郭襄便叫他“老东邪”，黄药师非但不以为忤，反而欢喜。

无色少年时出身绿林，虽在禅门中数十年修持，佛学精湛，但往日豪气仍是不减，否则怎能与杨过结成好友？见这小姑娘不肯说出师承来历，偏要试她出来，当下朗声笑道：“小姑娘接我十招，瞧老和尚眼力如何，能不能说出你的门派？”

郭襄道：“十招中瞧不出，那便如何？”无色禅师哈哈大笑，说道：“姑娘若是接得下老衲十招，那还有甚么说的，自是唯命是听。”郭襄指着觉远道：“我和这位大师昔年曾有一面之缘，要代他求一个情。倘若十招中你说不出我的师父是谁，你须得答应我，可不能再难为这位大师了。”

无色甚是奇怪，心想觉远迂腐腾腾，数十年来在藏经阁中管书，从来不与外人交往，怎会识得这个女郎？说道：“我们本来就没为难他啊。本寺僧众犯了戒律，不论是谁，均须受罚，那也不算是甚么难为。”郭襄小嘴一扁，冷笑道：“哼，说来说去，你还是混赖。”

无色双掌一击，道：“好，依你，依你。老衲若是输了，便代觉远师弟挑这三千一百零八担水。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

郭襄跟他说话之时，心下早已计议定当，寻思：“这老和尚气凝如山，武功了得，倘若由他出招，我竭力抵御，非显出爹爹妈妈的武功不可。不如我占了机先，连发十招。”听他说到“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这两句话，不待他出掌抬腿，嗤的一声，短剑当胸直刺过去，使的仍是桃花岛“落英剑法”中的一招，叫作“万紫千红”，剑尖刺出去时不住颤动，使对手瞧不定剑尖到底攻向何处。无色知道厉害，不敢对攻，当即斜身闪开。

郭襄喝道：“第二招来了！”短剑回转，自下而上倒刺，却是全真派剑法中一招“天绅倒悬”。无色道：“好，是全真剑法。”郭襄道：“那也未必。”短剑一刺落空，眼见无色反守为攻，伸指径来拿自己手腕，暗吃一惊：“这老和尚果然了得，在这如此凶险的剑招之下，居然赤手空拳的还能抢攻。”眼见他手指伸到面门，短剑晃了几晃，使的竟是“打狗棒法”中的一招“恶犬拦路”，乃属“封”字诀。

她自幼和丐帮的前任帮主鲁有脚交好，喝酒猜拳之余，有时便缠着他比试武艺。丐帮中虽有规矩，打狗棒法是镇帮神技，非帮主不传，但鲁有脚使动之际，郭襄终于偷学了一招半式。何况先任帮主黄蓉是她母亲，现任帮主耶律齐是她姊夫，这打狗棒法她看到的次数着实不少，虽然不明其中诀窍，但猛地里依样葫芦的使出一招来，却也骇人耳目。

无色的手指刚要碰到她手腕，突然白光闪动，剑锋来势神妙无方，险些儿五根手指一齐削断，总算他武功卓绝，变招快速，百忙中急退两步，但嗤嗤声响，左袖已给短剑划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无色禅师变色斜睨，背上惊出了一阵冷汗。

郭襄大是得意，笑道：“这是甚么剑法？”其实天下根本无此剑术，她只不过偷学到一招打狗棒法，用在剑招之中，只因那打狗棒法过于奥妙，她虽使得似是而非，却也将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吓得满腹疑团，瞠目不知所对。

郭襄心想：“我只须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非杀得这老和尚大败亏输不可，只可惜除了这一下子，我再也不会了。”不待无色缓过气来，短剑轻扬，飘身而进，姿态飘飘若仙，剑锋向无色的下盘连点数点，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玉女剑法“小园艺菊”。

那玉女剑法乃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不但剑招凌厉，而且讲究丰神脱俗，姿式娴雅，众僧人从所未见，无不又惊又喜。少林的“达摩剑法”、“罗汉剑法”等等走的均是刚猛路子，那“玉女剑法”绝少现于江湖，本质与少林派的诸路剑术又截然相反，其实以剑法而论，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剑术，只是一眼瞧来，实在美绝丽绝，有如佛经中云，“容仪婉媚，庄严和雅，端正可喜，观者无厌。”

无色禅师见了如此美妙的剑术，只盼再看一招，当下斜身闪避，待她再发。

郭襄剑招斗变，东趋西走，连削数剑。张君宝在旁看得出神，忽地“噫”

的一声。原来郭襄这一招却是“四通八达”，三年前杨过在华山之巅传授张君宝，郭襄在旁瞧在眼中，这时便使了出来。当年杨过所授的乃是掌法，这时郭襄变为剑法，威力已减弱了几成，但剑术之奇，却已足使无色暗暗心惊。

屈指数来，郭襄已连使五招，无色竟瞧不出丝毫头绪。他盛年时纵横江湖，阅历极富，十余年来身任罗汉堂首座，更精研各家各派的武功，以与本寺的武功相互参照比较，而收截长补短、切磋攻错之效。因此他自信不论是何方高人，数招中必能瞧出他的来历，和郭襄约到十招，已留下极大余地。

岂知郭襄的父母师友尽是当代第一流高手，她在每人的武功中截出一招，东拉西扯的一番杂拌，只瞧得无色眼花镣乱，哪里说得出甚么名目。

那“四通八达”的四剑八式一过，无色心念一动：”我若任她出招，只怕她怪招源源不绝，别说十招，一百招也未必能瞧出甚么端倪。只有我发招猛攻，她便非使出本门武功拆解不可。”当即上身左转，一招“双贯耳”，双拳虎口相对，划成弧形，交相撞击。

郭襄见他拳势劲力奇大，不敢挡架，身形一扭，竟从双掌之间溜了过去。

她当年在黑龙潭中见瑛姑与杨过相斗，弱不敌强，使“泥鳅功”溜开，这时便依样葫芦。她功力身法自均不及瑛姑，但无色禅师也并不真下杀手，任由她轻轻溜开。

无色喝彩道：“好身法，再接我一招。”左掌圈花扬起，屈肘当胸，虎口朝上，正是少林拳中的“黄莺落架”。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身分不同，虽然所会武功之杂犹胜郭襄，但每一招每一式使的均是纯正本门武功。少林拳门户正大，看来平平无奇，练到精深之处，实是威力无穷。他这左掌圈花一扬，郭襄但觉自己上半身已全在掌力笼罩之下，当即倒转剑柄，以剑作为手指，使一招从武修文处学来的“一阳指”，径点无色手腕上“腕骨”、“阳谷”、“养老”三穴。她于“一阳指”点穴法实只学到一点儿皮毛，肤浅之至，但一指点三穴的手法，却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要所在。

一灯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驰名，无色禅师自然识得，斗见郭襄出此一招，一惊之下，急忙缩手变招。其实无色若不缩手，任她连撞三处穴道，登时可发觉这“一阳指”功夫并非货真价实，但双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际，他岂肯轻易以一世英名冒险相试？

郭襄嫣然一笑，道：“大和尚倒识得厉害！”无色哼了一声，击出一招“单凤朝阳”，这一招双手大开大阖，宽打高举，劲力到处，郭襄手中短剑拿捏不住，脱手落地。

她明知对方不会当真狠下杀手，当下也不惊惶，双拳交错，若有若无，正是老顽童周伯通得意杰作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第五十四路“妙手空空”。

这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创，江湖上并未流传，无色虽然渊博，却也不识，当下双掌划弧，发出一招“偏花七星”，双掌如电，一下子切到了郭襄掌上，她若不出内力相抗，手掌便须向后一拗而断。这一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似慢实快，似轻实重，虽是“闯少林”的姿式，意劲内力却出自“神化少林”的精奥。

郭襄手掌被制，心想：“难道你真能折断我的掌骨不成？”顺手一挥，使出一招“铁蒲扇手”，以掌对掌，反击过去。这一招她是从武修文之妻完颜萍处学来，是当年铁掌水上飘裘千仞传下来的心法。这铁掌功在武学诸派掌徒之中向称刚猛第一，无色禅师精研掌法，如何不知？眼见这女郎猛地里使出这招铁掌帮的看家掌法，不禁吓了一跳，若是硬拚掌力，一来不愿便此伤她，二来却也真的对铁掌功夫有三分忌惮。他是个忠厚豪迈之人，但见郭襄每一招都使得似模似样，一时之间却设想到若要精研这许多门派的武功，岂是这二十岁不到的少女就能办到，当下急忙收掌，退开半丈。

郭襄嫣然一笑，叫道：“第十招来了，你瞧我是甚么门派？”左手一扬，和身欺上，右手伸出，便去托拿无色的下颚。

无色和旁观众僧情不自禁的都是一声惊呼。这一招“苦海回头”，正是少林派正宗拳艺罗汉拳中的一招，却是别派所无。这一招的用意是左手按住敌人头顶，右手托住敌人下颚，将他头颈一扭，重则扭断敌人头颈，轻则扭脱关节，乃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

无色禅师见她竟然使到这一招罗汉拳，当真是孔夫子面前读孝经，鲁班门口弄大斧，不由得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路拳法他在数十年前早已拆得滚瓜烂熟，一碰上便是不加思索，随手施应，即令是睡着了，遇到这路招式只怕也能对拆，当下斜身踏步，左手横过郭襄身前，一翻手，已扣住她右肩，右手疾如闪电，伸手到她颈后。这一招叫做“挟山超海”，原是拆解那招“苦海回头”的不二法门，双手一提，便能将敌人身子提得离地横起。郭襄接下去本可用“盘肘”式反压他的手肘，既能脱困，又可反制敌人，但无色禅师这一招实在来得太快，眼睛一瞬，身子便已提起，她双足离地，还能施展甚么功夫，自然是输了。

无色禅师随手将郭襄制住，心中一怔：“糟糕！我只顾取胜，却没想到辨认她的师承门派。她在十招中使了十门不同的拳法，那是如何说法？我总不能说她是少林派！”

郭襄用力挣扎，叫道：“放开我！”只听得铮的一声响，从她身上掉下了一件物事。郭襄又叫道：“老和尚，你还不放我？”

无色禅师眼中看出众生平等，别说已无男女之分，纵是马牛猪犬，他也一视同仁，笑道：“老衲这一大把年纪，做你祖父也做得，还怕甚么？”说着双手轻轻一送，将她抛出二丈之外。

这一番动手，郭襄虽然被制，但无色在十招之内终究认不出她的门派，正要出言服输，一低头，忽见地下黑黝黝的一团物事，乃是两个小小的铁铸罗汉。

郭襄落地站定，说道：“大和尚，你可认输了罢？”

无色抬起头来，喜容满面，笑道：“我怎么会输？我知道令尊是大侠郭靖，令堂是女侠黄蓉，桃花岛黄岛主是你外公。郭二小姐的芳名，是一个襄阳的‘襄’字。令尊学兼江南七怪、桃花岛、九指神丐、全真派各家之长。郭二小姐家学渊源，身手果然不凡。”

这一番话只把郭襄听得瞪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心想：“这老和尚当真邪门，我这十招乱七八糟，他居然仍然认了出来。”

无色禅师见她茫然自失，笑吟吟的拾起那对铁铸小罗汉，说道：“郭二姑娘，老和尚不能骗你小孩子，我认出你来，全凭着这对铁罗汉。杨大哥可好，你可有见到他么？”

郭襄一怔之下，立时恍然，说道：“啊，你便是无色禅师，这对铁罗汉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自然认得。你可有见到我大哥哥和龙姊姊？我上宝刹来，便是想见你，来打听他二人的下落。啊，你不知道，我说的大哥哥和龙姊姊，便是杨过杨大侠夫妇了。”

无色道：“数年之前，杨大侠曾来敝寺盘桓数日，跟老和尚很说得来。

后来他在襄阳抗敌，老衲奉他之召，也曾去稍效微劳。不知他刻下是在何处？”

他二人均欲得知杨过音讯，你问一句，我问一句，却是谁也没回答对方的问话。

郭襄呆了半晌，说道：“你也不知我大哥哥到了哪里。可有谁知道啊？”

她定了定神，说道：“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怪不得武功如此高明。嗯，我还没谢过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今日得谢谢你啦。”无色笑道：“咱们当真是不打不相识。你见到杨大哥时，可别说老和尚以大欺小。”郭襄望着远处山峰，自言自语：“几时方能见着他啊。”

当郭襄十六岁生日那天，杨过忽发奇想，柬邀江湖同道，群集襄阳给她庆贺生辰。一时白道黑道上无数武林高手，冲着杨过的面子，都受邀赶到祝寿，即使无法分身的，也都赠送珍异贺礼。无色禅师请人带去的生日礼物，便是这一对精铁铸成的罗汉。这对铁罗汉肚腹之中装有机括，扭紧弹簧之后，能对拆一套少林罗汉拳。那是百余年前少林寺中一位异僧花了无数心血方始制成，端的是灵巧精妙无比。郭襄觉得好玩，便带在身边，想不到今日从怀中跌将出来，终于给无色禅师认出了她的身分。她适才最后所使的一招少林拳法，便是从这对铁罗汉身上学来。

无色笑道：“格于敝寺历代相传的寺规，不能请郭二姑娘到寺中随喜，务请包涵。”郭襄黯然道：“那没甚么，我要问的事，反正也问过了。”无色又指觉远道：“至于这位师弟的事，我慢慢再跟你解释。这样罢，老和尚陪你下山去，咱们找一家饭铺，让老和尚作个东道，好好喝一天酒，你说怎样？”无色禅师在少林寺中位份极高，竟对这样一个妙龄女郎如此尊敬，要亲自送她下山，隆重款待，众僧侣听了，无不暗暗称奇。

郭襄道：“大师不必客气。小女子出手不知轻重，得罪了几位大和尚，还请代致歉意，这便别过，后会有期。”说着施了一礼，转身下坡。

无色笑道：“你不要我送，我也要送。那年姑娘生日，老和尚奉杨大侠之命烧了南阳蒙古大军的草料、火药之后，便即回寺，没来襄阳道贺，心中已自不安，今日光临敝寺，若再不恭送三十里，岂是相待贵客之道？”郭襄见他一番诚意，又喜他言语豪爽，也愿和他结个方外的忘年之交，于是微微一笑，说道：“走罢！”

二人并肩下坡，走过一苇亭后，只听得身后脚步声响，回首一看，只见张君宝远远在后跟着，却不敢走近。郭襄笑道：“张兄弟，你也来送客下山吗？”张君宝脸上一红，应了一声：“是！”

便在此时，只见山门前一个僧人大步奔下，他竟全力施展轻功，跑得十分匆忙。无色眉头一皱，说道：“大惊小怪的干甚么？”那僧人奔到无色身前，行了一礼，低声说了几句。无色脸色忽变，大声道：“竟有这等事？”

那僧人道：“方丈请首座去商议。”

郭襄见无色脸上神色为难，知他寺中必有要事，说道：“老禅师，朋友相交，贵在知心，这些俗礼算得了甚么？你有事便请回去。他日江湖相逢，有缘邂逅，咱们再喝酒论武，有何不可？”无色喜道：”怪不得杨大侠对你这般看重，你果然是人中英侠，女中丈夫，老和尚交了你这个朋友。”郭襄微微一笑，说道：“你是我大哥哥的朋友，早就已是我的朋友了。”当下两人施礼而别。无色回向山门。

郭襄循路下山，张君宝在她身后，相距五六步，不敢和她并肩而行。郭襄问道：“张兄弟，他们到底干甚么欺侮你师父？你师父一身精湛内功，怕他们何来？”张君宝走近两步，说道：“寺中戒律精严，僧众凡是犯了事的都须受罚，倒不是故意欺侮师父。”

郭襄奇道：“你师父是个正人君子，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人，他又犯了甚么事？我瞧他定是代人受过，要不，便是甚么事弄错了。”

张君宝叹道：“这事的原委姑娘其实也知道的，还不是为了那部《楞伽经》。”郭襄道：“啊，是给潇湘子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偷去的经书么？”

张君宝道：“是啊。那日在华山绝顶，小人得杨过大侠的指点，亲手搜查了那两人全身，一下华山之后，再也找不到这两人的踪迹了。我师徒俩无奈，只得回寺禀报方丈。那部《楞伽经》是达摩祖师亲手所书，戒律堂首座责怪我师父经管不慎，以致失落这般无价之宝，重加处罚，原是罪有应得。”

郭襄叹了口气，道：“那叫做晦气，甚么罪有应得？”她比张君宝只大几岁，但俨然以大姊姊自居，又问：“为了这事，便罚你师父不许说话？”

张君宝道：“这是寺中历代相传的戒律，上镣挑水，不许说话。我听寺里老禅师们说，虽然这是处罚，但对受罚之人其实也大有好处。一个人一不说话，修为自是易于精进，而上镣挑水，也可强壮体魄。”

郭襄笑道：“这么说来，你师父非但不是受罚，反而是在练功了，倒是我的多事。”张君宝忙道：“姑娘一番好心，师父和我都十分感激，永远不敢忘记。”

郭襄轻轻叹了口气，心道：“可是旁人却早把我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只听得树林中一声驴鸣，那头青驴便在林中吃草。郭襄道：“张兄弟，你也不必送我啦。”呼哨一声，招呼青驴近前，张君宝颇为依依不舍，却又没甚么话好说。

郭襄将手中那对铁铸罗汉递了给他，道：“这个给你。”张君宝一怔，不敢伸手去接，道：“这……这个……”郭襄道：“我说给你，你便收下了。”

张君宝道：“我……我……”郭襄将铁罗汉塞在他的手上，纵身一跃，上了驴背。

突然山坡石级上一人叫道：“郭二姑娘，且请留步。”正是无色禅师又从寺门中奔了出来。郭襄心道：“这个老和尚也忒煞多礼，何必定要送我？”

无色行得甚快，片刻间便到了郭襄身前。他向张君宝道：“你回寺中去，别在山里乱走乱闯。”

张君宝躬身答应，向郭襄凝望一眼，走上山去。

无色待他走开，从袖中取出一张纸笺，说道：“郭二姑娘，你可知是谁写的么？”

郭襄下了驴背，接过一看，见是一张诗笺，笺上墨沈淋漓，写着两行字道：“少林派武功，称雄中原西域有年，昆仑三圣前来一并领教。

”笔势挺拔遒劲。郭襄问道：“昆仑三圣是谁啊，这三个人的口气倒大得紧。”

无色道：“原来姑娘也不识得他们。”郭襄摇摇头道：“我不识得他们。

连‘昆仑三圣’的名字也从没听爹爹妈妈说过。”无色道：“奇便奇在这儿。”

郭襄道：“甚么奇怪啊？”

无色道：“姑娘和我一见如故，自可对你实说。你道这张纸笺是在哪里得来的？”郭襄道：“是昆仑三圣派人送来的么？”无色道：“若是派人送来，也就没甚么奇怪。常言道树大招风，我少林寺数百年来号称天下武学之源，因此不断有高手到寺中来挑战较艺。每次有武林中人到来，我们总是好好款待，说到比武较量，能够推得掉的便尽量推辞。我们做和尚的，讲究勿嗔勿怒，不得逞强争胜，倘若天天跟人家打架，还算是佛门子弟么？”郭襄点头道：“那也说得是。”

无色又道：“只不过武师们既然上得寺来，若是不显一下身手，总是心不甘服。少林寺的罗汉堂，做的便是这门接待外来武师的行当。”郭襄笑道：“原来大和尚的专职是跟人打架。”无色苦笑道：“一般武师，武功再强，本堂的弟子们总能应付得了，倒也不必老和尚出手。今日因见姑娘身手不凡，我才自己来试上一试。”郭襄笑道：“你倒挺瞧得起我。”

无色道：“你瞧我把话扯到哪里去啦。实不相瞒，这张纸笺，是在罗汉堂上降龙罗汉佛像的手中取下来的。”郭襄奇道：“是谁放在佛像手中的？”

无色搔头道：“便是不知道啊。我少林寺僧众数百，若有人混进寺来，岂能无人见到？这罗汉堂经常有八名弟子轮值，日夜不断。刚才有人见到这张纸笺，飞报老方丈，大家都觉得奇怪，因此召我回寺商议。”

郭襄听到这里，已明其意，说道：“你疑心我和那甚么昆仑三圣串通了，我在寺外捣乱，那三个家伙便混到罗汉堂中放这纸笺。是也不是？”

无色道：“我既和姑娘见了面，自是决无疑心。但也是事有凑巧，姑娘刚离寺，这张纸笺便在罗汉堂中出现。方丈和无相师弟他们便不能不错疑到姑娘身上。”郭襄道：“我不认得这三个家伙。大和尚，你怕甚么？十天之后他们倘若胆敢前来，跟他们见个高下便了。”无色道：“害怕嘛，自然不怕。姑娘既跟他们没有干系，我便不用担心了。”

郭襄知他实是一番好意，只怕昆仑三圣是自己相识，动手之际便有许多顾忌，唯恐得罪了好朋友，说道：“大和尚，他们客客气气来切磋武艺，那便罢了，否则好好给他们吃些苦头。这张字条上的口气可狂妄得很呢。甚么叫做‘一并领教’？难道少林派七十二项绝艺，这三个家伙要‘一并领教’么？”

她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事，说道：“说不定寺中有谁跟他们勾结了，偷偷放上这样一张字条，也没甚么希奇。”无色道：“这事我们也想过了，可是决计不会。降龙罗汉的手指离地有三丈多高，平时扫除佛身上灰尘，必须搭起高架。有人能跃到这般高处，轻功之佳，实所罕有。寺中纵有叛徒，料来也不会有这样好的功夫。”

郭襄好奇心起，很想见见这昆仑三圣到底是何等样的人物，要瞧他们和少林寺僧众比试武艺，结果谁胜谁负，但少林寺不接待女客，看来这场好戏是不能亲眼得见了。

无色见她侧头沉思，只道她是在代少林寺筹策，说道：“少林寺千年来经历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至今尚在，这昆仑三圣倘若决意跟我们过不去，少林寺也总当跟他们周旋一番。郭姑娘，半月之后，你在江湖上当可听到音讯，且看昆仑三圣是否能把少林寺挑了。”说到此处，壮年时的豪情胜概不禁又勃然而兴。

郭襄笑道：“大和尚勿嗔勿怒，你这说话的样子，能算是佛门子弟么？

好，半月之后，我伫候好音。”说着翻身上了驴背。两人相视一笑。

郭襄催动青驴，得得下山，心中却早打定主意，非瞧一瞧这场热闹不可。

她心想：“怎生想个法儿，十天后混进少林寺中去瞧一瞧这场好戏？”

又想：“只怕那昆仑三圣未必是有甚么真才实学的人物，给大和尚们一击即倒，那便热闹不起来。只要他们有外公、爹爹、或是大哥哥一半的本事，这一场‘昆仑三圣大闹少林寺’便有些看头。”

想到杨过，心头又即郁郁，这三年来到处寻寻觅觅，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终南山古墓长闭，万花拗花落无声，绝情谷空山寂寂，风陵渡凝月冥冥。

她心头早已千百遍的想过了：“其实，我便是找到了他，那又怎地？还不是重添相思，徒增烦恼？他所以悄然远引，也还不是为了我好？但明知那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我却又不能不想，不能不找。”

任着青驴信步所之，在少室山中漫游，一路向西，已入嵩山之境，回眺少室东峰，苍苍峻拔，沿途山景，观之不尽。如此游了数日，这一天到了三休台上，心道：“三休，三休！却不知是哪三休？人生千休万休，又岂止三休？”

折而向北，过了一岭，只见古柏三百余章，皆挺直端秀，凌霄托根树旁，作花柏顶，灿若云荼。郭襄正自观赏，忽所得山拗后隐隐传出一阵琴声，心感诧异：“这荒僻之处，居然有高人雅士在此操琴。”她幼受母教，琴棋书画，无一不会，虽均不过粗识皮毛，但她生性聪颖，又爱异想天开，因此和母亲论琴、谈书，往往有独到之见，发前人之所未发。这时听到琴声，好奇心起，当下放了青驴，循声寻去。

走出十余丈，只听得琴声之中杂有无数鸟语，初时也不注意，但细细听来，琴声竟似和鸟语互相应答，间间关关，宛转啼鸣，郭襄隐身花木之后，向琴声发出处张去，只见三株大松树下一个白衣男子背向而坐，膝上放着一张焦尾琴，正自弹奏。他身周树木上停满了鸟雀，黄莺、杜鹃、喜鹊、八哥，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和琴声或一问一答，或齐声和唱。郭襄心道：“妈说琴调之中有一曲《空山鸟语》，久已失传，莫非便是此曲么？”

听了一会，琴声渐响，但愈到响处，愈是和醇，群鸟却不再发声，只听得空中振翼之声大作，东南西北各处又飞来无数雀鸟，或止歇树巅，或上下翱翔，毛羽缤纷，蔚为奇观。那琴声平和中正，隐然有王者之意。

郭襄心下惊奇：“此人能以琴声集鸟，这一曲难道竟是《百鸟朝凤》？”

心想可惜外公不在这里，否则以他天下无双的玉萧与之一和，实可称并世双绝。

那人弹到后来，琴声渐低，树上停歇的雀鸟一齐盘旋飞舞。突然铮的一声，琴声止歇，群鸟飞翔了一会，慢慢散去。

那人随手在琴弦上弹了几下短音，仰天长叹，说道：“抚长剑，一扬眉，清水白石何离离？世间苦无知音，纵活千载，亦复何益？”说到此处，突然间从琴底抽出一柄长剑，但见青光闪闪，照映林间。郭襄心想：“原来此人文武全才，不知他剑法如何。”

只见他缓步走到古松前的一块空地上，剑尖抵地，一划一划的划了起来，划了一画又是一画。郭襄大奇：“世间怎会有如此奇怪的剑法？难道以剑尖在地下乱划，便能克敌制胜？此人之怪，真是难以测度。”

默数剑招，只见他横着划了十九招，跟着变向纵划，一共也是一十九招。

剑招始终不变，不论纵横，均是平直的一划。郭襄依着他剑势，伸手在地下划了一遍，随即险些失笑，他使的哪里是甚么怪异剑法，却是以剑尖在地下画了一张纵横各一十九道的棋盘。

那人划完棋盘，以剑尖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圈了一圈，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画了个交叉。郭襄既已看出他画的是一张围棋棋盘，自也想到他是在四角布上势子，圆圈是白子，交叉是黑子。跟着见他在左上角距势子三格处圈了一圈，又在那圆圈下两格处画了一叉，待得下到第十九着时，以剑拄地，低头沉思，当是决不定该当弃子取势，还是力争边角。

郭襄心想："此人和我一般寂寞，空山扰琴，以雀鸟为知音；下棋又没对手，只得自己跟自己下。"

那人想了一会，白子不肯罢休，当下与黑子在左上角展开剧斗，一时之间妙着纷坛，自北而南，逐步争到了中原腹地。郭襄看得出神，渐渐走近，但见白子布局时棋输一着，始终落在下风，到了第九十三着上遇到了个连环劫，白势已然岌岌可危，但他仍在勉力支撑。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郭襄棋力虽然平平，却也看出白棋若不弃子他投，难免在中腹全军覆没，忍不住脱口叫道："何不径弃中原，反取西域？"

那人一凛，见棋盘西边尚自留着一大片空地，要是乘着打劫之时连下两子，占据要津，即使弃了中腹，仍可设法争取个不胜不败的局面。那人得郭襄一言提醒，仰天长笑，连说："好，好！"跟着下了数子，突然想起有人在旁，将长剑往地下一掷，转身说道："哪一位高人承教，在下感激不尽。"

说着向郭襄藏身处一揖。

郭襄见这人长脸深目，瘦骨棱棱，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她向来脱略，也不理会男女之嫌，从花丛中走了出来，笑道："适才听得先生雅奏，空山鸟语，百禽来朝，实深钦佩。又见先生画地为局，黑白交锋，引人入胜，一时忘形，忍不住多嘴，还祈见谅。"

那人见郭襄是个妙龄女郎，大以为奇，但听她说到琴声，居然丝毫不错，很是高兴，说道："姑娘深通琴理，若蒙不弃，愿闻清音。"

郭襄笑道："我妈妈虽也教过我弹琴，但比起你的神乎其技，却差得远了。不过我既已听过你的妙曲，不回答一首，却有点说不过去。好罢，我弹便弹一曲，你却不许取笑。"那人道："怎敢？"双手捧起瑶琴，送到郭襄面前。

郭襄见这琴古纹斑斓，显是年月已久，于是调了调琴弦，弹了起来，奏的是一曲《考槃》。她的手法自没甚么出奇，但那人却颇有惊喜之色，顺着琴音，默想词句："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寐寤言，永矢勿谖。"这词出自《诗经》，是一首隐士之歌，说大丈夫在山涧之间游荡，独往独来，虽寂寞无侣，容色憔悴，但志向高洁，永不改变。那人听这琴音说中自己心事，不禁大是感激，琴曲已终，他还是痴痴的站着。

郭襄轻轻将瑶琴放下，转身走出松谷，纵声而歌："考槃在陆，硕人之轴，独寐独宿，永矢勿告。"招来青驴骑上了，又往深山林密之处行去。

她在江湖上闯荡三年，所经异事甚多，那人琴韵集禽、画地自弈之事，在她也只是如过眼云烟，风萍聚散，不着痕迹。

又过两天，屈指算来是她闯闹少林寺的第十天，便是昆仑三圣约定要和少林僧较量武艺的日子。郭襄想不出如何混入寺中看这场热闹，心道："妈妈甚么事儿眼睛一转，便想到了十七八条妙计。我偏这么蠢，连一条计策也想不出来。好罢，不管怎样，先到寺外去瞧瞧再说，说不定他们应付外敌时打得紧急，便忘了拦我进寺。"

胡乱吃了些干粮，骑着青驴又往少林寺进发，离寺约莫十来里，忽听得马蹄声响，左侧山道上三乘马连骑而来。三匹马步子迅捷，转眼间便从郭襄身侧掠过，直上少林寺而去。马上三人都是五十来岁的老者，身穿青布短衣，马鞍上都挂着装兵刃的布囊。

郭襄心念一动："这三人身负武功，今日带了兵刃上少林寺，多半便是昆仑三圣了。我若迟了一步，只怕瞧不到好戏。"伸手在青驴臀上一拍，青驴昂首一声嘶叫，放蹄疾驰，追到了三乘马的身后。

马上乘客挥鞭催马，三乘马疾驰上山，脚力甚健，顷刻间将郭襄的青驴抛得老远，再也追赶不及。一个老者回头望了一眼，脸上微现诧异之色。

郭襄纵驴又赶了二三里地，三骑马已影踪不见，青驴这一程快奔，却已喷气连连，颇有些支持不住。郭襄叱道："不中用的畜生，平时尽爱闹脾气，发蛮劲，姑娘当真要用你时，却又赶不上人家。"眼见再催也是无用，索性便在道旁一座石亭中憩息片刻，让青驴在亭子旁的溪水中喝一个饱。过不多时，忽听得马蹄声响，那三乘马转过山坳，奔了回来。郭襄大奇："怎地这三人一上去便回了转来，难道竟如此不堪一击？"

三匹马奋鬣扬蹄，直奔进石亭中来，三个乘客翻身下马。郭襄瞧那三人时，见一个矮老者脸若朱砂，一个酒糟鼻子火也般红，笑眯眯的颇为温和可亲；一个竹竿般身材的老者脸色铁青，苍白之中隐隐泛出绿气，似乎终年不见天日一般，这两人身形容貌，无一不是截然相反。第三个老者相貌平平无奇，只是脸色蜡黄，微带病容。

郭襄好奇心起，问道，"三位老先生，你们到了少林寺没有？怎地刚上去便回下来啦？"青脸老者横了她一眼，似怪她乱说乱问。那酒糟鼻的红脸矮子笑道："姑娘怎知我们是到少林寺去？"郭襄道："从此上去，不到少林寺却往何处？"红脸老者点头道："这话倒也不错。姑娘却又往何处去？"

郭襄道："你们去少林寺，我自然也去少林寺。"青脸老者道，"少林寺向来不许女流踏进山门一步，又不许外人携带兵刃进寺。"说话语气傲慢，他身形甚高，眼光从郭襄头顶上瞧了过去，向她望也不望上一眼。

郭襄心下着恼，说道："你们怎又携带兵刃？那马鞍旁的布囊之中，放的难道不是兵器么？"青脸老者冷冷的道："你怎能跟我们相比？"郭襄冷笑一声："你们三个又怎样？难道便这般横？昆仑三圣跟少林寺的老和尚们交过手了么？谁胜谁败啊？"

三个老者登时脸色微变。红脸老者问道："小姑娘，你怎知道昆仑三圣的事？"郭襄道："我自然知道。"青脸老者突然踏上一步，厉声道："你姓甚么？是谁的门下？到少林寺来干甚么？"郭襄俏脸一扬，道："你管得着么？"

青脸老者脾气暴躁，手掌一扬，便想给她一个耳光，但跟着便想到大欺小、男欺女甚不光彩，自己是何等身分，怎能跟姑娘家一般见识？身形微晃，伸手便摘下郭襄腰间悬着的短剑。这一下出手之快实是难以形容，郭襄但觉凉风轻飏，人影闪动，佩剑便给他抢了过去。

她猝不及防，猛地里着了人家的道儿，实是她行走江湖以来从所未有的事。其实以她武功阅历，要在江湖间闯荡原是大大不够，但武林中十之八九都知她是郭靖、黄蓉的女儿，自经杨过传柬给她庆贺生辰之后，旁门左道之士几乎也是无人不晓，就算不碍着郭靖、黄蓉的面子，也得碍着杨过的面子。

兼之她人既美丽，又豪爽好客，即是市井中引车卖浆，屠狗负贩之徒，她也一视同仁，往往沽了酒来请他们共饮一杯。因此江湖间虽然风波险恶，她竟履险如夷，逢凶化吉，从来没吃过大亏。此刻这青脸老者蓦然间夺了她的剑去，竟使她一时不知所措，若是上前相夺，自忖武功远远不及，但如就此罢休，心下又岂能甘？

青脸老者左手中指和食指挟着短剑的剑鞘，冷冰冰的道："你这把剑，我暂且扣下了。你胆敢对我这等无礼，自是父母和师长少了管教。你要他们来向我取剑，我会跟他们好好说一说，教你父母师长多留上一点神。"

这番话真把郭襄气得满脸通红，听此人说话，直是将她当作了一个没家教的顽童，心想："好哇！你骂了我，也骂了我外公和爹娘，你当真有通天的本事，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乱逞威风？"她定了定神，强忍一口怒气，说道："你叫甚么名字？"

青脸老者哼了一声，道："甚么'你叫甚么名字'？我教你，你该这么问：'不敢请教老前辈尊姓大名？'"

郭襄怒道："我偏要问你叫甚么名字。你不说便不说罢，谁又希罕了？

这把剑又值得甚么？你为老不尊，偷人抢人的东西，我也不要了。"说着转过身子，便要走出石亭。

忽然间眼前红影一闪，那红脸矮子已挡在她身前，笑眯眯的道："女孩儿家脾气不可这般大，将来到婆家去做媳妇儿，难道也由得你使小性儿么？

好，我便跟你说，我们是师兄弟三人，这几天万里迢迢的刚从西域赶来中原……"

郭襄小嘴一扁，道："你不说我也知道，我们神州中原，本是没你三个的字号。"

三个老者相互望了一眼。红脸老者道："请问姑娘，尊师是哪一位？"

郭襄在少林寺中不肯说父母的名字，这时心下真的恼了，说道："我爹爹姓郭，单名一个'靖'字。我妈妈姓黄，单名一个'蓉'字。我没师父，就是爹爹妈妈胡乱教一些儿。"

三个老者又互相望了一眼。青脸老者喃喃的道："郭靖？黄蓉？他们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是谁的弟子？"

郭襄这一气当真非同小可，心想我父母名满天下，别说武林中人，便是寻常百姓，又有谁不知义守襄阳的郭大侠？但瞧那三个老者的神色，却又不似假装不知。她心念一动，当即恍然："这昆仑三圣远处西域，从来不履中土。以这般高的武功，爹妈却从来没提过他们的名头，那么他们真的不知爹爹妈妈，也不足为奇的了。想必他们在昆仑山深处隐居，勤练武功，对外事从来不闻不问。"想到这里，登时释然，怒气便消，她本不是爱使小性儿的小器姑娘，说道："我姓郭名襄，是襄阳城这个'襄'字。好啦，我已对你们说了。请问你们三位老先生尊姓大名啊？"

红脸老者笑嘻嘻的道："是啊，小女娃儿很乖，一教便会，这才是尊敬长辈的道理。"指着那黄脸老者道："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哥，他姓潘，名字叫天耕。我是二师兄，姓方，叫方天劳。"手指青脸老者道："这位是三师弟，姓卫，名叫天望。我们师兄弟三个，排行中都有一个'天'字。"

郭襄"嗯"了一声，默记一遍，问道："你们到底上不上少林寺去？你们跟那些和尚们比过武么？却是谁的武功强些？"

青脸老者卫天望"咦"的一声，厉声道："怎地你甚么都知道了？我们要跟少林寺和尚比试武艺，天下没几人知道，你怎么得知？快说，快说！"

说着直逼到郭襄身前，右手捏紧了拳头，恶狠狠的瞪着她。

郭襄暗想："我岂能受你的威吓？本来跟你说了也不打紧，但你越恶，我越是不说。"向着他也瞪了一眼，冷然道："你这个名字不好，为甚么不改作'天恶'？"卫天望怒道："甚么？"郭襄道："如你这般凶神恶煞的人物，当真少见，抢了我的东西，还这么狠霸霸的，这不是天上的天恶星下凡么？"卫天望喉头胡胡几声，发出犹似兽嗥般的声响，胸脯突然间胀大了一倍，似乎头发和眉毛都竖了起来。

红脸老者方天劳急叫："三弟，不可动怒！"拉着郭襄手臂往后一扯，将她扯后数尺，自己身子已隔在两人之间。

郭襄见卫天望这般情状，他若猛然出手，其势定不可当，不由得也暗生惧意。

卫天望右手拔剑出鞘，左手两根手指平平挟住剑刃，劲透指节，喀的一声，剑刃登时断为两截，跟着将半截断剑还入剑鞘，说道："谁要你这把不中用的短剑了？"

郭襄见他指上劲力如此厉害，更是骇然。

卫天望见她变色，甚是得意，抬头哈哈大笑，这笑声刺人耳鼓，直震得石亭上的瓦片也格格而响。

蓦地里喀喇一声，石亭屋顶破裂，掉下一大块物事来。众人都吃了一惊，连卫天望也是大出意料之外，他运足内力，发出笑声，方能震动屋瓦，其实这笑声中殊无欢愉之意，只不过是运功发劲，大叫几声"哈哈、哈哈"而已，居然能震破屋顶，不由得惊喜交集，想不到近来不知不觉之中，内功竟然大进。再看那掉下来的物事时，更是一惊，只见一个身穿白衣的中年汉子，双手抱着一张瑶琴，躺在地下，兀自闭目沉睡。

郭襄喜道："喂，你在这儿啊！"原来此人正是数日前她在山坳中遇见的那个抚琴自弈的男子。

那人听到郭襄说话，跳起身来，说道："姑娘，我到处找你，却不道又在此间邂逅。"郭襄道："你找我干甚么？"那人道："我忘了请教姑娘尊姓大名。"郭襄道："甚么尊姓大名？文诌诌酸溜溜的，我最不爱听。"那人一怔，笑道："不错，不错！越是闹虚文，摆架子，越是没真才实学，这种人去混骗乡巴老儿.那就最妙不过。"说罢双眼瞪看卫天望，嘿嘿冷笑。

郭襄大喜，想不到此人如此知趣，这般帮着自己。

卫天望给他这双眼一瞪，一张铁青的脸更加青了，冷冷的道："尊驾是谁？"

那人竟不理他，对郭襄道："姑娘，你叫甚么名字？"郭襄道："我姓郭，单名一个襄字。"那人鼓掌道："啊，当真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郭大姑娘。令尊郭靖郭大侠，令堂黄蓉黄女侠，除了无知无识之徒、不明好歹之辈，江湖上谁人不知，哪人不晓？他二人文武双全，刀枪剑戟，拳掌气功，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是凌驾古今，冠绝当时。哈哈，偏有一干妄人，竟尔不知他二位响当当的名头。"

郭襄心中一乐："原来你躲在石亭顶上，早听到了我和这三人的对答。

看来你也不知我爹娘是何等样人。我行二，却叫我郭大姑娘，又说我爹爹会得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真是笑话奇谈了。"笑问："那你叫甚么名字啊？"

那人道："我姓何，名字叫作'足道'。"郭襄笑道："何足道！何足道哉？这个名字倒谦逊得很。"何足道说道："比之天甚么、地甚么的大言不惭、妄自尊大的小子，区区的名字还算不易令人作呕。"

何足道一直对卫天望等三人不绝口的冷嘲热讽。那三人见他压破亭顶而下，显非寻常，初时尚且忍耐，要瞧瞧这个白衣怪客到底是甚么来历。但听他言语愈来愈刻薄，卫天望再也按捺不住，反手一掌，便往他左颊打去。

何足道头一低，从他手臂底下钻过。卫天望只觉左腕上微微一麻，手中持着的短剑已给他挟手夺去。卫天望抢夺郭襄的短剑之时，身法奇快，令人无法看清，但何足道这一下却是飘然而过，轻描淡写的便将短剑随手取了过来，身法手势，均无甚么特异之处。

卫天望一惊，抢步而上，出指如钩，往他肩头抓落。何足道斜身略避，这一抓从他身侧擦过。潘天耕和方天劳突然间倒跃出亭。卫天望左拳右掌，风声呼呼，霎时之间打出了七八招。何足道左闪右避，竟连衣角也没给带到半点。他手中捧着短剑。

对敌人犹如暴风骤雨般的拳招始终不招不架，只微微一侧身，卫天望的拳招便即落空。

郭襄限于年岁，武功虽不甚精，但她亲友中不少是当世第一流的武学高手，见识是极高的，见何足道举重若轻，以极巧妙身法，闪避极刚猛敌招，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和中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学均自不同，不由得越看越奇。

卫天望连发二十余招，兀自不能逼得对方出手，猛地一声低嗥，拳法忽变，出招迟缓，但拳力却凝重强劲。郭襄站在亭中，渐觉拳风压体，于是一步步的退到亭外。

这时何足道也不敢再只闪避而不还招，将短剑插入腰带，双足稳稳站定，喝道："你会硬功，难道我便不会么？"待卫天望双掌推到，左手反击一掌，以硬功对硬功，砰的一声，卫天望身子一晃，倒退了两步。何足道却站在原地不动。

卫天望自恃外门硬功当世少有敌手，岂知对方硬碰硬的反击，毫不借势取巧，竟以硬功将自己震退。他心中不服，吸一口气，大喝一声，又是双掌劈出。何足道也是一声猛喝，反击一掌，喀喇喇响声过去，只震得亭子顶上的破洞中泥沙乱落。

卫天望退了四步，方始拿桩站住。他对了这两掌后，头发蓬乱，双睛突出，模样甚是可怖，双手抱着丹田，呼呼呼的运了几口气，胸口凹陷，肚胀如鼓，全身骨节格格乱响，一步步的向何足道缓缓走来。

何足道见了他这等声势，便也不敢怠慢，调匀真气，以待敌势。

卫天望走到离敌人身前四五尺之处，本该发招，可是仍不停步，又向前走了两步，直到两人面对而立，几乎呼吸相接，这才双掌骤起，一掌击向敌人面门，另一掌却按向对方小腹。

这一次他双掌错击，要令对手力分而散。招势掌力，俱是凌厉已极。

何足道也是双掌齐出，交叉着左掌和他左掌相接，但掌力之中却分出了一刚一柔。卫天望只觉击向对方小腹的一掌如打在空处，击他面门

的右掌却似碰到了铜墙铁壁，甫觉不妙，猛地里一股巨力撞来，已将他身子直送出石亭之外。

这一下仍是硬碰硬的以力对力，力弱者伤，中间实无丝毫回旋余地，不论卫天望拿桩站定，或是一交摔倒，他自己的掌力反击回来，再加上何足道的掌力，定须迫得他口喷鲜血。潘天耕和方天劳齐声叫道："出手！"两人同时跃起，分别抓住卫天望的手臂向上急提，这才消去了何足道刚猛的掌力。

卫天望虽未受伤，但五脏翻动，全身骨骼如欲碎裂，一口气缓不过来，登时委顿不堪。那红脸矮子方天劳见师弟吃了这般大的苦头，暗自惊怒，脸上仍是笑嘻嘻的说道："阁下掌力之强，真乃世所少见，佩服佩服。"

郭襄心想："说到掌力的刚猛浑厚，又有谁能及得爹爹的降龙十八掌？

你们这昆仑三圣僻处荒山，井底观天，夜郎自大，总有一日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土人物。"她言念及此，心中蓦地一酸，原来这时她想到要方天劳等见识的中土人物，竟不是她父亲，而是杨过。

只听方天劳又道："小老儿不才，再来领教领教阁下的剑法。"何足道道："方兄对郭姑娘很是客气，在下可没怪你，咱们不用比了。"

郭襄一怔，"你给那姓卫的吃这番苦头，原来为了他对我不客气？"

方天劳走到坐骑之旁，从布囊中取出一柄长剑，刷的一响，拔剑出鞘，伸指在剑身上一弹，嗡嗡之声，良久不绝。他一剑在手，笑容忽敛，左手捏个剑诀，平推而出，诀指上仰，右手剑朝天不动，正是一招"仙人指路"。

何足道道："方兄既然定要动手，我就拿郭姑娘这短剑跟你试几招。"

说着抽出半截短剑。那短剑本不过二尺来长，给卫天望以指截断后，剑刃只余下七八寸，而且平头无锋，连匕首也不像。他左手仍然握着剑鞘，右手举起半截断剑，斗然抢攻。

这一下出招快极，方天劳眼前白影一闪，何足道已连攻三招，虽因断剑太短，伤不着他，但方天劳已自暗暗心惊，心想："这三招来得好快，当真难以招架，那是甚么剑法？他手中拿的若是长剑.只怕此刻我已血溅当场。"

何足道三招过后，向旁窜开，凝立不动。方天劳展开剑法，半守半攻，猱身抢上。何足道闪身相避，只不还手，突然间快攻三招，逼得方天劳手忙足乱，他却又已纵身跃开。方天劳一柄剑使将开来，白光闪闪，出手甚是迅捷。

郭襄心道："这老儿招数刚猛狠辣，和那姓卫的掌法是同一条路子，只是带了三分灵动之气，却更加厉害些………"正想到此处，忽听得何足道喝道，"小心了！"一个"了"字刚脱口，左手剑鞘一举，快逾电光石光，扑的一声轻响，已用剑鞘套住了方天劳长剑的剑头，右手断剑跟着递出，直指他的咽喉。

方天劳长剑不得自由，无法回剑招架，眼睁睁的瞧着断剑抵向自己咽喉，只得撇下长剑，就地一滚，才闪开了这一招。他尚未跃起，人影一闪，潘天耕已纵身过来，抓住长剑剑柄，一抖一抽，脱出剑鞘。何足道与郭襄同时喝道，"好身法！"这脸有病容的老头始终不发一言，武功竟是三人之首。

何足道道："阁下好功夫，在下甚是佩服。"回头向郭襄道："郭姑娘，自从日前得聆姑娘雅奏，我作了一套曲子，想请你品评品评。"郭襄道："甚么曲子啊？"何足道盘膝坐下，将瑶琴放在膝上，理弦调韵，便要弹琴。

潘天耕道："阁下连败我两个师弟，姓潘的还欲请教。"

何足道摇乎道："武功比试过了，没甚么余味。我要弹琴给郭姑娘听。

这是一首新曲。你们三位爱听，便请坐着，若是不懂，尚请自便。"左手按节捻弦，右手弹了起来。

郭襄只听了几节，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这琴曲的一部分是自己奏过的《考槃》，另一部分却是秦风中的《蒹葭》之诗，两曲截然不同的调子，给他别出心裁的混和在一起，一应一答，说不出的奇妙动听，但听琴韵中奏着："考槃在涧，硕人之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天一方……硕人之宽，硕人之宽……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独寐寤言，永矢勿谖，永矢勿谖……"郭襄心中蓦地一动："他琴中说的'伊人'，难道是我么？这琴韵何以如此缠绵，充满了思慕之情？"想到此处，不由得脸上微微一红。只是这琴曲实在编得巧妙，《考槃》和《蒹葭》两首曲子的原韵丝毫不失，相互参差应答，却大大的丰瞻华美起来。她一生之中，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乐曲。

潘天耕等三人却半点不懂。他们不知何足道为人疏狂，颇有书呆子的痴气，既编了一首新曲，便巴巴的赶来要郭襄欣赏，何况这曲子也确是为她而编，登时将别事尽皆抛在脑后。但见他凝神弹琴，竟没将自己三人放在眼里，显是对自己轻视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潘天耕长剑一指，点向何足道左肩，喝道："快站起来，我跟你比划比划。"

何足道全心沉浸在琴声之中，似乎见到一个狷介的狂生在山泽之中漫游，远远望见水中小岛站着一个温柔的少女，于是不理会山隔水阻，一股劲儿的过去见她………忽然间左肩上一痛，他登时惊觉，抬起头来，只见潘天耕手中长剑指着他肩头，轻轻刺破了一点儿皮肤，如再不招架，只怕他便要挺剑伤人，但琴曲尚未弹完，俗人在旁相扰，实在大煞风景，当下抽出半截断剑，当的一声，将潘天耕长剑架开，右手却仍是抚琴不停。

这当儿何足道终于显出了生平绝技，他右手弹琴，左手使剑，无法再行按弦，于是对着第五根琴弦聚气一吹，琴弦便低陷下去，竟与用手按捺一般无异，右手弹奏，琴声高下低昂，无不宛转如意。

潘天耕急攻数招，何足道顺手应架，双眼只是凝视琴弦，惟恐一口气吹的部位不合，乱了琴韵。潘天耕愈怒，剑招越攻越急，但不论长剑刺向何方，总是给他轻描淡写的挡开。

郭襄听着琴声，心中乐音流动，对潘天耕的挺剑疾攻也没在意，只是双剑相交之声扰乱了琴音。她双手轻击，打着节拍，皱眉对潘天耕道："你出剑快慢全然不合，难道半点不懂音韵吗？喏，你听这节拍出剑，一拍一剑，夹在琴声之中就不会难听。"

潘天耕如何理她？眼见敌人坐在地下，单掌持着半截断剑，眼光凝视琴弦，自己却兀自奈何不了他，更是焦躁起来，斗然间剑法一变，一轮快攻，兵刃相交的当当之声登时便如密雨。这繁弦急管一般的声音，和那温雅缠绵的琴韵绝不谐和。

何足道双眉一挑，劲传断剑，铮的一响，潘天耕手中的长剑登时断为两截，但就在此时，七弦琴上的第五弦也应声崩断。

潘天耕脸如死灰，一言不发，转身出亭。三人跨上马背，向山上急驰而去。

郭襄甚是奇怪，说道："咦，这三人打了败仗，怎地还上少林寺去？当真是要死缠到底么？"回过头来，却见何足道满脸沮丧，手抚断琴，似乎说不出的难受。郭襄心想："断了一根琴弦，又算得甚么？"当下接过瑶琴，解下半截断弦，放长琴弦，重行绕柱调音。

何足道摇头叹息，说道："枉自多年修为，终究心不能静。我左手鼓劲断他兵刃，右手却将琴弦也弹断了。"

郭襄这才明白，原来他是懊丧自己武功未纯，笑道："你想左手凌厉攻敌，右手舒缓抚琴，这是分心二用之法，当今之世只有三人能够。你没练到这个地步，那也用不着沮丧啊。"何足道问道："是哪三位？"郭襄道："第一位老顽童周伯通，第二位便是我爹爹，第三位是杨夫人小龙女。除他三人之外，就算我外公桃花岛主、我妈妈、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之人，也不能够。"何足道道："世间居然有此奇人，几时你给我引见引见。"

郭襄黯然道："要见我爹爹不难，其余两位哪，可不知到何处去找了。"

但见何足道惘然出神，兀自想着适才断弦之事，安慰他道："你一举击败昆仑三圣，也足以傲视当世了，何必为了崩断琴弦的小事郁郁不乐？"

何足道瞿然而惊，问道："昆仑三圣？你说甚么？你怎么知道？"

郭襄笑道："那三个老儿来自西域，自是昆仑三圣了。他们的武功果然有独到之处，只是要向少林寺挑战，却未免太自不量力……"只见

何足道惊讶的神色愈来愈盛，不自禁的住口不言，问道：“有甚么奇怪？”

何足道喃喃的道，“昆仑三圣，昆仑三圣何足道，那便是我啊。”

郭襄吃了一惊，说道：“你是昆仑三圣？那么其余两个呢？”

何足道道：“昆仑三圣只有一人，从来就没三个。我在西域闯出了一点小小名头，当地的朋友说我琴剑棋三绝，可以说得上是琴圣、剑圣、棋圣。

因我长年住于昆仑山中，是以给了我一个外号，叫作‘昆仑三圣’。但我想这个‘圣’字，岂是轻易称得的？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也不能自居不疑，因此上我改了自己的名字，叫作‘足道’，联起来说，便是‘昆仑三圣何足道’。人家听了，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

郭襄拍手笑道：“原来如此。我只道既是昆仑三圣，定是三个人。那么刚才这三个老儿呢？”何足道道：“他们么？他们是少林派的。”

郭襄更是奇怪，道：“原来这三个老头反而是少林弟子。嗯，他们的武功果然是刚猛一路。不错，不错，那红脸老头使的可不是达摩剑法？对啦，那个黄脸病夫最后一轮急攻，却不是韦陀伏魔剑？只是他加了许多变化，我一时之间没瞧出来。怎么他们又是从西域来？”

何足道说道：“这件事说起来有个缘故。去年春天，我在昆仑山惊神峰绝顶弹琴，忽听得茅屋外有殴击之声，出去一看，只见两个人扭作一团，已各受致命重伤，却兀自竭力拚斗。我喝他们住手，两人谁也不肯罢休，于是我将他们拆解开来。其中一人白眼一翻，登时死了，另一个却还没断气。我将他救回屋中，给他服了一粒少阳丹，救治了半天，终于他受伤太重，灵丹无法续命。他临死之时，说他名叫尹克西……”

郭襄“啊”的一声，说：“那个跟他殴斗的莫非是潇湘子？那人身形瘦长，脸容便似僵尸一般，是么？”何足道奇道：“是啊，怎地你甚么都知道？”

郭襄道：“我也见过他们的，想不到这对活宝，最后终于互斗而死。”

何足道道：“那尹克西说，他一生作恶多端，临死之时，懊悔却也已迟了。他说他和潇湘子从少林寺中盗了一部经书出来，两人互相防范，谁也不放心让对方先看，深怕对方学强了武功，便下手将自己除去，独霸这部经书。

两人同桌而食，同床而睡，当真是寸步不离，但吃饭时生怕对方下毒，睡觉时担心对方暗算，提心吊胆，魂梦不安；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于是远远逃向西域。到得惊神峰上之时，两人已然筋疲力尽，都知这般下去，终究会活生生的累死，终于出手打了起来，尹克西说，那潇湘子武功本来在他之上，哪知虽是潇湘子先动手打了他一掌，结果反而是他略占上风。后来他才想起，潇湘子曾在华山受了重伤，元气始终不复。否则的话，若不是两人各有所忌。

也挨不到昆仑山上了。”

郭襄听了这番话，想象那二人一路上心惊肉跳，死挨苦缠的情景，不由得恻然生悯，叹道，“为了一部经书，也不值得如此啊！”

何足道道：“尹克西说了这番话，已然上气不接下气，他最后求我来少林寺走一遭，要我跟寺中一位觉远和尚说，说甚么经书是在油中。我听得奇怪，甚么经书在油中？却待再问详细，他已支持不住，晕了过去。我准拟待他好好睡上一觉，醒过来再问端详，哪知道他这一睡就没再醒。我想莫非那部经书包在油布之中？但细搜二人身边，却影踪全无。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乎生足迹未履中土，正好乘此游历一番，于是便到少林寺来啦。”

郭襄道：“那你怎地又到寺中去下战书，说要跟他们比试武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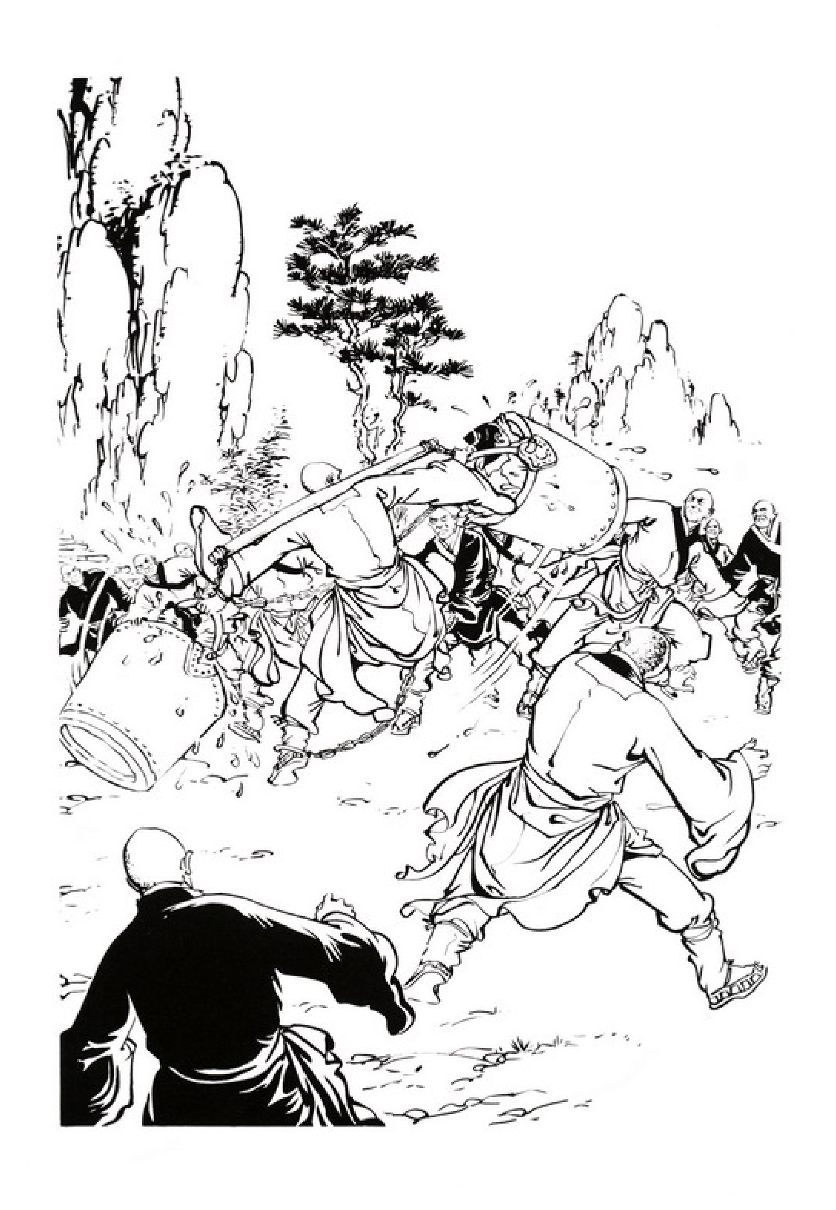
何足道微笑道：“这事却是从适才这三人身上而起了。这三个人是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说，他们都是‘天’字辈，和少林寺的方丈天鸣禅师是同辈。好像他们的师祖从前和寺中的师兄弟闹了意见，一怒而远赴西域，传下了少林派的西域一支。本来嘛，少林派武功是达摩祖师自天竺传到中土，再从中土分到西域，也没甚么稀奇。这三人听到了我‘昆仑三圣’的名头，要来跟我比划比划，一路上扬言说甚么少林派武功天下无敌，我号称琴圣、棋圣，那也罢了，这‘剑圣，两字，他们却万万容不得，非逼得我去了这名头不可。只可‘二圣’，‘三圣’便不行。正好这时我碰上尹克西，心想反正要上少林寺来，两番功夫一番做，于是派人跟他们约好了在少林寺相见，便自行来到中原。这三位仁兄脚程也真快，居然前脚接后脚的也赶到了。”

郭襄笑道：“此事原来如此，可教我猜岔了。三个老儿这时候回到了少林寺，不知说些甚么？”

何足道道：“我跟少林寺的和尚素不相识，又没过节，所以跟他们订约十天，原是要待这三个老儿赶到，这才动手。现下架也打过了，咱们一齐上去，待我去传了句话，便下山去罢。”郭襄皱眉道：“和尚们的规矩大得紧，不许女子进寺。”何足道道：“呸！甚么臭规矩了？咱们偏偏闯进去，还能把人杀了？”

郭襄虽是个好事之人，但既已和无色禅师订交，对少林寺已无敌意，摇头笑道：“我在山门外等你，你自进寺去传言，省了不少麻烦。”

何足道点头道：“就是这样，刚才的曲子没弹完，回头我好好的再弹一遍给你听。”



二　武当山顶松柏长

两人缓步上山，直走到寺门外，竟不见一个人影。

何足道道：“我也不进去啦，请那位和尚出来说句话就是了。”朗声说道：“昆仑山何足道造访少林寺，有一言奉告。”这句话刚说完，只听得寺内十余座巨钟一齐鸣了起来，当当之声，只震得群山皆应。

突见寺门大开，分左右走出两行身穿灰袍的僧人，左边五十四人，右边五十四人，共一百零八人，那是罗汉堂弟子，合一百零八名罗汉之数。其后跟出来十八名僧人，灰袍罩着淡黄袈裟，年岁均较罗汉堂弟子为大，是高一辈的达摩堂弟子。稍隔片刻，出来七个身穿大块格子僧袍的老僧。七僧皱纹满面，年纪少的也已七十余岁，老的已达九十高龄，乃是心禅堂七老。然后天鸣方丈缓步而出，左首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右首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

潘天耕、方天劳、卫天望三人跟随其后。最后则是七八十名少林派俗家弟子。

那日何足道悄入罗汉堂，在降龙罗汉手中留下简帖，这份武功已令方丈及无色、无相等大为震惊。数日后潘天耕等自西域赶到，说起约会比武，寺中高僧更增戒心。西域少林一支因途程遥远，数十年来极少和中州少林互通音问，但寺中众高僧均知，当年远赴西域开派的那位师叔祖苦慧禅师武功上实有惊人造诣，他传下的徒子徒孙自亦不同凡响。听潘天耕等言语中对昆仑三圣丝毫不敢轻视，料想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寺中便即加紧防范。方丈并传下法旨，五百里以内的僧俗弟子，一律归寺听调。

初时众僧也道昆仑三圣乃是三人，后来听潘天耕等说了，方知只是一人，至于容貌年纪，潘天耕等也不甚了然，只知他自负琴剑棋三绝而已。弹琴、弈棋两道，驰心逸性，大为禅宗所忌，少林寺众僧向来不理，但寺中所有精于剑术的高手却无不加紧磨练，要和这个号称“剑圣”的狂人一较高下。

潘天耕师兄弟自忖此事由自己身上而起，当由自己手里了结，因此每日骑了骏马，在山前山后巡视，一心要拦住这个自称“琴棋剑三圣”的家伙，打得他未进寺门，先就倒爬着回去，然后再回寺来和众僧侣较量一下，要令西域少林派压得中原少林派从此抬不起头来。哪知石亭中一战，何足道只出半力，已令三人铩羽而遁。

天鸣禅师一得到讯息，心知今日少林寺已面临荣辱盛衰的大关头，但估量自己和无色、无相的武功，未必能强于潘天耕等三人多少，这才不得不请出心神堂七老来押阵。只是心禅七老的武功到底深到了何等地步，谁也不知，是否真能在紧急关头出手制得住这昆仑三圣，在方丈和无色、无相三人心中，也只是胡乱猜测罢了。

老方丈天鸣禅师见到何足道和郭襄，合十说道：“这一位想是号称琴剑棋三圣的何居士了。老僧未能远迎，还乞恕罪。”何足道躬身行礼，说道：“晚生何足道，‘三圣’狂名，何足道哉！滋扰宝刹，甚是不安，惊动众位高僧出寺相迎，更何以克当？”

天鸣心道：“这狂生说话倒也不狂啊。瞧他不过三十岁左右年纪，怎能一举而败潘天耕等三人？”说道：“何居士不用客气，　请进奉茶。这位女居士嘛……”言下颇有为难之色。

何足道听他言中之意显是要拒郭襄进寺，狂生之态陡然发作，仰天大笑，说道：“老方丈，晚生到宝刹来，本是受人之托，来传一句言语。这句话一说过，原想拍手便去，但宝刹重男轻女，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未免太多，晚生却颇有点看不过眼。须知佛法无边，众生如一，妄分男女，心有滞碍。”

天鸣方丈是有道高僧，禅心明澈，宽博有容，听了何足道之言，微笑道：“多谢居士指点。我少林寺强分男女，倒显得小气了。如此请郭

姑娘一并光降奉茶。”

郭襄向何足道一笑，心道：“你这张嘴倒会说话，居然片言折服老和尚。”

见天鸣方丈向旁一让，伸手肃客，正要举步进寺，忽见天鸣左首一个干枯精瘦的老僧踏上一步，说道：“单凭何居士一言，便欲我少林寺舍弃千年来的规矩，虽无不可，却也要瞧说话之人是否当真大有本事，还是只不过浪得虚名。何居士请留上一手，让众僧开开眼界，也好令合寺心服，知道本寺行之千年的规矩，是由谁而废。”这人正是达摩院首座无相禅师。他说话声音宏亮，显见中气充沛，内力深厚。

潘天耕等三人听了，脸上都微微变色。无相这几句话中，显然含有瞧不起他三人之意，谓何足道虽然击败三人，却也未必便真有过人的本领。

郭襄见无色禅师脸带优容，心想这位老和尚为人很好，又是大哥哥的朋友，倘若何足道和少林僧众为了我而争斗起来，不论哪一方输了，我都要过意不去，于是朗声说道：“何大哥，我又不是非进少林寺不可。你传了那句话，这便去罢。”指着无色道：“这位无色禅师是我的好朋友，你们两家不可伤和气。”

何足道一怔，道：“啊，原来如此。”转向天鸣道：“老方丈，贵寺有一位觉远禅师，是哪一位？在下受人之托，有句话要转告于他。”

天鸣低声道：“觉远禅师？”觉远在寺中地位低下，数十年来隐身藏经阁，没没无闻，从来没人在他法名下加上“禅师”两字，是以天鸣一时竟没想到。他呆了一呆，才道：“啊，看守《楞伽经》失职的那人。何居士找他，可是与《楞伽经》一事有关么？”何足道摇头道：“我不知道。”天鸣向一名弟子道：“传觉远前来见客。”那弟子领命匆匆而去。

无相禅师又道：“何居士号称琴剑棋三圣，想这‘圣’之一字，岂是常人所敢居？何居士于此三者自有冠绝天人的造诣。

日前留书敝寺，说欲显示武功，今日既已光降，可肯不吝赐教，得让我辈瞻仰绝技！”

何足道摇头道：“这位姑娘既已说过，咱两家便不可伤了和飞。

无相怒气勃发，心想你留书于先，事到临头，却来推托，千年以来，有谁敢对少林寺如此无礼？何况潘天耕等三人败在你手下，江湖上传言出去，说是少林派的大弟子输了给你，这“剑圣”两字，岂不是叫得更加响了？看来一般弟子也不是他的对手，非亲自出马不可，当下踏上两步，说道：“比武较量，也不是伤了和气，何居士何必推让？”回头向达摩堂的弟子喝道：“取剑！咱们领教领教‘剑圣’的剑术，到底‘圣’到何等地步？”

寺中诸般兵刃早已备妥，只是列队迎客之际不便取将出来，以免徒显小气。那弟子听到无相吩咐，转身进寺，取了七八柄长剑出来，双手横托，送到何足道身前，说道：“何居士使自携的宝剑？还是借用敝寺的寻常兵刃？”

何足道不答，俯身拾起一块尖角石子，突然在寺前的青石板上纵一道、横一道的画了起来，顷刻之间，画成了纵横各一十九道的一张大棋盘。经纬线笔直，犹如用界尺界成一般，每一道线都是深入石板半寸有余。这石板乃以少室山的青石铺成。坚硬如铁，数百年人来人往，亦无多少磨耗，他随手以一块尖石挥划，竟然深陷盈寸，这份内功实是世间罕有，只听他笑道：“比剑嫌霸道，琴音无法比拚。大和尚既然高兴，咱们便来下一局棋如何？”

他这手划石为局的惊人绝技一露，天鸣、无色、无相以及心禅堂七老无不面面相觑，心下骇然。天鸣方丈知道此人这般浑雄的内力寺中无一人及得，他心地光风霁月，正要开口认输，忽听得铁链拖地之声，叮当而来。

只见觉远挑着一对大铁桶走到跟前，后面随着一个长身少年。觉远左手扶着铁扁担，右手单掌向天鸣行礼，说道：“谨奉老方丈呼召。”天鸣道：“这位何居士有话要跟你说。”

觉远回过身来，一看何足道，却不相识，说道：“小僧觉远，居士有何吩咐？”

何足道画好棋局，棋兴勃发，说道：“这句话慢慢再说不迟。哪一位大和尚先跟在下对弈一局？”他倒不是有意炫示功夫，只是生平对琴剑棋都是爱到发痴，兴之所到，连天塌下来都是置之度外，既想到弈棋，便只求有人对局，早忘了比试武功之事。

天鸣禅师道：“何居士划石为局，如此神功，老衲生平未见，敝寺僧众甘拜下风。”

觉远听了天鸣之言，再看了看石板上的大棋局，才知此人竟是来寺显示武功，当下挑着那担大铁桶，吸了一口气，将毕生所练功力都下沉双腿，在那棋局的界线上一步步的走了过去。

只见他脚上铁链拖过，石板上便现出一条五寸来宽的印痕。何足道所划的界线登时抹去。众僧一见，忍不住大声喝彩。天鸣、无色、无相等更是惊喜交集，哪想得到这个痴痴呆呆的老僧竟有这等深厚内功，和他同居一寺数十年，却没瞧出半点端倪。天鸣等自知一人内力再强，欲在石板上踏出印痕，也决无可能，只因觉远挑了一对大铁桶，桶中装满了水，总共何止四百余斤之重，这几百斤巨力从他肩头传到脚上的铁链，向前拖曳，便如一把大凿子在石板上敲凿一般，这才能铲去何足道所划的界线，倘若觉远空身而行，那便万万不能了。但虽有力可惜，终究也是罕见的神功。

何足道不待他铲完纵横一共三十八的界线，大声喝道：“大和尚，你好深厚的内功，在下可不及你！”

觉远铲到此时，丹田中真气虽愈来愈盛，但两腿终是血肉之物，早已大感酸痛，听他这么一喝，当即止步，微笑吟道：“一枰袖手将置之，何暇为渠分黑白？”

何足道道：“不错！这局棋不用下，我已然输了。我领教领教你的剑法。”

说着刷的一声响，从背负的瑶琴底下抽出一柄长剑，剑尖指向自己胸口，剑柄斜斜向外，这一招起手式怪异之极，竟似回剑自戕一般，天下剑法之中，从未见有如此不通的一招。

觉远道：“老僧只知念经打坐，晒书扫地，武功一道可一窍不通。”

何足道却哪里肯信？嘿嘿冷笑，纵身近前，长剑斗然弯弯弹出，剑尖直刺觉远胸口，出招之快真乃为任何剑法所不及。原来这一招不是直刺，却是先聚内力，然后蓄劲弹出。但觉远的内功实已到随心所欲、收发自如的境界。

何足道此剑虽快，觉远的心念却动得更快，意到手到，身意合一，他右手一收，扁担上的大铁桶登时荡了过来，挡在身前，当的一声，剑尖刺在铁桶之上。剑身柔韧，弯成了个弧形。何足道急收长剑，随手挥出，觉远左手的铁桶横过，又挡开了。

何足道心想：“你武功再高，这对铁桶总是笨重之极，焉能挡得住我的快攻？倘若你空手对招，我反而有三分忌惮。”伸指在剑身上一弹，剑声嗡嗡，有若龙吟，叫道：“大和尚，可小心了！”长剑颤处，前后左右，瞬息之间攻出了四四一十六招。

但听得当当当当一十六下响过，何足道这一十六手“迅雷剑”竟尽数刺在铁桶之上。旁观众人见觉远手忙脚乱，左支右绌，显得狼狈之极，果是不会半分武功，但何足道这一十六下神妙无方的剑招，却全给觉远以极笨拙、极可笑的姿式以铁桶挡开了。

无色、无相等都不禁担心，齐叫：“何居士剑下留情！”郭襄也道：“休下杀手！”

众人都瞧出觉远不会武功，但何足道身在战局中，竭尽全力施展，竟尔亲何不了对方半分，哪会想到他其实从未学过武功，所以能挡住剑招，全仗他在不知不觉中练成了上乘内功所致。何足道快击无功，斗然间大喝一声，寒光闪动，挺剑向觉远小腹上直刺过去。觉远叫声：“啊哟！”百忙中双手一合，当的一声巨响，两只铁桶竟将长剑硬生生的挟住了。何足道使劲回夺，哪里动得半毫？他应变奇速，右手撤剑，双手齐推，一股排山倒海的掌力，直扑觉远面门。

这时觉远已分不出手去抵挡，眼见情势十分危急，张君宝师徒情深，纵身扑上，使出杨过昔年所教那招“四通八达”，挥掌斜击何足道肩头。便在此时，觉远的劲力已传到铁桶之中，两道水住从桶中飞出，也扑向何足道的面门。掌力和水柱一撞，水花四溅，泼得两人满身是水，何足道这双掌力便就此卸去。

何足道正自全力与觉远比拚，顾不得再抵挡张君宝这一掌，噗的一下，肩头中掌。岂知张君宝小小年纪，掌法既奇，内力竟也大为深厚，何足道立足不定，向左斜退三步。

觉远叫道："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何居士饶了老僧罢！这几剑直刺得我心惊肉跳。"说着伸袖抹去脸上水珠，急忙避在一边。

何足道怒道："少林寺卧虎藏龙之地，果真非同小可，连一个小小少年竟也有这等身手。好小子，咱们来比划比划，你只须接得我十招，何足道终身不履中土。"

无色、无相等均知张君宝只是藏经阁中一个打杂小厮，从未练过功夫，刚才不知如何阴差阳错的推了他一掌，若要当真动武，别说十招，只怕一招便会丧生于他掌底。无相昂然道："何居士此言差矣！你号称昆仑三圣，武学震古铄今，如何能和这烹茶扫地的小厮动手？若不嫌弃，便由老僧接你十招。"

何足道摇头道："这一掌之辱，岂能便此罢休？小子，看招！"说着呼的一掌，便向张君宝胸口打去。这一拳去势奇快，他和张君宝站得又近，无色、无相等便欲救援，却哪里来得及？

众人刚自暗暗叫苦，却见张君宝两足足跟不动，足尖左磨，身子随之右转，成右引左箭步，轻轻巧巧的便卸开了他这一拳，跟着左掌握拳护腰，右掌切击而出，正是少林派基本拳法的一招"右穿花手"。这一招气凝如山，掌势之出，有若长江大河，委实是名家耆宿的风范，哪里是一个少年人的身手？

何足道自肩上受了他一掌，早知道这少年的内力远在潘天耕等三人之上，但自忖十招之内定能将他击败，见这招"右穿花手"虽是少林拳的入门功夫，但发掌转身之际，劲力雄浑。身形沉稳，当真无懈可击，忍不住喝了声彩："好拳法！"

无相心念一动，向无色微笑道："恭喜师兄暗中收了个得意弟子！"无色摇头道："不是……"但见张君宝"拗步拉弓"、"单凤朝阳"、"二郎担衫"，连续三招，法度之严，劲力之强，实不下于少林派的一流高手。

天鸣、无色、无相以及心禅七老见张君宝这几招少林拳打得如此出色，无不相顾骇然。无相道："他拳法如此法度严谨，也还罢了，这等内劲……"

说话之际，何足道已出了第六招，心想："我连这黄口少年尚且对付不了，竟敢到少林寺来留简挑战，岂不教天下英雄笑掉了牙齿？"突然滴溜溜的转身，一招"天山雪飘"，掌影飞舞，霎时之间将张君宝四面八方都裹住了。

张君宝除了在华山绝顶受过杨过指点四招之外，从未有武师和他讲解武功，陡然间见到这般奇幻百端、变化莫测的上乘掌法，哪里能够拆解？危急之中，身腰左转成寒鸡势，双掌举过额角，左手虎口与右手虎口遥遥相对，却是少林拳中的一招"双圈手"。这一招凝重如山，敌招不解自解。不论何足道从哪一方位进袭，全在他"双圈手"笼罩之下。

猛听得达摩堂、罗汉堂众弟子轰雷也似的喝一声彩，尽对张君宝这一招衷心钦佩，赞他竟以少林拳中最平淡无奇的拳招，化解了最繁复的敌招。

喝彩声中，何足道一声清啸，呼的一拳，向张君宝当胸猛击过去。这一拳竟然也是自巧转拙，却是劲力非凡。张君宝应以一招"偏花七星"，双切掌推出。拳掌相交，只听得砰的一声，何足道身子一晃，张君宝向后退了三步。何足道"哼"的一声，拳法不变，却抢上了两步，发拳猛硬击狠打。张君宝仍以一招"偏花七星"，双切掌向前平推。砰的一声大响，张君宝这次退出五步。何足道身子向前一撞，脸上变色，喝道："只剩下一招了，你全力接着。"踏上三步，坐稳马步，一拳缓缓击出。

这时少林寺前数百人声息全无，人人皆知这一拳是何足道一生英名之所系，自是竭尽了全力。

张君宝第三次再使"偏花七星"，这番拳掌相交，竟然无声无息，两人微一凝持，各催动内力相抗。说到武功家数，何足道比之张君宝何止胜过百倍？但一经比拚内力，张君宝曾自"九阳真经"学得心法，内力绵绵密密，浑厚充溢。顷刻之间，何足道便知并无胜他把握，当即纵身跃起，让张君宝的拳力尽皆落空，反掌在他背上轻轻一推。张君宝仆跌在地，一时站不起来。

何足道右手一挥，苦笑道："何足道啊何足道，当真是狂得可以。"向天鸣禅师一揖到地，说道："少林寺武功扬名千载，果然非同小可，今日令狂生大开眼界，方知盛名之下，实无虚士。佩服，佩服！"说着转过身来，足尖一点，已飘身在数丈之外。

他停了脚步，回头对觉远道："觉远大师，那人叫我转告一句话，说道'经书是在油中'。"话声甫歇，他足尖连点数下，远远的去了，身法之快，实所罕见。

张君宝慢慢爬起，额头脸上尽是泥尘。他虽破何足道打倒，但众高手皆知何足道只是取巧，飘然远去，话中之意已说明不敌少林寺的神功。

心禅七老中一个精瘦骨立的老僧突然说道："这个弟子的武功是谁所授？"他说话声音极是尖锐，有若寒夜枭鸣，各人听在耳里，都是不自禁的打个寒噤。天鸣、无色、无相等心中均早存有这个疑问，一齐望着觉远和张君宝。觉远师徒却呆呆站着，一时说不出话来。天鸣道："觉远内功虽精，未学拳法。那少年的少林拳，却是何人所授？"

达摩堂和罗汉堂众弟子均想，万料不到今日本寺遭逢危难，竟是由这个小厮出头赶走强敌，老方丈定有大大的赏赐，而授他内功拳法的师父，也自必盛蒙荣宠。

那老僧见张君宝呆立不动，斗然间双眉竖起，满脸杀气，厉声道："我在问你，你的罗汉拳是谁教的？"

张君宝从怀中取出郭襄所赠的那对铁罗汉，说道："弟子照着这两个铁罗汉所使的套子，自己学上几手，实在是无人传授弟子武功。"

那老僧踏上一步，声音放低，说道："你再明明白白的说一遍：你的罗汉拳并非本寺哪一位师父所授，乃是自己学的。"他语音虽低，话中威吓之意却又大增。

张君宝心中坦然，自忖并未做过甚么坏事，虽见那老僧神态咄咄逼人，却也不惧，朗声道："弟子只在藏经阁中扫地烹茶，服侍觉远师父，本寺并没哪一位师父教过弟子武功。这罗汉拳是弟子自己学的，想是使得不对，还请老师父指点。"

那老僧目光中如欲喷出火来，狠狠盯着张君宝，良久良久，一动也不动。

觉远知道这位心禅堂的老僧辈分甚高，乃是方丈天鸣禅师的师叔，见他对张君宝如此声色俱厉，大为不解，但见他眼色之中充满了怨毒，脑海中忽地一闪，疾似电光石火般，想起了不知哪一年在藏经阁上偶然看到过一本小书。

那是薄薄的一册手抄本，书中记载着本寺的一桩门户大事：距此七十余年之间，少林寺的方丈是苦乘禅师，乃是天鸣禅师的师祖。这一年中秋，寺中例行一年一度的达摩堂大校，由方丈及达摩堂、罗汉堂两位首座考较合寺弟子武功，查察在过去一年中有何进境。众弟子献技已罢，达摩堂首座苦智禅师升座品评。

突然间一个带发头陀越众而出，大声说道，苦智禅师的话狗屁不通，根本不知武功为何物，竟然妄居达摩堂首席之位，甚是可耻。众僧大惊之下，看这人时，却是香积厨中灶下烧火的一个火工头陀。达摩堂诸弟子自是不等师父开言，早已齐声呵叱。

那火工头陀喝道："师父狗屁不通，弟子们更加不通狗屁。"说着涌身往堂中一站。众弟子一一上前跟他动手，都被他三拳两脚便击败了。本来达摩堂中过招，同门较艺，自是点到即止，人人手下留情。这火工头陀却出手极是狠辣，他连败达摩堂九大弟子，九个僧人不是断臂便是折腿，无不身受重伤。

首座苦智禅师又惊又怒，见这火工头陀所学全是少林派本门拳招，并非别家门派的高手混进寺来捣乱，当下强忍怒气，问他的武功是何人所传。

那火工头陀说道："无人传过我武功，是我自己学的。"

原来这头陀在灶下烧火。监管香积厨的僧人性子极是暴躁，动不动提拳便打，他身有武功，出手自重。那火工头陀三年间给打得接连吐血

三次，积怨之下，暗中便去偷学武功。少林寺弟子人人会武，要偷学拳招，机会良多，他既苦心孤诣，又有过人之智，二十余年间竟练成了极上乘的武功。但他深藏不露，仍是不声不响的在灶下烧火，那监厨僧人拔拳相殴，他也总不还手，只是内功已精，再也不会受伤了。这火工头陀生性阴鸷，直到自忖武功已胜过合寺僧众，这才在中秋大校之日出来显露身手。数十年来的郁积，使他恨上了全寺的僧侣，一出手竟然毫不容情。

苦智禅师问明原委，冷笑三声，说道："你这份苦心，委实可敬！"当下离座而起，伸手和他较量。苦智禅师是少林寺高手，但一来年事已高，那火工头陀正当壮年，二来苦智手下容情，火工头陀使的却是招招杀手，因此竟斗到五百合外，苦智方稳操胜券。两人拆到一招"大缠丝"时，四条手臂扭在一起，苦智双手却俱已按上对方胸口死穴，内力一发，火工头陀立时毙命，已然无拆解余地。苦智爱惜他潜心自习，居然有此造诣，不忍就此伤了他性命，双掌一分，喝道："退开罢！"

岂知那火工头陀会错了意，只道对方使的是"神掌八打"中的一招。这"神掌八打"是少林武功中绝学之一，他曾见达摩堂的大弟子使过，双掌劈出，打断一条木桩，劲力非同小可。火工头陀武功虽强，毕竟全是偷学，未得名师指点，少林武功博大精深，他只是暗中窥看，时日虽久，又岂能学得全了？苦智这一招其实是"分解掌"，借力卸力，双方一齐退开，乃是停手罢斗之意。火工头陀却错看成"神掌八打"中的第六掌"裂心掌"，心想："你要取我性命，却没如此容易。"飞身扑上，双拳齐击。

这双拳之力如排山倒海般涌了过来，苦智禅师一惊之下，急忙回掌相抵，其势却已不及，但听得喀喇喇数声，左臂臂骨和胸前四根肋骨登时断裂。

旁观众僧惊惶变色，一齐抢上救护，只见苦智气若游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原来内脏已被震得重伤。再看火工头陀时，早已在混乱中逃得不知去向。当晚苦智便即伤重逝世。合寺悲戚之际，那火工头陀又偷进寺，将监管香积厨和平素和他有隙的五名僧人一一使重手打死。合寺大震之下，派出几十名高手四下追索，但寻遍了江南江北，丝毫不得踪迹。

寺中高辈僧侣更为此事大起争执，互责互咎。罗汉堂首座苦慧禅师一怒而远走西域，开创了西域少林一派。潘天耕、方天劳、卫天望等三人，便是苦慧禅师的再传弟子。

经此一役，少林寺的武学竟尔中衰数十年。自此定下寺规，凡是不得师授而自行偷学武功，发现后重则处死，轻则挑断全身筋脉，使之成为废人。

数十年来，因寺中防范严密，再也无人偷学武功，这条寺规众僧也渐渐淡忘了。

这心禅堂的老僧正是当年苦智座下的小弟子，恩师惨死的情景，数十年来深印心头。此时见张君宝又是不得师传而偷学武功，触动前事，自是悲愤交集。

觉远在藏经阁中管书，无书不读，猛地里记起这桩旧事，霎时间满背全是冷汗，叫道："老方丈，这……这须怪不得君宝一言未毕，只听得达摩堂首座无相禅师喝道："达摩堂众弟子一齐上前，把这小厮拿下了。"达摩堂十八弟子登时抢出，将觉远和张君宝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十八弟子占的方位甚大，连郭襄也围在中间。

那心禅堂的老僧厉声高喝："罗汉堂众弟子，何以不并力上前！"罗汉堂一百零八名弟子暴雷也似的应了声："是！"又在达摩堂十八弟子之外围了三个圈子。

张君宝手足无措，还道自己出手打走何足道，乃是犯了寺规，说道："师父，我……我……"

觉远十年来和这徒儿相依为命，情若父子，情知张君宝只要一被擒住，就算侥幸不死，也必成了废人。但听得无相禅师喝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达摩堂十八弟子齐宣佛号，踏步而上。觉远不暇思索，蓦地里转了个圈子，两只大铁桶舞了开来，一般劲风逼得众僧不能上前，跟着挥桶一抖，铁桶中清水都泼了出来，侧过双桶，左边铁桶兜起郭襄，右边铁桶兜起张君宝。他连转七八个圈子，那对大铁桶给他浑厚无比的内力使将开来，犹如流星锤一般，这股千斤之力，天下谁能挡得？达摩堂众弟子纷纷闪避。

觉远健步如飞，挑着张君宝和郭襄踏步下山而去。众僧人呐喊追赶，只听得铁链拖地之声渐去渐远，追出七八里后，铁链声半点也听不到了。

少林寺的寺规极严，达摩堂首座既然下令擒拿张君宝，众僧人虽见追赶不上，还是鼓勇疾追。时候一长，各僧脚力便分出了高下，轻功稍逊的渐渐落后。追到天黑，领头的只剩下五名大弟子，眼前又出现了几条岔路，也不知觉远逃到了何方，此时便是追及，单是五僧，也决非觉远和张君宝之敌，只得垂头丧气的回寺复命。

觉远一担挑了两人，直奔出数十里外，方才止步，只见所到处是一座深山之中。暮蔼四合，归鸦阵阵，觉远内力虽强，这一阵舍命急驰，却也已筋疲力竭，一时之间，再也无力将铁桶卸下肩来。

张君宝与郭襄从桶中跃出，各人托起一只铁桶，从他肩头放下。张君宝道："师父，你歇一歇，我去寻些吃的。"但眼见四下里长草齐膝，在这荒野山地，哪里有甚吃的，张君宝去了半日，只采得一大把草莓来。三人胡乱吃了，倚石休息。

郭襄道："大和尚，我瞧少林寺那些僧人，除了你和无色禅师，都有点儿古里古怪。"觉远"嗯"了一声，并不答话。郭襄道："那个昆仑三圣何足道来到少林寺，寺中无人能敌，全仗你师徒二人将他打退，才保全了少林寺的令誉。他们不来谢你，反而恶狠狠的要捉拿张兄弟，这般不分是非黑白，当真好没来由。"

觉远叹了口气，道："这事须也怪不得老方丈和无相师兄，少林寺有一条寺规……"说到这里，一口气提不上来，咳嗽不止。郭襄轻轻替他捶背，说道："你累啦，且睡一忽儿，明儿慢慢再说不迟。"觉远叹了口气，道，"不错，我也真的累啦。"

张君宝拾些枯柴，生了个火，烤干郭襄和自己身上的衣服。

三人便在大树之下睡了。

郭襄睡到半夜，忽听得觉远喃喃自语，似在念经，当即从朦胧中醒来，只听他念道："……彼之力方碍我之皮毛，我之意已入彼骨里。两手支撑，一气贯通。左重则左虚，而右已去，右重则右虚，而左已去……"郭襄心中一凛："他念的并不是甚么'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佛经啊。甚么左重左虚、右重右虚，倒似是武学拳经。"

只听他顿一顿，又念道："……气如车轮，周身俱要相随，有不相随处，身便散乱，其病于腰腿求之……"郭襄听到"其病于腰腿求之"这句话，心下更无疑惑，知他念的自是武学要旨，暗想："这位大和尚全然不会武功，只是读书成痴，凡是书中所载，无不视为天经地义。昔年在华山绝顶初次和他相逢，曾听他言道，达摩老祖在亲笔所抄的楞伽经行缝之间又写着一部九阳真经，他只道这是强身健体之术，便依照经中所示修习。他师徒俩不经旁人传授，不知不觉间竟达到了天下一流高手的境界。那日潇湘子打他一掌，他挺受一招，反而使潇湘子身受重伤，如此神功，便是爹爹和大哥哥也未必能够。今日他师徒俩令何足道悄然败退，自又是这部九阳真经之功。他口中喃喃念诵的，莫非便是此经？"

她想到此处，生怕岔乱了觉远的神思，悄悄坐起，倾听经文，暗自记忆，自忖："倘若他念的真是九阳真经，奥妙精微，自非片刻之间能解。我且记着，明儿再请他指教不迟。"只听他念道："……先以心使身，从人不从己，从身能从心，由己仍从人。由己则滞，从人则活。能从人，手上便有方寸，秤彼劲之大小，分厘不错；权彼来之长短，毫发无差。前进后退，处处恰合，工弥久而技弥精……"

郭襄听到这里，不自禁的摇头，心中说道："不对不对。爹爹和妈妈常说，临敌之际，须当制人而不可受制于人。这大和尚可说错了。"只听觉远又念道："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劲似宽而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

郭襄越听越感迷惘，她自幼学的武功全是讲究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处处抢快，着着争先。觉远这时所说的拳经功诀，却说甚么"由己则滞，从人则活"实与她平素所学大相径庭，心想："临敌动手之时，双方性命相搏，倘若我竟舍己从人，敌人要我东便东、要我西便西，那不是听由挨打么？"

便这么一迟疑，觉远说的话便溜了过去，竟是听而不闻，月光之下，忽见张君宝盘膝而坐，也在凝神倾听，郭襄心道：“不管他说的对与不对，我只管记着便是了。这大和尚震伤潇湘子、气走何足道，乃是我亲眼目睹。他所说的武功法门，总是大有道理的。”于是又用心暗记。

觉远随口背诵，断断续续，有时却又夹着几段楞伽经的经文，说到佛祖在楞伽岛上登山说法的事。原来那九阳真经夹书在楞伽经的字旁行间，觉远读书又有点泥古不化，随口背诵之际，竟连楞伽经也背了出来。那楞伽经本是天竺文字，觉远背的却是译文，更加缠夹不清。郭襄听着，愈是摸不着头脑，幸好她生来聪颖，觉远所念经文虽然颠三倒四，却也能记得了二三成。

冰轮西斜，人影渐长，觉远念经的声音渐渐低沉，口齿也有些模糊不清。

郭襄劝道：“大和尚，你累了一整天，再睡一忽儿。”

觉远却似没听到她的话，继续念道：“……力从人借，气由脊发。胡能气由脊发？气向下沉，由两肩收入脊骨，注于腰间，此气之由上而下也，谓之合。由腰展于脊骨，布于两膊，施于手指，此气之由下而上也，谓之开。

合便是收，开便是放。能懂得开合，便知阴阳……”他越念声音越低，终于寂然无声，似已沉沉睡去。

郭襄和张君宝不敢惊动，只是默记他念过的经文。

斗转星移，月落西山，蓦地里乌云四合，漆黑一片。又过一顿饭时分，东方渐明，只见觉远闭目垂眉，静坐不动，脸上微露笑容。

张君宝一回头，突见大树后人影一闪，依稀见到黄色袈裟的一角。他吃了一惊，喝道：“是准？”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的老僧从树后转了出来，正是罗汉堂首座无色禅师。

郭襄又惊又喜，说道：“大和尚，你怎地苦苦不舍，还是追了来？难道非擒他们师徒归寺不可么？”无色道：“善哉，善哉！老僧尚分是非，岂是拘泥陈年旧规之人？老僧到此已有半夜，若要动手，也不等到此时了。觉远师弟，无相师弟率领达摩堂弟子正向东追寻，你们快快往西去罢！”却见觉远垂首闭目，兀自不醒。

张君宝上前说道：“师父醒来，罗汉堂首座跟你说话。”觉远仍是不动。

张君宝惊慌起来，伸手摸他额头，触手冰冷，原来早已圆寂多时了。张君宝大悲，伏地叫道：“师父，师父！”却那里叫他得醒？

无色禅师合十行礼，说偈道：“诸方无云翳，四面皆清明，微风吹香气，众山静无声。今日大欢喜，舍却危脆身，无嗔亦无忧，宁不当欣庆？”说罢，飘然而去。

张君宝大哭一场，郭襄也流了不少眼泪。少林寺僧众圆寂，尽皆火化，当下两人捡些枯柴，将觉远的法身焚化了。

郭襄道：“张兄弟，少林寺僧众尚自放你不过，你诸多小心在意。咱们便此别过，后会有期。”张君宝垂泪道：“郭姑娘，你到哪里去？我又到哪里去？”

郭襄听他问自己到哪里，心中一酸，说道：“我天涯海角，行踪无定，自己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张兄弟，你年纪小，又无江湖上的阅历。少林寺的僧众正在四处追捕于你，这样罢。”从腕上褪下一只金丝镯儿，递了给他，道：“你拿这镯儿到襄阳去见爹爹妈妈，他们必能善待于你。只要在我爹妈跟前，少林寺的僧众再狠，也不能来难为你。”

张君宝含泪接了镯儿。郭襄又道：“你跟我爹爹妈妈说，我身子很好，请他们不用记挂。我爹爹最喜欢少年英雄，见你这等人才，说不定会收了你做徒儿。我弟弟忠厚老实，一定跟你很说得来。只是我姊姊脾气大些，一个不对，说话便不给人留脸面，但你只须顺着她些儿，也就是了。”说着转身而去。

张君宝但觉天地茫茫，竟无安身之处，在师父的火葬堆前呆立了半日，这才举步。走出十余丈，忽又回身，挑起师父所留的那对大铁桶，摇摇晃晃的缓步而行。荒山野岭之间，一个瘦骨棱棱的少年黯然西去，凄凄惶惶，说不尽的孤单寂寞。

行了半月，已到湖北境内，离襄阳已不很远。少林寺僧却始终没追上他。

原来无色禅师暗中眷顾，故意将僧众引向东方，以致反其道而行，和他越离越远。

这日午后，来到一座大山之前，但见郁郁苍苍，林木茂密，山势甚是雄伟。一问过路的乡人，得知此山名叫武当山。

他在山脚下倚石休息，忽见一男一女两个乡民从身旁山道上经过，两人并肩而行，神态甚是亲密，显是一对少年夫妻。那妇人唠唠叨叨，不住的责备丈夫。那男子却低下了头，只不作声。

但听那妇人说道：“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立门户，却去依傍姐姐和姐夫，没来由的自己讨这场羞辱。咱们又不是少了手脚，自己干活儿自己吃饭，青菜萝卜，粗茶淡饭，何等逍遥自在？偏是你全身没根硬骨头，当真枉为生于世间了。”那男子“嗯、嗯”数声。那妇人又道：“常言道得好：除死无大事。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那男子给妻子这一顿数说，不敢回一句嘴，一张脸胀得猪肝也似的成了紫酱之色。

那妇人这番话，句句都打进了张君宝心里：“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立门户……没来由的自己讨这场羞辱……常言道得好，除死无大事，难道非依靠别人不可？”他望着这对乡下夫妻的背影，呆呆出神，心中翻来覆去，尽是想着那农妇这几句当头棒喝般的言语。只见那汉子挺了挺腰板，不知说了几句甚么话，夫妻俩大声笑了起来，似乎那男子已决意自立，因此夫妻俩同感欢悦。

张君宝又想，“郭姑娘说道，她姊姊脾气不好，说话不留情面，要我顺着她些儿。我好好一个男子汉，又何必向人低声下气，委曲求全？这对乡下夫妇尚能发奋图强，我张君宝何必寄人篱下，瞧人眼色？”

言念及此，心意已决，当下挑了铁桶，便上武当山去，找了一个岩穴，渴饮山泉，饥餐野果，孜孜不歇的修习觉远所授的九阳真经。

数年之后，便即悟到：“达摩祖师是天竺人，就算会写我中华文字，也必文理租疏。这部九阳真经文字佳妙，外国人决计写不出，定是后世中土人士所作。多半便是少林寺中的僧侣，假托达摩祖师之名，写在天竺文字的楞伽经夹缝之中。”这番道理，却非拘泥不化，尽信经书中文字的觉远所能领悟。只不过并无任何佐证，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

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

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

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



三　宝刀百炼生玄光

花开花落，花落花开。

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

这一年是元顺帝至元二年，宋朝之亡至此已五十余年。

其时正当暮春三月，江南海隅，一个三十来岁的蓝衫壮士，脚穿草鞋，迈开大步，正自沿着大道赶路，眼见天色向晚，一路上虽然桃红柳绿，春色正浓，他却也无心赏玩，心中默默计算：“今日三月廿四，到四月初九还有一十四天，须得道上丝毫没有耽搁，方能及时赶到武当山，祝贺恩师他老人家九十岁大寿。”

这壮士姓俞名岱岩，乃武当派祖师张三丰的第三名弟子。这年年初奉师命前赴福建诛杀一个戕害良民、无恶不作的剧盗。那剧盗听到风声，立时潜藏隐匿，俞岱岩费了两个多月时光，才找到他的秘密巢穴，上门挑战，使出师传玄虚刀法，在第十一招上将他杀了。本来预计十日可完的事，却耗了两个多月，屈指算来，距师父九十大寿的日子已经颇为逼促，因此上急急自福建赶回，这日已到浙东钱塘江之南。

他迈着大步急行一阵，路径渐窄，靠右近海一面，常见一片片光滑如镜的平地，往往七八丈见方，便是水磨的桌面也无此平整滑溜。俞岱岩走遍大江南北，见闻实不在少，但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情状，一问土人，不由得哑然失笑，原来那便是盐田。当地盐民引海水灌入盐田，晒干以后，刮下含盐泥土，化成卤水，再逐步晒成盐粒。俞岱岩心道，“我吃了三十年盐，却不知一盐之成，如此辛苦。”

正行之间，忽见西首小路上一行二十余人挑了担子，急步而来。俞岱岩一瞥之间，便留上了神，但见这二十余人一色的青布短衫裤，头戴斗笠，担子中装的显然都是海盐。他知当政者暴虐，收取盐税极重，因之虽是滨海之区，寻常百姓也吃不起官盐，只有向私盐贩子购买私盐。这批人行动剽悍，身形壮实，看来似是一帮盐枭，奇的是每人肩头挑的扁担非竹非木，黑黝黝的全无弹性，便似一条条铁扁担。各人虽都挑着二百来斤的重物，但行路甚是迅速。俞岱岩心想：“这帮盐枭个个都有武功。听说江南海沙派贩卖私盐，声势极大，派中不乏武学名家，但二十余个好手聚在一起挑盐贩卖，决无是理。”若在平时，便要去探视究竟，这时念着师父的九十岁大寿，不能因多管闲事而再有耽误，当下放开脚步赶路。

傍晚时分来到余姚县的庵东镇。由此过钱塘江，便到临安，再折向西北行，经江西、湖南省才到湖北武当。晚间无船渡江，只得在庵东镇上找家小客店宿了。

用过晚饭，洗了脚刚要上床，忽听得店堂中一阵喧哗，一群人过来投宿。

听那些人说的是浙东乡音，但中气充沛，显然是会家子，探头向门外一瞧，便是途中所遇那群盐枭。俞岱岩也不在意，盘膝坐在床上，练了三遍行功，便即着枕入睡。

睡到中夜，忽听得邻房中喀喀轻响，俞岱岩登时便醒了。只听得一人低声道：“大家悄悄走罢，莫惊动了邻房那客人，多生事端。”余人轻轻推开房门，走到了院子中。俞岱岩从窗缝中向外张望，只见那群盐枭挑着担子出门，想起那人那句话：“莫惊动了邻房那个客人，多生事端。”暗想：“这群私枭鬼鬼祟祟，显是要去干甚么歹事，既教我撞见了，可不能不管。若能阻止他们伤天害理，救得一两个好人，便是误了恩师的千秋寿诞，他老人家也必喜欢。”将藏着兵刃暗器的布囊往背上一缚，穿窗而出，跃出墙外。

耳听得脚步声往东北方而去，他展开轻身功夫，悄悄追去。

当晚乌云满天，星月无光，沉沉黑夜之中，隐约见那二十余名盐枭挑着担子，在田塍上飞步而行，心想：“私枭黑夜赶路，事属寻常。但

这干人身手不凡，若要作些非法勾当，别说偷盗富室，就是抢劫仓库，官兵又哪里阻挡得住，何必偷偷摸摸的贩卖私盐，赚此微利？料来其中必有别情。”

不到半个时辰，那帮私枭已奔出二十余里，俞岱岩轻功了得，脚下无声无息，那帮私枭又似有要事在身，贪赶路程，竟不回顾，因此并没发觉。这时已行到海旁，波涛冲击岩石，轰轰之声不绝。

正行之间，忽听得领头的一人一声低哨，众人都站定了脚步。领头的人低声喝问：“是谁？”黑暗中一个嘶哑的声音说道：“三点水旁的朋友么？”

领头那人道：“不错。阁下是谁？”俞岱岩心丁嘀咕：“三点水旁的朋友，那是甚么？”一转念，登时省悟：“嗯，果然是海沙派，‘海沙派’这三个字都是水旁的。”那嘶哑的声音道：“屠龙刀的事，我劝你们别插手啦。”

领头那人道：“尊驾也是为屠龙刀而来？”语音中颇有惊怒之意。那嗓子嘶哑的人一声冷笑，黑夜中但听他“嘿嘿嘿”几声，却不答话。

俞岱岩隐身于海旁岩石之后，绕到前面，只见一个身材高瘦的男子拦在路中。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只见他穿一袭白袍，夜行人而身穿白衣，则显然于自己武功颇为自负。

只听海沙派的领头人道：“这屠龙刀已归本派，既给宵小盗去，自当索回。”那白袍客又是“嘿嘿嘿”三声冷笑，仍是大模大样的拦在路中。那领头人身后一人厉声喝道：“快些让开，恶狗拦路，你不是自己找死……”他话声未毕，突然“啊”的一声惨叫，往后便倒。众人一惊，但见黑暗中白袍晃了几晃，拦路恶客已然不见。

海沙派众私枭瞧那跌倒的同伴时，但见他蜷成一团，早已气绝。各人又惊又怒，有几人放下担子向白袍客去路急追，但那人奔行如飞，黑暗之中哪里还寻得到他的踪影。

俞岱岩心道：“这白袍客出手好快，这一抓是少林派的‘大力金钢抓’，但黑暗之中，却不大瞧得清楚。听这人的口音腔调，显是来自西北塞外。江南海沙派结下的仇家可远得很哪！”他缩身在岩石之中，一动也不敢动，生怕给海沙派的帮众发见了，没来由的招惹祸端。只听那领头人道：“将老四的尸首放在一旁，回头再来收拾，将来总查究得出。”众人答应了，挑上担子，又向前飞奔。

俞岱岩待他们去远，走近尸身察看，但见那人喉头穿了两个小孔，鲜血兀自不住流出，伤口显是以手指抓出，他觉此事大是蹊跷，当下加快脚步，再跟踪那帮盐枭。

一行人又奔出数里，那领头人一声呼哨，二十余人四下散开，向东北一座大屋慢慢逼近。俞岱岩心想：“他们说的甚么屠龙刀，难道便是在这屋中么？”只见那大屋的烟囱中一柱浓烟冲天而起，久聚不散。众盐枭放下了担子，各人拿起一只木杓，在箩筐中抄起甚么东西，四下撒播。俞岱岩见所撒之物如粉如雪，显然便是海盐，心道：“在地下撒盐干甚么？当真古怪，日后说给师兄弟们知道，他们定是不信。”

但见他们撒盐时出手既轻且慢，似乎生怕将盐粒溅到身上，俞岱岩登时恍然，知道盐上含有剧毒，这批人用毒盐围屋，当是对屋中人阴谋毒害。暗想：“我固不知双方谁是谁非，但这批人如此捣鬼，太不光明。无论如何须得通知屋中之人，好教他不致为宵小所害。”眼见海沙派众盐枭尚在屋前撒盐，于是兜个大圈子绕到屋后，轻轻跳进围墙。

大屋前后五进，共有三四十间，屋内黑沉沉的没一处灯火。

俞岱岩心想：“浓烟从中间一进屋中冒出，该处想必有人。”抬头认明浓烟喷出之处，快步走去，只听得厅中传出火焰猛烈燃烧的毕剥之声。他转过一道照壁，跨步进了正厅，突然光亮耀眼，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只见厅心一只岩石砌成的大炉子，火焰升腾，炉旁分站三人，分拉三只大风箱，向炉中搧火。炉中横架着一柄四尺来长、乌沉沉的单刀。

那三人都是六十来岁老者，一色的青布袍子，满头满脸都是灰土，袍子上点点斑斑，到处是火星溅开来烧出的破洞。只见那三人同时鼓风，火焰升起来五尺高，绕着单刀，嗤嗤声响。

俞岱岩站立之处和那炉子相距数丈，已然热得厉害，炉中之热。

可想而知，但见火焰由红转青，由青转白，那柄单刀却始终黑黝黝地，竟没起半点暗红之色。

便在此时，屋顶上忽有个嘶哑的声音叫道：“损毁宝刀，伤天害理，快住手！”

俞岱岩一听，知道途中所遇的那个白袍客到了。那三个鼓风炼刀的老者却恍若不闻，只是鼓风更急。但听得屋顶“嘿嘿嘿”三声冷笑，檐前一声响，那白袍客已闪身而进。

这时厅中炉火正旺，俞岱岩瞧得清楚，见这白袍客四十左右年纪，脸色惨白，隐隐透出一股青气，他双手空空，冷然说道：“长白三禽，你们想得屠龙宝刀，那也罢了，却何以胆敢用炉火损毁这等宝物？”说着踏步上前。

三名老者中西首一人探身而前，左手倏出，往白袍客脸上抓去。白袍客侧首避过，抢上一步。东首那位老者见他逼近身来，提起炉子旁的大铁锤，呼的一声，向他头顶猛击下去。白袍客身子微侧，铁锤击空，砰的一声响，火星四溅，原来地下铺的不是寻常青砖，却是坚硬异常的花冈石。西首老者自旁夹攻，双手犹如鸡爪，上下飞舞，攻势凌厉。

俞岱岩见那白袍客的武功根基无疑是少林一派，但出手阴狠歹毒，与少林派刚猛正大的名门手法殊不相同。斗了数合，那使铁锤的老者大声喝道：“阁下是谁？便要此宝刀，也得留个万儿。”白袍客冷笑三声，只不答话。

猛地里一个转身，两手抓出，喀喀两响，西首老者双腕齐折，东首老者铁锤脱手。大铁锤向上疾飞，穿破屋顶，直堕入院中，响声猛恶之极。这老者当即俯身提起一柄火钳，便向炉中去挟那单刀。

站在南首的老者手中扣着暗器，俟机伤敌，只是白袍客转身迅速，一直没找着空子，这时眼见东首老者用火钳去挟宝刀，突然伸手入炉，抢先抓住刀柄，提了出来，一握住刀柄，一股白烟冒起，各人鼻中闻到一阵焦臭，他手掌心登时烧焦。但他兀自不放，提着单刀向后急跃，跟着一个踉跄，便要跌倒。他左手伸上，托住了刀背，这才站定身子，似乎那刀太过沉重，单手提不起一般，但这么一来，左手手掌心也烧得嗤嗤声响。

余人皆尽骇然，一呆之下，但见那老者双手捧着单刀，向外狂奔。

白袍客冷笑道：“有这等便宜事？”手臂一长，已抓住了他背心。那老者顺手回掠，将宝刀挥了过来。刀锋未到，便已热气扑面，白袍客的鬓发眉毛都卷曲起来。他不敢挡架，手上劲力一送，将老者连人带刀掷向洪炉。

俞岱岩本觉得这干人个个凶狠悍恶，事不关己，也就不必出手。斯时见老者命在顷刻，只要一入炉中，立时化成焦炭，终究救命要紧，当即纵身高跃，一转一折，在半空中伸下手来，抓住那老者的发髻一提，轻轻巧巧的落在一旁。

白袍客和长白三禽早见他站在一旁，一直无暇理会，突然见他显示了这手上乘轻功，尽皆吃惊。白袍客长眉上扬，问道：“这一手便是闻名天下的‘梯云纵’么？”

俞岱岩听他叫出了自己这路轻功的名目，先是微微一惊，跟着不自禁的暗感得意：“我武当派功夫名扬天下，声威远播。”说道：“不敢请教尊驾贵姓大名？在下这点儿微未功夫，何足道哉？”

那白袍客道：“很好很好，武当派的轻功果然是有两下子。”口气甚是傲慢。

俞岱岩心头有气，却不发作，说道：“尊驾途中一举手而毙海沙派高手，这份功夫神出鬼没，更令人莫测高深。”

那人心头一凛，暗想：“这事居然叫你看见了，我却没瞧见你啊。不知你这小子当时躲在何处？”淡淡的道：“不错，我这门武功，旁人原是不易领会，别说阁下，便是武当派掌门人张老头儿，也未必懂得。”

俞岱岩听那白袍客辱及恩师，这口气如何忍得下去？可是武当派弟子自来讲究修心养性的功夫，心想：“他有意挑衅，不知存着甚么心？

此人功夫怪异，不必为了几句无礼的言语为本门多树强敌。”当下微微一笑，说道：“天下武学无穷无尽，正派邪道，千千万万，武当派所学原只沧海一粟。如尊驾这等功夫，似少林而非少林，只怕本师多半不识。”这句话虽说得客气，骨子中含义，却是说武当派实不屑懂得这些旁门左道的武功。那人听到他“似少林而非少林”那七字，脸色立变。

他二人言语针锋相对。那南首老者赤手握着一柄烧得炽热的单刀，皮肉焦烂，几已烧到骨骼，东首西首两个老者躬身蓄势，均想俟机夺刀。突然间呼的一声响，南首那老者挥动单刀。向外急闯。他这一刀在身前挥动，不是向着何人而砍，但俞岱岩正站在他身前，首当其冲。他没料到自己救了这老者的性命，此人竟会忽施反噬，急忙跃起，避过刀锋。

那老者双手握住刀柄，发疯般乱砍乱挥，冲了出去。白袍客和其余两个老者忌惮刀势凌厉，不敢硬挡，连声呼叱，随后追去。那提刀老者跌跌撞撞的冲出了大门，突然间脚下一个踉跄，向前仆跌，跟着一声惨呼，似乎突然身受重伤。

白袍客和另外两个老者一齐纵身过去，同时伸手去抢单刀，但不约而同的叫了出来，似乎猛地里被甚么奇蛇毒虫所咬中一般。那白袍客只打个跌，跟着便跃起身来，急向外奔，那三个老者却在地下不住翻滚，竟尔不能站起。

俞岱岩见了这等惨状，正要跃出去救人，突然一凛，想起海沙派在屋外撒盐的情景，此时屋周均是毒盐，自己也无法出去了，游目四顾，见大门内侧左右各放着一张长凳，当即伸手抓起，将两凳竖直，一跃而上，双脚分别勾着一只长凳，便似踩高跷一般踏着双凳走了出去。但见三个老者长声惨叫，不停的滚来滚去。俞岱岩扯下一片衣襟裹在手上，长臂抓起了那怀抱单刀的老者后心，脚踩高跷，向东急行。

这一下大出海沙派众人意料之外，眼见便可得手，却斜刺里杀出个人来将宝刀抢走，众人纷纷涌出，大声呼叱，钢镖袖箭，十余般兵器齐向俞岱岩后心射去。

俞岱岩双足使劲，在两张长凳上一蹬，向前窜出丈许，暗器尽皆落空。

他脚上勾了长凳，双足便似加长了四尺，只跨出四五步，早将海沙派诸人远远抛在后面，耳听得各人大呼追来，俞岱岩提着那老者纵身跃起，双足向后反踢，两张长凳飞了出去。但听得砰砰两响，跟着三四人大声呼叫，显是为长凳击中。就这么阻得一阻，俞岱岩已奔出十余丈外，手中虽提着一人，却越奔越远，海沙派诸人再也追不上了。

俞岱岩急赶一阵，耳听得潮声澎湃，后面无人追来，问道：“你怎样了？”

那老者哼了一声，并不回答，跟着呻吟一下。俞岱岩寻思：“他身上沾满毒盐。先给他洗去要紧，”于是走到海边，将他在浅水处浸了下去。海水碰上他手中烫热的单刀，嗤嗤声响，白烟冒起。那老者半昏半醒，在海水中浸了一阵，爬不起来。俞岱岩正要伸手去拉他，忽然一个大浪打来，将那老者冲上了沙滩。

俞岱岩道：“现下你已脱险，在下身有要事，不能相陪，咱们便此别过。”

那老者撑起身来，说道：“你……怎地……不抢这把宝刀？”俞岱岩一笑，道：“宝刀纵好，又不是我的，我怎能横加抢夺？”那老者心下大奇，不能相信，道：“你……你到底有何诡计，要怎样炮制我？”俞岱岩道：“我跟你无怨无仇，炮制你干么？我今夜路过此处，见你中毒受伤，因此出手相救。”

那老者摇了摇头，厉声道，“我命在你手，要杀便杀。若想用甚么毒辣手段加害，我便是死了，也必化成厉鬼，放你不过。”

俞岱岩知他受伤后神智不清，也不去跟他一般见识，只是微微一笑，正要举步走开，海中又是一个大浪打上海滩。那老者呻吟一声，伏在海水之中，只是发颤。

俞岱岩心想，救人须救彻，这老者中毒不轻，我若于此时舍他而去，他还得葬身海底，于是伸手抓住他背心，提着他走上一个小丘，四下眺望，见东北角一块突出的山岩之上有一间屋子，瞧模样似是一所庙宇，当下抱着那老者奔了过去，凝目看屋前扁额，隐约可见是“海神庙”三字。推门进去，见这海神庙极是简陋，满地尘土，庙中也无庙祝。

于是将那老者放在神像前的木拜垫上，他怀中火折已被海水打湿，当下在神台上摸索，找到火绒火石，燃点了半截蜡烛，看那老者时，只见他满面青紫，显是中毒已深，从怀中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来，说道：“你服了这粒解毒丹药。”

那老者本来紧闭双目，听他这么说，睁眼说道：“我不吃你害人的毒药。”

俞岱岩脾气再好，这时也忍不住了，长眉一挑，说道：”你道我是谁？

武当门下岂能干害人之事？这是一粒解毒丹药，只是你身中剧毒，这丹药也未必能够解救，但至少可延你三日之命。你还是将这把刀送去给海沙派，换得他们的本门解药救命罢。”

那老者斗然间站起身来，厉声道：“谁想要我的屠龙刀，那是万万不能。”

俞岱岩道：“你性命也没有了，空有宝刀何用？”那老者颤声道：“我宁可不要性命，屠龙刀总是我的。”说着将刀牢牢抱着，脸颊贴着刀锋，当真是说不出的爱惜，一面却将那粒“天心解毒丹”吞入了肚中。

俞岱岩好奇心起，想要问一问这刀到底有甚么好处，但见这老者双眼之中充满着贪婪凶狠的神色，宛似饥兽要择人而噬，不禁大感厌恶，转身便出。

忽听得那老者厉声喝道：“站住！你要到哪里去？”俞岱岩笑道：“我到哪里去，你又管得着么？”说着扬长便走。

没行得几步，忽听那老者放声大哭，俞岱岩转过头来，问道：“你哭甚么了？”那老者道：“我千辛万苦的得到了屠龙宝刀，但转眼间性命不保，要这宝刀何用？”俞岱岩“嗯”了一声，道：“你除了以此刀去换海沙派的独门解药，再无别法。”那老者哭道：“可是我舍不得啊，我舍不得啊。”

这神态在可怖之中带着三分滑稽。

俞岱岩想笑，却笑不出来，隔了一会，说道：“武学之士，全凭本身功夫克敌制胜，仗义行道，显名声于天下后世。宝刀宝剑只是身外之物，得不足喜，失不足悲，老丈何必为此烦恼？”

那老者怒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这话你听见过么？”

俞岱岩哑然失笑，道：“这几句话我自然听见过，下面还有两句呢，甚么‘倚天不出，谁与争锋？’那说的是几十年前武林中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不是真的说甚么宝刀。”那老者问道：“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俞岱岩道：“那是当年神雕大侠杨过杀死蒙古皇帝蒙哥，大大为我汉人出了一口胸中恶气。自此杨大侠有甚么号令，天下英雄‘莫敢不从’。‘龙’便是蒙古皇帝，‘屠龙’便是杀死蒙古皇帝。难道世间还真有龙之一物么？”

那老者冷笑道：“我问你，当年杨过大侠使甚么兵刃？”俞岱岩一怔，道，“我曾听师父说，杨大侠断了一臂，平时不用兵刃。”那老者道：“是啊，杨大侠怎生杀死蒙古皇帝的？”俞岱岩道：“他投掷石子打死蒙哥，此事天下皆知。”那老者大是得意，道：“杨大侠平时不用兵刃，杀蒙古皇帝用的又是石子，那么‘宝刀屠龙’四字从何说起？”

这一下问得俞岱岩无言可答，隔了片刻，才道：“那多半是武林中说得顺口而已，总不能说‘石头屠龙’啊，那岂不难听？”那老者冷笑道：“强辞夺理，强辞夺理！我再问你，‘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两句话，却又作何解释？”

俞岱岩沉吟道：“我不知道。‘倚天’也许是一个人罢？听说杨大侠的武功学自他的妻子，那么‘倚天’或许便是他夫人的名字，又或是死守襄阳的郭靖郭大侠。”

那老者道：“是吗？我料你说不上来了，只好这么一阵胡扯。我跟你说，‘屠龙’是一把刀，便是这把屠龙刀，‘倚天’却是一把剑，叫做倚天剑。

这六句话的意思是说，武林中至尊之物，是屠龙刀，谁得了这把刀，不管发施甚么号令，天下英雄好汉都要听令而行。只要倚天剑不出，屠龙刀便是最厉害的神兵利器了。”

俞岱岩将信将疑，遣：“你将刀给我瞧瞧，到底有甚么神奇？”那老者紧紧抱住单刀，冷笑道：“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想骗我的宝刀。”他中毒之后，本已神疲力衰，全仗服了俞岱岩的一粒解毒丹药，这才振奋了起来，这时一使劲，却又呻吟不止。俞岱岩笑道：“不给瞧便不给瞧，你虽得了屠龙宝刀，却号令得动谁？难道我见你怀里抱着这样一把刀，便非听你的话不可吗？当真是笑话奇谈。你本来好端端地，却去信了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到头来枉自送了性命，还是执迷不悟。你既号令我不得，便可知这刀其实无甚奇处。”

那老者呆了半晌，做声不得，隔了良久，才道：“老弟，咱们来订个约，你救我性命，我将宝刀的好处分一半给你。”

俞岱岩仰天大笑，说道，“老丈，你可把我武当派瞧得忒也小了。扶危济困，乃是我辈分内之事，岂难道是贪图报答？你身上沾了毒盐，我却不知盐中放的是甚么毒药，你只有去求海沙派解救。”那老者道：“我这把屠龙刀，是从海沙派手中盗出来的，他们恨我切骨，岂肯救我？”俞岱岩道：“你既将刀交还，怨仇即解，他们何必伤你性命？”

那老者道：“我瞧你武功甚强，大有本事到海沙派去将解药盗来，救我性命。”俞岱岩道：“一来我身有要事，不能耽搁；二来你去偷盗人家宝刀，是你的不是，我怎能颠倒是非？老丈，你快快去找海沙派的人罢！再有耽搁，毒性发作起来，那便来不及了。”

那老者见他又是举步欲行，忙道，“好罢，我再问你一句话，你提着我身子之时，可觉到有甚么异样？”俞岱岩道：“我确有些儿奇怪，你身子瘦瘦小小，却有二百来斤重，不知是甚么缘故，又没见你身上负有甚么重物。”

那老者将屠龙刀放在地下，道：“你再提一下我的身子。”俞岱岩抓住他肩头向上一提，手中登时轻了，只不过八十来斤，心下恍然：“原来这小小一柄单刀，竟有一百多斤之重，确是有点古怪，不同凡品。”将老者放下，说道：“这把刀倒是很重。”

那老者忙又将屠龙刀牢牢抱住，说道：“岂仅沉重而已。老弟，你尊姓俞还是姓张？”俞岱岩道：“敝姓俞，草字岱岩，老丈何以得知？”那老者道：“武当派张真人收有七位弟子，武当七侠中宋大侠有四十来岁，殷莫两位还不到二十岁，余下的二三两侠姓俞，四五两侠姓张，武林中谁人不知。

原来是俞三侠，怪不得这么高的功夫。武当七侠威震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俞岱岩年纪虽然不大，却也是老江湖了，听他这般当面谄谀，知他不过有求于己，心中反生厌恶之感，说道：“老丈尊姓大名？”

那老者道：“小老儿姓德，单名一个成字，辽东道上的朋友们送我一个外号，叫作海东青。”那海东青是生于辽东的一种大鹰，凶狠鸷恶，捕食小兽，是关外著名的猛禽。

俞岱岩拱手道：“久仰，久仰。”抬头看了看天色。德成知他急欲动身，若非动以大利，不能求得他伸手救命，说道：“你不懂得那‘号令天下，谁敢不从’这八个字的含义，只道是谁捧着屠龙刀，只须张口发令，人人便得听从。不对，不对，这可全盘想错了。”

他刚说到这里，俞岱岩脸上微微变色，右手伸出一挥，噗的一声轻响，搧灭了神台上的蜡烛，低声道：“有人来啦！”德成内功修为远不如他，却没听见有何异声，正迟疑间，只听得远处几声呼哨，有人相互传呼，奔向庙来。德成惊道：“敌人追来啦，咱们快从庙后退走。”俞岱岩道：“庙后也有人来。”德成道：“不会罢……”俞岱岩道：“德老丈，来的是海沙派人众，你正好向他们讨取解药。在下可不愿赶这淌浑水了。”

德成伸出左手，牢牢抓住他的手腕，颤声道：“俞三侠，你万万不能舍我而去，你万万不能……”俞岱岩只觉他五根手指其寒如冰，紧紧嵌入了自己手腕肉里，当下手腕一翻，使半招“九转丹成”，转了个圈子，登时将他五指甩落。

这时只听得一路脚步之声，直奔到庙外，跟着砰的一响，有人伸足踢开了庙门，接着刷刷声响，有甚么细碎物事从黑暗中掷了进来。俞岱岩身子一缩，纵到了海神菩萨的神像后面。但听得德成“啊”的一声低哼，跟着刷刷数声，暗器打中了他身上，接着又落在地下。那些暗器一阵接着一阵，毫不停留的撒进来。俞岱岩心想：“这是海沙派的毒盐。”接着听得屋顶上喀啦、喀啦几声，有人跃上屋顶揭开瓦片，又向下投掷毒盐。

俞岱岩曾眼见那白袍客和长白三禽身受毒盐之害，那白袍客武功着实了得，但一沾毒盐，立即惨呼逃走，可见此物极是厉害。毒盐在小庙中 空飞 扬，心知再过片刻，非沾上不可，情急之下，数拳击破神像背心，缩着身子溜进了神像肚腹之中，登时便如穿上了一层厚厚的泥上外衣，毒盐虽多，却已奈何他不得。

只听得庙外海沙派人众大声商议起来：“点子不出声，多半是晕倒了。”

“那年轻的点子手脚好硬，再等一回，何必性急？”

“就怕他溜了，不在神庙里。”只听得有人喝道：“喂，吃横梁的点子，乖乖出来投降罢。”

正乱间，忽听得远处马蹄声响，十余匹快马急驰而来。蹄声中有人朗声叫道：“日月光照，鹰王展翅。”

庙外海沙派人众立时寂静无声，过了片刻，有人颤声道：“是天……天鹰教，大伙儿快走……”话犹未毕，马蹄声已止在庙外。海沙派有人悄声道：“走不了啦！”

只听得脚步声响，有数人走进庙来。俞岱岩藏身神像腹中，却也感到有点光亮，想是来人持有火把灯笼。过了一会，有人问道：“大家知道我们是谁了？”海沙派中数人同声答道：“是，是，各位是天鹰教的朋友。”那人道：“这位是天鹰教天市堂李堂主。他老人家等闲也不出来，今儿算你们运气好，见到他老人家一面。李堂主问你们，屠龙刀在哪里，好好献了出来，李堂主大发慈悲，你们的性命便都饶了。”

只听海沙派中一人道：“是他……他盗去了的，我们正要追回来，李……堂主……”

天鹰教那人道：“喂，那屠龙刀呢？”这句话显然是对着德成说的了，德成却不答话，跟着噗的一声响，有人倒在地下。几个人叫了起来：“啊哟！”

天鹰教那人道：“这人死了，搜他身边。”

但听得衣衫悉率之声，又有人体翻转之声。天鹰教那人道：“禀报堂主，这人身边无甚异物。”海沙派中领头的人颤声道：“李堂……堂主，这宝刀明明是……是他盗去的，我们决不敢隐瞒……”听他声音，显是在李堂主威吓的眼光之下，惊得心胆俱裂。

俞岱岩心想：“那把刀德成明明握在手中，怎地会不见了？”

只听天鹰教那人道：“你们说这刀是他盗去的，怎会不见？定是你们暗中藏了起来。这样罢，谁先把真相说了出来，李堂主饶他不死。你们这群人中，只留下一人不死，谁先说，谁便活命。”庙中寂静一片，隔了半晌，海沙派的首领说道：“李堂主，我们当真不知，是天鹰教要的物事，我们决不敢留……”李堂主哼了一声，并不答话，他那下属说道：“谁先禀报真相，就留谁活命。”过了一会儿，海沙派中无一人说话。

突然一人叫道：“我们前来夺刀，还没进庙，你们就到了。是你们天鹰教先进海神庙，我们怎能得刀？你既然一定不信，左右是个死，今日跟你拚了。这又不是天鹰教的东西，这般强横霸道，瞧你们……”一句话没说完，蓦地止歇，料是送了性命。

只听另一人颤声道：“适才有个三十岁左右的汉子，救了这老儿出来，那汉子轻功甚是了得，这会儿却已不知去向，那宝刀定是给他抢去了。”

李堂主道：“各人身上查一查！”数人齐声答应。只听得殿中悉率声响，料是天鹰教的人在众盐枭身上搜检。李堂主道：“多半便是那汉子取了去。

走罢！”但听脚步声响，天鹰教人众出了庙门，接着蹄声向东北方渐渐远去。

俞岱岩不愿卷入这桩没来由的纠纷之中，要待海沙派人众走了之后这才出来，但等了良久，庙中了无声息，海沙派人众似乎突然间不知去

向。他从神像后探头出来一望，只见二十余名盐枭好端端的站着，只是一动不动，想是都给点了穴道。

他从神像腹中跃了出来，这时地下遗下的火把兀自点燃，照得庙中甚是明亮，只见海沙派众人脸色阴暗可怖，暗想："那天鹰教不知是甚么教派，怎地没听说过？这些海沙派的人众本来也都不是好相与的，一遇上天鹰教却便缚手缚脚。当真是恶人尚有恶人磨了。"伸手到身旁那人的"华盖穴"上一推，想替他解开穴道。

哪知触手僵硬，竟是推之不动，再一探他鼻息，早已没了呼吸，原来已被点中了死穴。他逐一探察，只见海沙派二十余条大汉均已死于非命，只一人委顿在地，不住喘气，自是最后那个说话之人，得蒙留下性命。俞岱岩惊疑不定："天鹰教下毒手之时，竟没发出丝毫声息，这门手法好不阴毒怪异。"

扶起那没死的海沙派盐枭来，问道："天鹰教是甚么教派？他们教主是谁？"

一连问了几句，那人只翻白眼，神色痴痴呆呆。俞岱岩一搭他手腕，只觉脉息紊乱，看来性命虽然留下，却已给人使重手震断了几处经脉，成了白痴。

这时他不惊反怒，心想："何物天鹰派，下手竟这般毒辣残酷？"但想对方武功甚高，自己孤身一人，实非其敌，该当先赶回武当山请示师父，查明天鹰教的来历再说。

但见庙中白茫茫一片，犹似堆絮积雪，到处都是毒盐，心想："迟早会有不知情由的百姓闯了进来，非遭祸殃不可。毒盐和尸首收拾为难，不如放一把火烧了这海神庙，以免后患。"当下将那给震断了经脉之人拉到庙外，回进庙内，只见二十余具尸首僵立殿上，模样甚是诡异，却见神台边一尸俯伏，背上老大一滩血渍。俞岱岩微觉奇怪，抓住那尸体后领，想提起来察看，突然上身向前微微一俯，只觉这人身子重得出奇，但瞧他也只是寻常身材，并非魁梧奇伟之辈，却何以如此沉重？

提起他身子仔细看时，见他背上长长一条大伤口，伸手到伤口中一探，着手冰凉，掏出一把刀来，那刀沉甸甸的至少有一百来斤重，正是不少人拼了性命争夺的那把屠龙刀。一凝思间，已知其理：德成临死时连人带刀扑将下来，砍入海沙派一名盐枭的后心。此刀既极沉重，又是锋锐无比，一跌之下，直没入体。天鹰教教众搜索各人身边时，竟未发觉。

俞岱岩拄刀而立，四顾茫然，寻思："此刀是否真属武林至宝，那也难说得很，看起来该算不祥之物，海东青德成和海沙派这许多盐枭都为它枉送了性命，眼下只有拿去呈给师父，请他老人家发落。"于是拾起地下火把，往神幔上点火，眼见火头蔓延，便即出庙。

他将屠龙刀拂拭干净，在熊熊大火之旁细看。但见那刀乌沉沉的，非金非铁，不知是何物所制，先前长白三禽鼓起烈火锻炼，但此刀竟丝毫无损，实是异物，又想："此刀如此沉重，临敌交手之时如何施展得开？关王爷神力过人，他的青龙偃月刀也只八十一斤。"将刀包入包袱，向德成的葬身处默祝："德老丈，我决非贪图此刀。但此刀乃天下异物，如落入恶人手中，助纣为虐，势必贻祸人间。我师父一秉至公，他老人家必有妥善处置。"

他将包袱负在背上，迈开步子，向北疾行。不到半个时辰，已至江边，星月微光照映水面，点点闪闪，宛似满江繁星，放眼而望，四下里并无船只。

沿江东下，又走一顿饭时分，只见前面灯火门烁，有艘渔船在离岸数丈之处捕鱼。俞岱岩叫道："打渔的大哥，费心送我过江，当有酬谢。"只是那渔船相距过远，船上的渔人似乎没听见他的叫声，毫不理睬。俞岱岩吸了一口气，纵声而呼，叫声远远传了出去。

过不多时，只见上流一艘小船顺流而下，驶向岸边，船上艄公叫道："客官可是要过江么？"俞岱岩喜道："正是，相烦艄公大哥方便。"那艄公道："请上来罢。"俞岱岩纵身上船，船头登时向下一沉。那艄公吃了一惊，说道："这般沉重，客官，你带着甚么？"俞岱岩笑道："没甚么，是我身子蠢重，开船罢！"

那船张起风帆，顺风顺水，斜向东北过江，行驶甚速。航出里许，忽听远处雷声隐隐，轰轰之声大作。俞岱岩道："艄公，要下大雨了罢？"那艄公笑道："这是钱塘江的夜潮，顺着潮水一送，转眼便到对岸，比甚么都快。"

俞岱岩放眼东望，只见天边一道白线滚滚而至。潮声愈来愈响，当真是如千军万马一般。江浪汹涌，远处一道水墙疾推而前，心想："天地间竟有如斯壮观，今日大开眼界，也不枉辛苦一遭。"正瞧之际，只见一艘帆船乘浪冲至，白帆上绘着一只黑色的大鹰，展开双翅，似乎要迎面扑来。他想起"天鹰教"三字，心下暗自戒备。

突然之间，那艄公猛地跃起，跳入江心，霎时间不见了踪影。小船无人掌舵，给潮水一冲，登时打起圈子来，俞岱岩忙抢到后梢去把舵，便在此时，那黑鹰帆船砰的一声，撞正小船。帆船的船头包以坚铁，一撞之下，小船船头登时破了一个大洞，潮水猛涌进来。俞岱岩又惊又怒："你天鹰教好奸！原来这艄公是你们的人，赚我来此。"眼见小船已不能乘坐，纵身高跃，落向帆船的船头。

这时刚好一个大浪涌到，将帆船一抛，凭空上升丈余。俞岱岩身在半空，帆船上升，他变成落到了船底，危急中提一口真气，左掌拍向船边，一借力，双臂急振，施展"梯云纵"轻功，跟着又上窜丈余，终于落上了帆船船头。

但见舱门紧闭，不见有人。俞岱岩叫道："是天鹰教的朋友吗？"他连说两遍，船中无人答话。他伸手去推舱门，触手冰凉，那舱门竟是钢铁铸成，一推之下，丝毫不动。俞岱岩劲贯双臂，大喝一声，双掌推出，喀喇一响，铁门仍是不开，但铁门与船舱边相接的铰链却给他掌力震落了。铁门摇晃了几下，只须再加一掌，便能击开。

只听得舱中一人说道："武当派梯云纵轻功，震山掌掌力，果然名下无虚。俞三侠，请你把背上的屠龙刀留下，我们送你过江。"话虽说得客气，语意腔调却十分傲慢，便似发号施令一般。俞岱岩寻思："不知他如何知道我的姓名。"

那人又道："俞三侠，你心中奇怪，何以我们知道你的大名，是不是？

其实一点也不希奇，这梯云纵轻功和震山掌掌力，除了武当高手，又有谁能使得这般出神入化？俞三侠来到江南，我们天鹰教身为地主，沿途没接待招呼，还得多多担代啊。"俞岱岩倒觉不易回答，便道："尊驾高姓大名，便请现身相见。"那人道："天鹰教跟贵派无亲无故，没怨没仇，还是不见的好。请俞三侠将屠龙刀放在船头，我们这便送你过江。"

俞岱岩气往上冲，说道："这屠龙刀是贵教之物吗？"那人道："这倒不是。此刀是武林至尊，天下武学之士，哪一个不想据而有之。"俞岱岩道："这便是了，此刀既落入在下手中，须得交到武当山上，听凭师尊发落，在下可作不得主。"那人细声细语说了几句话，声音低微，如蚊子叫一般，俞岱岩听不清楚，问道："你说甚么？"

舱里那人又细声细气的说了几句话，声音更加低了。俞岱岩只听到甚么"俞三侠……屠龙刀……"几个字，他走上两步，问道："你说甚么？"这时一个浪头打来，将帆船直抛了上去，俞岱岩胸腹间和大腿之上，似乎同时被蚊子叮了一口。其时正当春初，本来不该有蚊蚋，但他也不在意，朗声说道："贵教为了一刀，杀人不少，海神庙中遗尸数十，未免下手太过毒辣。"

舱中那人道："天鹰教下手向来分别轻重，对恶人下手重；对好人下手轻。俞三侠名震江湖，我们也不能害你性命，你将屠龙刀留下，在下便奉上蚊须针的解药。"

俞岱岩听到"蚊须针"三字，一震之下，忙伸手到胸腹间适才被蚊子咬过的处所一按，只觉微微麻痒，明明是蚊虫叮后的感觉，转念一想，登时省悟："他适才说话声音故意模糊细微，引我走近，乘机发这细小的暗器。"

想起海沙派众盐枭对天鹰教如此畏若蛇蝎，这暗器定是歹毒无比，眼下只有先擒住他，再逼他取出解药救治，当下低哼一声，左掌护面，右掌护胸，纵身便往船舱中冲了进去。

人未落地，黑暗中劲风扑面，舱中人挥掌拍出。俞岱岩右掌击出，盛怒之下，这一掌使了十成力。两人双掌相交，砰的一声，舱中人向后飞出，喀喇喇声响，撞毁不少桌椅等物。俞岱岩但觉掌中一阵剧痛。原来适才交了这掌，又已着了道儿，对方掌心暗藏尖刺利器，双掌一交，几根尖刺同时穿入他掌中。对方虽在他沉重掌力下受伤不轻，但黑暗中不知敌人多寡，不敢冒险径自抢上擒人，又即跃回船头。

只听那人咳嗽了几下，说道：“俞三侠掌力惊人，果是不凡，佩服啊佩服。不过在下这掌心七星钉也另有一功，咱们倒成了半斤八两，两败俱伤。”

俞岱岩急忙取几颗“天心解毒丹”服下，一抖包裹，取出屠龙宝刀，双手持柄，呼的一声，横扫过去，但听得擦的一下轻响，登时将铁门斩成了两截，这刀果然是锋锐绝伦。他横七竖八的连斩七八刀，铁铸的船舱遇着宝刀，便似纸糊草扎一般。舱中那人纵身跃向后梢，叫道：“你连中二毒，还发甚么威？”俞岱岩舞刀追上，拦腰斩去。

那人见来势凶猛，顺手提起一只铁锚一挡，擦的一声轻响，铁锚从中断截。那人向旁跃开，叫道，“要性命还是要宝刀？”俞岱岩道：“好！你给我解药，我给你宝刀。”这时他腿上中了蚊须针之处渐渐麻痒，料知”天心解毒丹”解不了这毒，这把屠龙刀他是无意中得来，本不如何重视，于是将刀掷在舱里，那人大喜，俯身拾起，不住的拂拭摩掌，爱惜无比。那人背着月光，面貌瞧不清楚，但见他只是看刀，却不去取解药。俞岱岩觉得掌中疼痛加剧，说道：“解药呢？”那人哈哈大笑，似乎听到了滑稽之极的说话。

俞岱岩怒道：“我问你要解药，有甚么好笑？”

那人伸出左手食指，指着他脸，笑道：“嘻嘻！你这人怎地这般傻，不等我给解药，却将宝刀给了我？”俞岱岩怒道：“男儿一言，快马一鞭，我答应以刀换药，难道还抵赖不成？先给迟给不是一般？”那人笑道：“你手中有刀，我终是忌你三分。便说你打我不过，将刀往江中一抛，未必再捞得到。现下宝刀既入我手，你还想我给解药么？”

俞岱岩一听，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自忖武当派和天鹰教无怨无仇，这人武功不低，也当是颇有身分之人，既取了屠龙刀，怎能说过的话不算话？

他向来行事稳重，原不致轻易上当，只是此番一上来便失了先机，孤身陷于敌舟，料想对方既有备而来，舟中自必另行伏有帮手，又兼身中二毒，急欲换取解药，竟尔低估了对方的奸诈凶狡，当下沉住了气，哼了一声，问道：“尊驾高姓大名？”

那人笑道：“在下只是天鹰教中一个无名小卒，武当派要找天鹰教报仇，自有本教教主和众位堂主接着。再说，俞三侠今晚死得不明不白，贵教张三丰祖师便真有通天彻地之能，也未必能知俞三侠是死于何人之手。”他这般说，竟如当俞岱岩已然死了一般。

俞岱岩只觉得手掌心似有千万只蚂蚁同时咬噬，痛痒难当，当即伸手抓住了半截断锚，心想：“我今日便是不活，也当和你拼个同归于尽。”

但听那人唠唠叨叨，正自说得高兴，俞岱岩猛地里一声大喝，纵起身来，左手挥起断锚，右手推出一掌，往那人面门胸口，同时击了过去。

那人“啊哟”一声，横挥屠龙刀想来挡截，百忙中却没想到那刀沉重异常，他顺手一挥，只挥出半尺，手腕忽地一沉。以他武功，原非使不动此刀，只是运力之际没估量到这兵刃竟如此沉重，力道用得不足，那刀直堕下去，砍向他膝盖。那人吃了一惊，臂上使力，待要将刀挺举起来，只觉劲风扑面，半截断锚直击过来。这一下威猛凌厉，决难抵挡，当下双足使劲。一个筋斗，倒翻入江。

那人虽然避开了断锚的横扫，但俞岱岩右手那一掌却终于没有让过，这一掌正按在他小腹之上，但觉五脏六腑一齐翻转，扑通一声跌入潮水之中，已是人事不知。

俞岱岩吁了一口长气，见他虽然中掌，兀自牢牢的握住那屠龙刀不放，冷笑一声，心道：“你便是抢得了宝刀，终于葬身江底。”

暮地里白影闪动，一道白练斜入江心，卷住那人腰间，连人带刀一起卷上船来。俞岱岩吃了一惊，顺着白练的来路瞧去，只见船头站着一个青衫瘦子，双手交替，急速扯动白练。俞岱岩待欲纵向船头击敌，身上毒性发作，倒在船梢，眼前一黑，登时昏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睁开眼来时，首先见到的是一面镖旗，旗上绣着一尾金色鲤鱼，俞岱岩闭了闭眼，再睁开来时，仍是见到这面小小的镖旗。

这旗插在一只青花碎瓷的花瓶之中，花绣金光闪闪，旗上的鲤鱼在波浪中腾身跳跃，心道：“这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镖旗啊。我到底怎么了？”其时脑子中兀自昏昏沉沉，一片混乱，没法多想，略一凝神，发觉自己是睡在一张担架之上，前后有人抬着，而所处之地似乎是在一座大厅，他想转头一瞧左右，岂知项颈僵直，竟然不能转动。

他大骇之下，想要跃下担架，但手足便似变成了不是自己的，空自使力，却一动也不能动了，这才想到：“我在钱塘江上中了七星钉和蚊须针的剧毒。”

只听得两个人在说话。一人声音宏大，说道：“阁下高姓？”

另一人道：“你不用问我姓名，我只问你，这单镖接是不接？”俞岱岩心道：“这人声音娇嫩，似是女子！”

那声音宏大的人佛然道：“我们龙门镖局难道少了生意，阁下既然不肯见告姓名，那么清光顾别家镖局去罢。”那女子声音的人道：“临安府只龙门镖局还像个样子，别家镖局都比不上。你若作不得主，快去叫总镖头出来。”

言下颇为无礼。那声音宏大的人果然很不高兴，说道：“我便是总镖头。在下另有别事，不能相陪，尊客请便罢。”

那女子声音的人说道：“啊，你便是多臂熊都大锦……”顿了一顿，才道：“都总镖头，久仰久仰，我姓殷。”都大锦胸中似略感舒畅，问道：“尊客有甚么差遣？”那姓殷的客人道：“我得先问你，你是不是承担得下。这单镖非同小可，却是半分耽误不得。”

都大锦强抑怒气，说道：“我这龙门镖局开设二十年来，官镖、盐镖，金银珠宝，再大的生意也接过，可从来没出过半点岔子。”

俞岱岩也听过都大锦的名头，知道他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拳掌单刀，都有相当造诣，尤其一手连珠钢镖，能一口气连发七七四十九枚钢镖，因此江湖上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作多臂熊。他这“龙门镖局”在江南一带也是颇有名声。只是武当、少林两派弟子自来并不亲近，因此虽然闻名，并不相识。

只听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说道：“我若不知龙门镖局名声不差，找上门来干么？都总镖头，我有一单镖交给你，可有三个条款。”都大锦道：“牵扯纠缠的镖我们不接，来历不明的镖不接，五万两银子以下的镖不接。”他没听对方说三个条款，自己先说了三个条款。

那姓殷的道：“我这单镖啊，对不起得很，可有点牵扯纠纷，来历也不大清白，值得多少银子，那也难说得很。我这三个条款也挺不容易办到。第一，要请你都总镖头亲自押送。第二，　　自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必须日夜不停赶路，十天之内送到。第三，若有半分差池，嘿嘿，别说你总镖头性命不保，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

只听得砰的一声，想是都大锦伸手拍桌，喝道：“你要找人消遣，也不能找到我龙门镖局来！若不是我瞧你瘦骨伶仃的，身上没三两肉，今日先叫你吃些苦头。”

那姓殷的“嘿嘿”两声冷笑，砰嘭砰嘭几下，将一些沉重的物事接连抛到了桌上，说道：“这里二千两黄金，是保镖的费用，你先收下了。”

俞岱岩听了，心下一惊：“二千两黄金，要值好几万两银子，做镖局的值百抽十，这几万两镖金，不知要辛苦多少年才挣得起。”

俞岱岩项颈不能转动，眼睁睁的只能望着那面插在瓶中的跃鲤镖旗，这时大厅中一片静寂，唯见营营青蝇，掠面飞过。只听得都大锦喘息之声甚是粗重，俞岱岩虽不能见他脸色，但猜想得到，他定是望着桌上那金光灿烂的二千两黄金，目瞪口呆，心摇神驰，料想他开设镖局，大批的金银虽然时时见到，但看来看去，总是别人的财物，这时突然见到有二千两黄金送到面前，只消一点头，这二千两黄金就是他的，又怎能不动心？

过了半晌，听得都大锦道：“殷大爷，你要我保甚么镖？”那姓殷的道：“我先问你。我定下的三个条款，你可能办到？”都大锦顿了一顿，伸手一拍大腿，道，“殷大爷既出了这等重酬，我姓都的跟你卖命就是了。殷大爷的宝物几时来？”

那姓殷的道：“要你保的镖，便是躺在担架中的这位爷台。”

此言一出，都大锦固然”咦”的一声，大为惊讶，而俞岱岩更是惊奇无比，忍不住叫道：“我……我……”不料他张大了口，却不出声音，便似人在噩梦之中，不论如何使力，周身却不听使唤，此时全身俱废，仅余下眼睛未盲，耳朵未聋。只听都大锦问道：“是……是这位爷台？”

那姓殷的道：“不错。你亲自护送，换车换马不换人，日夜不停的赶道，十天之内送到湖北襄阳府武当山上，交给武当派掌门祖师张三丰真人。”俞岱岩听到这句话，吁了一口长气，心中一宽，听都大锦道：“武当派？我们少林弟子，虽和武当派没甚么梁子，但是……但是，从来没甚么来往……这个……”

那姓殷的冷冷的道：“这位爷台身上有伤，耽误片刻，万金莫赎。这单镖你接便接，不接便不接。大丈夫一言而决，甚么这个那个的？”

都大锦道：“好，冲着殷大爷的面子，我龙门镖局便接下那姓殷的微微一笑，说道：“好！今日三月廿九，到四月初九，你若不将这位爷台平平安安送上武当山，我叫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但听得嗤嗤声响，十余枚细小的银针激射而出，钉在那只插着镖旗的瓷瓶之上，砰的一响，瓷瓶裂成数十片，四散飞迸。

这一手发射暗器的功夫，实是骇人耳目。都大锦“啊哟”一声惊呼。俞岱岩也是心中一凛。只听那姓殷的喝道：“走罢！”抬着俞岱岩的人将担架放在地上，一涌而出。

过了半晌，都大锦才定下神来，走到俞岱岩跟前，说道：“这位爷台高姓大名，可是武当派的么？”俞岱岩只是向他凝望，无法回答。但见这都总镖头约莫五十来岁年纪，身材魁伟，手臂上肌肉虬结，相貌威武，显是一位外家好手。

都大锦又道：“这位殷大爷俊秀文雅，想不到武功如此惊人，却不知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他连问数声，俞岱岩索性闭上双眼，不去理他。都大锦心下嘀咕，他自己是发射暗器的好手，“多臂熊”的外号说出来也甚响亮，但这姓殷的少年袖子一扬，数十枚细如牛毛的银针竟将一只大瓮瓶射得粉碎，这份功夫，实非自己所及。

都大锦主持龙门镖局二十余年，江湖上的奇事也不知见过多少，但以二千两黄金的镖金来托保一个活人，别说自己手里从未接过，只怕天下各处的镖行也是闻所未闻。当下收起黄金，命人抬俞岱岩入房休息，随即召镖缥局中各名镖头，套车赶马，即日上道。

各人饱餐已毕，结束定当，趟子手抱了镖局里的跃鲤镖旗，走出镖局大门，一展旗子，大声喝道：“龙门鲤三跃，鱼儿化为龙。”

俞岱岩躺在大车之中，心下大是感慨：“我俞岱岩纵横江湖，生平没将保镖护院的瞧在眼内，想不到今日遭此大难，却要他们护送我上武当山去。”

又想：“救我的这位姓殷朋友不知是谁，听他声音娇嫩，似是个女子，那都总镖头又说他形貌俊雅，但武功卓绝，行事出人意表，只可惜我不能见他一面，更不能谢他一句。我俞岱岩若能不死，此恩必报。”

一行人马不停蹄的向西赶路，护镖的除了都、祝、史三个镖头外，另有四个年轻力壮的青年镖师。各人选的都是快马，真便如那姓殷的所说，一路上换车换马不换人，日夜不停的趱程赶路。

当出临安西门之时，都大锦满腹疑虑，料得到这一路上不知要有多少场恶斗，哪知道离浙江、过安徽、入鄂省，数日来竟是太平无事。这一日过了樊城，经太平店、仙人渡、光化县，渡汉水来到老河口，离武当山已只一日的路程。

次日未到午牌时分，已抵双井子，去武当山已不过数十里地，一路上虽然赶得辛苦，总算没误了那姓殷的客人所定的期限，刚好于四月初九抵达武当山。这些日来埋头赶路，大伙儿人人都担着极重的心事。直到此时，一众镖师方才心中大宽。

其时正当春末夏初，山道上繁花迎人，殊足畅怀。都大锦伸马鞭指着隐入云中的天柱峰，说道：“祝三弟，近年来武当派声势甚盛，虽还及不上我少林派，然而武当七侠名头响亮，在江湖上闯下了极煊赫的万儿。瞧这天柱峰高耸入云，常言道人杰地灵，那武当派看来当真有几下子。”祝镖头道：“武当派近年声威虽大，毕竟根基尚浅，跟少林派千余年的道行相比，那可万万不及了。就凭总镖头这二十四手降魔掌和四十九枚连珠钢镖，武当派中的人便决不能有如此精纯的造诣。”史镖头接口道：“是啊。江湖上的传言，多半靠不住。武当七侠的声名响是响的，但真实功夫到底如何，咱们都没见过。只怕是江湖上一些未见过世面的乡下佬加油添酱，将他们的本领吹上了天去。”

都大锦微微一笑，他见识可比祝史二人都高得多，心知武当七侠盛名决非幸致，人家定有惊人艺业，只是他走镖二十余年，罕逢敌手，对自己的功夫却也十分信得过，听祝史二人一吹一唱的替自己捧场，这些话已不知听了多少遍，仍是不自禁的得意。

行得一程，山道渐窄，三骑已不能并肩，史镖头勒马退后几步。祝镖头道：“总镖头，待会见到武当派张三丰老道，怎生见礼啊？”都大锦道：“大家不同门派，本来都是平辈。只是张老道快九十岁啦，当今武林之中数他年纪最长。咱们尊重他是武林前辈，向他磕几个头，也没甚么。”祝镖头道：“依我说嘛。咱们躬身说道：‘张真人，晚辈们跟你磕头啦！’他一定伸手拦住，说道：‘远来是客，不用多礼。’咱们这几个头便省下啦，”

都大锦微微一笑，心中却是在琢磨大车中躺着那人到底是.甚么来历。

这人十天来不言不动，饮食便溺全要镖行的趟子手照料。都大锦和众镖师谈论了好几次，总是摸不准他的身分，到底他是武当派的弟子呢？是朋友呢？

还是武当派的仇敌，给人擒住了这般送上山去？都大锦离武当山近一步，心中的疑虑便深一层，寻思不久便可见到张三丰，这疑团见面就可剖明，但不知是祸是福，却也不免惴惴。

正沉吟间，忽听得西首山道上马蹄声响，数匹马奔驰而至。祝镖头纵马冲上去察看，过不多时，只见斜刺里奔来六乘马，驰到离镖行人众十余丈处，突然勒马，三乘前，三乘后，拦在当路。都大锦心下嘀咕：“真不成到了武当山下，反而出事？”低声对史镖头道：“小心保护大车。”拍马迎上前去。

趟子手将跃鲤镖旗一卷一扬，作个敬礼的姿式，叫道：“临安府龙门镖局道经贵地，礼数不周，请好朋友们原谅。”

都大锦看那拦路的六人时，见两人是黄冠道士，其余四人是俗家打扮。

六人身旁都悬佩刀剑兵刃，个个英气勃勃，精神饱满。都大锦心念一动：“这六人岂非便是武当七侠中的六侠？”纵马上前，抱拳说道：“在下临安府龙门镖局部大锦，不敢请问六位高姓大名？”

前边三人中右首的是个高个儿，左颊上生着颗大黑痣，痣上留着三茎长毛，冷冷的道：“都兄到武当山来干甚么？”都大锦道：“敝局受人之托，送一位伤者上贵山来。要面见贵派掌门张真人。”那人道：“送一个伤者？

那是谁啊？”

都大锦道：“我们受一个姓殷的客官所嘱，将这位身受重伤的爷台护送上武当山来。这位爷台是谁，如何受伤，中间过节，我们一概不知。龙门镖局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至于客人们的私事，我们向来不加过问。”他闯荡江湖数十年，干的又是镖行，行事自然圆滑，这番话把干系推得干干净净，俞岱岩是武当派的朋友也好，仇人也好，都怪不到他头上。

那脸生黑痣之人向身旁两个同伴瞧了一眼，问道：“姓殷的客人？是怎生模样的人物？”都大锦道：“那是一位俊雅秀美的年轻客官，发射暗器的功夫大是了得。”那生黑痣之人问道：“你跟他动过手了？”都大锦忙道：“不，不，是他自行……”一句话没说完，拦在前面的一个秃子抢着问道：“那屠龙刀呢？是在谁的手中？”

都大锦愕然道：“甚么屠龙刀？便是历来相传那‘武林至尊，宝刀屠龙’么？”那秃子似乎性子暴躁，不耐烦多讲，突然翻身落马，抢到大车之前，挑开车帘，向内张望。

都大锦见他身手矫捷，一纵一落，姿式看来隐隐有些熟悉。心想：“武当创派祖师张三丰曾在我少林寺住过，他武当派功夫果然未脱我少林派的范围，说是独创，却也不见得。”当下更无怀疑，问道：“各位便是名播江湖的武当七侠么？哪一位是宋大侠？小弟久闻英名，甚是仰

慕。”那面生黑痣的人道：“区区虚名，何足挂齿？都兄太谦了。”

那秃子回身上马，说道：“他伤势甚重，耽误不得，我们先接了去。”

那脸生黑痣的人抱拳道：“都兄远来劳顿，大是辛苦，小弟这里谢过。”都大锦拱手还礼，说道：“好说，好说。”那人道：“这位爷台伤势不轻，我们先接上山去施救。”都大锦巴不得早些脱却干系，说道：“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把人交给武当派了。”那人道：“都兄放心，由小弟负责便是。都兄的余金已付清了么？”都大锦道：“早已收足。”

那人从怀中取出一只金元宝，约有二十两之谱，长臂伸出，说道：“些些茶资，清部兄赏给各位兄弟。”都大锦推辞不受，说道：“二千两黄金的镖金，说甚么部够了，都某并不是贪得无厌之人，”那人道：“嗯，给了二千两黄金！”他身旁二人纵马上在车后。

那面生黑痣的人手一扬，轻轻将金元宝掷到都大锦面前，笑道：“都兄不必客气，这便请回临安去罢！”都大锦见元宝掷到面前，只得伸子接住，待要送还，那人勒过马头，急驰而去。只见五乘马拥着一辆大车，转过山坳，片刻间去得不见了影踪。

都大锦看那金元宝时，见上面捏出了五个指印，深入数分。黄金虽较铜铁柔软得多，但如此指力，却也令人不胜骇异。都大锦呆呆的望着，心道：“武当七侠的大名，果然不是侥幸得来。我少林派中，只怕只有几位精研金刚指力的师伯叔方有如此功力。”

祝镖头见他瞪视金锭上的指印呆呆出神，说道：“总镖头，武当门下的子弟，未免太不明礼数，见了面也不通名道姓，咱们千里迢迢的赶来，到了武当山脚下，又不请上山去留膳留宿。大家武林一脉，可太不够朋友啦。”

都大锦心中早就不满，只是没说出口，当下淡淡一笑，道：“省了咱们几步路，那不好么？少林子弟进了武当派的道观之中，原是十分尴尬。两位贤弟，打道回府去罢！”

这一趟走镖，虽然没出半点岔子，但事事给人蒙在鼓里，而有意无意之间又是处处给人折辱，武当七侠连姓名也不肯说，显是丝毫没将他放在眼内，都大锦越想越是不忿，暗自盘算如何方能出这一口恶气。一行人众原路而回，都大锦心中不快，众镖师和趟子手却人人兴高采烈，想起十天十夜辛苦，换来了二千两黄金的镖金，总镖头向来出手慷慨，弟兄们定可分到一笔丰厚的花红谢礼。

行到向晚，离双井于已不过十余里路，祝镖头见都大锦神情郁郁，说道：“总镖头，今日此事，那也不必介怀，山高水长，江湖上他年总有相逢之时，瞧武当七侠的威风又能使得到几时？”都大锦叹道，“有一件事，我心中好生懊悔。”祝镖头道：“甚么事？”

说到此处，忽听得身后马蹄声响，一乘马自后赶来，蹄声得得，行得甚是悠闲，但说也奇怪，那马却越追越近。众人回头瞧时，原来那马四腿特长，身子较之寻常马匹高了一尺有余，腿一长，自然走得快了。那马是匹青骢，遍体油毛。

祝镖头赞了句：“好马！”又道：“总镖头，咱们没甚么干得不对啊？”

都大锦黯然道：“我是说二十五年前的事。那时我在少林寺学艺满师。恩师留我再学五年，把一套大韦陀掌学全了。

当时我年少气盛，自以为凭着当时的本事，已足以在江湖上行走，不耐烦再在寺中吃苦，不听恩师之言。唉，当年若能多下五年苦功，今日又怎会把甚么武当七侠放在眼内，也不致受他们这番羞辱了……”正说到此处，那青马从镖队身旁掠过，马上乘者斜眼向都大锦和祝镖头打量了几眼，脸上大有诧异之色。

都大锦见有生人行近，当即住口，见马上乘者是个二十一二岁的少年，面目俊秀，虽然略觉清癯，但神朗气爽，身形的瘦弱竟掩不住一股剽悍之意。

那少年抱拳道：“借光，借光。”他胯下青骢马迈开长腿，越过镖队，一直向前去了。

都大锦望着那人后影，道：“祝贤弟，你瞧这是何等样的人物？”祝镖头道：“他从山上下来，说不定也是武当派的弟子了。只是他没带兵刃，身子又这般瘦弱，似乎不是练家子的模样。”刚说了这句话，那少年突然圈转马头，奔了回来，远远抱拳道：“劳驾！小弟有句话动问，请勿见怪。”

都大锦见他说得客气，便勒马说道：“尊驾要问甚么事？”那少年望了望趟子手中高举着的跃鲤镖旗，道：”贵局可是临安府龙门镖局么？”祝镖头道：“正是！”那少年道：“请问几位高姓大名？贵局部总镖头可好？”

祝镖头虽见他彬彬有礼，但江湖上人心难测，不能逢人便吐真言，说道：“在下姓祝。朋友贵姓？和敝局都总镖头可是相识？”

那少年翻身下鞍，一手牵缰，走上几步，说道：“在下姓张，贱字翠山。素仰贵局都总镖头大名，只是无缘得见。”

他这一报名自称“张翠山”，都大锦和祝、史二镖头都是一惊。张翠山在武当七侠中名列第五。近年来武林中多有人称道他的大名，均说他武功极是了得，想不到竟是这样一个文质彬彬、弱不禁风的少年。都大锦将信将疑，纵马上前，道：“在下便是都大锦，阁下可是江湖上人称‘银钩铁划’的张五侠么？”

那少年微笑道：“甚么侠不侠的，都总镖头言重了。各位来到武当，怎地过门不入？今日正是家师九十寿诞之期，倘若不耽误各位要事，便请上山去喝杯寿酒如何？”

都大锦听他说得诚恳，后想：“武当七侠人品怎地如此大不相同？那六人傲慢无礼，这位张五侠却十分的谦和可亲。”于是也跃下马来，笑道：”

倘若令师兄也如张五侠这般爱朋友，我们这时早在武当山上了。”张翠山道：“怎么？总镖头见过我师兄了？是哪一个？”

都大锦心想：“你真会做戏，到这时还在假作痴呆。”说道：“在下今日运气不差，一日之间，武当七侠人人都会遍了。”张翠山“啊”的一声，呆了一呆，问道：“我俞三哥你也见到了么？”都大锦道：“俞岱岩俞三侠么？我可不知哪一位是俞三侠。只是六个人一起见了，俞三侠总也在内。”

张翠山道：“六个人？这可奇了？是哪六个啊？”都大锦怫然道：“你这几位师兄弟不肯通名道姓，我怎知道？阁下既是张五侠，那六位自然是宋大侠以至莫七侠六位了。”他说到每个“侠”字，都顿了一顿，声音拖长，颇含讥讽之意。

但张翠山正自思索，并没察觉，又问：“都总镖头当真见了？”都大锦道，“不但是我见了；我这镖行一行人数十对眼睛，齐都见了。”张翠山摇头道：“那决计不会，宋师哥他们今日一直在山上紫霄宫侍奉师父，没下山一步。师父和宋师哥见俞三哥过午还不上山，命小弟下山等候，怎地都镖头会见到宋师哥他们？”

都大锦道：“那位脸颊上生了一颗大黑痣；痣上有三茎长毛的，是宋大侠呢？还是俞二侠？”张翠山一楞，道：“我师兄弟之中，并无一人颊上有痣，痣上生毛。”

都大锦听了这几句话，一股凉气从心底直冒上来，说道：“那六人自称是武当六侠，既在武当山下现身，其中又有两个是黄冠道人，我们自然……”

张翠山插口道：“我师父虽是道人，但他所收的却都是俗家弟子。那六人自称是‘武当六侠’么？”

都大锦回思适才情景，这才想起，是自己一上来便把那六人当作武当六侠，对方却并无一句自表身分的言语，只是对自己的误会没加否认而已，不禁和祝史二镖头面面相觑，隔了半晌，才道：“如此说来，这六人只怕不怀好意，咱们快追！”说着翻身上马，拨过马头，顺着上坡的山路急驰。

张翠山也跨上了青骢马。那马迈开长腿，不疾不徐的和都大锦的坐骑齐肩而行。张翠山道：“那六人混冒姓名，都兄便由得他们去罢！”都大锦气喘喘的道：“可是那人呢？俺受人重嘱，要将那人送上武当山来交给张真人。

这六人假冒姓名，接了那个人去，只怕……只怕事情要糟……”张翠山道：“都兄送谁来给我师父？那六人接了谁去？”

都大锦催马急奔，一面将如何受人嘱托送一个身受重伤之人来到武当山之事说了，张翠山颇为诧异，问道：“那受伤之人是甚么姓名？年

貌如何？”

都大锦道：“也不知他姓甚名谁，他伤得不会说话，不能动弹，只剩下一口气了。这人约莫三十左右年纪。”跟着说了俞岱岩的相貌模样。

张翠山大吃一惊，叫道：“这……这便是我俞三哥啊。”他虽心中慌乱，但片刻间随即镇定，左手一伸，勒住了都大锦的马缰。

那马奔得正急，被张翠山这么一勒，便即硬生生的斗地停住，再也上前不得半步，嘴边鲜血长流，纵声而嘶。都大锦斜身落鞍，刷的一声，拔出了单刀，心下暗自惊疑，瞧不出此人身形瘦弱，这一勒之下，竟能立止健马。

张翠山道：“都大哥不须误会，你千里迢迢的护送我俞三哥来此，小弟只有感激，决无别意。”都大锦“嗯”了一声，将单刀刀头插入鞘中、右手仍是执住刀柄。

张翠山道：“我俞三哥怎会受伤？对头是谁？是何人请都大哥送他前来？”对这三句问话，都大锦却是一句也答不上来。张翠山皱起眉头，又问：“接了我俞三哥去的人是怎生模样？”史镖头口齿灵便，抢着说了。张翠山道：“小弟先赶一步。”一抱拳，纵马狂奔。

青骢马缓步而行，已然迅疾异常，这一展开脚力，但觉耳边风生，山道两旁树木不住倒退。武当七侠同门学艺，连袂行侠，当真情逾骨肉，张翠山听得师哥身受重伤，又落入了不明来历之人手中，心急如焚，不住的催马，这匹骏马便立时倒毙，那也顾不得了。

一口气奔到了草店，那是一处三岔口，一条路通向武当山，另一条路东北而行至郧阳。张翠山心想：“这六人若是好心送俞三哥上山，那么适才下山时我定会撞到。”双腿一挟，纵马向东北追了下去。

这一阵急奔，足有大半个时辰，坐骑虽壮，却也支持不住，越跑越慢，眼见天色渐渐黑了下来，这一带山上人迹稀少，无从打听，张翠山不住思索：“俞三哥武功卓绝，怎会被人打得重伤？但瞧那都大锦的神情，却又不是说谎？”眼看将至十偃镇，忽见道旁一辆大车歪歪的倒卧在长草之中。再走近几步，但见拉车的骡子头骨破碎，脑浆迸裂，死在地下。

张翠山飞身下马，掀开大车的帘子，只见车中无人，转过身来，却见长草中一人俯伏，动也不动，似已死去多时。张翠山心中怦怦乱跳，抢将过去，瞧后影正是三师兄俞岱岩，急忙伸臂抱起。暮色苍茫之中，只见他双目紧闭，脸如金纸，神色甚是可怖，张翠山又惊又痛，伸过自己脸颊去挨在他的脸上，感到略有微温，张翠山大喜，伸手摸他胸口，觉得他一颗心尚在缓缓跳动，只是时停时跳，说不定随时都能止歇。

张翠山垂泪道：“三哥，你……你怎么……我是五弟……五弟啊！”抱着他慢慢站起身来，却见他双手双足软软垂下，原来四肢骨节都已被人折断。

但见指骨、腕骨、臂骨、腿骨到处冒出鲜血，显是敌人下手不久，而且是逐一折断，下手之毒辣，实令人惨不忍睹。

张翠山怒火攻心，目眦欲裂，知道敌人离去不久，凭着健马脚力，当可追赶得上，狂怒之下，便欲赶去厮拚，但随即想起：“三哥命在顷刻，须得先救他性命要紧。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偏偏下山之际预拟片刻即回，身上没带兵刃药物，眼看着俞岱岩这等情景，马行颠簸，每一震荡便增加他一分痛楚。当下稳稳的将他抱在手中，展开轻功，向山上疾行。那青骢马跟在身后，见主人不来乘坐，似乎甚感奇怪。

这一日是武当派创派祖师张三丰的九十寿辰。当天一早，紫霄宫中便喜气洋洋，六个弟子自大弟子宋远桥以下，逐一向师父拜寿。只是七弟子之中少了个俞岱岩不到。张三丰和诸弟子知道俞岱岩做事稳重，到南方去诛灭的那个剧盗也不是如何厉害的人物，预计当可及时赶到。但等到正午，仍不见他人影。众人不耐起来，张翠山便道：“弟子下山接三哥去。”

哪知他这一去之后，也是音讯全无。按说他所骑的青骢马脚力极快，便是直迎到老河口，也该回转了，不料直到酉时，仍不见回山。大厅上寿筵早已摆好，红烛高烧，已点去了小半枝。众人都有些心绪不宁起来。六弟子殷梨亭、七弟子莫声谷在紫霄官门口进进出出，也不知已有多少遍。张三丰素知这两个弟子的性格，俞岱岩稳重可靠，能担当大事，张翠山聪明机灵，办事迅敏，从不拖泥带水，到这时还不见回山，定是有了变故。

宋远桥望了红烛，陪笑道：“师父，三弟和五弟定是遇了甚么不平之事，因之出手干预。师父常教训我们要积德行善，今日你老人家千秋大喜，两个师弟干一件侠义之事，那才是最好不过的寿仪啊。”张三丰一摸长须，笑道：“嗯嗯，我八十岁生日那天，你救了一个投井寡妇的性命，那好得很啊，只是每隔十年才做一件好事，未免叫天下人等得心焦。”五个弟子一齐笑了起来。张三丰生性诙谐，师徒之间也常说笑话。

四弟子张松溪道：“你老人家至少活到二百岁，我们每十年干桩好事，加起来也不少啦。”七弟子莫声谷笑道：“哈哈，就怕我们七个弟子没这么多岁数好活……”

他一言未毕，宋远桥和二弟子俞莲舟一齐抢到滴水檐前，叫道：“是三弟么？”只听得张翠山道：“是我！”声音中带着呜咽。只见他双臂横抱一人，抢了进来，满脸血污混着汗水，奔到张三丰面前一跪，泣不成声，叫道：“师父，三……三哥受人暗算……”

众人大惊之下，只见张翠山身子一晃，向后便倒。他这般足不停步的长途奔驰，加之心中伤痛，终于支持不住，一见到师父和众同门，竟自晕去。

宋远桥和俞莲舟知张翠山之晕，只是心神激荡，再加疲累过甚，三师弟俞岱岩却是存亡未卜，两人不约而同的伸手将俞岱岩抱起，只见他呼吸微弱，只剩下游丝般一口气。

张三丰见爱徒伤成这般模样，胸中大震，当下不暇询问。奔进内堂取出一瓶“白虎夺命丹”。丹瓶口本用白蜡封住，这时也不及除蜡开瓶，左手两指一捏，瓷瓶碎裂，取出三粒白色丹药，喂在俞岱岩嘴里。但俞岱岩知觉已失，哪里还会吞咽？

张三丰双手食指和拇指虚拿，成“鹤嘴劲”势，以食指指尖点在俞岱岩耳尖上三分处的“龙跃窍”，运起内功，微微摆动。以他此时功力，这“鹤嘴劲点龙跃窍”使将出来，便是新断气之人也能还魂片刻，但他手指直摆到二十下，俞岱岩仍是动也不动。

张三丰轻轻叹了口气，双手捏成剑诀，掌心向下，两手双取俞岱岩“颊车穴”。那“颊车穴”就在腮上牙关紧闭的结合之处，张三丰阴手点过，立即掌心向上，翻成阳手，一阴一阳，交互变换，翻到第十二次时，俞岱岩终于张开了口，缓缓将丹药吞入喉中。

殷梨亭和莫声谷一直提心吊胆，这时“啊”的一声，同时叫了出来。

但俞岱岩喉头肌肉僵硬，丹药虽入咽喉，却不至腹。张松溪便伸手按摩他喉头肌肉。张三丰随即伸指闭了俞岱岩肩头“缺盆”、“俞府”诸穴，尾脊的“阳关”、“命门”诸穴，让他醒转之后，不致因四肢剧痛而重又昏迷。

宋远桥和俞莲舟平素见师父无论遇到甚么疑难惊险大事，始终泰然自若，但这一次双手竟然微微发颤，眼神中流露出惶惑之色，两人均知三师弟之伤，实是非同小可。

过不多时，张翠山悠悠醒转，叫道：“师父，三哥还能救么？”张三丰不答，只道：“翠山，世上谁人不死？”

只听得脚步声响，一个小童进来报道：“观外有一干镖客求见祖师爷，说是临安府龙门镖局的都大锦。”

张翠山霍地站起，满脸怒色，喝道：“便是这厮！”纵身出去，只听得门外呛啷啷几声响，兵刃落地。殷梨亭和莫声谷正要抢出去相助师兄，只见张翠山右手抓住一条大汉的后心，提了进来，往地下重重一摔，怒道：“都是这厮坏的大事！”

莫声谷听是这人害得三师哥如此重伤，伸脚便往都大锦身上踢去。宋远桥低喝：“且慢！”莫声谷当即收脚。

只听得门外有人叫道：“你武当派讲理不讲？我们好意求见，却这般欺侮人么？”宋远桥眉头微皱，伸手在都大锦后肩和背心拍了几下，解开张翠山点了他的穴道，说道：“门外客人不须喧哗，请稍待片刻，自当分辨是非。”

这两句话语气威严，内力充沛。祝史两镖头听了，登时气为之慑，只道是张三丰出言喝止，哪里还敢罗唣？

宋远桥道：“五弟，三弟如何受伤，你慢慢说，不用气急。”张翠山向都大锦狠狠瞪了一眼，才将龙门镖局如何受托护送俞岱岩来武当

山、却给六个歹人冒名接去之事说了。宋远桥见都大锦这等功夫，早知决非伤害俞岱岩之人，何况既敢登门求见，自是心中不虚，当下和颜悦色的向都大锦询问经过。

都大锦一一照实而说，最后惨然道："宋大侠，我姓都的办事不周，累得俞三侠遭此横祸，自是该死。我们临安满局子的老小，此时还不知性命如何呢。"

张三丰一直双掌贴着俞岱岩"神藏""灵台"两穴，鼓动内力送入他体内，听都大锦说到这里，忽道："莲舟，你带同声谷，立即动身去临安，保护龙门镖局的老小。"

俞莲舟答应了，心中一怔，但即明白师父慈悲之心，侠义之怀，那姓殷的客人既然说过，这件事中途若有半分差池，要杀得他们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这虽是一句恫吓之言，但都大锦等好手均出外走镖，倘若镖局中当真有甚么危难，却是无人抵挡。

张翠山道，"师父，这姓都的胡涂透顶，三师哥给他害成这个样子，咱们不找他麻烦，也就是了，怎能再去保护他的家小？"张三丰摇了摇头，并不答话。宋远桥道："五弟，你怎地心胸这般狭窄？都总镖头千里奔波，为的是谁来？"张翠山冷笑道："他还不是为了那二千两黄金。难道他对俞三哥还存着甚么好心？"

都大锦一听，登时满脸通红，但拊心自问，所以接这趟镖，也确是为了这笔厚酬。

宋远桥喝道："五弟，对客人不得无礼，你累了半天，快去歇歇罢！"

武当门中，师兄威权甚大，宋远桥为人端严，自俞莲舟以下，人人对他极是尊敬，张翠山听他这么一喝，不敢再作声了，但关心俞岱岩的伤势，却不去休息。宋远桥道："二弟，师父有命，你就同七弟连夜动程，事情紧急，不得耽误。"俞莲舟和莫声谷答应了，各自去收拾衣物兵刃。

都大锦见俞莫二人要赶赴临安去保护自己家小，心中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抱拳向张三丰道："张真人，晚辈的事，不敢惊动俞莫二侠，就此告辞。"

宋远桥道："各位今晚请在敝处歇宿，我们还有一些事请教。"他说话声音平平淡淡，但自有一股威严，教人无法抗拒。都大锦只得默不作声，坐在一旁。

俞莲舟和莫声谷拜别师父，依依不舍的望了俞岱岩几眼。下山而去。两人心头极是沉重，也不知道这一次是生离还是死别，不知日后是否还能和俞岱岩相见。

这时大厅中一片寂静，只听得张三丰沉重的喷气和吸气之声，又见他头顶热气缭绕，犹似蒸笼一般。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突然俞岱岩"啊"的一声大叫，声震屋瓦，都大锦吓了一跳，偷眼瞧张三丰时，见他脸上不露喜忧之色，无法猜测俞岱岩这一声大叫主何吉凶。

张三丰缓缓的道："松溪、梨亭，你们抬三哥进房休息。"张松溪和殷梨亭抬了伤者进房，回身出来。殷梨亭忍不住问道："师父，三哥的武功能全部复原吗？"张三丰叹了一口长气，隔了半晌，才道："他能否保全性命，要一个月后方能分晓，但手足筋断骨折，终是无法再续，这一生啊，这一生啊……"说着凄然摇头。殷梨亭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张翠山霍地跳起，拍的一声，便打了都大锦一个耳光。这一下出手如电，都大锦忙伸手挡格，但手臂伸出时，脸上早已中掌，张翠山怒气难以遏制，左时弯过。往他腰眼里撞去。这一下仍是极快，但张松溪伸掌在张翠山肩头一推，张翠山这时糙便落了空。都大锦向后一让，当的一声，一只金元宝从他怀中落下地来。

张翠山左足一挑，将金元宝挑了起来，伸手接住，冷笑道："贪财无义之徒，人家送你一只金元宝，你便将我三哥送给人家作践……"话未说完，突然"咦"的一声，瞧着金元宝上所捏出的五个指印，道："大师哥，这……

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啊。"

宋远桥接过金元宝，看了片刻，递给师父。张三丰将金元宝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和宋远桥对望一眼，均不说话。

张翠山大声道："师父，这是少林派的金刚指功夫。天下再没有第二个门派会这门功夫。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啊？"

在这一瞬之间，张三丰想起了自己幼时如何在少林寺藏经阁中侍奉觉远禅师，如何和昆仑三圣何足道对掌，如何被少林僧众追捕而逃上武当，数十年间的往事，犹似电闪般在心头一掠而过。他脸上一阵迷惘，从那金元宝上的指印看来，明明是少林派的金刚指法，张翠山说得不错，方今之世，确是再无别个门派会这一项功夫。自己武当的功夫讲究内力深厚，不练这类碎金裂石的硬功，而其余外家门派，尽有威猛凌厉的掌力、拳力、臂力、腿力，以至头槌、肘槌、膝槌、足槌，说到指力，却均无这般造诣。听得张翠山连问两声，若是说出真相，门下众弟子决不肯和少林派甘休，如此武林中领袖群伦的两大门派，相互间便要惹起极大风波了。

张翠山见师父沉吟不语，已知自己所料不错，又问："师父，武林中是否有甚么奇人异士，能自行练成这门金刚指力？"

张三丰缓缓摇头，说道，"少林派累积千年，方得达成这等绝技，决非一蹴而至，就算是绝顶聪明之人，也无法自创。"他顿了一顿，又道："我当年在少林寺中住过，只是未蒙传授武功，直到此时，也不明白寻常血肉之躯如何能练到这般指力。"

宋远桥眼中突然放出异样光芒，大声说道："三弟的手足筋骨，便是给这金刚指力捏断的。"殷梨亭"啊"的一声，眼中泪光莹莹，忍不住又要流下泪来。

都大锦听说残害俞岱岩的人竟是少林派弟子，更是惊惶，张大了口合不拢来，过了一阵才道："不……决计不会的，我在少林寺中学艺十余年，从未见过这个脸生黑痣之人。"

宋远桥凝视他双眼，不动声色的道："六弟，你送都总镖头他们到后院休息，预备酒饭，嘱咐老王好好招呼远客，不可怠慢。"殷梨亭答应了，引导都大锦一行人走向后院。都大锦还想辩解几句，但在这情景之下，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殷梨亭安顿了众镖师后，再到俞岱岩房中去，只见三哥睁目瞪视，状如白痴，哪里还是平时英爽豪迈的模样，不由得一阵心酸，叫了声"三哥"，掩面奔出，冲入大厅，见宋远桥等都坐在师父身前，于是挨着张翠山肩侧坐下。

张三丰望着天井中的一棵大槐树出神，摇头道："这事好生棘手，松溪，你说如何？"

武当七弟子中以张松溪最是足智多谋。他平素沉默寡言，但潜心料事，言必有中，自张翠山抱了俞岱岩上山，他虽心中伤痛，但一直在推想其中的过节，这时听师父问起，说道："据弟子想，罪魁祸首不是少林派，而是屠龙刀。"

张翠山和殷梨亭同时"啊"的一声。宋远桥道："四弟，这中间的事理，你必已推想明白，快说出来再请师父示下。"

张松溪道："三哥行事稳健，对人很够朋友，决不致轻易和人结仇。他去南方所杀的那个剧盗，是个下三滥，为武林人物所不齿，少林派决不致为了此人而下手伤害三哥。"张三丰点了点头。张松溪又道："三哥手足筋骨折断，那是外伤，但在浙江临安府已身中剧毒。据弟子想，咱们首先要去临安查询三哥如何中毒，是谁下的毒手？"

张三丰点了点头，道："岱岩所中之毒，异常奇特，我还没想出是何种毒药。岱岩掌心有七个小孔，腰腿间有几个极细的针孔。江湖之上，还没听说有哪一位高手使这般歹毒的暗器。"宋远桥道："这事也真奇怪，按常理推想，发射这细小暗器而令三弟闪避不及，必是一流好手，但真正第一流的高手，怎又能在暗器上喂这等毒药？"

各人默然不语，心下均在思索，到底哪一门哪一派的人物是使这种暗器的？过了半晌，五人面面相觑，都想不起谁来。

张松溪道："那脸生黑痣之人何以要捏断三哥的筋骨？倘若他对三哥有仇，一掌便能将他杀了，若是要他多受些痛苦，何不断他脊骨，伤他腰肋？

这道理很明显，他是要逼问三哥的口供。他要问甚么呢？据弟子推想，必是为了屠龙刀。那都大锦说：那六人之中有一人问道：'屠龙刀

呢？是在谁的手中？’”

殷梨亭道：“‘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句话传了几百年，难道时至今日，真的出现了一把屠龙刀？”

张三丰道：“不是几百年，最多不过七八十年，当我年轻之时，就没听过这几句话。”

张翠山霍地站起，说道：“四哥的话对，伤害三哥的罪魁祸首，必是在江南一带，咱们便找他去。只是那少林派的恶贼下手如此狠辣，咱们也决计放他不过。”

张三丰向宋远桥道：“远桥，你说目下怎生办理？”近年来武当派中诸般事务，张三丰都已交给了宋远桥，这个大弟子处理得井井有条，早已不用师父劳神。他听师父如此说，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师父，这件事不单是给三弟报仇雪恨，还关连着本派的门户大事，若是应付稍有不当，只怕引起武林中的一场大风波，还得请师父示下。”

张三丰道：“好！你和松溪、梨亭二人，持我的书信到嵩山少林寺去拜见方丈空闻禅师，告知此事，请他指示。这件事咱们不必插手，少林门户严谨，空闻方丈望重武林，必有妥善处置。”宋远桥、张松溪、殷梨亭三人一齐肃立答应。

张松溪心想：“倘若只不过送一封信，单是差六弟也就够了。师父命大师哥亲自出马，还叫我同去，其中必有深意，想是还防着少林寺护短不认，叫我们相机行事。”

果然张三丰又道：“本派与少林派之间，情形很是特殊。我是少林寺的逃徒，这些年来，总算他们瞧我一大把年纪，不上武当山来抓我回去，但两派之间，总是存着芥蒂。”说到这里莞尔一笑，又道：“你们上少林寺去，对空闻方丈固当恭敬，但也不能堕了本门的声名。”宋张殷三弟子齐声答应。

张三丰转头对张翠山道：“翠山，你明儿动身去江南，设法查询，一切听二师哥的吩咐。”张翠山垂手答应。

张三丰道：“今晚这杯寿酒也不用再喝了。一个月之后，大家在此聚集，岱岩倘若不治，师兄弟也可和他再见上一面。”他说到这里，不禁凄然，想不到威震武林数十载，临到九十之年，心爱的弟子竟尔遭此不幸。殷梨亭伸袖拭泪，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张三丰袍袖一挥，道：“大家去睡罢。”

宋远桥劝道：“师父，三师弟一生行侠仗义，积德甚厚，常言道吉人自有天相，老天爷有眼，总不该让他……让他夭折……”但说到后来，眼泪已滚滚而下，知道若再相劝，只有徒增师父伤感，于是和诸师弟向师父道了安息，分别回房。

注：据旧籍载，张三丰之七名弟子为宋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山、殷利亨、莫声谷七人。殷利亨之名当取义于《易经》“元亨利贞”，但与其余六人不类，兹就其形似而改名为“梨亭”。

第四回　字作喪亂意彷徨

只見師父臨空以手指書寫，筆劃漸長，手勢却越來越慢，到后來縱橫開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二十四個字合在一起，分明是一套高明武功，每一字包含數招，便有數般變化。



四　字作丧乱意彷惶

张翠山满怀伤痛恼怒，难以发泄，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时辰，悄悄起身，决意去打都大锦一顿出口气。他生怕大师兄、四师兄干预，不敢发出声息，将到大厅时，只见大厅上一人背负着双手，不停步地走来走去。

黑暗朦胧中见这人身长背厚，步履凝重，正是师父。张翠山藏身柱后，不敢走动，心知即令立刻回房，也必为师父知觉，他查问起来，自当实言相告，不免招一场训斥。

只见张三丰走了一会，仰视庭除，忽然伸出右手，在空中一笔一划的写起字来，张三丰文武兼资，吟诗写字，弟子们司空见惯，也不以为异，张翠山顺着他手指的笔划瞧去，原来写的是“丧乱”两字，连写了几遍，跟着又写“荼毒”两字。张翠山心中一动：“师父是在空临‘丧乱帖’。他外号叫做“银钩铁划”，原是因他左手使烂银虎头钩、右手使镔铁判官笔而起，他自得了这外号后，深恐名不副实，为文士所笑，于是潜心学书，真草隶篆，一一遍习。这时师父指书的笔致无垂不收，无往不复，正是王羲之“丧乱帖”的笔意。

这“丧乱帖”张翠山两年前也曾临过，虽觉其用笔纵逸，清刚峭拔，总觉不及“兰亭诗序帖”、“十六帖”各帖的庄严肃穆，气象万千，这时他在柱后见师父以手指临空连书“羲之顿首：丧乱之极，先墓再离荼毒，追惟酷甚”这十八个字，一笔一划之中充满了拂郁悲愤之气，登时领悟了王羲之当年书写这“丧乱帖”时的心情。

王羲之是东晋时人，其时中原板荡，沦于异族，王谢高门，南下避寇，于丧乱之余，先人坟墓惨遭毒手，自是说不出满腔伤痛，这股深沉的心情，尽数隐藏在“丧乱帖”中。张翠山翩翩年少，无牵无虑，从前怎能领略到帖中的深意？这时身遭师兄存亡莫测的大祸，方懂得了“丧乱”两字、“荼毒”两字、“追惟酷甚”四字。

张三丰写了几遍，长长叹了口气，步到中庭，沉吟半晌，伸出手指，又写起字来。这一次写的字体又自不同。张翠山顺着他手指的走势看去，但看第一字是个“武”字，第二个写了个“林”字，一路写下来，共是二十四字，正是适才提到过的那几句话：“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想是张三丰正自琢磨这二十四个字中所含的深意，推想俞岱岩因何受伤？此事与倚天剑、屠龙刀这两件传说中的神兵利器到底有甚么关连？

只见他写了一遍又是一遍，那二十四个字翻来覆去的书写，笔划越来越长，手势却越来越慢，到后来纵横开阖，宛如施展拳脚一般。张翠山凝神观看，心下又惊又喜，师父所写的二十四个字合在一起，分明是套极高明的武功，每一字包含数招，便有数般变化。“龙”字和“锋”字笔划甚多，“刀”字和“下”字笔划甚少，但笔划多的不觉其繁，笔划少的不见其陋，其缩也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纵也险劲，如狡兔之脱，淋漓酣畅，雄浑刚健，俊逸处如风飘，如雪舞，厚重处如虎蹲，如象步。张翠山于目眩神驰之际，随即潜心记忆。这二十四个字中共有两个“不”字，两个“天”字，但两字写来形同而意不同，气似而神不似，变化之妙，又是另具一功。

近年来张三丰极少显示武功，殷梨亭和莫声谷两个小弟子的功夫大都是宋远桥和俞莲舟代授，因此张翠山虽是他的第五名弟子，其实已是他亲授武功的关门弟子。从前张翠山修为未到，虽然见到师父施展拳剑，未能深切体会到其中博大精深之处。近年来他武学大进，这一晚两人更是心意相通，情致合一，以遭丧乱而悲愤，以遇荼毒而拂郁。张三丰情之所至，将这二十四个字演为一套武功。他书写之初原无此意，而张翠山在柱后见到更是机缘巧合。师徒俩心神俱醉，沉浸在武功与书法相结合、物我两忘的境界之中。

这一套拳法，张三丰一遍又一遍的翻覆演展，足足打了两个多时辰，待到月涌中天，他长啸一声，右掌直划下来，当真是星剑光芒，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这一直乃是“锋”字的最后一笔。

张三丰仰天遥望，说道：“翠山，这一路书法如何？”

张翠山吃了一惊，想不到自己躲在柱后，师父虽不回头，却早知道了，当即走到厅口，说道：“弟子得窥师父绝艺，真是大饱眼福。我去叫大师哥他们出来一齐瞻仰，好么？”

张三丰摇头道：“我兴致已尽，只怕再也写不成那样的好字了。远桥、松溪他们不懂书法，便是看了，也领悟不多。”说着袍袖一挥，进了内堂。

张翠山不敢去睡，生怕着枕之后，适才所见到的精妙招术会就此忘了，当即盘膝坐下，一笔一划、一招一式的默默记忆，当兴之所至，便起身试演几手。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才将那二十四字二百一十五笔中的腾挪变化尽数记在心中。

他跃起身来，习练一遍，自觉扬波搏击，雁飞雕振，延颈协翼，势似凌云，全身都是轻飘飘的，有如腾云驾雾一般，最后一掌直劈，呼的一响，将自己的衣襟扫下一大片来。张翠山，心下惊喜，蓦回头，只见日头晒在东墙。

他揉了揉眼睛，只怕看错了，一定神之下”，才知日已过午，原来潜心练功，不知不觉的已过了大半天。

张翠山伸袖抹额头汗水，奔至俞岱岩房中，只见张三丰双掌按住俞岱岩胸腹，正自运功替他疗伤。张翠山出来一问，才知宋远桥、张松溪、殷梨亭三人一早便去了，各人见他静坐默想，都不来打扰他用功。龙门镖局的一干镖师也已下山。张翠山这时全身衣履都浸湿了汗水，但急于师兄之仇，不及沐浴更衣，带了随身的兵刃衣服，拿了几十两银子，又至俞岱岩房中，说道：“师父，弟子去了。”张三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意示鼓励。

张翠山走近床边，只见俞岱岩满脸灰黑之气，颧骨高耸，双颊深陷，眼睛紧闭，除了鼻中尚在微微呼吸之外，直与死人无异。他心中酸痛，哽咽道：“三哥，我便粉身碎骨，也要为你报仇。”说着跪下向师父磕了个头，掩面奔出。

他骑了那匹长腿青骢马，疾下武当，这时天时已晚，只行了五十余里天便黑了。他刚投店，天空乌云密布，接着便下起倾盆大雨来。这一场雨越下越大，直落了一晚竟不停止。次日清晨起来，但见四下里雾气茫茫，耳中只听到杀杀雨声。张翠山向店家买了蓑衣笠帽，冒雨赶路，亏得那青骢马极是神骏，大雨之中，道路泥泞滑溜，但仍是奔驰迅捷。

赶到老河口过汉水时，但见黄浪混浊，江流滚滚，水势极是凶险，一过襄樊，便听得道路传言，说道下游水沟决了堤，伤人无数。这一日来到宜城，只见水灾的难民拖儿带女的逃了上来，大雨兀自未止，人人淋得极是狼狈。

张翠山正行之间，只见前面有一行人骑马赶路，镖旗高扬，正是龙门镖局的众镖师。张翠山催马上前，掠过了镖队，回马过来，拦在当路。

都大锦见是张翠山追到，心下惊惶，结结巴巴的道：“张……张五侠有何见教？”张翠山道：“水灾的难民，都总镖头瞧见了么？”都大锦没料到他会问这句话，怔了一怔，道：“怎么？”张翠山冷笑道：“要请善长仁翁，拿些黄金出来救济灾民啊。”都大锦脸上变色，道：“我们走镖之人，在刀尖子上卖命混口饭吃，有甚么力量赈济救灾？”张翠山低沉着嗓子道：“你把囊中那二千两黄金，都给我拿出来。”都大锦手握刀柄，说道：“张五侠，你今日硬找上我姓都的了？”张翠山道：“不错，我吃定你啦。”

祝史两镖头各取兵刃，和都大锦并肩而立。张翠山仍是空着双手，嘿嘿冷笑，说道：“都总镖头，你受人之禄，可曾忠人之事？这二千两黄金，亏你有脸放在袋中。”

都大锦一张脸胀成了紫酱色，说道：“俞三侠不是已经到了武当山？当他交在我们手中之时，他早便身受重伤，这时候可也没死。”张翠山大怒，喝道：“你还强辩，我俞三哥从临安出来时，可是手足折断么？”都大锦默然。

史镖头插口道：“张五侠，你到底要怎样，划下道儿来罢。”张翠山道：“我要将你们的手骨脚骨折得寸寸断绝。”这句话一出口，倏地跃起，飞身而前，史镖头举棍欲击，张翠山左手一挥一掠，使出新学的那套武功，却是“天”字诀的一撇。史镖头棍棒脱手，倒撞下马。祝镖头待要退缩，却哪里来得及？张翠山顺手使出“天”字的一捺，手指扫中他腰肋，砰的一声，将他连人带鞍，摔出丈余。原来祝镖头双足牢牢钩在鞍镫之中，但张翠山这一捺劲道凌厉之极，马鞍下的肚带给他一扫进断，祝镖头足不离镫，却跌得爬不起来。

都大锦见他出手如此矫捷，一惊之下，提缰催马向前急冲。张翠山转身吐气，左拳送出，却是“下”字诀的一直，拍的一声，已击中他的后心。都大锦身子一晃，他武功可比祝史二镖头高得多了，并不摔下马来，恼怒之下，正欲下马放对，突然间喉头一甜，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脚下一个踉跄，吸一口气，只觉胸口又有热血涌上，虽是要强，却也支持不住，双膝一软，坐倒在地。

镖行中其余三名青年镖师和众趟子手只惊得目瞪口呆，哪敢上前相扶？

张翠山初时怒气勃勃，原想把都大锦等一干人个个手足折断，出一口胸中恶气，待见自己随手一掌一拳，竟将三个镖师打得如此狼狈，都大锦更身受重伤，不禁暗暗惊异，自己事先丝毫没想到，这套新学的二十四字“倚天屠龙功”竟有如此巨大威力。心中这么一喜，便不想再下辣手，说道：“姓都的，今日我手下容情，打到你这般地步，也就够了。你把囊中的二千两黄金，尽数取将出来救济灾民。我在暗中窥探，只要你留下一两八钱，我拆了你的龙门镖局，将你满门杀得鸡犬不留。”最后这两句话是他听都大锦转述的，这时忽然想到，随口说了出来。

都大锦缓缓站起，但觉背心剧痛，略一牵动，又吐出一口鲜血。史镖头却只受了些皮肉外伤，自知决非张翠山的对手，嘴头上再也不敢硬了，说道：“张五侠，我们虽然受了人家的镖金，但这一趟道中出了岔子，须得将金子还给人家。再说，那些金子存在临安府镖局子中，我们身在异乡，这当口哪里有钱来救济灾民啊。”

张翠山冷笑道：“你欺我是小娃娃吗？你们龙门镖局倾巢而出，临安府老家中没好手看守，这黄金自是随身携带。”他向镖队一行人瞧了几眼，走到一辆大车旁边，手起一掌，喀喇喇几声响，车厢碎裂，跌出十几只金元宝来。

众镖师脸上大变，相顾骇然，不知他何以竟知道这藏金之处。原来张翠山年纪虽轻，但随着众师兄行侠天下，江湖上的事见得多了。他见这辆大车在烂泥道中轮印最深，而三名青年镖师眼见都大锦中拳跌倒，并不上前救助，反而齐向这辆大车靠拢，可想而知车中定是藏着贵重之物，眼见黄金跌得满地。冷笑几声，翻身上马，径自去了。

适才这件事做得甚是痛快，料想都大锦等念着家中老小。不敢不将这二千两黄金拿来救济灾民。张翠山一面赶路，一面默想那二十四字中的招数变化。他在那天晚上依样模学，只觉得师父所使的招数奇妙莫测而已，岂知一经施展，竟具如斯神威，真比捡获了无价之宝还要快活十倍，然一想到俞岱岩生死莫测，不自禁的又是一声长叹。

大雨中连接赶了几日路，那青骢马虽然壮健，却也支持不住了。到得江西省地界，忽地口吐白沫，发起烧来，张翠山爱惜牲口，只得缓缓而行。这么一来，到得临安府时已是四月三十傍晚。

张翠山投了客店，寻思：“我在道上走得慢了，不知都大锦他们是否回了镖局？二哥和七弟不知落脚何处？我已跟镖局子的人破了脸，不便径去拜会，今晚且上镖局去一探。”

用过晚膳，向店伴一打听，得知龙门镖局坐落在里西湖畔。

他到街上买了一套衣巾，又买一把杭州城驰名天下的折扇，在澡堂中洗了浴，命待诏理发梳头，周身换得焕然一新，对镜一照，俨然是个浊世佳公子，却哪里像是个威扬武林的侠士？借过笔墨，想在扇上题些诗词，但一拿到笔，自然而然的便写下了那“倚天屠龙”的二十四字，一笔一划，无不力透纸背，写罢持扇一看，自觉得意，心道：“学了师父这套拳法之后，竟连书法也大进了。”轻摇折扇，踱着方步，径往里西湖而去。

此时宋室沦亡，临安府已陷入元人之手。蒙古人因临安是南宋都城，深恐人心思旧，民恋故君，特驻重兵镇压。蒙古兵为了立威，比在他处更是残暴，因此城中十室九空，居民泰半迁移到了别处。百年前临安城中户户垂杨、处处笙歌的盛况，早已不可复睹。

张翠山一路行来，但见到处是断垣残瓦，满眼萧索，昔年繁华甲于江南的一座名城已几若废墟。其时天未全黑，但家家闭户，街上稀见行人，唯见蒙古骑兵横冲直撞，往来巡逻。张翠山不欲多惹事端，一听到蒙古巡兵铁骑之声，便缩身在墙角小巷相避。

往昔一到夜晚，便是满湖灯火，但这时张翠山走上白堤，只见湖上一片漆黑，竟无一个游人。他依着店小二所言途径，寻觅龙门镖局的所在。

那龙门镖局是一座一连五进的大宅，面向里西湖，门口蹲着一对白石狮子，气象威武。张翠山远远便即望见，慢慢走近，只见镖局门外湖中停泊着一艘游船，船头挂着两盏碧纱灯笼，灯光下依稀见有一人据案饮酒。张翠山心道："这人倒有雅兴！"

只见镖局外悬着的大灯笼中没点燃蜡烛，朱漆铜环的大门紧紧关闭，想是镖局中人都已安睡。

张翠山走到门前，心道："一个月之前，有人送三哥经这大门而入，却不知那人是谁？"心中一酸，忽听得背后有人幽幽叹了口气。

这一下叹息，在黑沉沉的静夜中听来大是鬼气森森，张翠山霍地转身，却见背后竟无一人，游目环顾，除了湖上小舟中那个单身游客之外，四下里寂无人影。张翠山微觉惊讶，斜脱舟中游客，只见他青衫方巾，和自己一样，也是作文士打扮，朦胧中看不清他的面貌，只见他侧面的脸色极是苍白，给碧纱灯笼一照，映着湖中绿波，寒水孤舟，冷冷冥冥，竟不似尘世间人。但见他悄坐舟中，良久良久，除了风拂衣袖，竟是一动也不动。

张翠山本想从黑暗处越墙而入镖局，但见了舟中那人，觉得夜逾人垣未免有些不够光明正大，于是走到镖局大门外，拿起门上铜环，当当当的敲了三下。静夜之中，这三下击门声甚是响亮，远远传了出去。隔了好一阵，屋内无人出来应门。张翠山又击三下，声音更响了些，可是侧耳倾听，屋内竟无脚步声。他大是奇怪，伸手在大门上一推，那门无声无息的开了，原来里面竟没上闩。他迈步而入，朗声道："都总镖头在家么？"说着走进大厅。

行中黑沉沉地并无灯烛，便在此时，忽听得砰的一声响，大门竟然关上了。

张翠山心念一动，跃出大厅，只见大门已紧紧闭上，而且上了横闩，显是屋中有人。张翠山嘿嘿冷笑，心想："闹甚么玄虚？"索性便大踏步闯进厅去。

一踏进厅门，只听得前后左右风声飒然，共有四人抢上围攻。张翠山斜身跃开。黑暗中白光微闪，见这四人手中部拿兵刃。他一个左拗步，抢到了西首，右掌自左向右平平横扫，拍的一声，打在一人的太阳穴上，登时将那人击晕，跟着左手自右上角斜挥左下角，击中了另一人的腰肋。这两下是"不"字诀的一横一撇。他两击得手，左手直钩，右拳砰的一"点"，四笔写成了一个"不"字，登时将四名敌人尽数打倒。

他不知暗伏厅中忽施袭击的敌手是何等样人，因此出手并不沉重，每一招都只使上了三分劲力。第四个给他一"点"中拳的敌人退出几步，喀喇一响，压碎了一张红木椅子，喝道："你如此狠毒，下这等辣手，是男儿汉大丈夫便留下姓名。"张翠山笑道："我若真施辣手，你哪里还有命在？在下武当张翠山便是。"那人"咦"的一声，似乎甚是惊异，说道："你当真是武当派的张五……张五……银钩铁划张翠山？可不是冒名罢？"

张翠山微微一笑，伸手到腰间摸出兵刃，左手烂银虎头钩，右手镔铁判官笔，两件兵刃相交一击，呛啷啷一阵响亮，爆出几点火花。

这火花一闪之间，张翠山已看清眼前跌倒的四人身穿黄色僧衣，原来都是和尚。那四个僧人中有两个人面向着他，也见到了他的相貌。张翠山见这两个僧人满脸血污，眼光中流露出极度的怨毒，真似恨不得食己之肉、寝己之皮一般，奇道："四位大师是谁？"

只听一个僧人叫道："这血海深仇，非今日能报，走罢！"说着四僧站起身来，往外便走，其中一人脚步踉跄，走了几步，摔倒在地，想是给张翠山击得重了。两个僧人返身扶起，奔出厅外。

张翠山叫道："四位慢走！甚么血海……"话未说完，四个僧人已越墙而出。

张翠山觉得今晚之事大是蹊跷，沉思半晌，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怎么龙门镖局之中竟埋伏着四个和尚？自己一进门便忽施突袭，又说甚么"血海深仇"？心想："此事只有询问镖局中人，方能释此疑团。"提声又问："都总镖头在家么？都总镖头在家么？"大厅空旷，隐隐有回声传来，但镖局中竟无一人答应。

他心道："决不能部睡得死人一般。难道是怕了我，都躲了起来？又难道是人人出去避难，镖局中没了人？"当下从身边取出火折晃亮了，见茶几上放着一枝烛台，便点亮蜡烛，走向后堂、没走得几步，便见地下俯伏着一个女子，僵卧不动。张翠山叫道："大姐，怎么啦？"那女子仍是不动。张翠山扳起她肩头，将烛台凑过去一照，不禁一声惊呼。

只见这女子脸露笑容，但肌肉僵硬，早已死去多时。张翠山于指碰到她肩头之时，已料到这女子或许已死，然而死人脸上竟是一副笑容，黑夜中斗然见到，禁不住吃了一惊。他站直身子，只见左前往子后又僵卧着一人，走过去一看，却是个仆役打扮的老者，也是脸露傻笑，死在当地。

张翠山心中大奇，左手从腰间拔出虎头钩，右手高举烛台，一步步的四下察看，但见东一个、西一个，里里外外，一共死了数十人，当真是尸横遍地，恁大一座龙门镖局，竟没留下一个活口。张翠山行走江湖，生平惨酷的事也见了不少，但蓦地里见到这等杀灭满门的情景，禁不住心下怦怦乱跳，只见自己映在墙上的影子不住抖动，原来手臂发战，烛火摇晃，映照得影子也颤栗起来。

他横钩悄立，心中猛地想起了两句话："路上若有半分差池，我杀得你龙门镖局满门鸡犬不留。"眼前龙门镖局人人皆死，显是因都大锦护送俞岱岩不力之故，寻思："那人下此毒手，皆因三哥而起，由此推想，他该当是三哥极要好的朋友。此人本领既高出都大锦甚多，又知此行途中可能会遇上凶险，然则他何不亲自送来武当？三哥仁侠正直，嫉恶如仇，又怎能和这等心如蛇蝎之人交上朋友？"越想疑团越多，举步从西厅走出烛光下只见两个黄衣僧人，背靠墙壁，瞪视着自己露齿而笑。

张翠山急退两步，按钩喝道："两位在此何事？"只见两个僧人一动也不动，这才醒悟，原来两人也早死了，突然心下一凉，叫道："啊哟，不好，血海深仇，血海深仇……"适才那四名僧人说甚么"你如此狠毒，下这等辣手，是男儿汉大丈夫便留下姓名。"又说："这血海深仇，非今日能报。"

看来龙门镖局这笔数十口的血债，都要写在自己头上了。当时自己不明就里，不但亲报姓名，还露出仗以成名的银钩铁划兵刃。那四名黄衣僧人却是甚么来历？

适才自己出手太快，只使了"不"字诀的四笔，便将四僧一一击倒，没来得及察看对方武功家数，但四僧扑击时劲力刚猛，显是少林派外家的路子。

都大锦是少林子弟，这些少林僧多半是应龙门镖局之邀前来赴援的，却不知俞二哥和莫七弟到了何处，师父命他们前来保护龙门镖局的老小，怎地以二哥之能，还是给人下了手去？

张翠山沉吟半晌，解开了若干疑团，寻思："这四名少林僧一去，少林派自非找上我不可，但此事总有水落石出的一日，真凶到底是谁，少林武当两派联手，决无访查不出之理。这里一切且莫移动，眼下是找到二哥和七弟要紧。"吹灭烛火，走到墙边，一跃而出。

人未落地，突听得呼的一声巨响，一件重兵刃拦腰横扫而来，跟着听得有人喝道："张翠山，躺下了。"张翠山人在半空。无法闪避，敌人这一击又是既狠且劲，危急之中，伸左掌在敌人兵刃上一按，一借力，轻轻巧巧的翻上了墙头，这一招乃是"武"字诀中的一"戈"，正所谓"差池燕起，振迅鸿飞，临危制节，中险腾机"，当千钧一发之际，转危为安。他在无可奈何中行险侥幸，想不到新学的这套功夫重似崩石，轻如游雾，竟绝不费力的便化解了敌人雷霆般的一击。他左足踏上墙头，右手的判官笔已取在手中，敌人适才这拦腰一击，刚猛劲狠，实是不可轻视的好手。

那出手袭击之人见张翠山居然能如此从容的避开，也是大.出意料之外，忍不住"咦"的一声，喝道："好小子，当真有两下子。"

张翠山左钩右笔，横护前心，钩头和笔尖都斜向下方，这一招叫做"恭聆教诲"，乃是与武林前辈对敌之时的谦敬表示。对方如此蓦地里出手，张翠山若不是无意间跟师父学了一套从书法中化出来的武功，早已腰断骨折，身受重伤，他心中虽然气恼，但谨守师训，对武林好手不敢失礼。

黑暗中但见墙下一左一右分站两名身穿黄袍的僧人，每人手中都执着一根粗大禅杖。左首那僧人将禅杖在地下一顿，当的一声巨响，说道：“张翠山，你武当七侠也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如何行事这等毒辣？”

张翠山听他直斥己名，既不称“张五侠”，也不叫一声“张五爷”，心头有气，冷冷的道：“大师不问情由，不问是非，躲在墙下偷偷摸摸的忽施袭击，这也算是英雄好汉的行径吗？素闻少林派武功驰名天下，想不到暗算手段也另有独得之秘。”

那僧人怒吼一声，横挺掸杖，跃向墙头，人未到，杖头已然袭到。张翠山但觉一股劲风点至胸口，当下虎头钩一带，封住了禅杖的来势，判官笔疾点而出，当的一声，笔尖斜砸杖身。那僧人只觉手臂一震，竟尔站不上墙头，重又落在地下。但此招一交，张翠山只觉双臂发麻，原来这僧人膂力奇大，当下喝道：“两位是谁，请通法号！”

右首那僧人缓缓的道：“贫僧圆音，这是我师弟圆业。”张翠山倒垂钩笔，拱手道：“原来是少林派‘圆’字辈的两位大师，小可久仰清名，不知有何见教？”

圆音说话似乎有气没力，呼呼喘急，说道：“这事关少林武当两派的门户大事，贫僧师兄弟乃少林派的小辈，没份说甚么话，只是今日既撞上了这件事，只想请问，龙门镖局男女数十口，还有我两个师侄，都死在张五侠手下。常言道人命关天，如何善后，要请张五侠的示下。”他说话似乎辞意谦抑，其实咄咄逼人，为人显是比圆业厉害得多。

张翠山冷笑道：“龙门镖局中的命案是何人所为，小可也正大感奇怪。

大师一口咬定是小可下的毒手，可是大师亲眼所见么？”圆音叫道：“慧风，你来跟张五侠对质。”

树丛后走出四名黄衣僧人，正是适才在镖局中给张翠山一招，“不”字诀击倒的四僧。那法名慧风的僧人躬身道：“启禀师伯，龙门镖局数十口性命，还有慧通、慧光两位师弟，都是……这姓张的恶贼下的手。”圆音道：“你们可是亲眼所见？”慧风道：“确是亲眼所见，若不是弟子等四人逃得快，也都已死在这恶贼的手下。”圆音道：“佛门弟子可不能打诳，此事关连我少林和武当两大门派，你千万胡说不得。”慧风双膝跪地，合十说道：“我佛在上，弟子慧风所云，实是真情，决不敢欺蒙师伯。”圆音道：“你将眼见的情景，一一说来。”张翠山听到这里，从墙头上飘身而下。

圆业只道张翠山要加害慧风，挥动神杖疾向他头颈间扫去。张翠山头一低，抢步上前，已转到了慧风身后。圆业一击不中，按着这伏魔杖的招数，本当带转禅杖，回击张翠山的肩头，但他此时已站在慧风身后，禅杖若是回转，势须先击到慧风，一惊之下，硬生生的收住禅杖，喝道：“你待怎地？”

张翠山道：“我要仔仔细细的听一听，听他说怎生见到我杀害镖局中人。”

慧风眼见张翠山欺近自己身旁，相距不过两尺，他只须手中兵刃一动，自己立时丧命，虽有两位师伯在旁，却也相救不及，但他心中愤怒，竟是凛然不惧，朗声说道：“圆心师叔在江北接到都大锦师兄求救告急的书信，当即派慧通、慧光两位师兄星夜启程赴援，其后又传来号令，命弟子带同三名师弟，赶来龙门镖局。我们一进镖局，慧光师兄就说今夜恐有强敌到来，命我们四人埋伏在东边照墙之下应敌，又说小心别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不可随便走动。”圆音道：“后来怎样？说下去！”

慧风道：“天黑之后没多久，便听得慧通师兄呼叱喝骂，与人在后厅动手，接着他长声惨呼，似乎身受重伤。我忙奔过去，只见他……他……已然圆寂，这姓张的恶贼……”

他说到这里，霍地站起，伸着手指，直点到张翠山的鼻尖上。跟着道，“我亲眼见你一掌把慧光师兄推到墙上，将他撞死。我自知不是你这恶贼的敌手，便伏在窗上，只见你直奔后院杀人，接着镖局子的八个人从后院逃了出来，你跟踪追到，伸指一一点毙，直至镖局中满门老少给你杀得精光，你才跃墙出去。”

张翠山一动也不动的站住，慧风讲得口沫横飞，许多水珠都溅到他脸上。

他既不闪避，也不出手，只冷冷的道：“后来怎样？”

慧风愤然道：“后来么？后来我回至东墙，和三位师弟商量，都觉你武功太强，我们四人敌你不过。只有瞧瞧情形再说。哪知等不了多久，你居然又破门而入，这次却是指名道姓的找都总镖头来着。我们四人明知是送死，却也要跟你一拚。我问你姓名，你不是自报名号，叫做‘银钩铁划张翠山’么？我初时还不能相信，只道你名列‘武当七侠’，不该做出这等杀人不眨眼的邪恶勾当来，但你自露兵刃，那难道是假的么？”

张翠山道：“我自报姓名，露出兵刃，此事半点不假，你们四位确也是我出手打倒。但你再说一遍，这镖局中数十口的命案，确是你亲眼瞧见我姓张的所干！”

便在此时，圆音衣袖一挥，将慧风身子带起，推出数尺。森然道，“他便再说一遍，要教这位名震天下的张五侠无可抵赖。”他挥袖将慧风推开，是使他身离险地，免得张翠山恼怒之下，突然间杀人灭口，那可是死无对证了。

慧风道：“好，我便再说一遍，我亲眼目睹，见到你出掌击死慧光、慧通两位师兄，见到你出指点死镖局的八个人。”张翠山道：“你瞧清楚了我的面貌么？我是穿这一身衣服么？”说着晃亮火折，在自己脸上照一照。慧风瞪视着他的面容，狠狠地道：“你就是穿这身衣服，长袍方中，不错，你那时左手拿着一把折扇，这把折扇，现下你插在头颈里啦。”

张翠山恼怒如狂，不知他何以要诬陷自己，高举火折，走上两步，喝道：“你有种便再说一遍，杀人者便是我张翠山，不是旁人！”

慧风双眼中突然发出奇异的神色，指着他道：“你……你……你不……”

猛地里身子翻倒，横卧在地。圆音和圆业同声惊呼，一齐抢上扶起，只见他双目大睁，满脸惶惑惊恐之色，却已气绝而死。

圆音叫道：“你……你打死他了？”这一下变起仓卒，圆音和圆业固然惊怒交集，张翠山也大出意料之外，急忙回头，只见身后的树丛轻轻一动。

张翠山喝道：“慢走！”纵身跃起，明知树丛中有人隐伏，窜下去极是危险，但势逼处此，若不擒住暗箭伤人的凶手，自己难脱干系。

哪知他身在半空，只听得身后呼呼两响，两柄禅杖分从左右袭到，同时听到两僧喝道：“恶贼休逃！”张翠山笔钩下掠，反手使出一记“刀”字诀，银钩带住圆业的禅杖杖头，判官笔的一撇在圆音掸杖一点，身子借势窜起，跃上了墙头，凝目瞧树丛时，只见树梢兀自轻晃，隐伏之人早已影踪不见。

圆业怪吼连连，挥动禅杖便要跃上墙来拚命。张翠山喝道：“追赶正凶要紧，两位休得阻拦。”圆音气喘喘的道：“你……你在我眼前杀人，还想抵赖甚么？”张翠山挥动虎头钩，逼得圆业无法上墙。

圆音道：“张五侠，咱们今日也不要你抵命，你抛下兵刃，随我们去少林寺罢。”张翠山怒道：“你二人阻手碍脚，放走了凶手，还在这里缠夹不清。我跟你们去少林寺干么？”圆音道：“去少林寺听由本寺方丈发落，你连害本寺三条人命，这样的大事，我也做不得主。”张翠山冷笑道：“枉你身为少林派‘圆’字辈好手，凶手在你眼前逃走，居然毫无知觉。”圆音道：“善哉，善哉！你伤害人命，决计不容你逃走。”

张翠山听他口口声声硬指自己是凶手，心下愈益恼怒，一面跟他斗口，一面和圆业见招拆招，斗得极是猛烈，冷笑道：“两位大师有本事便擒得我去！”

只见圆业掸杖在地下一撑，借力窜跃起来，张翠山跟着纵起，他的轻功可比圆业高得多了，凌空下击，捷若御风。圆业横杖欲挡，张翠山虎头钩一转，嗤的一声，圆业肩头中钩，鲜血长流，负痛吼叫，摔下地来。这一下还是张翠山手下留情，否则钩头稍稍一偏，钩中他的咽喉，圆业当场便得送命。

圆音叫道：“圆业师弟，伤得重吗？”圆业怒道：“不碍事！你还不出手，婆婆妈妈的干甚么？”圆音咳嗽一声，运杖上击。圆业极是悍

勇，竟不裹扎肩头伤口，舞杖如风，双双夹击。张翠山见这两僧膂力甚强，使的又是极沉重的兵刃，倘若给他们跃上墙头，自己以一敌二，倒是不易取胜，当下门户守得极是严密，居高临下，两僧始终无法攻上。”慧”字辈的三僧武功低得多了，眼见两位师伯久战无功，虽欲上前相助，却怎有插手足处？

张翠山心道：“为今之计，须得查明真凶，没来由跟他们纠缠不清。”

笔钩横交，封闭敌招来势，一声清啸，正要跃起，忽听得墙内一人纵声大吼，声若霹雳，跟着背后夸一股巨力推到。张翠山飘身下墙，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僧人翻过墙头，伸出两手，便来硬夺他手中兵刃。黑暗中瞧不清他的面貌，但见他十指如钩，硬抓硬夺，正是少林派中极厉害的“虎爪功”。圆业叫道：“圆心师兄，千万不能让这恶贼走了。”

张翠山自艺成以来，罕逢敌手，半月前学得“倚天屠龙功”，武功更高，此时见这少林僧来得威猛，反而起了敌忾之心，将虎头钩和判官笔往腰间一插，叫道，“你三个少林僧便联手齐上，我张翠山又有何惧？”眼见圆心的左手抓到，他右掌疾探，回指反抓，嗤的一声响，已撕下了他僧袍的一片衣袖。圆心手抓刚欲搭上他的肩头，张翠山左足飞起，正好踢中了他的膝盖。

岂知圆心的下盘功极是坚实，膝盖上受了这重重的一脚，只是身子一晃，却不跌倒，虎吼一声，右手跟着便抓了过来。同时圆音、圆业两条禅杖一点腰肋，一击头盖，同时袭到。那圆音说话气喘吁吁，似乎身患重病，其实三僧之中武功以他最高，一根数十斤重的精铜禅杖，在他使来竟如寻常刀剑一般灵便，点打挑拨，轻捷自如。

张翠山乍逢好手，寻思：“我武当和少林近年来齐名武林，到底谁高谁低，却始终没较量过，今日里正好一试少林高僧的手段。”当下展开一对肉掌，在两根禅杖、一对虎爪之间纵横来去，斩截擒拿、指点掌劈，虽是以一敌三，反而渐渐占了上风。

少林和武当两派武功各有长短，武当派中出了一位盖世奇才张三丰，可是少林寺千余年的浸润传授，究竟非同小可，只不过张翠山此时功夫在武当派中已是第一等高手，而圆音、圆心、圆业三僧虽然武功也算颇为了得，在少林寺中总不过是二流角色。时候一长，张翠山越战越是神定气足，挥洒自如，蓦地里右手倏出，使个“龙”字诀中的一钩，抓住了圆业的禅杖，顺手一拉，往圆音的禅杖上碰了过去。这一下借力打力，但听得当的一下巨响，只震得各人耳中嗡嗡作响。圆音和圆业力气均大，再加上张翠山的力道，两人只震得虎口血流。圆心一惊之下，扑上相救。张翠山伸足一钩，反掌在他背心拍落，又是借力打力，便以他自己向前一扑的劲道，将他摔了一交。

张翠山冷笑道：“要擒我上少林寺去，只怕还得再练几年。”说着转身便行。圆心纵身跃起，叫道：“凶徒休逃！”跟着圆音和圆业也追了上来。

张翠山心道：“这三个和尚纠缠不清，总不成将他们打死了。”提一口气，脚下展开轻功便奔。

圆心和圆业大呼赶来。他们轻功不及张翠山，只是大叫：“捉杀人的凶手啊！恶贼休得逃走！”沿着西湖的湖边穷追不舍。

张翠山暗暗好笑，心想你们怎追得上我？忽听得身后圆心和圆业不约而同的大叫一声：“啊哟！”圆音却闷哼一声，似乎也是身上受了痛楚。

张翠山一惊回头，只见三僧都伸手掩住了右眼，似乎眼上中了暗器，果然听到圆业大声骂道：“姓张的，你有种便再打瞎我这只左眼！”

张翠山更是一楞：“难道他的右眼已给人打瞎了？到底是谁在暗助我？”

心念一动，叫道：“七弟，七弟，你在哪里？”武当七侠中以七侠莫声谷发射暗器之技最精，因此张翠山猜想是莫七弟到了。

他叫了几声，却无人答应。张翠山急步绕着湖边几株大柳树一转，也不见半个人影。

圆业一目被射瞎后，暴怒如狂，不顾性命的要扑上来再和张翠山死拼到底。但圆音知道便是双目完好，自己三人也不是他的敌手，忙拉住圆业，说道：”圆业师弟，报仇之事，何必急在一时？这事就算你我肯罢休，老方丈和两位师叔能放过么？”

张翠山见三僧不再追来，满腹疑团：“暗中隐伏之人出手助我，却不知是谁。”当下不敢在湖畔多所逗留，急步赶回客店，急奔出十余丈，只见湖边芦苇不住摆动。

此时湖上无风，芦苇自摆，定是藏得有人，张翠山轻轻走近，正要出声喝问，芦苇中猛地跃出一人，举刀向他当头疾砍，喝道：“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张翠山斜身出脚，踢在他的右腕，那人钢刀脱手，白光一闪，那刀扑通一声，落入了湖中，看那人时，僧袍光头，又是个少林僧。张翠山喝道：“你在这里干甚么？”只见芦苇丛中躺着三人，不知是死是伤。他见那少林僧武功平平，对他也不顾忌，走上几步俯身看时，只见躺着的三人却是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和祝史二镖头。

张翠山一惊，叫道：“都总镖头，你……你怎地……”一言未毕，都大锦倏地跃起，双手牢牢揪住了张翠山胸口衣服，咬牙切齿的道：“恶贼，我不过留下三百两黄金，你……你便下这毒手！”张翠山道：“你干甚么？”

待要施擒拿法挣脱，只见他眼角边、嘴角上都是鲜血，此时虽在黑夜，但和他相距不过半尺，看得甚是清楚，惊问：“你受了内伤么？”

都大锦向那少林僧叫道：“师弟，你认清楚了，这人叫作银钩铁划张翠山，便是……便是害人的凶手，你快走，快走，别要被他追上……”突然间双手一紧，将额头往张翠山额头上猛撞过去，要跟他撞个头骨齐碎，同归于尽。

张翠山急忙双手翻转，在他臂上一推，只听得嗤的一声响，都大锦摔了出去，自己胸口衣襟却也被扯下了一大片，张翠山虽然大胆，但今晚迭见异事，都大锦的神情又大是令人生怖，不由得心中怦怦而跳，俯首看时，只见都大锦双眼翻白，已然气绝，自是早受极重的内伤，自己在他臂上这么轻轻一推，决不能就此杀了他。

那少林僧失声惊呼：“你……你又杀了都师兄……”转身没命的奔逃，又慌又急，只奔出数步，便摔了一交。

张翠山摇了摇头，见祝史两镖头双足浸在湖水之中，已死去多时。瞧着三具尸体，不禁怃然，他和都大锦并无交情，而龙门镖局护送俞岱岩出了差池，更一直恼恨在心，但眼见他忽而不明不白的死去，不免顿有伤逝之感，在湖畔悄立片刻，忽想：“都大锦说道：‘恶贼，我不过留下三百两黄金，你便下这毒手！’我叫他将二千两黄金都救济灾民，想是他舍不得，暗中留下了三百两。别说我并不知情，便是知道，也只一笑了之，岂有因此而跟你为难之理？”

一提都大锦的背囊，果然重甸甸地，撕开包袱，囊中跌出几只金元宝，滚在都大锦的脸旁。便在这霎时之间，心中忽感人生无常，这总镖头一生劳累，千里奔波，在刀尖子上拚命，只不过为了一些黄金，眼前黄金好端端的便在他身旁，可是他却再也无法享用了。再想自己此刻力战少林三僧，大获全胜，固英雄一时，但百年之后，和都大锦也无所分别，想到此处，不由得叹了口长气。

忽听得琴韵冷冷，出自湖中，张翠山抬起头来，只见先前在镖局外湖中所见的那个少年文士正在舟中抚琴。张翠山眼见脚下是三具尸体，游船若是摇近，给那人瞧见了声张起来，惊动蒙古巡兵，不免多惹麻烦。正要行开，忽听那文士在琴弦上轻拨三下，抬起头来，说道：“兄台既有雅兴子夜游湖，何不便上舟来？”说着将手一挥。后梢伏着的一个舟子坐起身来，荡起双桨，将小舟划近岸边。

张翠山心道：“此人一直便在湖中，或曾见到甚么，倒可向他打听打听。”

于是走到水边，待小舟划近，轻轻跃上了船头。

舟中书生站起身来，微微一笑，拱手为礼，左手向着上首的座位一伸，请客人坐下。碧纱灯笼照映下，这书生手白胜雪，再看他相貌，玉颊微瘦，眉弯鼻挺，一笑时左颊上浅浅一个梨涡，远观之似是个风流俊俏的公子，这时相向而对，显是个女扮男装的妙龄丽人。

张翠山虽然倜傥潇洒，但师门规矩，男女之防守得极紧。武当七侠行走江湖，于女色上人人律己严谨，他见对方竟是个女子，一愣之下，登时脸红，站起身来，立时倒跃回岸，拱手说道：“在下不知姑娘女扮男装，多有冒昧。”

那少女不答。忽听得桨声响起，小舟已缓缓荡向湖心，但听那少女抚琴歌道：“今夕兴尽，来宵悠悠，六和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宁当来游？”

舟去渐远，歌声渐低，但见波影浮动，一灯如豆，隐入了湖光水色。

在一番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剧斗后，忽然遇上这等缥缈旖旎的风光，张翠山悄立湖畔，不由得思如潮涌，过了半个多时辰，这才回去客店。

次日临安城中，龙门镖局数十口人命的大血案已传得人人皆知。张翠山外貌蕴藉儒雅，自然谁也不会疑心到他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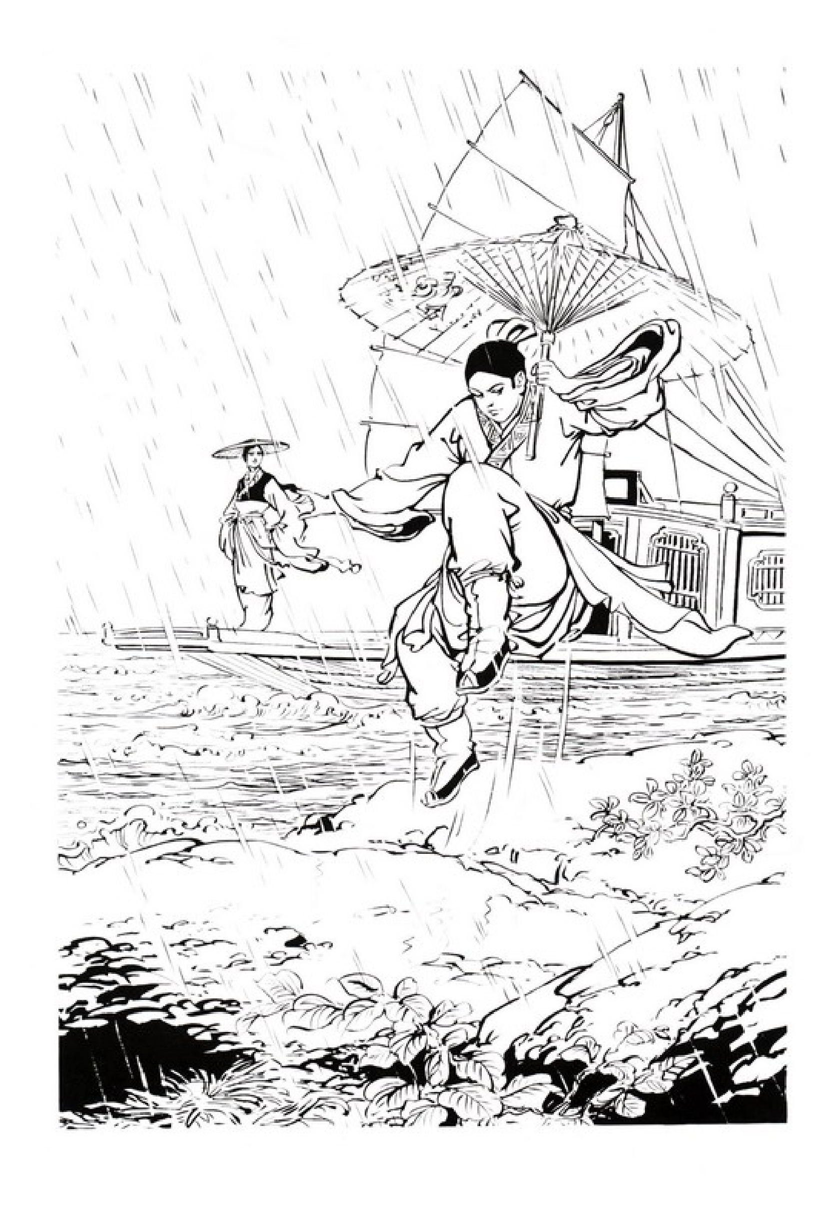
午前午后，他在市上和寺观到处闲逛，寻访二师兄俞莲舟和七弟莫声谷的踪迹，但走了一天，竟找不到武当七侠相互连络的半个记号。

到得申牌时分，心中不时响起那少女的歌声：“今夕兴尽，来宵悠悠，六和塔下，垂柳扁舟。彼君子兮，宁当来游？”那少女的形貌，更在心头拭抹不去，寻思：“我但当持之以礼，跟她一见又有何妨？倘若二师哥和七师弟在此，和他二人同去自是更好，但此刻除了从她身上之外，更无第二处可去打听昨晚命案的真相。”

用过晚饭，便向钱塘江边的六和塔走去。

第五回　皓臂似玉梅花妝

張翠山右足踢出，身子騰起，輕輕巧巧地過了小溝，猶似凌虛飛行一般，只聽得舟中少女喝了聲彩。張翠山轉過頭來，見她頭上找了頂頭　，站在船頭，風雨中衣袂飄飄。



五　皓臂似玉梅花妆

钱塘江到了六和塔下转一个大弯，然后直向东流。该处和府城相距不近，张翠山脚下虽快，得到六和塔下，天色也已将黑，只见塔东三株大柳树下果然系着一艘扁舟。钱塘江中的江船张有风帆，自比西湖里的游船大得多了，但桥头挂着两盏碧纱灯笼，却和昨晚所见的一般模样。张翠山心中怦怦而跳，定了定神，走到大柳树下，只见碧纱灯下，那少女独坐船头，身穿淡绿衫子，却已改了女装。

张翠山本来一意要问她昨晚的事，这时见她换了女子装束，却踌躇起来，忽听那少女仰天吟道："抱膝船头，思见嘉宾，微风波动，惘焉若醒。"张翠山朗声道："在下张翠山，有事请教，不敢冒昧。"那少女道："请上船罢。"张翠山轻轻跃上船头。

那少女道："昨晚乌云敝天，未见月色，今天云散天青，可好得多了。"

声音娇媚清脆，但说话时眼望天空，竟没向他瞧上一眼。张翠山道："不敢请教姑娘尊姓。"那少女突然转过头来，两道清澈明亮的眼光在他脸上滚了两转，并不答话。张翠山见她清丽不可方物，为此容光所逼，登觉自惭，不敢再说甚么，转身跃上江岸，发足往来路奔回。

奔出十余丈，斗然停步，心道："张翠山啊张翠山，你昂藏七尺，男儿汉大丈夫，纵横江湖，无所畏惧，今日却怕起一个年轻姑娘来？"侧头回望，只见那少女所坐的江船沿着钱塘江顺流缓缓而下，两盏碧纱灯照映江面，张翠山一时心意难定，在岸边信步而行。

人在岸上，舟在江上，一人一舟并肩而行。那少女仍是抱膝坐在船头，望着天边新升的眉月。

张翠山走了一会，不自禁的顺着她的目光一看，却见东北角上涌起一大片乌云。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这乌云涌得甚快，不多时便将月亮遮住，一阵风过去，撒下细细的雨点来。江边一望平野，无可躲雨之处，张翠山心中惘然，也没想到要躲雨，雨虽不大，但时候一久，身上便已湿透。只见那少女仍是坐在船头，自也已淋得全身皆湿。

张翠山猛地省起，叫道："姑娘，你进舱避雨啊。"那少女"啊"的一声，站起身来，不禁一怔，说道："难道你不怕雨了？"说着便进了船舱，过不多时，从舱里出来，手中多了一把雨伞，手一扬，将伞向岸上掷来。

张翠山伸手接住，见是一柄油纸小伞，张将开来，见伞上画着远山近水，数株垂柳，一幅淡雅的水墨山水画，题着七个字道："斜风细雨不须归。"

杭州伞上多有书画，自来如此，也不足为奇，伞上的绘画书法出自匠人手笔，便和江西的瓷器一般，总不免带着几分匠气，岂知这把小伞上的书画竟然甚为精致，那七个字微嫌劲力不足，当是出自闺秀之手，但颇见清丽脱俗。

张翠山抬起了头看伞上书画，足下并不停步，却不知前面有条小沟，左足一脚踏下，竟踏了个空。若是常人，这一下非摔个大筋斗不可。但他变招奇速，右足向前踢出，身子已然腾起，轻轻巧巧的跨过了小沟。只听得舟上少女喝了声彩："好！"张翠山转过头来，见她头上戴了顶斗笠，站在船头，风雨中衣袂飘飘，真如凌波仙子一般。

那少女道："伞上书画，还能入张相公法眼么？"张翠山于绘画向来不加措意，留心的只是书法，说道："这笔卫夫人名姬帖的书法，笔断意连，笔短意长，极尽簪花写韵之妙。"那少女听他认出自己的字体，心下甚喜，说道："这七字之中，那个'不'字写得最不好。"张翠山细细凝视，说道："这'不'字写得很自然啊，只不过少了含蓄，不像其余的六字，余韵不尽，观之令人忘倦。"那少女道："是了，我总觉这字写得不惬意，却想不出是甚么地方不对，经相公一说，这才恍然。"

她所乘江船顺水下驶，张翠山仍在岸上伴舟而行。两人谈到书法，一问一答，不知不觉间已行出里许。这时天色更加黑了，对方面目早已瞧不清楚。

那少女忽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多谢张相公指点，就此别过。"

她手一扬，后梢舟子拉动帆索，船上风帆慢慢升起，白帆鼓风，登时行得快了。张翠山见帆船渐渐远去，不自禁的感到一阵怅惘，只所得那少女远远的说道："我姓殷……他日有暇，再向相公请教……"

张翠山听到"我姓殷"三个字，蓦地一惊："那都大锦曾道，托他护送俞三哥的，是个相貌俊美的书生，自称姓殷，莫非便是此人乔装改扮？"他想至此事，再也顾不得甚么男女之嫌，提气疾追。帆船驶得虽快，但他展开轻功，不多时便已追及，朗声问道："殷姑娘，你识得我俞三哥俞岱岩吗？"

那少女转过了头，并不回答。张翠山似乎听到了一声叹息，只是一在岸上，一在舟中，却也听不明白，不知到底是不是叹张翠山又道："我心下有许多疑团，要请剖明。"那少女道："又何必一定要问？"张翠山道："委托龙门镖局护送我俞三哥赴鄂的，可就是殷姑娘么？此番恩德，务须报答。"

那少女道："恩恩怨怨，那也难说得很。"张翠山道："我三哥到了武当山下，却又遭人毒手，殷姑娘可知道么？"那少女道："我很是难过，也觉抱憾。"

他二人一问一答，风势渐大，帆船越行越快。张翠山内力深厚，始终和帆船并肩而行，竟没落后半步。那少女内力不及张翠山，但一字一句，却也听得明白。

钱塘江越到下游，江面越阔，而斜风细雨也渐渐变成狂风暴雨。

张翠山问道："昨晚龙门镖局满门数十口被杀，是谁下的毒手，姑娘可知么？"那少女道："我跟都大锦说过，要好好护送俞三侠到武当，若是路上出了半分差池……"张翠山道："你说要杀得他镖局中鸡犬不留。"那少女道："不错。他没好好保护俞三侠，这是他自取其咎，又怨得谁来？"张翠山心中一寒，说道："镖局中这许多人命，都是……都是……"那少女道："都是我杀的！"

张翠山耳中嗡的一响，实难相信这娇媚如花的少女竟是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过了一会儿，说道："那……那两个少林寺的和尚呢？"那少女道："也是我杀的。我本来没想和少林派结仇，不过他们用歹毒暗器伤我在先，便饶他们不得。"张翠山道："怎么……怎么他们又冤枉我？"那少女格格一声笑，说道："那是我安排下的。"

张翠山气往上冲，大声道："你安排下叫他们冤枉我？"那少女娇声笑道："不错。"张翠山怒道："我跟姑娘无怨无仇，何以如此？"

只见那少女衣袖一挥，钻进了船舱之中，到此地步，张翠山如何能不问个明白？眼见那帆船离岸数丈，无法纵跃上船，狂怒之下，伸掌向岸边一株枫树猛击，喀喀数声，折下两根粗枝。他用力将一根粗枝往江中掷去，左手提了另一根树枝，右足一点，跃向江中，左足在那粗枝上一借力，向前跃出，跟着将另一根粗枝又抛了出去，右足点上树枝，再一借力，跃上了船头，大声道："你……你怎么安排？"

船舱中黑沉沉地寂然无声，张翠山便要举步跨进，但盛怒之下仍然颇有自制，心想："擅自闯入妇女船舱，未免无礼！"正踌躇间，忽见火光一闪，舱中点亮了蜡烛。

那少女道："请进来罢！"

张翠山整了整衣冠，收拢雨伞，走进船舱，登时不由得一怔，只见舱中坐着一个少年书生，方巾青衫，折扇轻摇，神态甚是潇洒，原来那少女在这顷刻之间又已换上了男装，一瞥之下，竟与张翠山的形貌极其相似。他问她如何安排使得少林派冤枉自己，她这一改装，不用答复，已使他恍然大悟，昏暗之际，谁都会把他二人混而为一，无怪少林僧慧风和都大锦都一口咬定是自己下的毒手。

那少女伸折扇向对面的座位一指，说道："张五侠，请坐。"提起几上的细瓷茶壶斟了一杯茶，送到他面前，说道："寒夜客来茶当酒，舟中无酒，未免有减张五侠清兴。"

她这么斯斯文文的斟一杯茶，登时张翠山满腔怒火发作不出来，只得欠身道："多谢。"那少女见他全身衣履尽湿，说道："舟中尚有衣衫，春寒料峭，张五侠到后梢换一换罢。"张翠山摇头道："不用。"当下暗运内力，一股暖气由丹田升了起来，全身滚热，衣服上的水气渐渐散发。那少女道："武当派内功甲于武林，小妹请张五侠更衣，真是井底之见了。"张翠山道："姑娘是何门何派，可能见示么？"

那少女听了他这句话，眼望窗外，眉间登时罩上一层愁意。

张翠山见她神色间似有重忧，倒也不便苦苦相逼，但过了一会，忍不住又问："我俞三哥到底为何人所伤，盼姑娘见示。"那少女道："不单都大锦走了眼，连我也上了大当。我早该想到武当七侠英姿飒爽，怎会是如此险鸷粗鲁的人物。"

张翠山听她不答自己的问话，却说到"英姿飒爽"四字，显然当面赞誉自己的丰采，心头怦的一跳，脸上微微发烧，却不明白她说这几句话是甚么意思。

那少女叹了口气，突然卷起左手衣袖，露出白玉般的手臂来。张翠山急忙低下头来，不敢观看。那少女道："你认得这暗器么？"

张翠山听到她说到"暗器"两字，这才抬头，只见她左臂上钉着三枚小小黑色钢镖，肤白如雪，中镖之处却深黑如墨。三枚钢镖尾部均作梅花形，镖身不过一寸半长，却有寸许深入肉里。张翠山吃了一惊，霍地站起，叫道："这是少林派梅花镖，怎……怎地是黑色的？"那少女道："不错，是少林派梅花镖，镖上喂得有毒。"

她晶莹洁白的手臂上钉了这三枚小镖，烛光照映之下又是艳丽动人，又是诡秘可怖，便如雪白的宣纸上用黑墨点了三点。

张翠山道："少林派是名门正派，暗器上决计不许喂毒，但这梅花小镖除了少林弟子之外，却没听说还有哪一派的人物会使，你中镖多久了？快些设法解毒要紧。"

那少女见他神色间甚是关切，说道："中镖已二十余日，毒性给我用药逼住了，一时不致散发开来，但这三枚恶镖却也不敢起下，只怕镖一拔出，毒性随血四走。"

张翠山道："中镖二十余日再不起出，只怕……只怕……将来治愈后，肌肤上会有极大……极大的疤痕……"其实他本来想说："只怕毒性在体内停留过久，这条手臂要废。"

那少女泪珠莹然，幽幽地道："我已经尽力而为……昨天晚上在那些少林僧身边又没搜到解药……我这条手臂是不中用了。"说着慢慢放下了衣袖。

张翠山胸口一热，道："殷姑娘，你信得过我么？在下内力虽浅，但自信尚能相助姑娘逼出臂上的毒气。"那少女嫣然一笑，露出颊上浅浅的梨涡，似乎心中极喜，但随即说道："张五侠，你心中疑团甚多，我须先跟你说个明白，免得你助了我之后，却又懊悔。"张翠山昂然道："治病救人，原是我辈当为之事，怎会懊悔？"

那少女道："好在二十多天也熬过来啦，也不忙在这一刻。我跟你说，我将俞三侠交托给了龙门镖局之后，自己便跟在镖队后面，道上果然有好几起人想对俞三侠下手，都给我暗中打发了，可笑都大锦如在梦中。"张翠山拱手道："姑娘大恩大德，我武当弟子感激不尽。"那少女冷然道："你不用谢我，待会儿你恨我也来不及呢。"张翠山一呆，不明其意。

那少女又道："我一路上更换装束，有时装作农夫，有时扮作商人，远远跟在镖队之后，哪知到了武当山脚下出了岔子。"张翠山咬牙道："那六个恶贼，姑娘亲眼瞧见了？可恨都大锦懵懵懂懂，说不明白这六贼的来历。"

那少女叹了口气道："我不但见了，还跟他们交了手，可是我也懵懵懂懂，说不明白他们的来历。"她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道："那日我见这六人从武当山上迎下来，都大锦跟他们招呼，称之为'武当六侠'，那六人也居之不疑。我远远望着，见他们将俞三侠所乘的大车接了去，心想此事已了，于是勒马道旁，让都大锦等一行走过，但一瞥之下，心中起了老大疑窦：'武当七侠的同门师兄弟，情同骨肉，俞三侠身受重伤，他们该当一拥而上，立即看他伤势才是。但只有一人往大车中望了一眼，亲人非但并不理会，反而颇有喜色，大声唿哨，赶车而去，这可不是人情之常。'"

张翠山点头道："姑娘心细，所疑甚是。"

那少女道："我越想越觉不对，于是纵马追赶上去，喝问他们姓名。这六人眼力倒也不弱，一见面就看出我是女子。我骂他们冒充武当子弟，劫持俞三侠存心不良。三言两语，我便冲上去动手。六人中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瘦子跟我相斗，一个道士在旁掠阵，其余四人便赶着大车走了。那瘦子手底下甚是了得，三十余合中我胜他不得，突然间那道人左手一扬，我只感臂上一麻，无声无息的便中了这三枚梅花镖，手臂登时麻痒。那瘦子出言无礼，想要擒我，我还了他三枚银针，这才脱身。"说到这里，脸上微现红晕，想来那瘦子见她是个孤身的美貌少女，竟有非礼之意。

张翠山沉吟道："这梅花小镖用左手发射？少林派门下怎地出现了道人，莫非也是乔装的？"那少女微笑道："道士扮和尚须剃光头，和尚扮道上却容易得多，戴顶道冠便成。"张翠山点了点头，那少女道："我心知此事不妙，但那瘦子我尚自抵敌不过，那道人似乎更厉害得多，何况他们共有六人？

这可没了计较。"张翠山张口欲言，但终于忍住了。

那少女道："我猜你是想问：'干么不上武当山来跟我们说明？'是不是？我可不能上武当山啊，倘若我自己能出面，又何必委托都大锦走这趟镖呢？我傍惶无计，在道上闷走，恰好撞到你跟都大锦他们说话。后来见你去找寻俞三侠，我想武当七侠正主儿已接上了手，不用我再凑热闹，凭我这点微末本领，也帮不了甚么忙。那时我急于解毒，便即东还，不知俞三侠后来怎样了？"

张翠山当下说了俞岱岩受人毒害的情状。那少女长叹一声，睫毛微微颤动，说道："但愿俞三侠吉人天相，终能治愈，否则……否则……"张翠山听她语气诚恳，心下感激，说道："多谢姑娘好心。"说着眼眶微湿。那少女摇了摇头，说道："我回到江南，叫人一看这梅花镖，有人识得是少林派的独门暗器，说道除非是发暗器之人的本门解药，否则毒性难除。临安府除了龙门镖局，还有谁是少林派？于是我夜入镖局，要逼他们给解药，岂知他们不但不给，还埋伏下了人马，我一进门便对我猛下毒手。"

张翠山"嗯"了一声，沉吟道："你说故意安排，教他们认作是我？"

那少女脸有腼腆之色，低下了头，轻轻的道："我见你到衣铺去买了这套衣巾，觉得穿戴起来很是……很是好看，于是我跟着也买了一套。"张翠山道："这便是了。只是你一出手便连杀数十人，未免过于狠辣，镖局中的人跟你又没怨仇。"

那少女沉下脸来，冷笑道："你要教训我么？我活了一十九岁，倒还没听人教训过呢。张五侠大仁大义，这就请罢。我这般心狠手辣之辈，原没盼望跟你结交。"

张翠山给她一顿数说，不由得满脸通红，霍地站起，待要出舱，但随即想起已答应了助她治疗镖伤，说道："请你卷起手袖。"那少女蛾眉微竖，说道："你爱骂人，我不要你治了。"张翠山道："你臂上之伤延误已久，再耽误下去只怕……只怕毒发难治。"

那少女恨恨的道："送了性命最好，反正是你害的。"张翠山奇道："咦，那少林派的恶人发镖射你，跟我有甚么相干？"那少女道："倘若我不是千里迢迢的护送你三师哥上武当山，会遇上这六个恶贼么？这六人抢了你师哥去，我若是袖手旁观，臂上会中镖么？你倘若早到一步，助我一臂之力，我会中镖受伤么？"

除了最后两句有些强辞夺理，另外的话却也合情合理，张翠山拱手道："不错，在下助姑娘疗伤，只是略报大德。"那少女侧头道："那你认错了么？"张翠山道："我认甚么错？"那少女道："你说我心狠手辣，这话说错了。那些少林和尚、都大锦这干人、镖局中的，全都该杀。"张翠山摇头道："姑娘虽然臂上中毒，但仍可有救。我三师哥身受重伤，也未毙命，即使当真不治，咱们也只找首恶，这样一举连杀数十人，总是于理不合。"

那少女秀眉一扬，道："你说我杀错了人？难道发梅花镖打我的不是少林派的？难道龙门镖局不是少林派开的？"张翠山道："少林门徒遍于天下，成千成万，姑娘臂上中了三枚镖，难道便要杀尽少林门下弟子？"

那少女辩他不过，忽地举起右手，一掌往左臂上拍落，着掌之处，正是那三枚梅花镖的所在，这一掌下去，三镖深入肉里，伤得可就更加重了。

张翠山万料不到她脾气如此怪诞，一言不合，便下重手伤残自己肢体，她对自身尚且如此，出手随便杀人自是不在意下了，待要阻挡，已然不及，急道："你……你何苦如此？"只见她衫袖中渗出黑血。张翠山知道此时镖伤甚重，她内力已阻不住毒血上流，若不急救，立时便有性命之忧，当下左手探出，抓住了她的左臂，右手便去撕她衫袖。

忽听得背后有人喝道："狂徒不得无礼！"呼的一声，有人挥刀向他背上砍来。张翠山知是船上舟子，事在紧急，无暇分辩，反腿一脚，将那舟子踢出舱去。

那少女道："我不用你救，我自己爱死，关你甚么事？"说着拍的一声，清清脆脆的打了他一个耳光。她出掌奇快，张翠山事先又毫无防备，一楞之下，放开了她手臂。

那少女沉着脸道："你上岸去罢，我再也不要见你啦！"张翠山给她这一掌打得羞怒交进，道："好！我倒没见过这般任性无礼的姑娘！"跨步走上船头。那少女冷笑道："你没见过，今日便要给你见见。"

张翠山拿起一块木板，待要抛在江中，踏板上岸，但转念一想："我这一上去，她终究性命不保。"当下强忍怒气，回进舱中，说道："你打我一掌，我也不来跟你这不讲理的姑娘计较，快卷起袖来。你要性命不要？"

那少女嗔道："我要不要性命，跟你有甚么相干？"张翠山道："你千里送我三哥，此恩不能不报。"那少女冷笑道："好啊，原来你不过是代你三哥还债来着。倘若我没护送过你三哥，我受的伤再重，你也见死不救啦。"

张翠山一怔，道："那却也未必。"只见她忽地打个寒战，身子微颤，显是毒性上行，忙道："快卷起袖子，你当真拿自己性命开玩笑。"那少女咬牙道："你不认错，我便不要你救。"她脸色本就极白，这时娇嗔怯弱，更增楚楚可怜之态。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好，算我说错了，你杀人没有错。"那少女道："那不成，错便是错，有甚么算不算的。你为甚么叹了口气再认错，显然不是诚心诚意的。"

张翠山救命要紧，也无谓跟她多作口舌之争，大声道："皇天在上，江神在下，我张翠山今日诚心诚意，向殷……殷……"说到这里，顿了一顿。

那少女道："殷素素。"张翠山道："嗯，向殷素素姑娘认错。"

殷素素大喜，嫣然而笑，猛地里脚下一软，坐倒在椅上。张翠山忙从怀中药瓶里取出一粒"天心解毒丹"给她服下，卷起她衣袖，只见半条手臂已成紫黑色，黑气正自迅速上行。张翠山伸左手抓住她上臂，问道："觉得怎样？"殷素素道："胸口闷得难受。谁教你不快认错？倘若我死了，便是你害的。"

张翠山当此情景，只能柔声安慰："不碍事的，你放心。你全身放松，一点也不用力运气，就当自己是睡着了一般。"殷素素白了他一眼，道："就当我已经死了。"

张翠山心道："在这当口，这姑娘还是如此横蛮刁恶，将来不知是谁做她丈夫，这一生一世可有苦头吃了。"想到此处，不由得心中怔然而动，脸上登时发烧，生怕殷素素已知觉了自己的念头，向她望了一眼。只见她双颊晕红，大是娇羞，不知正想到了甚么。两人眼光一触，不约而同的都转开了头去。

殷素素忽然低声道："张五哥，我说话没轻重，又打了你，你……你别见怪。"

张翠山听她忽然改口，把"张五侠"叫作"张五哥"，心中更是怦怦乱跳，当下吸一口气，收摄心神，一股暖气从丹田中升上，劲贯双臂，抓住她手臂伤口的上下两端。

过了一会，张翠山头顶笼罩氤氲白气，显是出了全力，汗气上蒸。殷素素心中感激，知道这是疗毒的紧要关头，生恐分了他的心神，闭目不敢和他说话。忽听得波的一声，臂上一枚梅花小镖弹了出来，跃出丈余，跟着一缕黑血，从伤口中激射而出。黑血渐渐转红，跟着第二枚梅花镖又被张翠山的内力逼出。

便在此时，忽听得江上有人纵声高呼："殷姑娘在这儿吗？朱雀坛坛主参见。"张翠山微觉怪异，但运力正急，不去理会。那人又呼了一声。却听自己船上的舟子叫道："这里有个恶人，要害殷姑娘，常坛主快来！"那边船上的人大声喝道："恶贼不得无礼，你只要伤了殷姑娘一根寒毛，叫你身受千刀万剐。"这人声若洪钟，在江面上呼喝过来，大是威猛。

殷素素睁开眼来，向张翠山微微一笑，对这场误会表示歉意。第三枚梅花镖给她一拍之下，入肉甚深，张翠山连运了三遍力道，仍是逼不出来。但听见桨声甚急，那艘船飞也似的靠近，张翠山只觉船身一晃，有人跃上船来，他只顾用力，却也不去理会。

那人钻进船舱，但见张翠山双手牢牢的抓住殷素素左臂，怎想得到他是在运功疗伤，急怒之下，呼的一掌便往张翠山后心拍去，同时喝道："恶贼还不放手？"

张翠山缓不出手来招架，吸一口气，挺背硬接了他这一掌，但听嘭的一声，这一掌力道奇猛，结结实实的打中了他背心。张翠山深得武当派内功的精要，全身不动，借力卸力，将这沉重之极的掌力引到掌心，只听到波的一声响，第三枚梅花镖从殷素素臂上激射而出，钉在船舱板上，余势不衰，兀自颤动。

发掌之人一掌既出，第二掌跟着便要击落，见了这等情景，第二掌拍到半路，硬生生的收回，叫道："殷姑娘，你……你没受伤么？"但见她手臂伤口喷出毒血，这人也是江湖上的大行家，知道是打错了人，心下好生不安，暗忖自己这一掌有裂石破碑之劲，看来张翠山内脏已尽数震伤，只怕性命难保，忙从怀中取出伤药，想给张翠山服下。

张翠山摇了摇头，见殷素素伤口中流出来的已是殷红的鲜血，于是放开手掌，回过头来笑道："你这一掌的力道真是不小。"那人大吃一惊，心想自己掌底不知击毙过多少成名的武林好手，怎么这少年不避不让的受了一掌，竟如没事人一般，说道："你……你……"瞧瞧他脸色，伸手指去搭他脉搏。张翠山心想："索性开开他的玩笑。"暗运内劲，腹膜上顶，霎时间心脏停止了跳动。那人一搭上他手腕，只觉他脉搏已绝，更吓了一跳。

张翠山接过殷素素递来的手帕，给她包扎伤口，又道："毒质已然随血流出，姑娘只须服食寻常解毒药物，便已无碍。"殷素素道："多谢了。"

侧过头来，脸一沉，道："常坛主不得无礼，见过武当派的张五侠。"那人退后一步，躬身施礼。说道："原来是武当七侠的张五侠，怪不得内功如此深厚，小人常金鹏多多冒犯，请勿见怪。"

张翠山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脸上手上的肌肉凹凹凸凸、盘根错节，当下抱拳还礼。

常金鹏向张翠山见礼已毕，随即恭恭敬敬的向殷素素施下礼去。殷素素大剌剌的点一点头，不怎么理会。张翠山暗暗纳罕，只听常金鹏说道："玄武坛白坛主约了海沙派、巨鲸帮和神拳门的人物，明日清晨在钱塘江口王盘山岛上相会，扬刀立威。姑娘身子不适，待小人护送姑娘回临安府去。王盘山岛上的事，谅来白坛主一人料理，也已绰绰有余。"

殷素素哼了一声，道："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嗯，神拳门的掌门人过三拳也去吗？"常金鹏道："听说是他亲自率领神拳门的十二名好手弟子，前去王盘山赴会。"殷素素冷笑道："过三拳名气虽大，不足当白坛主的一击，还有甚么好手？"

常金鹏迟疑了一下，道："听说昆仑派有两名年轻剑客，也去赴会，说要见识见识屠……屠……"说到这里，眼角向张翠山一掠，却不说下去了。

殷素素冷冷的道："他们要去瞧瞧屠龙刀吗？只怕是眼热起意……"张翠山听到"屠龙刀"三字，心中一凛，只听殷素素又道："嗯，昆仑派的人物倒是不可小觑了。我手臂上的轻伤算不了甚么，这么着，咱们也去瞧瞧热闹，说不定须得给白坛主助一臂之力。"转头向张翠山道："张五侠，咱们就此别过，我坐常坛主的船，你坐我的船回临安去罢！你武当派犯不着牵连在内。"

张翠山道："我三师哥之伤，似与屠龙刀有关，详情如何，还请殷姑娘见示。"殷素素道："这中间的细微曲折之处，我也不大了然，他日还是亲自问你三师哥罢！"

张翠山见她不肯说，心知再问也是徒然，暗想："伤我三哥之人，其意在于屠龙宝刀。常坛主说要在王盘山扬刀立威，似乎屠龙刀是在他们手中，那些恶贼倘若得讯，定会赶去。"说道："发射这三枚梅花小镖的道士，你说会不会也上王盘山去呢？"

殷素素抿嘴一笑，却不答他的问话，说道："你定要去赶这份热闹，咱们便一块儿去罢！"转头对常金鹏道："常坛主，请你的船在前引路。"常金鹏应道："是！"弯着腰退出船舱，便似仆役厮养对主人一般恭谨。殷素素只点了点头。张翠山却敬重他这份武功修为，站起身来，送到舱口。

殷素素望了望他长袍后心被常金鹏击破的碎裂之处，待他回入船舱，说道："你除下长袍，我给你补一补。"张翠山道："不用了！"殷素素道："你嫌我手工粗劣吗？"

张翠山道："不敢。"说了这两个字，默不作声，想起她一晚之间连杀龙门镖局数十口老小，这等大奸大恶的凶手，自己原该出手诛却，可是这时非但和她同舟而行，还助她起镖疗毒，虽说是谢她护送师兄之德，但总嫌善恶不明，王盘山岛上的事务一了，须得立即分手，再也不能和她相见了。

殷素素见他脸色难看，已猜中他的心意，冷冷的道："不但都大锦和祝史两镖头，不但龙门镖局满门和那两个少林僧，还有那慧风和尚，也是我杀的。"张翠山道："我早疑心是你，只是想不到你用甚么手段。"殷素素道："那有甚么希奇？我潜在湖边水中听你们说话。那慧风突然发觉咱们两人相貌不同，想要说出口来，我便发银针从他口中射入，你在路上、树上、草里寻我的踪迹，却哪里寻得着？"张翠山道："这么一来，少林派便认定是我下的毒手了，殷姑娘，你当真好聪明，好手段！"他这几句话中充满愤激，殷素素假作不懂，盈盈站起，笑道："不敢，张五侠谬赞了！"

张翠山怒气填膺，大声喝道："姓张的跟你无怨无仇，你何苦这般陷害于我？"

殷素素微笑道："我也不是想陷害你，只是少林、武当，号称当世武学两大宗派，我想要你们两派斗上一斗，且看到底是谁强谁弱？"

张翠山惊然而惊，满腔怒火暗自潜息，却大增戒惧之意，心道："原来她另有重大奸谋，不只是陷害我一人而已。倘若我武当派和少林派当真为此相斗，势必两败俱伤，成为武林中的一场浩劫。"

殷素素折扇轻挥，神色自若，说道："张五侠，你扇上的书画，可否供我开开眼界？"

张翠山尚未回答，忽听得前面常金鹏船上有人朗声喝道："是巨鲸帮的船吗？哪一位在船上？"右首江面上有人叫道："巨鲸帮少帮主，到王盘山岛上赴会。"常金鹏船上那人叫道："天鹰教殷姑娘和朱雀坛常坛主在此，另有名门贵宾。贵船退在后面罢！"右首船上加人粗声粗气的道："若是贵教教主驾临，我们自当退让，是旁的人，那也不必了。"

张翠山心中一动："天鹰教？那是甚么邪教？怎地没听说过，眼见他们这等声势，力量可当真不小啊。想是此教崛起未久，我们少在江南一带走动，是以不知。巨鲸帮倒是久闻其名。可不是甚么好脚色。"推开船窗向外望去，只见右首那船船身雕成一头巨鲸之状，船头上白光闪闪，数十柄尖刀镶成巨鲸的牙齿，船身弯弯，便似鲸鱼的尾巴。这艘巨鲸船帆大船轻，行驶时比常金鹏那艘船快得多。

常金鹏站到船头，叫道："麦少帮主，殷姑娘在这儿，你这点小面子也不给吗？"巨鲸船舱中钻出一个黄衣少年，冷笑道："陆上以你们天鹰教为尊，海面上该算是我们巨鲸帮了罢？好端端的为甚么要让你们先行？"张翠山心想："江面这般宽阔，数百艘大船也可并行，何必定要他们让道，这天鹰教也未免太横。"

这时巨鲸船上又加了一道风帆，抢得更加快了，两船越离越远，再也无法追上。常金鹏“哼”的一声，说道：“巨鲸帮……屠龙刀……也……屠龙刀……”大江之上，风急浪高，两船相隔又远，不知他说些甚么。

那麦少帮主听他连说了两句“屠龙刀”，心想事关重大，命水手侧过船身，渐渐和常金鹏的座船靠近，大声问道：“常坛主你说甚么？”常金鹏道：“麦少帮主……咱们玄武坛白坛主……那屠龙刀……”张翠山微觉奇怪：“怎么他说话断断续续？”

眼见巨鲸船靠得更加近了，相距已不过数丈，猛听得呼的一声，常金鹏提起船头巨锚掷将出去，锚上铁链呛啷啷连响，对面船上两个水手长声惨叫，大铁锚已钩在巨鲸船上。

麦少帮主喝道：“你干甚么？”常金鹏手脚快极，提起左边的大铁锚又掷了出去。两只铁锚击毙了巨鲸船上三名水手，同时两艘船也已连在一起。

麦少帮主抢到船边，伸手去拔铁锚。常金鹏右手挥动，链声呛啷，一个碧绿的大西瓜飞了出去，砰的一声猛响，打在巨鲸船的主桅之上。张翠山才知道这大西瓜是常金鹏所用兵器，眼见是精钢铸成，瓜上漆成绿黑间条之色，共有一对，系以钢链，便和流星锤无异，只是两个西瓜特大特重，每个不下五六十斤，若非膂力惊人，如何使得他动？

右手的铁西瓜击出，巨鲸船的主桅喀啦啦响了两声，常金鹏拉回右手铁西瓜，跟着左手铁西瓜又击了出去，待到右手铁西瓜三度进击，那主桅喀啦、喀啦连响，从中断为两截。巨鲸船上众海盗惊叫呼喝。常金鹏双瓜齐飞，同时击在后桅之上，后桅较细，一击便断。

这时两船相隔两丈有余，那麦少帮主眼睁睁的瞧着两根桅杆一一折断，竟是无法可施，只有高声怒骂。

常金鹏喝道：“有天鹰教在此，水面上也不能任你巨鲸帮称雄！”右臂扬处，铁瓜又是呼的一声飞出，这一次却击在巨鲸船的船舷之上，砰的一声，船旁登时破了一个大洞，海水涌入，船上众水手大声呼叫起来。

麦少帮主抽出分水蛾眉刺，双足一点，纵身跃起，便往常金鹏的船头扑来。常金鹏待他跃到最高之时，左手铁瓜飞出，径朝他迎面击去，这一招甚是毒辣，铁瓜到时，正是他人在半空，一跃之力将衰未衰。麦少帮主叫声：“啊哟！”伸蛾眉双刺在铁瓜上一挡，便欲借力翻回，猛觉胸口气塞，眼前一黑，翻身跌回船中。

常金鹏双爪此起彼落，霎时之间巨鲸船上击了七八个大洞，跟着提起锚链，运劲回拉。喀喇喇几声响，巨鲸船船板碎裂，两只铁锚拉回了船头。

天鹰教船上众水手不待坛主吩咐，扬帆转舵，向前直驶。

张翠山见到常金鹏击破敌船的这等威势，暗自心惊：“我若非得恩师传授，学会了借力卸力之法，他那巨灵神掌般的一掌击在我背心，却如何经受得起？这人于瞬息间诱敌破敌，不但武功惊人，而且阴险毒辣，十分工于心计，实是邪教中一个极厉害的人物。”回眼看殷素素时，只见她神色自若，似乎这类事司空见惯，丝毫没放在心上。

只听得雷声隐隐，钱塘江上夜潮将至。巨鲸帮的帮众虽然人人精通水性，但这时已在江海相接之处，江面阔达数十里，距离南北两岸均甚遥远。巨鲸帮帮众听到潮声，忍不住大叫呼救。常金鹏和殷素素的两艘座船向东疾驶，毫不理会。

张翠山探首窗外，向后望去，只见那艘巨鲸船已沉没了一小半，待得潮水一冲，登时便要粉碎。他耳听得惨叫呼救之声，心下甚是不忍，但知殷素素和常金鹏都是心狠手辣之辈，若要他们停船相救，徒然自讨没趣，只得默然不语。

殷素素瞧了他的神色，微微一笑，纵声叫道：“常坛主，咱们的贵客张五侠大发慈悲，你把巨鲸船中那些家伙救起来罢！”这一着大出张翠山的意外。只听得前面船上常金鹏应道：“谨尊贵客之命！”船身侧过，斜抢着向上游驶去。

常金鹏大声叫道：“巨鲸帮的帮众们听者，武当派张五侠救你们性命，要命的快游上来罢！”诸帮众顺流游下。常金鹏的船逆流迎上，抢在潮水的头里，将巨鲸船上自麦少帮主以下救起十之八九，但终于有八九名水手葬身在波涛之中。

张翠山心下大慰，喜道：“多谢你啦！”殷素素冷冷的道：“巨鲸帮杀人越货，那船中没一个人的手上不是染满血腥，你救他们干么？”张翠山茫然若失，答不出话来。巨鲸帮恶名素著，是水面上四大恶帮之一，他早闻其名，却不知今日反予相救。只听殷素素道：“若不将他们救上船来，张五侠心中更要骂我啦：‘哼！这年轻姑娘心肠狠毒，甚于蛇蝎，我张翠山悔不该助她起镖疗毒！’”这句话正好说中了张翠山的心事，他脸上一红，只得笑道：“你伶牙俐齿，我怎说得过你？救了那些人，是你自己积的功德，可不跟我相干。”

就在这时，潮声如雷，震耳欲聋，张翠山和殷素素所乘江船猛地被抛了起来。说话声尽皆掩没。张翠山向窗外看时，只见巨浪犹如一堵透明的高墙，巨鲸帮的人若不获救上船，这时都被掩没在惊涛之中了。

殷素素走到后舱，关上了门，过了片刻出来，又已换上了女装。她打个手势，要张翠山除下长袍。张翠山不便再行峻拒，只得脱下。他只道殷素素要替自己缝补衫背的破裂之处，哪知她提起她自己刚换下来的男装长袍，打手势叫他穿上，却将他的破袍收入后舱。

张翠山身上只有短衫中衣，只得将殷素素的男装穿上。那件袍子本就宽大，张翠山虽比她高大得多，却也不显得窄小，袍子上一缕缕淡淡的幽香送入鼻端。张翠山心神一荡，不敢向她看去，恭恭敬敬的坐着，装作欣赏船舱板壁上的书画，但心事如潮，和船外船底的波涛一般汹涌起伏，却哪里看得进去？殷素素也不来跟他说话。

忽地一个巨浪涌来，船身倾侧，舱中烛火登时熄了。张翠山心道：“我二人孤男寡女，坐在船舱之中，虽说我不欺暗室，却怕于殷姑娘的清名有累。”

于是推开后舱舱门，走到把舵的舟子身旁，瞧着他稳稳掌着舵柄，穿波越浪下驶。

半个多时辰之后，上涌的潮水反退出海，顺风顺水，舟行更远，破晓后已近王盘山岛。

那王盘山在钱塘江口的东海之中，是个荒凉小岛，山石鳞峋，向无人居。

两艘船驶近岛南，相距尚有数里，只听得岛上号角之声呜呜吹起，岸边两人各举大旗，挥舞示意。座船渐渐驶近，只见两面大旗上均绣着一头大鹰，双翅伸展，甚是威武。

两面大旗之间站着一个老者。只听他朗声说道：“玄武坛白龟寿恭迎殷姑娘。”声音漫长，绵绵密密，虽不响亮，却是气韵醇厚。片到间坐船靠岸，白龟寿亲自铺上跳板。殷素素请张翠山先行，上岸后和白龟寿引见。

白龟寿见殷素素神气间对张翠山极为重视，待听到他是武当七侠中的张五侠，更是心中一凛，说道：“久仰武当七侠的清名，今日幸得识荆，大是荣幸。”张翠山谦逊了几句。

殷素素笑道：“你两个言不由衷，说话太不痛快。一个心想：‘啊哟，不好，武当派的人也来啦，多了个争夺屠龙刀的棘手人物。’另一个心中却说：‘你这种左道邪教的人物，我才犯不着跟你结交呢。’我说啊，你们想说甚么便说甚么，不用口是心非的。”

白龟寿哈哈一笑。张翠山却道：“不敢！白坛主武功精湛，在下听得白坛主这份隔海传声的功夫，心下好生佩服。在下只是陪殷姑娘来瞧瞧热闹，决无觊觎宝刀之心。”

殷素素听他这般说，面溢春花，好生喜欢。白龟寿素知殷素素面冷心狠，从来不对任何人稍假词色，但这时对张翠山的神态却截然不同，知道此人在她心中的分量实是不轻，又听得他称赞自己的内功，当下敌意尽消，说道：“殷姑娘，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那些家伙早就到啦，还有两个昆仑派的年轻剑客。这两个小子飞扬跋扈，嚣张得紧，哪如张五侠扬名天下，却这么谦光。可见有一分本事，便有一分修养……”

他刚说到这里，忽听得山背后一人喝道：“背后鬼鬼祟祟的毁谤旁人，这又算是甚么行径了？”话声一歇，转出两个人来。两人均穿青色长袍，背上斜插长剑，都是二十八九岁年纪，脸罩寒霜，一副要惹事生非的模样。

白龟寿笑道：“说起曹操，曹操便到。来来来，我跟各位引见引见。”

那两个昆仑派的青年剑客本来就要发作，但斗然间见到殷素素容光照人，艳丽非凡，不由得心中都是怦然一动。一个人目不转瞬的呆瞧着她，另一个看了她一眼，急忙转开了头，但随即又偷偷斜目看她。

白龟寿指着呆看殷素素的那人道："这位是高则成高大剑客。"指着另一人道："这位是蒋涛蒋大剑客。两位都是昆仑派的武学高手。想昆仑派威震西域，武学上有不传之秘，高蒋两位更是昆仑派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矫矫不群的人物。这一次来到中原，定当大显身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他这番话中显是颇含讥嘲，张翠山心想这两人若不立即动武，也必反唇相稽，哪知高蒋二人只唯唯否否，似乎并没有听见他说些甚么，再看二人的神色，这才省悟，原来他二人一见殷素素，一个傻瞪，一个偷瞧，竟都神不守舍的如痴如呆。张翠山暗暗好笑，心道："昆仑派名播天下，号称剑术通神，哪知派中弟子却这般无聊。"

白龟寿又道："这位是武当派张翠山张相公，这位是殷素素殷姑娘，这位是敝教的常金鹏常坛主。"他说这三人姓名时都轻描淡写，不加形容，对张翠山更只称一声"张相公"，连"张五侠"的字眼也免了，显是将他当作极亲近的自己人看待。

殷素素心中甚喜，眼光在张翠山脸上一转，秋波流动，梨涡浅现。

高则成见殷素素对张翠山神态亲近，胸头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丛怒火，狠狠的向张翠山怒目横了一眼，冷冷的道："蒋师弟，咱们在西域之时，好像听说过，武当派算是中原武林中的名门正派啊。"蒋涛道："不错，好像听说过。"高则成道："原来耳闻不如目见，道听途说之言，大不可信。"

蒋涛道："是吗？江湖上谣言甚多，十之八九原本靠不住。高师哥说武当派怎么了？"高则成道："名门正派的弟子，怎地和邪教人物厮混在一起，这不是自甘堕落么？"二人一吹一唱，竟向张翠山叫起阵来。他们可不知殷素素也是天鹰教中人物，"邪教"二字，只指白常二人而言。

张翠山听他二人言语如此无礼，登时便要发作，但转念一想，自己这次上王盘山来，用意纯在查察伤害俞岱岩的凶手，这两个昆仑弟子年纪虽较自己为大，却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犯不着跟他们一般见识，何况天鹰教行事确甚邪恶，观乎殷素素和常金鹏将杀人当作家常便饭一事可知，自己决不能与他们牵缠在一起，于是微微一笑，说道："在下跟天鹰教的这几位也是初识，和两位仁兄没甚么分别。"

这两句话众人听了都是大出意外。白常两坛主只道殷素素跟他交情甚深，原来却是初识。殷素素心中恼怒，知道张翠山如此说，分明有瞧不起天鹰教之意。高蒋两人相视冷笑，心想："这小子是个脓包，一听到昆仑派的名头，心里就怕了咱们啦。"

白龟寿道："各位贵宾都已到齐，只有巨鲸帮的麦少帮主还没来，咱们也不等他啦。现下各位到处随便逛逛，正午时分请到那边山谷饮酒看刀。"

常金鹏笑道："麦少帮主座船失事，是张相公命人救了起来，这时便在船中，待会请他赴宴便了。"

张翠山见白常两位坛主对己执礼甚恭，殷素素的眼光神色之间更是柔情似水，但想跟这些人越疏远越好，说道："小弟想独自走走，各位请便。"

也不待各人回答，一举手，便向东边一带树中走去。

王盘山是个小岛，山石树木亦无可观之处。东南角有个港湾，桅樯高耸，停泊着十来艘大船，想是巨鲸帮、海沙派一干人的座船。张翠山沿着海边信步而行，他对殷素素任意杀人的残暴行径虽然大是不满，但说也奇怪，一颗心竟念兹在兹的萦绕在她身上："这位殷姑娘在天鹰教中地位极是尊贵，白常两位坛主对她像公主一般侍候，但她显然不是教主，不知是甚么来头？"

又想："天鹰教要在这岛上扬刀立威，对方海沙派、神拳门、巨鲸帮等都由首要人物赴会，天鹰教却只派两个坛主主持，全没将这些对手放在心上。瞧那玄武坛白坛主的气派，似乎功力尚在朱雀坛常坛主之上。看来天鹰教已是武林中一个极大的隐忧，今日须当多摸清一些他们的底细，日后武当七侠只怕要跟他们势不两立。"

正沉吟间，忽听得树林外传来一阵阵兵刃相交之声，他好奇心起，循声过去，只见树荫下高则成和蒋涛各执长剑，正在练剑，殷素素在一旁笑吟吟的瞧着。张翠山心道："师父常说昆仑派剑术大有独到之处，他老人家少年之时，还和一个号称'剑圣'的昆仑派名家交过手，这机缘倒是难得。"但武林人士学习武功之时极忌旁人偷看。张翠山虽极想看个究竟，终是守着武林规矩，只望了一眼，转身便欲退开。

但他这么一探头，殷素素已见到了，向他招了招手，叫道："张五哥，你过来。"张翠山这时若再避开，反落了个偷看的嫌疑，于是迈步走近，说道："两位兄台在此练剑，咱们别惹人厌，到那边走走罢。"还没听到殷素素回答，只见白光一闪，嗤的一响，蒋涛反剑掠上，高则成左臂中剑，鲜血冒出。张翠山吃了一惊，只道是蒋涛失手误伤。哪知高则成哼也不哼，铁青着脸，刷刷刷三剑，招数巧妙狠辣，全是指向蒋涛的要害。张翠山这才看清，原来两人并非练习剑法，竟是真打真斗，不禁大是讶异。

殷姑娘笑道："看来师哥不及师弟，还是蒋兄的剑法精妙些。"

高则成听了此言，一咬牙，翻身回剑，剑诀斜引，一招"百丈飞瀑"，剑锋从半空中直泻下来。张翠山忍不住喝彩："好剑怯！"蒋涛缩身急躲，但高则成的剑势不到用老，中途变招，剑尖抖动，"嘿！"的一声呼喝，刺入了蒋涛左腿。殷素素拍手道："原来做师兄的毕竟也有两手，蒋兄这一下可比下去啦。"蒋涛怒道："也不见得。"剑招忽变，歪歪斜斜的使出一套"雨打飞花"剑法来。这一路剑走的全是斜势，飘逸无伦，但七八招斜势之中，偶尔又挟着一招正势，教人极难捉摸。高则成对这路本门剑法自是烂熟于胸，见招拆招，毫不客气的还以击削劈刺。两人身上都已受伤，虽然非在要害，但剧斗中鲜血飞溅，两人脸上、袍上、手上都是血点斑斑。师兄弟俩越斗越狠，到后来竟似性命相扑一般。殷素素在旁不住口的推波助澜，赞几句高则成，又赞几句蒋涛，把两人激得如癫如痴，恨不得一剑将对方刺倒，显得自己剑法高强，好讨得殷素素欢喜。

这时张翠山早已明白，他师兄弟俩忽然舍命恶斗，全是殷素素从中挑拨，以报复两人先前出言轻侮了天鹰教。眼见两人越打越狠，初时还不过意欲取胜，到后来均已难以自制，竟似要致对方死命一般，再斗下去势将闯出大祸。

看这二人剑法确然颇为精妙，然变化不够灵动，内力也嫌薄弱，剑法中的威力只发挥得出一二成而已。

殷素素拍手嘻笑，甚是高兴，说道："张五哥，你瞧昆仑派的剑法怎样？"

不听张翠山回答，一回头，见他眉头微皱，颇有厌恶之色，说道："使来使去这几路，也没甚么看头，咱们到那边瞧瞧海景去罢！"说着拉着张翠山的左手，举步便行。

张翠山只觉一只温腻软滑的手掌握住自己的手，心中一动，明知她是有意激怒高蒋二人，却也不便挣脱，只得随着她走向海边。

殷素素瞧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出了一会神，忽道："《庄子秋水篇》中说道：'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然而大海却并不骄傲，只说：'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真是了不起，胸襟如此博大！"

张翠山见她挑动高蒋二人自相残杀，引以为乐，本来甚是不满，忽然听到这几句话，不禁一怔。《庄子》是道家修真之士所必读，张翠山在武当山时，张三丰也常拿来跟他们师兄弟讲解。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突然在这当儿发此感慨，实大出于他意料之外。他一怔之下，说道："是啊，'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

殷素素听他以《庄子秋水篇》中形容大海的话相答，但脸上神气，却有不胜仰慕钦敬之情，说道："你想起了师父吗？"

张翠山吃了一惊，情不自禁的伸出右手，握住了她另外一只手，道："你怎知道？"当年他在山上和大师兄宋远桥、三师兄俞岱岩共读《庄子》，读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这两句话时，俞岱岩说道："咱们跟师父学艺，越学越觉得跟他老人家相差得远了，倒似每天都在退步一般。用《庄子》上这两句话来形容他老人家深不可测、高无尽头的功夫，那才适当。"宋远桥和张翠山都点头称是。这时他想起《庄子》这两句话，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师父。

殷素素道："你脸上的神情，不是心中想起父母，便是想起了师长，但'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云云，当世除了张三丰道长，只怕也没第二个人当得起了。"张翠山甚喜，道："你真聪明。"惊觉自己忘形之下握住了她的双手，脸上一红，缓缓放开。

殷素素道："尊师的武功到底是怎样出神入化，你能说些给我听听么？"

张翠山沉吟半晌，道："武功只是小道，他老人家所学远不止武功，唉，博大精深，不知从何说起。"殷素素微笑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张翠山听她引用《庄子》中颜回称赞孔子的话，而自己心中对师父确有如此五体投地的感觉，说道："我师父不用奔逸绝尘，他老人家趋一趋，驰一驰，我就跟不上啦。"

殷素素聪明伶俐，有意要讨好他，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久而忘倦，并肩坐在石上，不知时光之过。

忽听得远处脚步声沉重，有人咳了几声，说道："张相公、殷姑娘，午时已到，请去入席罢。"张翠山回过头来，只见常金鹏相隔十余丈站着，虽然神色庄敬，但嘴角边带着一丝微笑。神情之中，便似一个慈祥的长者见到一对珠联璧合的小情人，大感赞叹欢喜。殷素素一直对他视作下人，傲不为礼，这时却脸含羞涩，低下头去。张翠山心中光明磊落，但见了两人神色，禁不住脸上一红。

常金鹏转过身来，当先领路。殷素素低声道："我先去，你别跟着我一起。"张翠山微微一怔，心道："这位姑娘怎地避起嫌疑来啦？"便点了点头。殷素素抢上几步，和常金鹏并肩而行，只听她笑着问道："那两个昆仑派的呆子打得怎么啦？"张翠山心中似喜非喜，似愁非愁，直瞧着他二人的背影在树后隐没，这才缓缓向山谷中走去。

进得谷口，只见一片青草地上摆着七八张方桌，除了东首第一席外，每张桌旁都已坐了人。常金鹏见他走近，大声说道："武当派张五侠驾到！"

这八个字说得声若雷震，山谷鸣响。他一说完，和白龟寿快步迎了出来，每人身后跟随着本坛的五名舵主，十二人在谷口一站，并列两旁，躬身相迎。

白龟寿道："天鹰教殷教主属下，玄武坛白龟寿、朱雀坛常金鹏，恭迎张五侠大驾。"殷素素并不走到谷口相迎，却也站起身来。

张翠山听到"殷教主"三字，心头一震，暗想："那教主果然姓殷！"

当下作揖说道："不敢当，不敢当！"举步走进谷中，只见各席上坐的众人均有愤愤不平之色，微感不解，却也不去理会。他不知海沙派、巨鲸帮、神拳门各路首领到来之时，天鹰教只派坛下的一名舵主引导入座，绝不似对张翠山这般恭敬有礼，相形之下，显是对之意含轻视。

白龟寿引着他走到东首第一席上，肃请入座。这张桌旁只摆着一张椅子，乃是各桌之中最尊贵的首席。张翠山一瞥眼，见其余各席大都坐了七八人，只第六席上坐着高则成和蒋涛二人。他朗声辞道："在下末学后进，不敢居此首席。请白兄移到下座去罢。"白龟寿道："武当派乃方今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张五侠威震天下，若不坐此首席，在座的无人敢坐。"张翠山记着师父平时常说的"宁静谦抑"之训，心想："倘若师父或大师哥在此，这首座自可坐得，我却是不配。"坚意辞让。

高则成和蒋涛使个眼色，蒋涛忽地提起自己座椅，凌空掷了过来。他这一席和首席之间隔开五张桌子，但他这一掷劲力甚强，只听呼的一声响，那椅子飞越五张桌旁各人头顶，在第一席边落了下来，端端正正的摆好，与原有的一张椅子相距尺许，这一手巧劲，确是造诣不凡。蒋涛一掷出椅子，高则成便大声道："嘿嘿，泰山北斗，不知是谁封的泰山北斗？姓张的不敢坐，咱师兄弟还不致于这般脓包。"两人身法如风，抢到椅旁。

原来先前殷素素问他二人到底准的武功高些，说想学几招昆仑派的剑法，准拟向剑法高明的人求教。二人毫不推辞，便拔剑喂招。初时也只是想胜过了对方，但越打越狠，渐渐收不住手，殷素素又在旁挑拨，两人竟致一齐受伤。待见她和张翠山神情亲密的走开，才知上了她当，两人收剑裹伤，又恼又妒，却不敢向殷素素发作，这时乘机抢夺张翠山的席位，想激他出手，在群雄面前狠狠的折辱他一番。

常金鹏伸手拦住，说道："且慢！"高则成伸指作势，便欲往常金鹏臂弯中点去。

张翠山道："两位坐此一席，最是合适不过。小弟便坐那边罢！"说着举步往第六席走去。殷素素忽然伸手招了招，叫道："张五哥，到这里来。"

张翠山不知她有甚么话说，便走近身去。殷素素随手拉过一张椅子，放在自己身旁，微笑道："你坐这里罢。"张翠山万料不到她会如此脱略形迹，在群豪注目之下，颇觉踌躇，若跟她并肩同席，未免过于亲密，倘不依言就坐，又不免要使她无地自容。殷素素低声道："我还有话跟你说呢！"张翠山见她脸上露出求恳之色，不便推辞，便在椅上坐了下来。殷素素心花怒放，笑吟吟的给他斟了杯酒。

这边高则成和蒋涛虽然抢到了首席，但见这等情景，只有恼怒愈增。白龟寿伸手在椅子上拂了几下，扫去灰尘，笑道："昆仑派的两位大剑客要坐个首席，那真不错啊，请坐，请坐！"说着和常金鹏及十名舵主各自回归主人席位就座。高则成和蒋涛均想："这脓包不敢坐首席，武当派的威风终究给昆仑派压了下去。"两人对望一眼，大剌剌的坐下。

只听得喀喇、喀喇两声，椅脚断折，两人一起向后摔跌。总算两人武功不弱，不待背心着地，伸手在地上一撑，已自跃起，但饶是如此，神情已异常狼狈。各席上的豪客都哈哈大笑起来。高蒋二人均知是白龟寿适才用手拂椅，暗中作下了手脚，暗想这份阴劲着实厉害，自己可没如此功力。他二人本来十分自负，把天鹰教当作是下三滥的旁门左道，毫没瞧在眼里，这才在王盘山上如此飞扬跋扈，此刻见到白龟寿显示了这般功力，不由得锐气大挫。

却听白龟寿冷冷的道："昆仑派的武功，大家都知道是高的，两位不用寻这两张椅子的晦气。说到坐烂椅子这点粗浅功夫，在座诸君没一位不会罢？"说着右手一挥，指着坐在末席的十名舵主，道："你们也练一练罢！"

但听得喀喇喇几声猛响，十张椅子一齐破裂。那十名舵主有备而发，坐碎椅子后笑吟吟的站着，神定气闲，可比高蒋二人狼狈摔倒的情形高明得太多了。在座群豪大都是见多识广之士，自瞧出白龟寿故意作弄他二人，只是这情景确实有趣，忍不住都放声大笑。

笑声中只见天鹰教的两名舵主各抱一块巨石，走到第一席之旁，伸足踢去破椅，说道："木椅单薄，无力承当两位贵体，请坐在这石头上罢！"这两人是天鹰教中出名的大力士，武功平平，但身躯粗壮，天生神力，每人所抱的巨石都有四百来斤，托起巨石便递给高蒋二人，要他们接住。

高蒋二人剑法精妙，要接住这般巨石却万万不能。高则成皱眉道："放下罢！"两名大力舵主齐声"嘿"的一声猛喝，双臂挺直，将巨石高举过顶，说道："接住罢！"

这么一来，逼得高蒋二人只有缩身退开，只怕两个大力士中有一个力气不继，稍有失闪，那四五百斤的大石压将下来，岂不给压得筋折骨断？他二人心中气恼，却又不敢出手袭击这两个大力士，巨石横空，准也不敢靠近，自履险地。

白龟寿朗声道："两位昆仑剑客不敢坐首席啦，还是请张相公坐罢！"

张翠山坐在殷素素身旁，香泽微闻，心中甜甜的，不禁神魂飘荡，忽地听得白龟寿这么一喝，登时警觉："我千万不能自堕魔障，和这邪教女魔头有甚么牵缠。"当即站起身来，走了过去。

白龟寿听常金鹏赞张翠山武功了得，他却不曾亲眼得见，这时有心要试他一试，向两名手托巨石的大力舵主使个眼色。

两名舵主会意，待张翠山走近，齐声喝道："张相公小心，请接住了！"

喝声一停，两人身子一矮，双臂下缩，随即长身展臂，大叫一声，两块巨石齐向张翠山头顶压将下来。

群豪见了这等声势，情不自禁的一齐站起。

白龟寿本意只是要一试张翠山的武功，绝无恶意，一来"武当七侠"的名头在江湖上太响，今日眼见他不过是个温文蕴藉的青年书生，颇出意料之外，二来殷姑娘向来没把谁瞧在眼里，对这位"张五侠"却显是十分倾倒，此人日后与天鹰教必有极大干连。但忽见这两名大力舵主

莽莽撞撞的掷出巨石，登时好生后悔，暗叫：“糟糕！”心想张翠山是名门弟子，当然不致为巨石所伤，但纵跃闪避之际，情景也必狼狈，倘若不幸竟尔小小的出了些丑，不但张翠山见怪，殷姑娘更要大为恚怒。他顷刻间便打定了主意，倘若情势不妙，立时便要嫁祸于那两名舵主，宁可将两人立毙于掌下，也不能开罪了殷姑娘。

张翠山忽见巨石凌空压到，也是吃了一惊，假如后跃避开，便和昆仑派的高蒋二人一般无异，未免堕了师门的威望，这时候也不容细想，练武之人到了紧迫关头，本身蓄积着的功夫自然而然的使将出来。当下左手使一招“武”字诀中的右钩，带动左方压下来的巨石，右手使一招“刀”字诀中的左撇，带动右方压下来的巨石。那两块巨石本身各有四百来斤，再加上凌空一掷之势，更是非同小可。张翠山不以膂力见长，要他空手去托，那是一块巨石也举不起的。可是张三丰这套从书法中化出来的招术，实是夺造化之功的神奇。要知武当一派的武功，原不求力大，亦不求招快。只要力道运用得法，四两尚可拨千斤。这时张翠山使出师门所授最精深的功夫，借着那两名舵主的一掷之势，带着两块巨石直飞上天。

这两块巨石飞掷之力，其实出自两名舵主，只是他以手掌稍加拨动，变了方向。他长袖飞舞，手掌隐在袖中，旁人看来，竟似以衣袖卷起巨石，掷向天空一般。两块巨石一高一低，先后跌落。张翠山轻飘飘的纵身而起，盘膝坐在较高的那块石上。

但听得腾的一响，地面震动，一块巨石落了下来，一大半深陷泥中，第二块跟着落下，平平稳稳的摆在第一块巨石之上，两石相碰，火花四溅，只震得每一席上碗碟都叮叮当当的乱响。张翠山不动声色的坐在石上，笑道：“两位舵主神力惊人，佩服，佩服！”

那两名舵主却惊得目瞪口呆，呆呆的站在当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片刻之间，山谷中寂静无声，隔了片晌，才爆出轰雷价一片彩声，良久不绝。

殷素素向白龟寿瞪了一眼，笑靥如花，得意之极。白龟寿大喜，自己险些做了错事，幸好张翠山武功惊人，却将此事变成了自己讨好殷姑娘之举。

于是走到首席之旁，斟了一杯酒，朗声说道：“久闻武当七侠的威名，今日得见张五侠的武功，当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小人敬张五侠一杯。”说着一饮而尽。张翠山道：“不敢！”陪了一杯。

白龟寿站起身来，朗声说道：“敝教新近得了一柄宝刀，叫作屠龙刀。有道是：‘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他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晶亮闪烁的眼光从左至右，扫视全场。他身形并不魁梧，但语声响亮，目光锐利，威严之气慑人，又道：“敝教殷教主原拟柬请天下各路英雄大会天鹰山，展示宝刀，只是此举筹划费时，须得暇以时日。诚恐天下英雄不知宝刀已为敝教所得，因此上就近奉请严南诸帮会各位朋友驾临，瞧一瞧宝刀的面目。”说着挥了挥手。教下八名弟子大声答应，转身走进西首一个大山洞中。

众人只道这八名弟子去取宝刀，目光都凝望着他们，哪知八人出来时上身都脱光了，从山洞中抬出一只大铁鼎来。铁鼎中烧着熊熊烈火，火焰冲起一丈来高。八个人离得远远的，用长杆肩抬而来，吆吆喝喝，将铁鼎放在广场之中。众人被火焰一逼，登时大感炙热。那八人之后，又有四人，两人抬着一座打铁用的大铁砧，另外两人手中各举一个大铁锤。

白龟寿道：“常坛主，请你扬刀立威！”

常金鹏道：“遵命！”转身叫道：“取刀来！”

适才挺举巨石的那两名神力舵主走进山洞，回出来时，一人手中横托一个黄绫包裹，另一人在旁护卫。那舵主将包裹交给常金鹏，两人站在他的左右两旁。常金鹏打开包裹，露出一柄单刀。他托在手里，举目向众人一望，刷地拔刀出鞘，说道：“这一把便是武林至尊的屠龙宝刀，各位请看仔细了！”

说着托刀齐顶，为状甚是恭敬。

群豪久闻屠龙宝刀之名，但见这刀黑黝黝的毫不起眼，心下都存了一个疑团：“怎知此刀是真是假？”只见常金鹏缓缓的将刀交给左首舵主，说道：“试铁锤！”

那舵主接过单刀，将刀搁在铁砧之上，刀口朝天，另一名神力舵主提起大铁锤，便往刀口上击落。只听得嗤的一声轻响，铁锤的锤头中分为二，一半连在锤杆，另一半跌落在地。群豪一惊之下，都站了起来，均想：断金切玉的宝剑利刃虽然罕见，却也不是绝无仅有，但这柄屠龙刀削铁锤如切豆腐，连叮当之声也听不到半点，若非神物，便是其中有弊。

神拳门和巨鲸帮中各有一人走到铁砧之旁，捡起那半块铁锤来看时，但见切口处平整光滑、闪闪发光，显是新削下来的。

那神力舵主提起另一个铁锤击在刀上，又是轻轻削裂。这一次群豪皆尽大声喝彩。

张翠山心想：“如此宝刀，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常金鹏缓步走到场中，提起宝刀，使一招“上步劈山”，嗤的一声轻响，将大铁砧中劈为二。突然间抢到左首，横刀一挥，从一株大松树腰间掠了过去，跟着纵跃奔走，举刀连挥，接连掠过了一十八棵大树。群豪但见他连连挥动宝刀，那些大树却好端端地绝无异状，正自不解，忽听得常金鹏一声长笑，走到第一株大松树旁，衣袖拂出，击在松树腰间，只听得喀喇喇一声响，那松树向外倒去。原来这松树早已被宝刀齐腰斩断，只是那刀实在太过锋利，常金鹏使的力道又极均衡，上半截松树断了之后，仍稳稳的置在下半截之上，直至遇到外力推动，这才倒塌。那大松树一断，带起了一股烈风，但听得喀喇、喀喇之声不绝，其余的大树都一棵棵的倒了下来。

常金鹏哈哈一笑，手一挥，将那屠龙宝刀掷进了烈焰冲天的大铁鼎中。

大树倒塌之声尚未断绝，忽然远处跟着传来喀喇、喀喇的声音，似乎也有人在斩截大树。白龟寿和常金鹏都是一愕，循声望去，只见耸立的船桅一根根倒将下去。那些桅杆上都悬有座旗。天鹰教、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门各派的首脑见自己座旗纷纷随着旗杆倒落，无不大为惊怒，各遣手下前去查问。

但听得砰嘭之声不绝，顷刻之间，众桅杆或倒或斜，无一得免，似乎停在港湾中的船只突然遇到风暴还是海怪，一艘艘的破碎沉没。聚在草坪上的群豪斗遭此变，一时说不出话来，初时还疑心是天鹰教布置下的阴谋，但见天鹰教的船只同时遭劫，看来却又不是。

第二批人跟着奔去查问。草坪和港湾相距不远，奔去的十余人却无一回转。

众人面面相觑，惊疑不定。白龟寿向本坛的一名舵主道：“你去瞧瞧。”

那舵主应命而去。白龟寿强作镇定，笑道：“想是海中有甚变故，各位也不必在意。就算船只尽数毁了，难道咱们不能坐木筏回去吗？来来来，大家干一杯！”群豪心中嘀咕，可不能在人前示弱，于是一齐举杯，刚沾到口唇，忽听得港湾旁一声大呼，叫声惨厉，划过长空。

白龟寿和常金鹏听出这惨呼是适才去查问的那舵主所发，一怔之间，只听得腾腾腾的脚步声落地甚重，渐奔渐近，跟着一个血人出现在众人之前，正是那个舵主。

他双手按住脸孔，手指缝中渗出血来，顶门上去了一块头皮，自胸口直至小腹、大腿，衣衫尽裂，一条极长的伤口也不知多深，血肉模糊，惨声叫道：“金毛狮王，金毛狮王！”白龟寿道：“是只狮子？”他听到是只猛兽，反而宽心了。那舵主道：“不，不！是个人。人都被抓死啦，船都被打沉啦！”

说到这里，已然支持不住，俯身摔倒，便此气绝。

白龟寿道：“我去瞧瞧。”常金鹏道：“我和你同去。”白龟寿道：“你保护殷姑娘。”他知那死去的舵主武功不弱，在天鹰教中算得是个硬手，但一转眼被人伤得这般厉害，对手自是非同小可。常金鹏点头道：“是！”

忽听得有人咳嗽一声，说道：“金毛狮王早在这里！”众人吃了一惊，只见大树后缓步走出一个人来。那人身材魁伟异常，满头黄发，散披肩头，眼睛碧油油的发光，手中拿着一根一丈六七尺长的两头狼牙棒，在筵前这么一站，威风凛凛，真如天神天将一般。

张翠山暗自寻思：“金毛狮王？这浑号自是因他的满头黄发而来了，他是谁啊？可没听师父说起过。”

白龟寿上前数步，说道："请问尊驾高姓大名？"那人道："不敢，在下姓谢，单名一个逊字，表字退思，有一个外号，叫作'金毛狮王'。"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了一眼，均想："这人神态如此威猛，取的名字却斯文得紧，外号倒适如其人。"白龟寿听他言语有礼，说道："原来是谢先生。尊驾跟我们素不相识，何以一至岛上，便即毁船杀人？"

谢逊微微一笑，露出一口白牙，闪闪发光，说道："各位聚在此处，所为何来？"

白龟寿心想："此事也瞒他不得。这人武功纵然厉害，但他总是单身，我和常坛主联手，再加上张五侠、殷姑娘从旁相助，定可除他得了。"朗声说道："敝教天鹰教新近得了一柄宝刀，邀集江湖上的朋友，大伙儿在这里瞧瞧。"

谢逊瞪目瞧着大铁鼎中那柄正被烈火锻烧着的屠龙刀，见那刀在烈焰之中不损分毫，确是神物利器，便大踏步走将过去。

常金鹏见他伸右手便去抓刀，叫道："住手！"谢逊回头淡淡一笑，道："干甚么？"常金鹏道："此刀是敝教所有，谢朋友但可远观，不可碰动。"

谢逊道："这刀是你们铸的？是你们买的？"常金鹏哑口无言，一时答不出话来。谢逊道："你们从别人手上夺来，我便从你们手上夺去，天公地道，有甚么使不得？"说着转身又去抓刀。

呛啷啷一响，常金鹏从腰间解下西瓜流星锤，喝道："谢朋友，你再不住手，我可要无礼了。"他言语中似是警告，其实声到锤到，左手的镔铁大西瓜向他后心直撞过去。谢逊更不回头，将狼牙棒向后挥出，当的一声巨响，那镔铁大西瓜给狼牙棒一撞，疾飞回来，迅速无伦。常金鹏大惊，右手铁西瓜急忙挥出，双瓜猛碰。不料谢逊神力惊人，双瓜同时飞转，撞在常金鹏胸口。常金鹏身子一晃，倒地毙命。他在钱塘江中锤碎麦少帮主的座船时何等神威，这时却禁不起谢逊狼牙棒的一撞。

朱雀坛属下的五名舵主大惊，一齐抢了过去。两人去扶常金鹏，三人拔出兵刃，不顾性命的向谢逊攻去。谢逊左手抓住屠龙刀，右手中的狼牙棒在铁鼎下一挑，一只数百斤重的大铁鼎飞了起来，横扫而至，将三名舵主同时压倒。大铁鼎余势未衰，在地下打了个滚，又将扶着常金鹏的两名舵主撞翻。

五名舵主和常金鹏尸身身上衣服一齐着火，其中四名舵主已被铁鼎撞死，余下的一名在地下哀号翻滚。

众人见了这等声势，无不心惊肉跳，但见谢逊一举手之间，连毙五名江湖上的好手，余下那名舵主看来也是重伤难活。张翠山行走江湖，会见过的高手着实不少，可是如谢逊这般超人的神力武功，却是从未见过，暗忖自己决不是他的敌手，便是大师哥、二师哥，也颇有不如。当今之世，除非是师父下山，否则不知还有谁胜得过他。

只见谢逊提起屠龙刀，伸指一弹，刀上发出非金非木的沉郁之声，点头赞道："无声无色，神物自晦，好刀啊好刀！"抬起头来，向白龟寿身旁的刀鞘望了一眼，说道："这是屠龙刀的刀鞘罢？拿过来。"

白龟寿心知当此情势，自己的性命十成中已去了九成，倘若将刀鞘给他，不但一世英名化于流水，而且日后教主追究罪责，是死得极为惨酷，但此刻和他硬抗，那也是有死无生，当下凛然说道："你要杀便杀，姓白的岂是贪生怕死之辈？"

谢逊微微一笑，道："硬汉子，硬汉子！天鹰教中果然还是有几个人物。"

突然间右手一扬，那柄一百多斤的屠龙刀猛地向白龟寿飞去。白龟寿早在提防，突见他宝刀出手，知道此人的手劲大得异乎寻常，不敢用兵器挡格，更不敢伸手去接，急忙闪身避让。哪知这宝刀斜飞而至，刷的一声，套入了平放在桌上的刀鞘之中，这一掷力道甚是强劲，继续激飞出去。谢逊伸出狼牙棒，一搭一勾，将屠龙刀连刀带鞘的引了过来，随手插在腰间。这一下掷刀取鞘，准头之巧，手法之奇，实是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他目光自左而右，向群豪瞧了一遍，说道："在下要取这柄屠龙刀，各位有何异议？"他连问两声，谁都不敢答话。

忽然海沙派席上一人站起身来，说道："谢前辈德高望重，名扬四海，此刀正该归谢前辈所有。我们大伙儿都非常赞成。"谢逊道："阁下是海沙派的总舵主元广波罢？"那人道："正是。"他听得谢逊知道自己的姓名，既是欢喜，又是惶恐。

谢逊道："你可知我师父是谁？是何门何派？我做过甚么好事？"元广波嗫嚅道："这个……谢前辈……"他实是一点也不知道。谢逊冷冷的道，"我的事你甚么也不知，怎说我德高望重，名扬四海？你这人饸媚趋奉，满口胡言。我生平最瞧不起的，便是你这般无耻小人。给我站出来！"最后这几句话每一字便似打一个轰雷。元广波为他威势所慑，不敢违抗，低着头走到他面前，身子不由自主的不停打战。

谢逊道："你海沙派武艺平常，专靠毒盐害人。去年在余姚害死张登云全家，本月初欧阳清在海门身死，都是你做的好事罢？"元广波大吃一惊，心想这两件案子做得异常隐秘，怎会给他知道？谢逊喝道："叫你手下装两大碗毒盐出来，给我瞧瞧，到底是怎么样的东西。"海沙派帮众人人携带毒盐，元广波不敢违拗，只得命手下装了两大碗出来。

谢逊取了一碗，凑到鼻边闻了几下，说道："咱们每个人都吃一碗。"

将狼牙棒往地下一插，一把将元广波抓了过来，喀喇一响，捏脱了他的下巴，使他张着嘴无法再行合拢，当即将一大碗毒盐尽数倒入他肚里。

余姚张登云全家在一夜间被人杀绝，海门欧阳清在客店中遇袭身亡，这是近年来武林中的两件疑案。张登云和欧阳清在江湖上声名向来不坏，想不到竟是海沙派的元广波所为，张翠山见他被逼吞食毒盐，不自禁的颇有痛快之感。

谢逊拿起另一大碗毒盐，说道："我姓谢的做事公平。你吃一碗，我陪你吃一碗。"张开大口，将那大碗盐都倒入了肚中。

这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张翠山见他虽然出手狠毒，但眉宇间正气凛然，何况他所杀的均是穷凶恶极之辈，心中对他颇具好感，忍不住说道："谢前辈，这种好人死有余辜，何必跟他一般见识？"谢逊横过眼来，瞪视着他。

张翠山微微一笑，竟无惧色。谢逊道："阁下是谁？"张翠山道："晚辈武当张翠山。"谢逊道："嗯，你是武当派张五侠，你也是来争夺屠龙刀么？"

张翠山摇头道，"晚辈到王盘山来，是要查问我师哥俞岱岩受伤的原委，谢前辈如知晓其中详情，还请示知。"

谢逊尚未回答，只听得元广波大声惨呼，捧住肚子在地下乱滚，滚了几转，蜷曲成一团而死。张翠山急道："谢前辈快服解药。"

谢逊道："服甚么解药？取酒来！"天鹰教中接待宾客的司宾忙取酒杯酒壶过来。谢逊喝道："天鹰教这般小器，拿大瓶来！"那司宾亲自捧了一大坛陈酒，恭恭敬敬的放在谢逊面前，心中却想："你中毒之后再喝酒，那不是嫌死得不够快么？"

只见谢逊捧起酒坛，骨都骨都的狂喝入肚，这一坛酒少说也有二十来斤，竟给他片刻间喝得干干净净。他抚着高高凸起的大肚子拍了几拍，突然一张口，一道白练也似的酒柱激喷而出，打向白龟寿的胸口。白龟寿待得惊觉，酒柱已打中身子，便似一个数百斤的大铁锤连续打到一般，饶是他一身精湛的内功，也感抵受不住，晃了几晃，昏晕在地。

谢逊转过头来，喷酒上天，那酒水如雨般撒将下来，都落在巨鲸帮一干人身上。自帮主麦鲸以下，人人都淋得满头满脸，但觉那酒水腥臭不堪，功力稍差的都晕了过去。原来谢逊饮酒入肚，洗净胃中的毒盐，再以内力逼出，这二十多斤酒都变成了毒酒，他腹中留存的毒质却已微乎其微，以他内功之深，这些微毒质已丝毫不能为害。

巨鲸帮帮主受他这般戏弄，霍地站起，但转念一想，终是不敢发作，重又坐下。

谢逊说道："麦帮主，今年五月间，你在闽江口抢劫一艘远洋海船，可是有的？"麦鲸脸如死灰，道："不错。"谢逊道："阁下在海上为寇，若不打劫，何以为生？这一节我也不来怪你。但你将数十名无辜客商尽数抛入海中，又将七名妇女轮奸致死，是否太过伤天害理？"麦鲸道："这……这……这是帮中兄弟们干的，我……我可没有。"谢逊道："你手下人这般穷凶恶极，你不加约束，与你自己所干何异？是哪几个人干的？"

麦鲸身当此境，只求自己免死，拔出腰刀，说道：“蔡四、花青山、海马胡六，那天的事，你们三个有份罢！”刷刷刷三刀，将身旁三人砍翻在地。

这三刀出手也真利落快捷，蔡四等三人绝无反抗余地，立时中刀毙命。

谢逊道：“好！只是未免太迟了，又非你的本愿。倘若你当时杀了这三人，今日我也不会跟你来比武了。麦帮主，你最擅长的功夫是甚么？”

麦鲸见仍是不了，心道：“在陆上跟他比武，只怕走不上三招。但到了大海之中，却是我的天下了。便算不济，总能逃走，难道他水性能及得上我？”

说道：“在下想领教一下谢前辈的水底功夫。”

谢逊道：“好，咱们到海中去比试啊。”走了几步，忽道：“且慢，我一走开，只怕这些人都要逃走！”

众人都是心中一凛，暗想：“他怕我们逃走，难道他要将这里的人个个害死？”

麦鲸忙道：“其实便到海中比试，在下也决不是谢前辈对手，我认输就是。”谢逊道：“噫，那倒省事。你既认输，这就横刀自杀罢。”麦鲸心中怦的一跳，道：“这个……这个比武，胜负原是常事，也用不着自杀……”

谢逊喝道：“胡说八道！谅你也配跟我比武？今日我是索债讨命来着。

咱们学武的，手上岂能不沾鲜血？可是谢某生平只杀身有武功之人，最恨的是欺凌弱小，杀害从未练过武功的妇孺良善。凡是干过这种事的人，谢某今日一个也不能放过。”

张翠山听到这里，情不自禁的向殷素素偷瞧了一眼，心想她杀害龙门镖局满门老幼数十口，其中自有不少是丝毫不会武功的，谢逊若是知道此事，也当找她算帐，只见殷素素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动。张翠山又想：“谢逊若要杀她，我是否出手相救？我若出手，只不过白饶上自己一条性命，何况她也可说是罪有应得，但是……但是……我难道眼睁睁的瞧着人行凶，袖手不理？”

只听谢逊又道：“只是怕你们死得不服，这才叫你们一个个施展平生绝艺，只要有一技之长能胜过我的，便饶了你的性命。”

他说了这番话，从地下抓起两把泥来，倒些酒水，和成了两团湿泥，对麦鲸道：“水性优劣，端瞧你能在水底支持多久，我和你各用湿泥封住口鼻，谁先忍耐不住伸手揭泥，谁便横刀自尽。”当下也不问麦鲸是否同意，将左手中的湿泥贴在自己脸上，封住了口鼻，右手一扬，拍的一声，另一块泥飞掷过去，封住了麦鲸的口鼻。

众人见了这等情景，虽觉好笑，但谁都笑不出来。

麦鲸在湿泥封住口鼻之前，早已深深吸了口气，当下盘膝坐倒，屏息不动。他从七八岁起，便常钻到海底摸鱼捉蟹，水性极高，便一炷香不出水面，也淹他不死，因此这般比试他自信决不能输了，焦虑之心既去，凝神静心，更能持久。

谢逊却不如他这般静坐不动，大踏步走到神拳门席前，斜目向着掌门人过三拳瞪视。

过三拳给他看得心中发毛，站起身来，抱拳说道：“谢前辈请了，在下过三拳。”

谢逊嘴巴被封，不能说话，伸出右手食指，在酒杯中蘸了些酒，在桌上写了三个字。过三拳登时脸如死灰，神色恐怖已极，宛似突然见到勾魂恶鬼一般。跟他同席的弟子垂目向桌上看去，只见谢逊所写的乃是“崔飞烟”三字。那弟子茫然不解，心想“崔飞烟”似是一个女子名字，何以师父见了这三个字如此害怕？

过三拳自然知道崔飞烟是自己的嫡亲嫂子，自己逼奸不遂，将她害死，心想：“反正他饶我不过，还不如乘他口鼻上湿泥未除，全力进攻，他若运气发拳，势必会输给了麦鲸。”当下朗声道：“在下执掌神拳门，平生学的乃是拳法，向你讨教几招。”也不待谢逊有犹豫余地，呼的一拳向他小腹击去，一拳既出，第二拳跟着递了出去。过三拳这名字的由来，乃因他拳力极猛，一拳可毙牯牛，寻常武师万万挡不住他三拳的轰击，江湖上传扬开来，他本来的名字反而没人知道了。他心知眼前之事，利于速攻，倘若麦鲸先忍不住而揭去鼻上的湿泥，那么谢逊自可跟着揭去，但此刻自己却占着极大的便宜，对方不能喘气运力，武功自是大大的打了个折扣。

他两拳击出，谢逊随手化解。过三拳只觉对方的劲力颇为软弱，和适才震死常金鹏、喷倒白龟寿的神威大不相同，大叫一声“第三拳来了！”他这第三拳有个罗唆名目，叫作“横扫千军，直摧万马”，乃是他生平所学之中最厉害的一招，在这一招拳法之下，伤过不少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好汉。

这时麦鲸面红耳赤，额头汗如雨下，势难再忍，麦少帮主见父亲情势危急，而谢逊却正在和过三拳比拳，灵机一动，伸手到邻座本帮一个女舵主头发上拔下一根银钗，拗下钗脚寸许来的一截，对准麦鲸的嘴巴伸指弹出。这半截银钡刺到麦鲸口中，虽不免伤及他的咽喉齿舌，但在湿泥上刺了一个小孔，稍有空气透入，这场比试便立于不败之地。

半截银钗离麦鲸身前尚有丈许，谢逊斜目已然瞥见，伸足在地下一踢，一粒小石子飞了起来，正好打中那半截银钗。银钗嗤的一声飞回，势头劲急异常，麦少帮主“啊”的一声惨叫，按住右目，鲜血涔涔而下，断钗已将他一眼刺瞎。

麦鲸伸手欲抹开口鼻上的湿泥，谢逊又踢出两块石子，拍拍两声，分别打在他双肩，左右肩骨碎裂，手臂再也无法动弹。

便在此时，过三拳的第三拳已击中了谢逊的小腹之上。这一拳势如风雷，拳力未到，已是极为威猛。过三拳料想对方不敢硬接硬架，定须闪避，但不论避左避右、窜高缩后，他都预伏下异常厉害的后着。岂知谢逊身子竟是不动，过三拳大喜，这一拳端端正正的击中了他的小腹。人身的小腹本来极是柔软，但他着拳时如中铁石，刚知不妙，已狂喷鲜血而死。

谢逊回过头来，见麦鲸双眼翻白，已气绝而死。他先除去麦鲸口鼻上的湿泥，探了探他的鼻息，这才抹去自己口上的湿泥，仰天长笑，说道：“这两人生平作恶多端，到今日遭受报应，已是迟了。”斗然间双目如电，射向昆仑派的两名剑客，从高则成望到蒋涛，又从蒋涛望到高则成，良久不语。

高蒋两人脸面苍白，但昂然持剑，都向他瞪目而视。

张翠山见谢逊顷刻间连毙四大帮会的首脑人物，接着便要向高蒋两人下手，站起身来，说道：“谢前辈，据你所云，适才所杀的数人都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若你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施杀戮，与这些人又有甚么分别？”

谢逊冷笑道：“有甚么分别？我武功高，他们武功低，强者胜而弱者败，便是分别。”张翠山道：“人之异于禽兽，便是要分辨是非，倘若一味恃强欺弱，又与禽兽何异？”

谢逊哈哈大笑，说道：“难道世上真有分辨是非之事？当今蒙古人做皇帝，爱杀多少汉人便杀多少，他跟你讲是非么？蒙古人要汉人的子女玉帛，伸手便拿，汉人若是不服，他提刀便杀，他跟你讲是非么？”

张翠山默然半晌，说道：“蒙古人暴虐残恶，行如禽兽，凡有志之士，无不切齿痛恨，日夜盼望逐出鞑子，还我河山。”

谢逊道：“从前汉人自己做皇帝，难道便讲是非了？岳飞是大忠臣，为甚么宋高宗杀了他？秦桧是大奸臣，为甚么身居高位，享尽了荣华富贵？”

张翠山道：“南宋诸帝任用奸佞，杀害忠良，罢斥名将，终至大好河山沦于异族之手，种了恶因；致收恶果，这也就是辨别是非啊。”谢逊道：“昏庸无道的是南宋皇帝，但金人、蒙古人所残杀虐待的却是普天下的汉人。请问张五侠，这些老百姓又作了甚么恶，以致受此无穷灾难？”张翠山默然。

殷素素突然接口道：“老百姓无拳无勇，自然受人宰割。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那也事属寻常。”

张翠山道：“咱们辛辛苦苦的学武，便是要为人伸冤吐气，锄强扶弱。

谢前辈英雄无敌，以此绝世武功行侠天下，苍生皆被福荫。”

谢逊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

张翠山一怔，他自幼便受师父教诲，在学武之前，便已知行侠仗义是须当终身奉行不替的大事，所以学武，正便是为了行侠，行侠是本，而学武是末。在他心中，从未想到过“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的念头，只觉这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这时听谢逊问起，他呆了一呆，才道：“行侠仗义嘛，那便是伸张正义，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谢逊凄厉长笑，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嘿嘿，胡说八道！你说武林之中，当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

张翠山蓦地想起了俞岱岩来，三师哥一生积善无数，却毫没来由的遭此惨祸，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个字，自己实再难以信之不疑，惨然叹道：“天道难言，人事难知。咱们但求心之所安，义所当为，至于为祸是福，本也不必计较。”

谢逊斜目凝视，说道：“素闻尊师张三丰先生武功冠绝当世，可惜缘悭一面。你是他及门高弟，见识却如此凡庸，想来张三丰也不过如此，这一面不见也罢。”

张翠山听他言语之中对恩师大有轻视之意，忍不住勃然发作，说道：“我恩师学究天人，岂是凡夫俗子所能窥测？谢前辈武功高强，非后学小子所及，但在我恩师看来，也不过是一勇之夫罢了。”

殷素素忙拉了拉他衣角，示意他暂忍一时之辱，不可吃了眼前亏。张翠山心道：“大丈夫死则死耳，可决不能容他辱及恩师。”

哪知谢逊却并不发怒，淡淡的道：“张三丰先生开创宗教，想来武功上必有独特造诣。武学之道，无穷无尽，我及不上尊师那也不足为奇。总有一日，我要上武当山去领教一番。张五侠，你最擅长的是甚么功夫，姓谢的想见识见识。”



六　浮槎北溟海茫茫

殷素素听谢逊向张翠山挑战，眼见白龟寿、常金鹏、元广波、麦鲸、过三拳等人个个尸横就地，和他动手过招的无一得以幸免，张翠山武功虽强，显然也决非敌手，说道：“谢前辈，屠龙刀已落入你手中，人人也都佩服你武功高强，你还待怎地？”

谢逊道：“关于这把屠龙刀，故老相传有几句话，你总也知道罢？”殷素素道：“听人说起过。”谢逊道：“据说这刀是武林至尊，持了它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到底此刀之中有何秘密，能使普天下群雄钦服？”殷素素道：“谢前辈无事不知，晚辈正想请教。”谢逊道：“我也不知道。我要找个清静所在，好好的想上些时日。”殷素素道：“嗯，那妙得紧啊。谢前辈才识过人，倘若连你也想不通，旁人就更加不能了。”

谢逊道：“嘿嘿，我姓谢的还不是自大狂妄之辈。说到武功，当世胜过我的着实不少。少林派掌门空闻大师……”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上闪过一丝黯然之色，“……少林寺空智、空性两位大师，武当派张三丰道长，还有峨嵋、昆仑两派的掌门人，哪一位不是身负绝学？青海派僻处西疆，武功却实有独到之秘。明教左右光明使者……嘿嘿，非同小可。便是你天鹰教的白眉鹰王殷教主，那也是旷世难逢的人才，我未必便胜他得过。”

殷素素站起身来，说道：“多谢前辈称誉。”

谢逊道：“我想得此刀，旁人自然是一般的眼红。今日王盘山岛上无一人是我的敌手，这一着殷教主可失算了。他想凭白坛主、常坛主二人，对付海沙派、巨鲸帮各人已绰绰有余，岂知半途中却有我姓谢的杀了出来……”

殷素素插口道，“并不是殷教主失算，乃是他另有要事，分身乏术。”谢逊道：“这就是了，倘若殷教主在此，一来我自忖武功最多跟他半斤八两，二来念着故人的交情，总也不能明抢硬夺，这么一想，姓谢的自然不会来了。

殷教主向来自负算无遗策，但今日此刀落入我手，未免于他美誉有损。”殷素素听他说与殷教主有故人之情，心中略宽，于是继续跟他东拉西扯，要分散他的心意，好让他不找张翠山比武，说道：“人事难知，天意难料，外物不可必。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谢前辈福泽深厚，轻轻易易的取了此刀而去，旁人千方百计的使尽心机，却反而不能到手。”

谢逊道：“此刀出世以来，不知转过了多少主人，也不知曾给它的主人惹下了多少杀身之祸。今日我取此刀而去，焉知日后没有强于我的高手，将我杀了，又取得此刀？”

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均觉他这几句话颇含深意。张翠山更想起三师哥俞岱岩只因与此刀有了干连，至今存亡未卜，而自己不过一见宝刀，性命便操于旁人之手。

谢逊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二人文武双全，相貌俊雅，我若杀了，有如打碎一对珍异的玉器，未免可惜，可是形格势禁，却又不得不杀。”殷素素惊问：“为甚么？”

谢逊道：“我取此刀而去，若在这岛上留下活口，不几日天下皆知这口屠龙刀是在我姓谢之手。这个来寻，那个来找，我姓谢的又非无敌于天下，怎能保得住没有闪失？旁的不说，单是那位白眉鹰王，姓谢的就保不定能胜得过他。何况他天鹰教人多势众，谢某却只孤身一人？”说着摇了摇头，说道：“殷天正内外功夫，刚猛无双，谢某好生佩服。想当年……唉……”叹了一口长气，又摇了摇头。

张翠山心想：“原来天鹰教主叫作白眉鹰王殷天正。”当下冷冷的道：“你是要杀人灭口。”谢逊道：“不错。”张翠山道：“那你又何必指摘海沙派、巨鲸派、神拳门这些人的罪恶？”谢逊哈哈大笑，说道：“这是叫你们死而无冤，临死时心中舒服些。”张翠山道：“你倒很

有慈悲心。”

谢逊道：“世人孰能无死？早死几年和迟死几年也没太大分别。你张五侠和殷姑娘正当妙龄，今日丧身王盘山上，似乎有些可惜。但在百年之后看来，还不是一般。当年秦桧倘若不害死岳飞，难道岳飞能活到今日么？一个人只须死的时候心安理得，并非特别痛苦万分，也就是了。咱们学武之人，真要死而无憾，却也不是易事。因此我要和两位比一比功夫，谁输谁死，再也公平不过。你们年纪轻些，就让你们占个便宜。兵刃、拳脚、内功、暗器、轻功、水功，随便哪一桩，由你们自己挑，我都奉陪。”

殷素素道：“你倒口气挺大，比甚么功夫都成，是不是？”她听了谢逊的说话，知道今日的难关看来已无法逃过。王盘山岛孤悬海中，天鹰教又自恃有白常两大坛主在场，决无差池，因此不会再有强援到来。她话虽说得硬，语音却已微微发颤。

谢逊一怔，心想她若要跟我比赛缝衣刺绣，梳头抹粉，那怎么成？朗声道：“当然以武功为限，难道还跟你比吃饭喝酒吗？不过就算跟你比吃饭喝酒，你也胜不了我这酒囊饭袋。咱们以一场定胜负，你们输了便当自杀。唉，这般俊雅的一对璧人，我可真舍不得下手。”

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他说到“一对璧人”四字，都是脸上一红。

殷素素随即秀眉微蹙，说道：“你输了也自杀么？”谢逊笑道：“我怎么会输？”殷素素道：“此试便有输赢。这位张五侠是名家子弟，说不定有一门功夫能胜过了你。”谢逊笑道：“凭他有多大年纪，便算招数再高，功力总是不深。”

张翠山听着他二人口舌相争，心下盘算：“甚么功夫我能侥幸和他斗成平局？轻功么？新学的这套掌法么？”突然间灵机一动，说道：“谢前辈，你既逼在下动手，不献丑是不成的了。要是我输于前辈手下，自当伏剑自尽，但若侥幸斗成个平手，那便如何？”

谢逊摇头道：“没有平手。第一项平手，再比第二项，总须分出胜败为止。”

张翠山道：“好，倘若晚辈胜得一招半式，自也不敢要前辈如何如何，只是晚辈请前辈答允一件事。”谢逊道：“一言为定，你划下道儿来罢。”

殷素素大是关怀，低声道：“你跟他比试甚么？有把握么？”张翠山低声道：“说不得，尽力而为。”殷素素低声道：“若是不行，咱们见机逃走，总胜于束手待毙。”

张翠山苦笑不答，心想：“船只已尽数被毁，在这小小岛上，又能逃到哪里去？”整了整衣带，从腰间取出镔铁判官笔。谢逊道：“江湖上盛称银钩铁划张翠山，今日正好让我的两头狼牙棒领教领教。你的烂银虎头钩呢？怎地不亮出来？”

张翠山道：“我不是跟前辈比兵刃，只是比写几个字。”说着缓步走到左首山峰前一堵大石壁前，吸一口气，猛地里双脚一撑，提身而起。他武当派轻功原为各门各派之冠，此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如何敢有丝毫大意？

身形纵起丈余，跟着使出“梯云纵”绝技，右脚在山壁一撑，一借力，又纵起两丈，手中判官笔看准石面，嗤嗤嗤几声，已写了一个“武”字。一个字写完，身子便要落下。

他左手挥出，银钩在握，倏地一翻，钩住了石壁的缝隙，支住身子的重量，右手跟着又写了个“林”字。这两个字的一笔一划，全是张三丰深夜苦思而创，其中包含的阴阳刚柔、精神气势，可说是武当一派武功到了巅峰之作。虽然张翠山功力尚浅，笔划入石不深，但这两个字龙飞凤舞，笔力雄健，有加快剑长戟，森然相同。

两个字写罢，跟着又写“至”字，“尊”字。越写越快，但见石屑纷纷而下，或如灵蛇盘腾，或如猛兽屹立，须臾间二十四字一齐写毕。这一番石壁刻书，当真如李白诗云：“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鬼神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雷，状同楚汉相攻战。”

张翠山写到“锋”字的最后一笔，银钩和铁笔同时在石壁上一撑，翻身落地，轻轻巧巧的落在殷素素身旁。

谢逊凝视着石壁上那三行大字，良久良久，没有作声，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写不出，是我输了。”

要知“武林至尊”以至“谁与争锋”这二十四个字，乃张三丰意到神会、反复推敲而创出了全套笔意，一横一直、一点一挑，尽是融会着最精妙的武功。就算张三丰本人到此，事先未曾有过这一夜苦思，则既无当时心境，又乏凝神苦思的余裕，要蓦地在石壁上写二十四个字，也决计达不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地。谢逊哪想得到其中原由，只道眼前是为屠龙宝刀而起争端，张翠山就随意写了这几句武林故老相传的言语。其实除了这二十四字，要张翠山另写几个，其境界之高下、笔力之强弱，登时相去倍蓰了。

殷素素拍掌大喜，叫道：“是你输了，可不许赖。”

谢逊向张翠山道：“张五侠寓武学于书法之中，别开蹊径，令人大开眼界，佩服佩服。你有甚么吩咐，请快说罢。”迫于诺言，不得不如此说，心下大是沮丧。

张翠山道：“晚辈未学后进，侥幸差有薄技，得蒙前辈奖饰，怎敢说得‘吩咐’两字？只是斗胆相求一事。”谢逊道：“求我甚么事？”张翠山道：“前辈持此屠龙刀去，却请饶了岛上一干人的性命，但可勒令人人发下毒誓，不许泄露秘密。”

谢逊道：“我才没这么傻，相信人家发甚么誓。”殷素素道：“原来你说过的话不算数。说道比试输了，便要听人吩咐，怎地又反悔了？”

谢逊道：“我要反悔便反悔，你又奈得我何？”转念一想，终觉无理，说道：“你们两个的性命我便饶了，旁人却饶不得。”张翠山道：“昆仑派的两位剑士是名门弟子，生平素无恶行……”谢逊截住他话头，说道：“甚么恶行善行，在我瞧来毫无分别。你们快撕下衣襟，紧紧塞在耳中，再用双手牢牢按住耳朵。如要性命，不可自误。”他这几句话说得声音极低，似乎生怕给旁人听见了。

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不知他是何用意，但听他说得郑重，想来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依言撕下衣襟，塞入耳中，再以双手按耳。

突见谢逊张开大口，似乎纵声长啸，两人虽然听不见声音，但不约而同的身子一震，只见天鹰教、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各人一个个张口结舌，脸现错愕之色；跟着脸色变成痛苦难当，宛似全身在遭受苦刑；又过片刻，一个个先后倒地，不住扭曲滚动。

昆仑派高蒋二人大惊之下，当即盘膝闭目而坐，运内功和啸声相抗。二人额头上黄豆般的汗珠滚滚而下，脸上肌肉不住抽动，两人几次三番想伸手去按住耳朵，但伸到离耳数寸之处，终于又放了下来。突然间只见高蒋二人同时急跃而起，飞高丈许，直挺挺的摔将下来，便再也不动了。

谢逊闭口停啸，打个手势，令张殷二人取出耳中的布片，说道：“这些人经我一啸，尽数晕去，性命是可以保住的，但醒过来后神经错乱，成了疯子，再也想不起、说不出已往之事。张五侠，你的吩咐我做到了，王盘山岛上这一干人的性命，我都饶了。”

张翠山默然，心想：“你虽然饶了他们性命，但这些人虽生犹死，只怕比杀了他们还更惨酷些。”心中对谢逊的残忍狠毒直是说不出的痛恨。但见高则成、蒋涛等一个个晕倒在地，满脸焦黄，全无人色，心想他一啸之中，竟有如此神威，实是可骇可畏。倘若自己事先未以布片塞耳，遭遇如何，实在难以想象。

谢逊不动声色，淡淡的道：“咱们走罢！”张翠山道：“到哪儿去？”

谢逊道：“回去啊！王盘山之事已了，留在这里干么？”

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均想：“还得跟这魔头同舟一日一夜，这十二个时辰之中，不知还会有甚么变故？”

谢逊引着二人走到岛西的一座小山之后。只见港湾中泊着一艘三桅船，那自是他乘来岛上的座船了。谢逊走到船边，欠身说道：“两位请上船。”

殷素素冷笑道：“这时候你倒客气起来啦。”谢逊道：“两位到我船上，是我嘉宾，焉能不尽礼接待？”

三人上了船后，谢逊打个手势，命水手拔锚开船。

船上共有十六七名水手，但掌舵的艄公发号令时，始终是指手划脚，不出一声，似乎人人都是哑巴。殷素素道："亏你好本事，寻了一船又聋又哑的水手。"

谢逊淡淡一笑，说道："那又有何难？我只须寻了一船不识字的水手，刺聋了他们耳朵，再给他们服了哑药，那便成了。"

张翠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殷素素拍手笑道："妙极妙极，既聋且哑，又不识字，你便有天大的秘密，他们也不会泄露。可惜要他们驾船，否则连他们的眼睛也可以刺瞎了。"张翠山横了她一眼，责备道："殷姑娘，你好好一位姑娘，何以也如此残忍？这是人间的大惨事，亏你笑得出？"殷素素伸了伸舌头，想要辩驳，但一句话说到口边，瞧了瞧他的面色，又缩了回去。

谢逊淡淡的道，"日后回到大陆，自会将他们的眼睛刺瞎。"张翠山向几名舟子瞧了几眼，心下恻然："再过一日一夜，你们便连眼睛也没有了。"

眼见风帆升起，船头缓缓转过，张翠山道："谢前辈，岛上这些人呢？

你已将船只尽数毁了，他们怎能回去？"谢逊道："张相公，你这人本来也算不错，就是婆婆妈妈的太喜多事。让他们在岛上自生自灭，干干净净，岂不美哉？"张翠山知道此人不可理喻，只得默然，但见座船渐渐离岛，心想："岛上这些人虽然大都是作恶多端之辈，但如此遭际，总是太惨，倘若无人来救，只怕十日之内无一得活。"又想："昆仑派的两名弟子这般死在岛上，他们师长定要找寻，看来中原武林中转眼便是一场轩然大波。"

这几年来武当七侠纵横江湖，事事占尽上风，岂知今日竟缚手缚脚，命悬他人之手，毫无反抗余地。张翠山又是气闷，又是恼怒，当下低头静思，对谢逊和殷素素都不理睬。

过了一会，他转头从窗中望出去观赏海景，见夕阳即将没入波心，照得水面上万道金蛇，闪烁不定，正出神间，忽地一惊："夕阳怎地在船后落下？"

回头向谢逊道："掌舵的艄公迷了方向啦，咱们的船正向东行驶。"谢逊道："是向东，没错。"

殷素素惊道："向东是茫茫大海，却到哪里去？你还不快叫艄公转舵？"

谢逊道："我不早已跟你们说清楚了？我得了这柄屠龙宝刀，须得找个清静的所在，好好思索些时日，要明白这宝刀为甚么是武林至尊，为甚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中原大陆是纷扰之地，若有人知我得了宝刀，今日这个来抢，明日那个来偷，打发那些兔崽子也够人麻烦的了，怎能静得下心来？

倘若来的是张三丰先生、天鹰教主这些高手，我姓谢的还未必能胜。因此要到汪洋大海之中，找个人迹不到的荒僻小岛定居下来。"

殷素素道："那你把我们先送回去啊。"谢逊笑道："你们一回中原，我的行踪岂不就此泄漏？"张翠山霍地站起身来，厉声道："你待如何？"

谢逊道："只好委曲你们两位，在那荒岛上陪我过些逍遥快乐的日子。"张翠山道："倘若你十年八年也想不出刀中的秘密呢？"谢逊笑道："那你们就在岛上陪我十年八年，我一辈子想不出，就陪我一辈子。你两位郎才女貌，情投意合，便在岛上成了夫妻，生儿育女，岂不美哉？"张翠山大怒，拍桌喝道："你快别胡说八道！"斜眼一睨，只见殷素素含羞低头，晕红双颊。

张翠山心下一惊，隐隐觉得，若和殷素素再相处下去，只怕要难以自制，谢逊是一个强敌，而自己内心中心猿意马，更是一个强敌，如此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越早离开越好，当下强抑怒火，说道："谢前辈，在下言而有信，决不泄露前辈行踪。我此刻可立下重誓，对任谁也不吐露今日所见所闻。"

谢逊道："张五侠是侠义名家，一诺千金，言出如山，江湖间早有传闻。但是姓谢的在二十八岁上立过一个重誓，你瞧瞧我的手指。"说着伸出左手，张翠山和殷素素一看，只见他小指齐根斩断，只剩下四根手指。

谢逊缓缓说道："在那一年上，我生平最崇仰、最敬爱的一个人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儿，一夕之间尽数死去。因此我断指立誓，姓谢的有生之日，决不再相信任何一个人。今年我四十一岁，十三年来，我只和禽兽为伍，我相信禽兽，不相信人。十三年来我少杀禽兽多杀人。"

张翠山打了个寒战，心想怪不得他身负绝世武功，江湖上却默默无闻，绝少听人说起，想是他二十八岁上所遭遇的事定是惨绝人寰，以致愤世嫉俗，离群索居，将天下所有的人都恨上了。他本来对谢逊的残忍暴虐痛恨无比，这时听了这几句话，不由得起了一些同情之意，沉吟片刻，说道："谢前辈，你的深仇大恨，想来已经报复了？"

谢逊道："没有。害我的人武功极高，我打他不过。"张翠山和殷素素不约而同"咦"的一声，说："比你还厉害？这人是谁？"谢逊道："我干么要说出他的名字，自取其辱？倘若不是为了这一场深仇大恨，我又何必抢这屠龙宝刀？何必苦苦的去想这刀中的秘密？张相公，我一见你，便跟你投缘，否则照我平日的脾气，决不容你活到此刻，我让你二人多活些时日，这是大破我常例的事，只怕其中有些不妙。"

殷素素道："甚么多活些时日？"谢逊淡淡的道："待我想通了宝刀中的秘密，离岛之时再将你二人杀死。我迟一天想出来，你们便多活一天。"

殷素素道："哼，这把刀不过沉重锋利，烈火不损，其中有甚么秘密？甚么'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也不过说它能在天下兵刃中称王称霸罢了。"

谢逊叹道："假若当真如此，咱们三个就在荒岛上住一辈子罢。"突然脸色惨然，心情沮丧，觉得殷素素这几句话只怕确是实情，那么报仇之举看来终生无望了。

张翠山见了他的神色，忍不住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哪知谢逊噗的一声，吹熄了蜡烛，说道："睡罢！"跟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叹声之中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声音混在船外的波涛声中，张殷二人听来，都是暗暗心惊。

海风一阵阵从舱口中吹了进来，殷素素衣衫单薄，过了一会，渐渐抵受不住，不禁微微颤抖。张翠山低声道："殷姑娘，你冷么？"殷素素道："还好。"张翠山除下长袍，道："你披在身上。"殷素素大是感激，说道："不用。你自己也冷。"张翠山道："我不怕冷。"将长袍递在她手中。殷素素接了过来披在肩上，感到袍上还带着张翠山身上的温暖，心头甜丝丝的，忍不住在黑暗中嫣然微笑。

张翠山却只是在盘算脱身之计，想来想去，只有一条路："不杀谢逊，不能脱身。"

他侧耳细听，在汹涌澎湃的浪涛声中，听得谢逊鼻息凝重。显已入睡，心想："此人立下重誓，一生决不信人，但他和我同卧一船，竟能安心睡去，难道他有恃无恐，不怕我下手加害？不管如何，只好冒险一击。否则稍有迟疑，我大好一生，便要陪着他葬送在这荒岛之上。"轻轻移身到殷素素身旁，想在她耳畔讲一句话，哪知殷素素适于此时转过脸来。两人两下里一凑，张翠山的嘴唇正好在她右颊上碰了一下。

张翠山大吃一惊，待要分辩此举并非自己轻薄，却又不知如何说起。殷素素满心喜欢，将头斜靠在他的肩头，霎时之间充满了柔情密意，但愿这船在汪洋大海中无休无止的前驶，此情此景，百年如斯，忽觉张翠山的口唇又凑在自己耳旁，低声道："殷姑娘，你别见怪。"殷素素早羞得满脸如一朵大红花一般，也低声道："你喜欢我，我是很高兴。"她虽然行事任性，杀人不眨眼，但遇到了这般儿女之情，竟也如普天下初尝情爱滋味的妙龄姑娘一般无异，心中又惊又喜，又慌又乱，若不是在黑暗之中，连这句话也是不敢说的。

张翠山一怔，没想到自己一句道歉，却换来了对方的真情流露。殷素素娇艳无伦，自从初见，即对自己脉脉含情，这时在这短短九个字中，更是表达了倾心之忱，张翠山血气方刚，虽然以礼自持，究也不能无动于衷，只觉得她身子软软的倚在自己肩头，淡淡幽香，阵阵送到鼻管中来，待要对她说几句温柔的话，忽地心中一动："张翠山，大敌当前，何以竟如此把持不定？

恩师的教训，难道部忘得干干净净了？便算她和我两情相悦，她又于我俞三哥有恩，但终究出身邪教，行为不正，须当禀明恩师，得他老

人家允可，再行媒聘，岂能在这暗室之中，效那邪亵之行？”想到此处，身子突然坐正，低声道，“咱们须得设法制住此人，方能脱身。”

殷素素心中正迷迷糊糊地，忽听他这么说，不由得一呆，问道：“怎么？”

张翠山低声道：“咱们身处奇险之境，然而若于他睡梦之中忽施暗袭，终究非大丈夫所当为。我叫醒他，跟他比拚掌力，你立即发银针伤他。以二敌一，未免胜之不武，可是咱们和他武功相差太远，只好占这个便宜。”

这几句话说得声细如蚊，他口唇又是紧贴在殷素素耳上而说，哪知殷素素尚未回答，谢逊在后舱却已哈哈大笑，说道：“你若忽施偷袭，姓谢的虽然一般不能着你道儿，总还有一线之机，现今偏偏要甚么光明正大，保全名门正派的侠义门风，当真是自讨苦吃了。”这个“了”字刚出口，身子晃动，已欺到张翠山身前，挥掌拍向他胸前。

张翠山当他说话之时，早已凝聚真气，暗运功力，待他一掌拍到，当即伸出右掌，以师门心传的“绵掌”还击，双掌相交，只嗤的一声轻响，对方掌力已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张翠山知道对方功力高出自己远甚，早已存了只守不攻、挨得一刻便是一刻的想头。因此两人掌力互击，他手掌被击得向后缩了八寸。这八寸之差，使他在守御上更占便宜，不论谢逊如何运劲，一时却推不开他防御的掌力。

谢逊连催三次掌力，只觉对方的掌力比自己微弱得多，但竟是弱而不衰，微而不竭，自己的掌力越催越猛，张翠山始终坚持挡住。谢逊左掌一起，往张翠山头顶压落。张翠山左臂稍曲，以一招“横架金梁”挡住。武当派的武功以绵密见长，于各派之中可称韧力无双，两人武功虽然强弱悬殊，但张翠山运起师传心法，谢逊在一时之间倒也奈何他不得。

两人相持片刻，张翠山汗下如雨，全身尽湿，暗暗焦急：“怎地殷姑娘还不出手？他此刻全力攻我，殷姑娘若以银针射他穴道，就算不能得手，他也非撤手防备不可，只须气息一闪，立刻会中我掌力受伤。”

这一节谢逊也早已想到，本来预计张翠山在他双掌齐击之下登时便会重伤，哪知他年纪轻轻，内功造诣竟自不凡，支持到一盏茶时分居然还能不屈。

两人比拚掌力，同时都注视着殷素素的动静。张翠山气凝于胸，不敢吐气开声。谢逊却漫不在乎，说道：“小姑娘，你还是别动手动脚的好，否则我改掌为拳，一拳下来，你心上人全身筋脉尽皆震断。”

殷素素道：“谢前辈，我们跟着你便是，你撤了掌力罢。”谢逊道：“张相公，你怎么说？”张翠山焦急异常，心中只是叫：“发银针，发银针，这稍纵即逝的良机，怎地不抓住了？”殷素素急道：“谢前辈快撤掌力，小心我跟你拚命。”

谢逊其实也忌惮殷素素忽地以银针偷袭，船舱中地方既窄，银针又必细小，黑暗中射出来时只怕无影无踪，无声无息，还真的不易抵挡，倘若立时发出凌厉拳力，将张翠山打死，却又不愿，心想，“这小姑娘震于我的威势，不敢贸然出手，否则处此情景之下，只怕要闹个三败俱伤。”当下说道：“你们若不起异心，我自可饶了你们性命。”殷素素道：“我本就没起异心。”

谢逊道：“你代他立个誓罢。”殷素素微一沉吟，说道：“张五哥，咱们不是谢前辈的敌手，就陪着他在荒岛上住个一年半载。以他的聪明智慧，要想通屠龙宝刀中的秘密决非难事，我就代你立个誓罢！”

张翠山心道：“立甚么鬼誓？快发银针，快发银针！”却苦于这句话说不出口，黑暗中又无法打手势示意，何况双手被敌掌牵住，根本就打不来手势。

殷素素听张翠山始终默不作声，便道：“我殷素素和张翠山决意随伴谢前辈居住荒岛。直至发现屠龙刀中秘密为止。我二人若起异心，死于刀剑之下。”

谢逊笑道：“咱们学武之人，死于刀剑之下有甚么希奇？”

殷素素一咬牙，道：“好，教我活不到二十岁！”谢逊哈哈一笑，撤了掌力。

张翠山全身脱力，委顿在舱板之上。殷素素急忙晃亮火折，点燃了油灯，见他脸如金纸，呼吸细微，心中大急，忙从怀中掏出手帕，给他抹去满头满脸的大汗。

谢逊笑道：“武当子弟，果然名不虚传，好生了得。”

张翠山一直怪殷素素失误良机，没发射银针袭敌，但见她泪光莹莹、满脸忧急之状，确是发乎至情，不由得心中感激，叹了一口长气，待要说几句安慰她的话，忽见眼前一黑，迷迷糊糊中只听见殷素素大叫：“姓谢的，你累死了张五哥，我跟你拚命。”谢逊却哈哈大笑。

突然之间，张翠山身子一侧，滚了几个转身，但听得谢逊、殷素素同时大叫，呼喝声中又夹着疾风呼啸，波浪轰击之声，似乎千百个巨浪同时袭到。

张翠山只感全身一凉，口中鼻中全是盐水，他本来昏昏沉沉，给冷水一冲，登时便清醒了，第一个念头便是：“难道船沉了？”他不识水性，当即挣扎着站起。脚底下舱板斗然间向左侧去，船中的海水又向外倒泻，但听得狂风呼啸，身周尽是海水。他尚未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猛听得谢逊喝道：“张翠山，快到后梢去掌住了舵！”这一喝声如雷霆，虽在狂风巨浪之中，仍然充满着说不出的威严。张翠山不假思索，纵到后梢，只见黑影一晃，一名舟子被巨浪冲出了船外，远远飞出数丈，迅即沉没入波涛之中。

张翠山还没走到舵边，又是一个浪头扑将上来，这巨浪犹似一堵结实的水墙，砰的一声大响，只打得船木横飞，这当儿张翠山一生勤修的功夫显出了功效，双脚牢牢的站在船面，竟如用铁钉钉住一般，纹丝不动，待巨浪过去，一个箭步便窜到舵边，伸手稳稳掌住。

但听喀喇喇、喀喇喇几声猛响，却是谢逊横过狼牙棒，将主桅和前桅先后击断。两条桅杆带着白帆，跌入海中。

但风势实在太大，这时虽只后帆吃风，那船还是歪斜倾侧，在海面上狂舞乱跳，谢逊竭力想收下后帆，饶是他一身武功，遇上了这天地间风浪之威，却也束手无策，那后桅向左横斜，帆边已碰到水面。谢逊破口大骂：“贼老天，打这鸟风！”眼见稍有犹豫，座船便要翻转，只得提起狼牙棒，将后桅也打断了。

三桅齐断，这船在惊涛骇浪中成了无主游魂，只有随风飘荡。

张翠山大叫：“殷姑娘，你在哪里？”他连叫数声，听不到答应，叫到后来，喊声中竟带着哭音。突然间一只手攀上他的膝头，跟着一个大浪没过了他的头顶，在海水之中，有人紧紧的抱住了他腰。

待那浪头掠过舱面，他怀中那人伸手搂住了他的头颈，柔声道：“张五哥，你竟是这般挂念我么？”正是殷素素的声音。张翠山大喜，右手把住了舵，伸左手紧紧反抱着她，说道：“谢天谢地！”心中惊喜交集：“她好好的在这儿，没掉入海中。”在这每一刻都可给巨浪狂涛吞没的生死边缘，他忽地发觉，自己对殷素素的关怀，竟胜于计及自己的安危。

殷素素道：“张五哥，咱俩死在一块。”张翠山道：“是！素素，咱俩死在一块。”

若在寻常境遇之下，两人正邪殊途，顾虑良多，纵有爱恋相悦之情，也决不能霎时之间两心如一。这时候两人相拥相抱，周围漆黑一团，船身格格格的响个不停，随时都能碎裂，心中却感到说不出的甜蜜喜乐。张翠山和谢逊一番对击，原已累得精疲力竭，但得殷素素的柔情一加激励，立时精神大振，任那狂涛左右冲击，始终将舵掌得稳稳地，绝不摇晃。

船上的聋哑舟子已尽数给冲入海中，这场狂风暴雨说来就来，事先竟无丝毫朕兆，原来是海底突然地震，带同海啸，气流激荡，便惹起了一场大风暴。若非谢逊和张翠山均是身负罕有武功，如何抵挡得住？幸好那船造得分外坚固，虽然船上的舱盖、甲板均被打得破碎不堪，船身却仍无恙。头顶乌云满天，大雨如注，四下里波涛山立，这当儿怎还分得出东南西北？其实便算分得出方向，桅墙尽折，船只也已无法驾驶。

谢逊走到后梢，说道：“张兄弟，真有你的，让我掌舵罢。你两个到舱里歇歇去。”

张翠山站起身来，将舵交给了他，携住殷素素的手，刚要举步，蓦地里一个巨浪飞到，将他两人冲出船舷之外。这个浪头来得极其突兀，两人全然的猝不及防。

张翠山待得惊觉，已是身子凌空，这一落下去，脚底便是万丈洪涛，百忙中左手一勾，抓住了殷素素的手腕，当时心中唯有一念：“和她一齐死在大海之中，不可分离。”他左手刚抓住殷素素的手腕，右臂已被一根绳套住，只觉身子忽地向后飞跃，冲浪冒水，倒退回来。原来谢逊及时发觉，拾起脚下的一根帆索，卷了他二人回船。砰砰两声，两人摔在甲板之上。这一下死里逃生，张殷二人固大出意外，谢逊也暗叫一声：“侥幸！”若不是脚边恰好有这么一根帆索，本事再大十倍也难以相救了。

张翠山扶着殷素素走进舱中，船身仍是一时如上高山，片刻间似泻深谷，但二人经过适才的危难，对这一切全已置之度外。殷素素倚在张翠山怀中，凑在他耳边说道：“张五哥，我俩若能不死，我要永远跟着你在一起。”张翠山心情激荡，道：“我也正要跟你说这一句话，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在一起。”殷素素喜悦无限，跟着说道：“天上地下，人间海底，我俩都要永远在一起。”两人相偎相倚，心中都反而感激这场海啸。

在谢逊心中，却是不住价的叫苦，不论他武功如何高强，对这狂风骇浪，却是半点法子也没有，只有听天由命，任凭风浪随意摆布。

这场大海啸直发作了三个多时辰方始渐渐止歇。天上乌云慢慢散开，露出星夜之光。

张翠山走到船梢，说道：“谢前辈，多谢你救我二人的性命。”谢逊冷冷的道：“这话说得太早。咱三人的性命，有九成九还在贼老天的手中。”

张翠山一生中，从没听人在“老天”二字之上，加上一个“贼”字，心想此人的愤世，实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转念一想，这一时孤舟飘荡在无边大海之上，看来多半无幸。他刚和殷素素倾心相爱，对人世正加倍的留恋，便似刚在玉杯中尝到一滴美酒，立时便要给人夺去，“造化弄人”这四个字的意境，随着谢逊“贼老天”三字这一骂，是更加深深的体会到了。

他叹了口气，接过谢逊手中的舵来。谢逊累了大半晚，自到舱中休息。

殷素素坐在张翠山身旁，仰头望着天上的星辰，顺着北斗的斗杓，找到了北极星，只见座船顺着海流，正向北飘行，说道：“五哥，这船是在不停的向北。”张翠山道：“是啊！最好能折而向西，咱们便有归家乡之望。”

殷素素出了一会神，道：“若是这船无止无息的向东，不知会到了哪里。”

张翠山道：“向东是永无尽头的大海，只须飘浮得七八天，咱们没清水喝……”

殷素素初尝情滋味，如梦如醉，不愿去想这些煞风景的事，说道：“曾听人说，东海上有仙山，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人，我们说不定便能上了仙山岛，遇到了美丽的男仙女仙……”抬头望着天上的银河，说道：“说不定这船飘啊流啊，到了银河之中，于是我们看见牛郎织女在鹊桥上相会。”

张翠山笑道：“我们把船送给了牛郎，他想会织女时，便可坐船渡河，不用等到一年一度的七月七日，方能相会。”殷素素道：“将船送给了牛郎，我和你要相会时，又坐甚么船啊？”张翠山微笑道：“天上地下，人间海底，咱俩都在一起。既然在一起，何必渡甚么银河？”殷素素嫣然一笑，脸上更似开了一朵花，拿着张翠山的手，轻轻抚摸。

两人柔情蜜意，充塞胸臆，似有很多话要说，却又觉得一句话也不必说。

过了良久良久，张翠山低下头来，只见殷素素眼中泪光莹然，脸有凄苦之色，讶道：“你想起了甚么？”殷素素低声道：“在人间，在海底，我或许能和你在一起。但将来我二人死了，你会上天，我……我……却要入地狱。”张翠山道：“胡说八道。”

殷素素叹了一口气道：“我知道的，我这一生做的恶事太多，胡乱杀的人不计其数。”张翠山一惊，隐隐觉得她心狠手辣，实非自己的佳偶，可是一来倾心已深，二来在这九死一生的大海洋中，又怎能计及日后之事？安慰她道：“以后你改过向善，多积功德，常言道：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殷素素默然，过了一会，忽然轻轻唱起歌来，唱的是一曲《山坡羊》：“他与咱，咱与他，两下里多牵挂。冤家，怎能够成就了姻缘，就死在阎王殿前，由他把那杵来舂，锯来解，把磨来挨，放在油锅里去炸。唉呀由他！只见那活人受罪，哪曾见过死鬼带枷？唉呀由他！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猛听得谢逊在舱中大声喝彩：“好曲子，好曲子，殷姑娘，你比这个假仁假义的张相公，可合我心意得多了。”

殷素素道：“我和你都是恶人，将来都没好下场。”

张翠山低声道：“倘若你没好下场，我也跟你一起没好下场。”

殷素素惊喜交集，只叫得一声：“五哥！”再也说不下去了。

次日天刚黎明，谢逊用狼牙棒在船边打死了一条十来斤的大鱼。狼牙棒上生有钩刺，用以打鱼，倒也甚是方便。三人饿了两日。虽然生鱼甚腥，却也吃得津津有味。船上没了清水，挤出鱼肉中的汁液，勉强也可解渴。

海流一直向北，带着船只日夜不停的北驶。夜晚北极星总是在船头之前闪烁，太阳总是在右舷方升起，在左舷方落下，连续十余日，船行始终不变。

气候却一天天的寒冷起来，谢逊和张翠山内功深湛，还可抵受得住，殷素素却一天比一天憔悴。张谢二人都将外衣脱下来给她穿上了，仍然无济于事。张翠山瞧着她强颜欢笑，奋勇与寒风相抗，心中说不出的难受，眼看座船再北行数日，殷素素非冻死不可。

哪知天无绝人之路，一日这船突然驶入了大群海豹之中。谢逊用狼牙棒击死几头海豹，三人剥下海豹皮披在身上，宛然是上佳的皮裘，还有海豹肉可吃，三人都大为欢畅。

这天晚上，三人聚在船梢上聊天。殷素素笑问：“世上最好的禽兽是甚么东西？”三人齐声笑道：“海豹！”便在此时，只听得了冬、丁冬数声，极是清脆动听。三人一呆，谢逊脸色大变，说道：“浮冰！”伸狼牙棒到海中去撩了几下，果然碰到一些坚硬的碎冰。

这一来，三人的心情立时也如寒冰，都知道这船日夜不停的向北驶去，越北越冷，此刻海中出现小小碎冰，日后势必满海是冰，座船一给冻住，移动不得，那便是三人毕命之时了。

张翠山道：“《庄子逍遥游》篇有句话说：‘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咱们定是到了天池中啦。”谢逊道：“这不是天池，是冥海。冥海者，死海也。”张翠山与殷素素相对苦笑。

这一晚三人只是听着丁冬、丁冬，冰块互相撞击的声音，一夜不寐。

次日上午，海上冰块已有碗口大小，撞在船上，拍拍作响。谢逊苦笑道：“我痴心妄想，要研究这屠龙宝刀中所藏的秘密，想不到来冰海，作冰人，当真是名副其实，作了你俩位的冰人。”殷素素脸上一红，伸手去握住了张翠山的手。

谢逊提起屠龙刀，恨恨的道：“还是让你到龙宫中去，屠你妈的龙去罢！”

扬手便要将刀投入大海，但甫要脱手之际，叹了日长气，终于又把宝刀放入船舱。

再向北行了四天，海面俘冰或如桌面，或如小屋，三人已知定然无幸，索性不再想生死之事。当晚睡到半夜，忽听得轰的一声巨响，船身剧烈震动。

谢逊叫道：“好得很，妙得很！撞上冰山啦！”

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苦笑，随即张臂搂在一起，只觉脚底下冰冷的海水渐渐浸上小腿，显是船底已破。只听得谢逊叫道：“跳上冰山去，多活一天半日也是好的。贼老天要我早死，老子偏偏跟他作对。”

张殷二人跃到船头，眼前银光闪烁，一座大冰山在月光下发出青紫色的光芒，显得又是奇丽，又是可怖。谢逊已站在冰山之侧的一块棱角上，伸出狼牙棒相接。殷素素伸手在狼牙棒上一搭，和张翠山一齐跃上冰山。

船底撞破的洞孔甚大，只一顿饭时分便已沉得无影无踪。

谢逊将两块海豹皮垫在冰山之上，三人并肩坐下。这座冰山有陆地上一个小山丘大小，一眼望去，横广二十余丈，纵长八九丈，比原来的座船宽敞得多了，谢逊仰天清啸，说道："在船上气闷得紧，正好在这里舒舒筋骨。"

站起来在冰山上走来走去，竟有悠然自得之意。冰山上虽然滑溜，但谢逊足步沉稳，便如在平地上行走一般。

冰山顺着风势水流，仍是不停向北飘流。谢逊笑道："贼老天送了一艘大船给咱们，迎接咱们去会一会北极仙翁。"殷素素似乎只须情郎在旁，便已心满意足，就是天塌下来也全不萦怀。三人之中，只张翠山皱起了眉头，为这眼前的厄运发愁。

冰山又向北飘浮了七八日。白天银冰反射阳光，炙得三人皮肤也焦了，眼目更是红肿发痛。于是三人每到白天，便以海豹皮蒙头而睡，到晚上才起身捕鱼，猎取海豹。说也奇怪，越是北行，白天越长，到后来每天几乎有十一个时辰是白日，黑夜却是一晃即过。

张翠山和殷素素身子疲困，面目憔悴，谢逊却神情日渐反常，眼睛中射出异样光芒，常自指手划脚的对天咒骂，胸中怨毒，竟自不可抑制。

一日晚间，张翠山正拥着海豹皮倚冰而卧，睡梦中忽听得殷素素大声尖叫："放开我，放开我。"张翠山急跃而起，在冰山的闪光之下，只见谢逊双手抱住了殷素素肩头，口中荷荷而呼，发声有似野兽。张翠山这几日看到谢逊的神情古怪，早便在暗暗担心，却没想到他竟会去侵犯殷素素，不禁惊怒交集，纵身上前，喝道："快放手！"

谢逊阴森森的道："你这奸贼，你杀了我妻子，好，我今日扼死你妻子，也叫你孤孤单单的活在这世上。"说着左手权到殷素素咽喉之中。殷素素"啊"的一声，叫了起来。

张翠山惊道："我不是你的仇人，没杀你的妻子。谢前辈。你清醒些。

我是张翠山，武当派的张翠山，不是你的仇人。"

谢逊一呆，叫道："这女人是谁？是不是你的老婆？"张翠山见他紧紧抓住殷素素，心中大，急，说道："她是殷姑娘，谢前辈，她不是你仇人的妻子。"

谢逊狂叫："管她是谁。我妻子给人害死了，我母亲给人害死了，我要杀死天下的女人！"说着左手使劲，殷素素登时呼吸艰难，一声也叫不出了。

张翠山见谢逊突然发疯，已属无可理喻，当下气凝右臂，奋力挥掌往他后心拍去。谢逊左掌回过，还了一掌。张翠山身子一晃，冰山上太过滑溜，登时一交滑倒。谢逊飞起右足，便往他腰间踢去。张翠山变招也快，手一撑，跃起身来，伸指便点他膝盖里穴道。谢逊不等这一脚的招式使老，半途缩回，右掌往他头顶拍落。

殷素素斜转身子，左手倏出，往谢逊头顶斩落。谢逊毫不理会，只是使足掌力，向张翠山脑门拍去。张翠山双掌翻起，接了他这一掌，霎时之间，胸口塞闷，一口真气几乎提不上来。殷素素这一下斩中在谢逊的后颈，只感又韧又硬，登时弹将出来，掌缘反而隐隐生疼。但见谢逊双目血红，如要喷出火来，一只大手又向自己喉头权来，忍不住大声尖叫。

便在此时，眼前一亮，北方映出一片奇异莫可名状的光彩，无数奇丽绝伦的光色，在黑暗中忽伸忽缩，大片橙黄之中夹着丝丝淡紫，忽而紫色愈深愈长，紫色之中，迸射出一条条金光、蓝光、绿光、红光。谢逊一惊之下，"咦"的一声惊呼，松手放开了殷素素。张翠山也觉得手掌上的压力陡然减轻。

谢逊背负双手，走到冰山北侧，凝目望着这片变幻的光彩。原来他三人顺水飘流，此时已近北极，这片光彩，便是北极奇特的北极光了。中国之人，当时从来无人得见。

张翠山挽住殷素素，两人心中兀自怦怦乱跳。

这一晚谢逊凝望北极奇光，不再有何动静。次晨光彩渐隐，谢逊也已清醒，不知是否忘记了昨晚自己曾经发狂，言语举止，甚是温文。

张翠山与殷素素均想："他父母妻子都是给人害死的，也难怪他伤心。

却不知他仇人是谁？"生怕引动他疯病再发，自是不敢提及一字。

如此过了数日，冰山不住北去。谢逊对老天爷的咒骂又渐渐狂暴起来，偶然之间，眼光中又闪耀出野兽般的神色。张翠山和殷素素虽然互相不提，但两人均暗自戒备，生怕他又突然间狂性大发。

这一天血红的太阳停在西边海面，良久良久，始终不沉下海去。谢逊突然跃起，指着太阳大声骂道，"连你太阳也来欺侮我，贼太阳，鬼太阳，我若是有张硬弓，一枝长箭，嘿嘿，一箭射你个对穿。"突然伸手在冰上一击，拍下拳头大的一块冰，用力向太阳掷了过去。冰块远远飞出二十来丈，落入海中。张翠山和殷素素心下骇然，均想："这人好大的膂力，倘若是我，只怕一半的路程也掷不到。"

谢逊掷了一块，又是一块，直掷到七十余块，劲力始终不衰，他见掷来掷去，跟太阳总是不知相距多远，暴跳如雷，伸足在冰山上乱踢，只踢得冰屑纷飞。

殷素素劝道："谢前辈，你歇歇罢，别理会这鬼太阳了。"

谢逊回过头来，眼中全是血丝，呆呆的望着她。殷素素暗自心惊，勉强微微一笑。谢逊突然大叫一声，跳上来一把将她抱住，叫道："挤死你！挤死你！你为甚么杀死我妈妈，杀死我的孩儿？"殷素素身上犹似套上了一个铁箍，而这铁箍还在不断收紧。

张翠山忙伸手去扳谢逊手臂，却哪里扳得动分毫？眼看殷素素舌头伸出，立时便要断气，只得呼的一掌，击在他背心正中的"神道穴"上。哪知这一拳击下，如中铁石，谢逊如野兽般呵呵而吼，双臂却抱得更加紧了。张翠山叫道："你再不放手，我用兵刃了！"但见他毫不理会，当即抽出判官笔，在他手臂弯"小海穴"中重重一点。谢逊倏地回过右手，抢过判官笔，远远掷入了海中。

殷素素但觉箍在身上的铁臂微松，忙矮身脱出了他的怀抱。谢逊左掌斜削，径击张翠山项颈，右手却往殷素素肩头抓去。嗤的一响，殷素素裹在身上的海豹皮被他五指硬生生的扯下一块。张翠山知道自己若是闪避，殷素素非再给他擒住不可，当下使一招绵掌中的"自在飞花"，想要卸去他的掌力，岂知手掌和他掌缘微微一沾，登时感到一股极大的粘力，再也解脱不开。只得鼓起内劲，与之相抗。

谢逊一掌制住张翠山之后，拖着他的身子，径自向殷素素扑去。殷素素纵身跃开，她双足尚未落地，谢逊在冰上一踢，七八粒小冰块激飞而至，都打在她右腿之上。殷素素叫声："啊哟！"横身摔倒。

谢逊突然发出掌力，将张翠山弹出数丈。这一下弹力极其强劲，张翠山落下时已在冰山上的边缘，冰上甚是滑溜，他右足稍稍一沾，扑通一声，摔入了海中。



七　谁送冰舸来仙乡

张翠山左手银钩挥出，钩住了冰山，借势跃回，心想殷素素势必又落入谢逊掌中，不料冷冷的月光之下，但见谢逊双手按住眼睛，发出痛苦之声，殷素素却躺在冰上。

张翠山急忙纵上扶起。殷素素低声道："我……我打中了他眼睛……"

一句话没说完，谢逊虎吼一声，扑了过来。张翠山抱住殷素素打了几个滚，迅即避开，但听得砰嘭、砰嘭几声响亮，谢逊挥舞狼牙棒猛力打击冰山。他随即抛下狼牙棒，双手捧起一大块百余斤重的冰块，侧头听了听声音，向张殷二人掷来。殷素素待要跃起躲闪，张翠山一按她背心，两人都藏身在冰山的凹处，大气也不敢透一声。但见谢逊掷出冰块后，一动也不动，显是在找寻二人藏身之所。张翠山见他双目中各流出一缕鲜血，知道殷素素在危急之中终于射出了银针，而谢逊在神智昏迷下竟尔没有提防，双目中针，成了盲人。但他听觉自仍十分灵敏，只要稍有声息，给他扑了过来，后果难以设想，幸好海上既有浪涛，海风又响，再夹着冰块相互撞击的叮叮当当之声，将两人的呼吸都淹没了，否则决计逃不脱他的毒手。谢逊听了半晌，在风涛冰撞的巨声中始终查不到两人所在。

但觉双目剧痛，眼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狂怒之中又加上惊惧，蓦地大叫一声，在冰山上一阵乱拍乱击，抓起冰块四下乱掷，只听得砰砰之声，响不绝耳。张翠山和殷素素相互搂住，都已吓得面无人色，无数大冰块在头顶呼呼飞过，只须碰到一块，便即丧命。

谢逊这一阵乱跳乱掷，约莫有小半个时辰，张翠山二人却如是挨了几年一般。

谢逊掷冰无效，忽然住手停掷，说道："张相公，殷姑娘，适才我一时胡涂，狂性发作，以致多有冒犯，二位不要见怪。"这几句话说得谦和有礼，回复了平时的神态。他说过之后，坐在冰上，静待二人答话。

张翠山和殷素素当此情境，哪敢贸然接口？谢逊说了几遍，听二人始终不答，站起身来，叹了口气，说道："两位既不肯见谅，那也无法。"说着深深吸了口气。张翠山猛地惊觉，当日他在王盘山岛上纵声长啸，震倒众人，发啸之前也是这么深深的吸一口气。他双眼虽盲，啸声摧敌却绝无分别。这时危机霎时即临，要撕下衣襟塞住耳朵，已然迟了，当下不及细想，抱住殷素素便溜入了海中。

殷素素尚未明白，谢逊啸声已发。张翠山抱着她急沉而下，寒冷彻骨的海水浸过头顶，也淹住了双耳。张翠山左手扳住钩在冰山上的银钩，右手搂住殷素素，除了他一只左手之外，两人身子全部没入水底，但仍是隐隐感到谢逊啸声的威力。冰山不停的向北移动，带着他二人在水底潜行。张翠山暗自庆幸，倘若适才失去的不是铁笔而是银钩，就算逃得过他的啸声，也必在大海之中淹死了。

过了良久，二人伸嘴探出海面，换一口气，双耳却仍浸在水中，直换了六七口气，谢逊的啸声方止。他这番长啸，消耗内力甚巨，一时也感疲惫，顾不得来察看殷张二人的死活，坐在冰块上暗自调匀内息。张翠山打个手势，两人悄悄爬上冰山，从海豹皮上扯下绒毛，紧紧塞在耳中，总算暂且逃过了劫难。

可是跟他共处冰山，只要发出半点声息，立时便有大祸临头。两人愁颜相对，眼望西天，血红的夕阳仍未落入海面。两人不知地近北极，天时大变，这些地方半年中白日不尽，另外半年却是长夜漫漫，但觉种种怪异，宛若到了世界的尽头。

殷素素全身湿透，奇寒攻心，忍不住打战，牙关相击轻轻的得得几声，谢逊已然听得。他纵声大吼，提起狼牙棒直击下来。张殷二人早有防备，急忙跃开闪避，但听得砰的一声，一棒打上冰山，击下七八块巨大冰块，飞入海中，这一击少说也有六七百斤力道。二人相顾骇然，但见谢逊舞动狼牙棒，闪起银光千道，直逼过来。他这狼牙棒棒身本有一丈多长，这一舞动，威力及于四五丈远近，二人纵跃再快，也决计逃避不掉，只有不住的向后倒退，退得几下，已到了冰山边缘。

殷素素惊叫：“啊哟！”张翠山拉着她的手臂，双足使劲，跃向海中。

他二人身在半空，只听得砰嘭猛响，冰屑溅击到背上，隐隐生痛。张翠山跳出时已看准一块桌面大的冰块，左手银钩挥出，搭了上去，谢逊听得二人落海的声音，用狼牙棒敲下冰块，不住掷来。但他双目已盲，张殷二人在海中又继续飘动，第一块落空，此后再也投掷不中了。

冰山浮在海面上的只是全山的极小部分，水底下尚隐有巨大冰体，但张殷二人附身其上的冰块却是谢逊从冰山上所击下，还不到大冰山千份中的一份，因此在水流中漂浮甚速，和谢逊所处的冰山越离越远，到得天将黑时，回头遥望，谢逊的身子已成了一个小黑点，那大冰山却兀自闪闪发光。

二人攀着这一块冰块，只是幸得不沉而已，但身子浸在海水之中，如何能支持长久？幸好一路向北，不久便又有一座小小冰山出现，两人待得邻近，攀了上去。

张翠山道：“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偏又叫咱们吃这许多苦。你身子怎样？”殷素素道：“可惜没来得及带些海豹向来。你没受伤罢？”两人自管自你言我语，却不知对方说些甚么，一怔之下，忙从耳中取出海豹绒毛，原来两人顾得逃命，浑忘了耳中塞有物事。

两人得脱大难，心中柔情更是激增。张翠山道：“素素，咱俩便是死在这冰山之上，也就永不分离的了。”殷素素道：“五哥，我有句话问你，你可不许骗我。倘若咱们是在陆地上，没经过这一切危难，倘若我也是这般一心一意要嫁给你，你也仍然要我么？”

张翠山呆了呆，伸手搔搔头皮，道：“我想咱们不会好得这么快，而且，而且……一定会有很多阻碍波折，咱们的门派不同……”殷素素叹了口气，说道：“我也这么想。因此那日你第一次和谢逊比拚掌力，我几乎想发射银针助你，却始终没出手。”

张翠山奇道：“是啊，那为甚么？我总当你在黑暗中瞧不清楚，生怕误伤了我。”殷素素低声道：“不是的，假如那时我伤了他，咱二人逃回陆地，你便不愿跟我在一起了。”

张翠山胸口一热，叫道：“素素！”

殷素素道：“或许你心中会怪我，但那时我只盼跟你在一起，去一个没人的荒岛，长相聚会。谢逊逼咱二人同行，那正合我的心意。”张翠山想不到她对自己相爱竟如是之深，心中感激，柔声道：“我决不怪你，反而多谢你对我这么好。”

殷素素偎依在他怀中，仰起了脸，望着他的眼睛，说道：“老天爷送我到这寒冰地狱中来，我是一点也不怨，只有欢喜。我只盼这冰山不要回南，嗯，倘若有朝一日咱们终于能回去中原，你师父定会憎厌我，我爹爹说不定要杀你……”

张翠山道：“你爹爹？”殷素素道：“我爹爹白眉鹰王殷天正，便是天鹰教创教的教主。”张翠山道：“啊，原来如此。不要紧，我说过跟你在一起。你爹爹再凶，也不能杀了他的亲女婿啊。”殷素素双眼发光，脸上起了一层红晕，道：”你这话可是真心？”

张翠山道：“我俩此刻便结为夫妇。”

当下两人一起在冰山之上跪下。张翠山朗声道：“皇天在上，弟子张翠山今日和殷素素结为夫妇，祸福与共，始终不负。”殷素素虔心祷祝：“老天爷保佑，愿我二人生生世世，永为夫妇。”她顿了一顿，又道：“日后若得重回中原，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

张翠山大喜，没想到她竟会发此誓言，当即伸臂抱住了她。两人虽被海水浸得全身皆湿，但心中暖烘烘的如沐春风。

过了良久，两人才想起一日没有饮食。张翠山提银钩守在冰山边缘，见有游鱼游上水面，一钩而上。这一带的海鱼为抗寒冷，特别的肉厚多脂，虽生食甚腥，但吃了大增力气。

两人在这冰山之上，明知回归无望，倒也无忧无虑。其时白日极长而黑夜奇短，大反寻常，已无法计算日子，也不知太阳在海面中已升沉几回。

一日，殷素素忽见到正北方一缕黑烟冲天而起，登时吓得脸都白了，叫道：“五哥！”伸手指着黑烟。张翠山又惊又喜，叫道：“难道这地方竟有人烟？”

这黑烟虽然望见，其实相距甚远，冰山整整飘了一日，仍未飘近，但黑烟越来越高，到后来竟隐隐见烟中夹有火光。

殷素素问道：“那是甚么？”张翠山摇头不答。殷素素颤声道：”咱俩的日子到头啦！这……这是地狱门。”张翠山心中也早已大为吃惊，安慰她道：“说不定那边住得有人，正在放火烧山。”殷素素道：“烧山的火头哪有这么高？”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既然到了这古怪地方，一切只有听从老天爷安排。老天爷既不让咱俩冻死，却要咱俩在大火中烧死。那也只得由他喜欢。”

说也奇怪，两人处身其上的冰山，果是对准了那个大火柱缓缓飘去。当时张殷二人不明其中之理，只道冥冥中自有安排，是祸是福，一切是命该如此。却不知那火柱乃北极附近的一座活火山，火焰喷射，烧得山旁海水暖了。

热水南流，自然吸引南边的冰水过去补充，因此带着那冰山渐渐移近。

这冰山又飘了一日一夜，终于到了火山脚下，但见那火柱周围一片青绿，竟是一个极大的岛屿。岛屿西部都是尖石嶙峋的山峰，奇形怪样，莫可名状。

张翠山走遍了大半个中原，从未见过。他二人从未见过火山，自不知这些山峰均是火山的熔浆千万年来堆积而成。岛东却是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平野，乃火山灰逐年倾入海中而成。该处虽然地近北极，但因火山万年不灭，岛上气候便和长白山、黑龙江一带相似，高山处玄冰白雪，平野上却极目青绿，苍松翠柏，高大异常，更有诸般奇花异树，皆为中土所无。

殷素素望了半晌，突然跃起，双手抱住了张翠山的脖子叫道：“五哥，咱俩是到了仙山啦！”张翠山心中也是喜乐充盈，迷迷糊糊的说不出话来。

但见平野上一群梅花鹿正在低头吃草，极目四望，除了那火山有些骇人之外，周围一片平静，绝无可怖之处。

但冰山飘到岛旁，被暖水一冲，又向外飘浮。殷素素急叫：“糟糕，糟糕！仙人岛又去不了啦！”张翠山眼见情势不妙，倘若不上此岛，这冰山再向别处飘流，不知何时方休？情急中钩掌齐施，吧吧吧一阵响，打下一大块冰来。两人张手抱住，扑通一声，跳入了海中，手脚划动，终于爬上了陆地。

那群梅花鹿见有人来，睁着圆圆的眼珠相望，显得十分好奇，却殊无惊怕之意。殷素素慢慢走近，伸手在一头梅花鹿的背上抚摸了几下，说道，“要是再有几只仙鹤，我说这便是南极仙境了。”突然间足下一晃，倒在地上。

张翠山惊叫：“素素！”抢过去欲扶时，脚下也是一个踉跄，站立不稳。

只听得隆隆声响，地面摇动，却是火山又在喷火。两人在大海中飘浮了数十日，波浪起伏，昼夜不休，这时到了陆地，脚下反而虚浮，突然地面一动，竟致同时摔倒。

两人一惊之下，见别无异状，这才嘻嘻哈哈的站了起来。当日疲累已极，两人便在这平原之上，大睡了四个多时辰。

醒来时太阳仍未下山，张翠山道：“咱们四下里瞧瞧，且看有无人居，有无毒虫猛兽。”殷素素道：“你只须瞧这群梅花鹿如此驯善，这仙人岛上定是太平得紧。”张翠山笑道：“但愿如此。可是咱们也得去拜谒一下仙人啊。”

殷素素当身在冰山之时，仍是尽量保持容颜修饰，衣衫整齐，这时到了岛上，更细心的整理一下衣衫，又替张翠山理了理头发，这才出发寻幽探胜。

她手提长剑。张翠山失了铁笔，折了一根坚硬的树枝代替。两人展开轻身功夫，自南至北的快跑了十来里路，此时竟有大片土地可供奔驰，实是说不出的快活。沿途所见，除了低丘高树之外，尽是青草奇花。草丛之中，偶而惊起一些叫不出名目的大鸟小兽，看来也皆无害于

人。

两人转过一大片树林，只见西北角上一座石山，山脚下露出一个石洞。

殷素素叫道："这地方妙得紧啊！"抢先奔了过去。张翠山道："小心！"

一言未毕，只听得呵的一声，眼前白影闪动，洞中冲出一头大白熊来。

那熊毛长身巨，竟和大牯牛相似。殷素素猛吃一惊，急忙跃后。白熊人立起来，提起巨掌，便往殷素素头顶拍落。殷素素弯过长剑，往白熊肩头削去，可是她在海上飘流久了，身子虚弱，出手无力，这一剑虽削中了熊肩，却只轻伤皮肉，待得第二招回剑掠去，白熊纵身扑上，啪的一响，已将长剑打落在地。张翠山急叫："素素退开！"跃上去用树干横扫，正打在白熊左前足的膝盖之处。但听得喀喇一响，树干折为两截，白熊的左足却也折断了。

白熊受此重伤，只痛得大声吼叫，声震山谷，猛向张翠山扑将过来。

张翠山双足一点，使出"梯云纵"轻功，纵起丈余，使一招"争"字诀中的一下直钩，将银钩在半空中疾挥下来，正中白熊的太阳穴。这一招劲力甚大，银钩钩入数寸。那白熊惊天动地般大吼一声，拖得张翠山银钩脱手，在地下翻了几个转身，仰天而毙。

殷素素拍手笑道："好轻功，好钩法！"一言甫毕，猛听得张翠山叫道："快跳过来！"殷素素听他呼声中颇有惊惶之意，不暇询问，向前一窜，直扑到他怀里，回过头来，不禁"啊"的一声惊呼。原来她身后又站着一头大白熊，张牙舞爪，狰狞可怖。

张翠山手中没了兵刃，忙拉了殷素素跃上一株大松树。那白熊在树下团团转动，不时仰头吼叫。张翠山折下了一根松枝，对准白熊的右眼甩了下去，波的一声轻响，树枝入眼。那熊痛得大叫，便欲扑上树来。张翠山从殷素素手中接过长剑，对准熊头，运劲摔将下去。噗的一声，长剑没入了大半，那熊慢慢软倒，死在树下。

张翠山道："不知洞中还有熊没有。"捡起几块石头投进洞内，过了一会，不见动静，于是当先进洞。殷素素紧跟在后。但见山洞极是宽敞，有八九丈纵深，中间透入一线天光，宛似天窗一般。洞中有不少白熊残余食物，鱼肉鱼骨，甚是腥臭。殷素素掩鼻道："此间好却是好，便是太臭。"张翠山道："只须日日打扫洗刷，过得十天半月，便不臭了。"

殷素素想起从此要和他在这岛上长相厮守，岁月无尽，以迄老死，心中又是欢喜，又是凄凉。

张翠山出洞来折下树枝，扎成一把大扫帚，将洞中秽物清扫出去。殷素素也帮着收拾。待得打扫干净，秽气仍是不除。殷素素道："附近若有溪水冲洗一番便好了。海水虽多，可惜没盛水的提桶。"张翠山道："我有法子。"

到山阴寒冷之处搬了几块大冰，放在洞中的高岩上。殷素素拍掌叫道："好主意！"冰块慢慢融化成水，流出洞去，便似以水冲洗一般，只是十分缓慢而已。

张翠山在洞中清洗。殷素素用长剑剥切两头白熊，割成条块。当地虽有火山，但究在极北，仍是十分寒冷，熊肉旁放以冰块，看来累月不腐。殷素素叹道："人心苦不足，既得陇，又望蜀，咱们若有火种，烧烤一只熊掌吃吃，那可有多美。"又道："只怕洞中的冰块老是不融，冲不去腥臭。"张翠山望着火山口喷出来的火焰，道："火是有的，就可惜火太大了，慢慢想个法儿，总能取它过来。"

当晚两人饱餐一顿熊脑，便在树上安睡。睡梦中仍如身处大海中的冰山之上，随着波浪起伏颠簸，其实却是风动树枝。

次日殷素素还没睁开眼来，便说："好香，好香！"翻身下树，但觉阵阵清香，从树下一大丛不知名的花朵上传出。殷素素喜道："洞前有这许多香花，那可真妙极了。"

张翠山道："素素，你且慢高兴，有一件事跟你说。"殷素素见他脸色郑重，不禁一怔，道："甚么？"张翠山道："我想出了取火的法子。"殷素素笑道："啊，你这坏蛋，我还道是甚么不好的事呢。甚么法子？快说，快说！"

张翠山道："火山口火焰太大，无法走近，只怕走到数十丈外，人已烤焦了。咱们用树皮搓一条长绳，晒得干了，然后……"殷素素拍手道："好法子！好法子！然后绳上缚一块石子，向火山口抛去，火焰烧着绳子，便引了下来。"

两人生食已久，急欲得火，当下说做便做，以整整两天时光，搓了一条百余丈长的绳子，又晒了一天，第四天便向火山口进发。

那火山口望去不远，走起来却有四十余里。两人越走越热，先脱去海豹皮的皮裘，到后来只穿单衫也有些顶受不住，又行里许，两人口干舌燥，遍身大汗，但见身旁已无一株树木花草，只余光秃秃、黄焦焦的岩石。

张翠山肩上负着长绳，瞥眼见殷素素几根长发的发脚因受热而鬈曲起来，心下怜惜，说道："你在这里等我，待我独自上去罢。"殷素素嗔道："你再说这些话，我可从此不理你啦。最多咱们一辈子没火种，一辈子吃生肉，又有甚么大不了的？"张翠山微微一笑。

又走里许，两人都已气喘如牛。张翠山虽然内功精湛，也已给蒸得金星乱冒，头脑中嗡嗡作声，说道："好，咱们便在这里将绳子掷了上去，若是接不上火种，那就……那就……"殷素素笑道："那就是老天爷叫咱俩做一对茹毛饮血的野人夫妻……"说到这里，身子一晃，险些晕倒，忙抓住张翠山的肩头，这才站稳。张翠山从地下捡起一块石子，缚在长绳一端，提气向前奔出数丈，喝一声："去！"使力掷了出去。

但见石去如矢，将那绳子拉得笔直，远远的落了下去。可是十余丈外虽比张殷二人立足处又热了些，仍是距火山口极远，未必便能点燃绳端。两人等了良久，只热得眼中如要爆出火来，那长绳却是连青烟也没冒出半点。张翠山叹了口气，说道："古人钻木取火，击石取火，都是有的，咱们回去慢慢再试罢！这个掷绳取火的法子可不管用。"

殷素素道："这法子虽然不行。但绳子已烤得干透。咱们找几块火石，用剑来打火试试。"张翠山道，"也说得是。"拉回长绳，解松绳头，劈成细丝。火山附近遍地燧石，拾过一块燧石，平剑击打，登时爆出几星火花，飞上了绳丝，试到十来次时，终于点着了火。

两人喜得相拥大叫。那烤焦的长绳便是现成的火炬，两人各持一根火炬，喜气洋洋的回到熊洞。殷素素堆积柴草，生起火来。

既有火种，一切全好办了，融冰成水，烤肉为炙。两人自船破以来，从未吃过一顿热食，这时第一口咬到脂香四溢的熊肉时，真是险些连自己的舌头也吞下肚去了。

当晚熊洞之中，花香流动，火光映壁。两人结成夫妻以来，至此方始有洞房春暖之乐。

次日清晨，张翠山走出洞来，抬头远眺，正自心旷神怡，蓦地里见远处海边岩石之上，站着一个高大的人影。

这人却不是谢逊是谁？张翠山这一惊当真是非同小可，实指望和殷素素经历一番大难之后，在岛上便此安居，哪知又闯来了这个魔头。霎时之间，他便如变成了石像，呆立不敢稍动。但见谢逊脚步蹒跚，摇摇晃晃的向内陆走来。显是他眼瞎之后，无法捕鱼猎豹，直饿到如今。他走出数丈，脚下一个踉跄，向前摔倒，直挺挺的伏在地下。

张翠山返身入洞，殷素素娇声道："五哥……你……"但见他脸色郑重，话到口边又忍住了。张翠山道："那姓谢的也来啦！"殷素素吓了一跳，低声道："他瞧见你了吗？"随即想起谢逊眼睛已瞎，惊惶之意稍减，说道："咱们两个亮眼之人，难道对付不了一个瞎子？"张翠山点了点头，道："他饿得晕了过去啦。"殷素素道："瞧瞧去！"从衣袖上撕下四根布条，在张翠山耳中塞了两条，自己耳中塞了两条，右手提了长剑，左手扣了几枚银针，一同走出洞去。

两人走到离谢逊七八丈处，张翠山朗声道："谢前辈，可要吃些食物？"

谢逊斗然间听到人声，脸上露出惊喜之色，但随即辨出是张翠山的声音，脸上又罩了一层阴影，隔了良久，才点了点头，张翠山回洞拿了一大块昨晚吃剩下来的熟熊肉，远远掷去，说道："请接着。"谢逊撑起身子，听风辨物，伸手抓住，慢慢的咬了一口。

张翠山见他生龙活虎般的一条大汉，竟给饥饿折磨得如此衰弱，不禁油然而起怜悯之情。殷素素心中却是另一个念头："五哥也忒煞滥好人，让他饿死了，岂不手脚干净？这番救活了他，日后只怕麻烦无穷，说不定我两人的性命还得送在他的手下。"但想自己立过重誓，决意跟着张翠山做好人，心中虽起不必救人之念，却不说出口来。

谢逊吃了半块熊肉，伏在地下呼呼睡去。张翠山在他身旁升了一个火堆。

谢逊直睡了一个多时辰这才转醒，问道："这是甚么地方？"张殷二人守在他身旁，见他坐起开口，便各取出塞在右耳中的布条，以便听他说些甚么，但两人的右手都离耳畔不过数寸，只要一见情势不对，立即伸手塞耳，左耳中的布条却不取出。张翠山道："这是极北之处一个无人荒岛。"

谢逊"嗯"了一声，霎时之间，心中兴起了数不尽的念头，呆了半晌，说道："如此说来，咱们是回不去了！"张翠山道："那得瞧老天爷的意旨了。"谢逊破口骂道："甚么老天爷，狗天、贼天、强盗老天！"摸索着坐在一块石上，又咬起熊肉来，问道："你们要拿我怎样？"

张翠山望着殷素素，等她说话。殷素素却打个手势，意思说一切听凭你的主意。

张翠山微一沉吟，朗声道："谢前辈，我夫妻俩……"谢逊点头道："嗯，成了夫妻啦。"殷素素脸上一红，却颇有得意之色，说道："那也可说是你做的媒人，须得多谢你撮成。"谢逊哼了一声，道："你夫妻俩怎么样？"

张翠山道："我们射瞎了你的眼睛，自是万分过意不去，不过事已如此，千言万语的致歉也是无用。既是天意要让咱们共处孤岛，说不定这一辈子再也难回中土，我二人便好好的奉养你一辈子。"

谢逊点了点头，叹道："那也只得如此。"张翠山道："我夫妻俩情深意重，同生共死，前辈倘若狂病再发，害了我夫妻任谁一人，另一人决然不能独活。"谢逊道："你要跟我说，你两人倘若死了，我瞎了眼睛，在这荒岛上也就活不成？"张翠山道："正是！"谢逊道："既然如此，你们左耳之中何必再塞着布片？"

张翠山和殷素素相视而笑，将左耳中的布条也都取了出来，心下却均骇然："此人眼睛虽瞎，耳音之灵，几乎到了能以耳代目的地步，再加上聪明机智，料事如神。倘若不是在此事事希奇古怪的极北岛上，他未必须靠我二人供养。"

张翠山请谢逊为这荒岛取个名字。谢逊道："这岛上既有万载玄冰，又有终古不灭的火窟，便称之为冰火岛罢。"

自此三人便在冰火岛上住了下来，倒也相安无事。离熊洞半里之处，另有一个较小的山洞。张殷二人将之布置成为一间居室，供谢逊居住。张殷夫妇捕鱼打猎之余，烧陶作碗，堆土为灶，诸般日用物品，次第粗具。

谢逊也从不和两人罗唆，只是捧着那把屠龙宝刀，低头冥思。张殷二人有时见他可怜，劝他不必再苦思刀中秘密。谢逊道："我岂不知便是寻到了刀中秘密，在这荒岛之上又有何用？只是无所事事，这日子却又如何打发？"

两人听他说得有理，也就不再相劝。

忽忽数月，有一日，夫妇俩携手向岛北漫游，原来这岛方圆极广，延伸至北，不知尽头，走出二十余里，只见一片浓密的丛林，老树参天，阴森森的遮天蔽日。张翠山有意进林一探，殷素素胆怯起来，说道："别要林中有甚么古怪，咱们回去罢。"

张翠山微觉奇怪，心想："素素向来好事，怎地近来却懒洋洋地，甚么事也提不起兴致来？"想到此处，心中一惊，问道："你身子好吗？可有甚么不舒服？"殷素素突然间满脸通红，低声道："没甚么。"张翠山见她神情奇特，连连追问。殷素素似笑非笑的道："老天爷见咱们太过寂寞，再派一个人来，要让大伙儿热闹热闹。"张翠山一怔之下，大喜过望，叫道："你有孩子啦？"殷素素忙道："小声些，别让人家听见了。"说了这句话，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荒林寂寂，哪里还有第三个人在？

天候嬗变，这时日渐短而夜渐长，到后来每日只有两个多时辰是白天，气候也转得极其寒冷。殷素素有了身孕后甚感疲懒，但一切烹饪、缝补等务，仍是勉力而行。

这一晚她十月怀胎将满，熊洞中升了火，夫妻俩偎倚在一起闲谈。殷素素道："你说咱们生个男孩呢还是女孩？"张翠山道："女孩像你，男孩像我，男女都很好。"殷素素道："不，我喜欢是个男孩子。你先给他取定个名字罢！"

张翠山道："嗯。"隔了良久，却不言语。殷素素道："这几天你有甚么心事？我瞧你心不在焉似的。"张翠山道："没甚么。想是要做爸爸了，欢喜得胡里胡涂啦！"

他这几句话本是玩笑之言，但眉间眼角，隐隐带有忧色。殷素素柔声道："五哥，你瞒着我，只有更增我的忧心。你瞧出甚么事不对了？"

张翠山叹了口气，道："但愿是我瞎疑心。我瞧谢前辈这几天的神色有些不正。"殷素素"啊"的一声，道："我也早见到了。他脸色越来越凶狠，似乎又要发狂。"张翠山点了点头，道："想是他琢磨不出屠龙刀中的秘密，因此心中烦恼。"殷素素泪眼盈盈，说道："本来咱俩挤着跟他同归于尽，那也没甚么。但是……但是……"

张翠山搂着她肩膀，安慰道："你说得不错，咱们有了孩子，不能再跟他拚命。他好好的便罢，要是行凶作恶，咱们只得将他杀了。谅他瞎着双眼，终究奈何咱们不得。"

殷素素自从怀了孩子，不知怎的，突然变得仁善起来，从前做闺女时一口气杀几十个人也毫不在意，这时便是杀一头野兽也觉不忍。有一次张翠山捕了一头母鹿，一头小鹿直跟到熊洞中来，殷素素定要他将母鹿放了，宁可大家吃些野果，挨过两天。这时听到张翠山说要杀了谢逊，不禁身子一颤。

她偎倚在张翠山怀里，这么微微一颤，张翠山登时便觉察了，向着她神色温柔的一笑，说道，"但愿他不发狂。可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殷素素道："不错，倘若他真的发起狂来，却怎生制他？咱们给他食物时做些手脚，看能找到甚么毒物……不，不，他不一定会发狂的，说不定只是咱俩瞎疑心。"

张翠山道："我有个计较。咱俩从明儿起，移到内洞去住，却在外洞掘个深坑，上面铺以皮毛软泥。"殷素素道："这法子好都是好，不过你每日要出外打猎，倘若他在外面行凶……"张翠山道："我一人容易逃走，只要见情势不对，便往危崖峭壁上窜去。他瞎了双眼，如何追得我上？"

第二日一早，张翠山便在外洞中挖掘深坑，只是没铁铲锄头，只得捡些形状合适的树枝当作木扒，实是事倍功半。好在他内力浑厚，辛苦了七天，已挖了三丈来深。眼见谢逊的神气越来越不对，时时拿着屠龙刀狂挥狂舞，张翠山加紧挖掘，预计挖到五丈深时，便在坑底周围插上削尖的木棒。这深坑底窄口广，他不进来侵犯殷素素便罢，只要踏进熊洞，非摔落去不可，更在坑边堆了不少大石，只待他落入坑中，便投石砸打。

这日午后，谢逊在熊洞外数丈处来回徘徊。张翠山不敢动工，生怕他听得声响，起了疑心，但也不敢出外打猎，只是守在洞旁，瞧着他的动静。但听得谢逊不住口的咒骂，从老天骂起，直骂到西方佛祖，东海观音，天上玉皇，地下阎罗，再自三皇五帝骂起，尧舜禹汤，秦皇唐宗，文则孔孟，武则关岳，不论哪一个大圣贤大英雄，全给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谢逊胸中颇有才学，这一番咒骂，张翠山倒也听得甚有趣味。

突然之间，谢逊骂起武林人物来，自华佗创设五禽之戏起，少林派达摩老祖，岳武穆神拳散手，全给他骂得一文不值。可是他倒也非一味谩骂，于每家每派的缺点所在却也确有真知的见，贬斥之际，往往一针见血。只听他自唐而宋，逐步骂到了南宋末年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骂到了郭靖、杨过，猛地里骂到了武当派开山祖师张三丰。

他辱骂旁人，那也罢了，这时大骂张三丰，张翠山如何不怒？正要反唇相讥，谢逊突然大吼："张三丰不是东西，他的弟子张翠山更加不是东西，让我捏死他的老婆再说！"纵身一跃，掠过张翠山身旁，奔进熊洞。

张翠山急忙跟进，只听得喀的一声，谢逊已跌入坑中。可是坑底未装尖刺，他虽摔下，并没受伤，只是出其不意，大吃了一惊。张翠山顺手抓过挖土的树枝，见谢逊从坑中窜将上来，兜头一下，猛击下去。谢逊听得风声，左手翻转，已抓住了树枝，用力向里一夺。张翠山把捏不定，树枝脱手，这一夺劲力好大，他虎口震裂，掌心也给树皮擦得满是鲜血。谢逊跟着这一夺之势，又堕入了坑底。

其时殷素素即将临盆，已腹痛了半日，她先前见谢逊逗留洞口不去，不敢和丈夫说知此事，只怕给谢逊听到了，他少了一层顾忌，更会及早发难。

这时见情势危急，顾不得腹痛如绞，抓起枕边长剑向张翠山掷去。

张翠山抓住剑柄，暗想："此人武功高我太多，他再窜上来时，我出剑劈刺，仍是非给他夺去不可。"情急之下，突然想起："他双目已盲，所以能夺我兵刃，全仗我兵刃劈风之声，才知我的招势去向。"

他刚想到此节，谢逊哈哈一笑，又纵跃而上。张翠山看准他窜上的来路，以剑尖对住他脑门，紧握不动。谢逊这一纵跃，势道极猛，正是以自己脑袋碰到剑尖上去，长剑既然纹丝不动，绝无声息，他武功再好，如何能够知晓？

只听得擦的一声响，谢逊一声大吼，长剑已刺入额头，深入寸许。总算他应变奇速，剑尖一碰到顶门，立即将头向后一仰，同时急使"千斤坠"的功夫，落入坑底。只要他变招迟得一霎之间，剑尖从脑门直刺进去，立时便即毙命。

饶是如此，头上也已重伤，血流披面，长剑插在他额头，不住颤动。

谢逊拔出长剑，撕下衣襟裹住伤口，脑中一阵晕眩，自知受伤不轻，他狂性已发，从腰间拔出屠龙刀急速舞动，护住了顶门，第三度跃上。张翠山举起大石，对准他不住投去，却均被屠龙刀砸开，但见刀花如雪，寒光闪闪，谢逊跃出深坑，直欺过来，张翠山一步步退避，心中一酸，想起今日和殷素素同时毕命，竟不能见一眼那未出世的孩儿。

谢逊防他和殷素素从自己身旁逸出，一出了熊洞，那便追赶不上，当下右手宝刀，左手长剑，使动大开大阖的招数，将两丈方圆之内尽数封住，料想张殷二人再也无法逃走。

蓦地里"哇"的一声，内洞中传出一响婴儿的哭声。谢逊大吃一惊，立时停步，只听那婴儿不住啼哭。

张翠山和殷素素知道大难临头，竟一眼也不再去瞧谢逊，两对眼睛都凝视着这初生的婴儿，那是个男孩，手足不住扭动，大声哭喊。张殷二人知道只要谢逊这一刀下来，夫妻俩连着婴儿便同时送命。二人一句话不说，目光竟不稍斜，心中暗暗感激老天，终究让自己夫妇此生能见到婴儿，能多看得一霎，便是多享一份福气。夫妻俩这时已心满意足，不再去想自己的命运，能保得婴儿不死，自是最好，但明知绝无可能，因此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转。

只听得婴儿不住大声哭嚷，突然之间，谢逊良知激发，狂性登去，头脑清醒过来，想起自己全家被害之时，妻子刚正生了孩子不久，那婴儿终于也难逃敌人毒手。这几声婴儿的啼哭，使他回忆起许许多多往事：夫妻的恩爱，敌人的凶残，无辜婴儿被敌人摔在地上成为一团血肉模糊，自己苦心孤诣、竭尽全力，还是无法报仇，虽然得了屠龙刀，刀中的秘密却总是不能查明……

他站着呆呆出神，一时温颜欢笑，一时咬牙切齿。

在这一瞬之前，三人都正面临生死关头，但自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三个人突然都全神贯注于婴儿身上。

谢逊忽问："是男孩还是女孩？"张翠山道："是个男孩。"谢逊道："很好。剪了脐带没有？"张翠山道："要剪脐带吗？啊，是的，是的，我倒忘了。"

谢逊倒转长剑，将剑柄递了过去。张翠山接过长剑，割断了婴儿的脐带，这时方始想起，谢逊已然迫近身边，可是他居然并不动手，心中奇怪，回头望了他一眼，只见谢逊脸上充满关切之情，竟似要插手相助一般。

殷素素声音微弱，道："让我来抱。"张翠山抱起婴儿，送入她怀里。

谢逊又道："你有没烧了热水，给婴儿洗一个澡？"张翠山失声一笑，道："我真胡涂啦，甚么也没预备，这爸爸可没用之极。"说着便要奔出去烧水，但只迈出一步，见谢逊铁塔一般巨大的身形便在婴儿之前，心下蓦地一凛。

谢逊却道："你陪着夫人孩子，我去烧水。"将屠龙刀往腰间一插，便奔出洞去，经过深坑时轻轻纵身一跃，横越而过。

过了一阵，谢逊果真用陶盆端了一盆热水进来，张翠山便替婴儿洗澡。

谢逊听得婴儿哭声洪亮，问道："孩儿像妈妈呢还是像爸爸？"张翠山微笑道，"还是像妈妈多些，不大肥，是张瓜子脸。"谢逊叹了口气，低声道："但愿他长大之后，多福多寿，少受苦难。"殷素素道："谢前辈，你说孩子的长相不好么？"谢逊道："不是的。只是孩子像你，那就太过俊美，只怕福泽不厚，将来成人后入世，或会多遭灾厄。"张翠山笑道："前辈想得太远了，咱四人处身极北荒岛，这孩子自也是终老是乡，哪还有甚么重入人世之事？"

殷素素急道："不，不！咱们可以不回去，这孩子难道也让他孤苦伶仃的一辈子留在这岛上？几十年之后，我们三人都死了，谁来伴他？他长大之后，如何娶妻生子？"她自幼禀受父性，在天鹰教中耳濡目染，所见所闻皆是极尽残酷恶毒之事，因之向来行事狠辣，习以为常，自与张翠山结成夫妇，逐步向善，这一日做了母亲，心中慈爱沛然而生，竟全心全意的为孩子打算起来。

张翠山向她凄然望了一眼，伸手抚摸她头发，心道："这荒岛与中土相距万里，却如何能够回去？"但不忍伤爱妻之心，此言并不出口。

谢逊忽道："张夫人的话不错，咱们这一辈子算是完了，但如何能使这孩子老死荒岛，享不到半点人世的欢乐？张夫人，咱三人终当穷智竭力，使孩子得归中土。"

殷素素大喜，颤巍巍的站起身来。张翠山忙伸手相扶，惊道："素素，你干甚么？快好好躺着。"殷素素道："不，五哥，咱俩一起给谢前辈磕几个头，感谢他这番大恩大德。"

谢逊摇手道："不用，不用。这孩子取了名字没有？"张翠山道："还没有。前辈学问渊博，请给他取个名字罢！"谢逊沉吟道："嗯，得取个好名字，让我好好来想一个。"

殷素素忽然想起："难得这怪人如此喜爱这孩子，他若将孩儿视若己子，那么孩儿在这岛上就再不愁他加害，纵然他狂性发作，也不致骤下毒手。"

说道："谢前辈，我为这孩儿求你一件事，务恳不要推却。"谢逊道："甚么？"

殷素素道："你收了这孩子做义子罢！让他长大了，对你当亲生父亲一般奉养。得你照料，这孩儿一生不会吃人家的亏。五哥，你说好不好？"张翠山明白妻子的苦心，说道："妙极，妙极！谢前辈，请你不弃，俯允我夫妇的求恳。"

谢逊凄然道："我自己的亲生孩子给人一把摔死了，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你们瞧见了没有？"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觉得他言语之中又有疯意，但想起他的惨酷遭际，不由得心中恻然。谢逊又道："我那孩子如果不死，今年有十八岁了。我将一身武功传授于他，嘿嘿，他未必便及不上你们甚么武当七侠。"这几句话凄凉之中带着几分狂傲，但自负之中又包含着无限寂寞伤心。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觉都油然而起悔心："倘若当日在冰山上不毁了他的双目，咱们四人在此荒岛隐居，无忧无虑，岂不是好？"

三人默然半晌。张翠山道："谢前辈，你收这孩儿作为义子，咱们叫他改宗姓谢。"谢逊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说道："你肯让他姓谢？我那个死去的孩子，名叫谢无忌。"张翠山道："如果你喜欢，那么，咱们这孩儿便叫作谢无忌。"

谢逊喜出望外，唯恐张翠山说过了后悔，说道："你们把亲生孩儿给了我，那么你们自己呢？"张翠山道："孩儿不论姓张姓谢，咱们一般的爱他。

日后他孝顺双亲，敬爱义父，不分亲疏厚薄，岂非美事？素素，你说可好？"

殷素素微一迟疑，说道："你说怎么便是怎么。孩子多得一个人疼爱，终是便宜了他。"

谢逊一揖到地，说道："这我可谢谢你们啦，毁目之恨，咱们一笔勾消。

谢逊虽丧子而有子，将来谢无忌名扬天下，好教世人得知，他父母是张翠山、殷素素，他义父是金毛狮王谢逊。"

殷素素当时所以稍一犹疑，乃是想起真的谢无忌已死，给人摔成一团肉浆，自己的孩子顶用这个名字，未免不言，然见谢逊如此大喜若狂，料想他对这孩儿必极疼爱，孩儿将来定可得到他许多好处，母亲爱子之心无微不至，只须于孩子有益，一切全肯牺牲，抱了孩子，说道："你要抱抱他吗？"

谢逊伸出双手，将孩子抱在臂中，不由得喜极而泣，双臂发颤，说道："你……你快抱回去，我这模样别吓坏了他。"其实初生一天的婴儿懂得甚么，但他这般说，显是爱极了孩子。殷素素微笑道："只要你喜欢，便多抱一会，将来孩子大了，你带着他到处玩儿罢。"

谢逊道："好极，好极……"听得孩儿哭得极响，道："孩子饿了，你喂他吃奶罢！我到外边去。"实则他双目已盲，殷素素便当着他哺乳也没甚么，但他发狂时粗暴已极，这时却文质彬彬，竟成了个儒雅君子。

张翠山道："谢前辈……"谢逊道："不，咱们已成一家人，再这样前辈后辈的，岂不生分？我这么说，咱三人索性结义为金兰兄弟，日后于孩子也好啊。"张翠山道："你是前辈高人，我夫妇跟你身分相差太远，如何高攀得上？"谢逊道："呸，你是学武之人，却也这般迂腐起来？五弟、五妹，你们叫我大哥不叫？"殷素素笑道："我先叫你大哥，咱们是拜把子的兄妹。

他若再叫你前辈，我也成了他的前辈啦！"张翠山道："既是如此，小弟惟大哥之命是从。"殷素素道："咱们先就这么说定，过几天等我起得身了，再来祭告天地，行拜义父、拜义兄之礼。"

谢逊哈哈大笑，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终身不渝，又何必祭天拜地？

这贼老天自己管不了自己的事，我谢逊最是恨他不过。"说着扬长出洞，只听得他在旷野上纵声大笑，显是开心之极。张殷两人自从识得他以来，从未见过他如此欢喜。

自此三人全心全意的抚育孩子。谢逊少年时原是猎户，他号称"金毛狮王"，驯兽捕生之技，天下无双，张翠山详述岛上多处地形，谢逊在他指引下走了一遍，便即记住。自此捕鹿杀熊，便由谢逊一力承担。

数年弹指即过，三个人在岛上相安无事。那孩子百病不生，长得甚是壮健。三人中倒似谢逊对他最是疼爱，有时孩子太过顽皮，张翠山和殷素素要加责打，每次都是谢逊从中拦住。如此数次，孩子便恃他作为靠山，逢到父母发怒，总是奔到义父处求救。张殷二人往往摇头苦笑，说孩子给大哥宠坏了。

到无忌四岁时，殷素素教他识字。五岁生日那天，张翠山道："大哥，孩子可以学武啦，从今天起你来教，好不好？"谢逊摇头："不成，我的武功太深，孩子无法领悟。还是你传他武当心法。等他到八岁时，我再来教他。

教得两年，你们便可回去啦！"

殷素素奇道："你说我们可以回去？回中上去？"

谢逊道："这几年来我日日留心岛上的风向水流，每年黑夜最长之时，总是刮北风，数十昼夜不停。咱们可以扎个大木排，装上风帆，乘着北风，不停向南，要是贼老天不来横加捣蛋，说不定你们便可回归中土。"殷素素道："我们？难道你不一起去么？"谢逊道："我瞎了双眼，回到中土做甚么？"殷素素道："你便不去，咱们却决不容你独自留着。孩子也不肯啊，没了义父，谁来疼他？"谢逊叹道："我得能疼他十年，已经足够了。贼老天总是跟我捣乱，这孩子倘若陪我的时候太多，只怕贼老天迁怒于他，会有横祸加身。"殷素素打了个寒噤，但想这是他随口说说的事，也没放在心上。

张翠山传授孩子的是扎根基的内功，心想孩子年幼，只须健体强身，便已足够，在这荒岛之上，决不会和谁动手打架。谢逊虽说过南归中土的话，但他此后不再提起，看来也是一时兴到之言，不能作准。

到第八年上，谢逊果然要无忌跟他学练武功。传授之时他没叫张殷二人旁观，他夫妇便遵依武林中的严规，远远避开，对无忌的武功进境，也不加考查，信得过谢逊所授，定是高明异常的绝学。

岛上无事可纪，日月去似流水，转眼又是一年有余。

自无忌出世后，谢逊心灵有了寄托，再也不去理会那屠龙宝刀。有一晚张翠山偶尔失眠，半夜中出来散步，月光下只见谢逊盘膝坐在一块岩石之上，手中却捧着那柄屠龙宝刀，正自低头沉思。张翠山吃了一惊，待要避开，谢逊已听到他的脚步声，说道："五弟，这'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八个字，看来终是虚妄。"张翠山走近身去，说道："武林中荒诞之说甚多。大哥这等聪明才智，如何对这宝刀之说，始终念念不忘？"谢逊道："你有所不知，我曾听少林派一位有道高僧空见大师说过此事。"

张翠山道："啊，空见大师。听说他是少林派掌门人空闻大师的师兄啊，他逝世已久了。"谢逊点头道："不错，空见已经死了，是我打死的。"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江湖上有两句话说道："少林神僧，见闻智性"，那是指当今少林派四位武功最高的和尚空见、空闻、空智、空性四人而言，后来听说空见大师得病逝世，想不到竟是谢逊打死的。

谢逊叹了口气，说道："空见这人固执得很，他竟然只挨我打，始终不肯还手，我打了他一十三拳，终于将他打死了。"

张翠山更是骇然，心想："能挨得起大哥一拳一脚而不死的，已是一等一的武学高手，这位少林神僧竟能连挨他一十三拳，身子之坚，那是远胜铁石了。"

但见谢逊神色凄然，脸上颇有悔意，料想这事之中，定是隐藏着一件极大的过节，他自与谢逊结义以来，八年中共处荒岛，情好弥笃，但他对这位义兄，敬重之中总是带着三分惧意，生怕引得他忆及昔日恨事，当下也不敢多问。

却听谢逊说道："我生平心中钦服之人，寥寥可数。尊师张真人我虽久仰其名，但无缘识荆，这位空见大师，实是一位高僧。他武功上的名气虽不及他师弟空智、空性，但依我之见。空智、空性一定及不上他老人家。"

张翠山以往听他畅论当世人物，大部不值一哂，能得他骂上几句，已算是第一流的人物，要他赞上一字，真是难上加难。想不到他提及空见大师时竟然如此钦迟，不禁颇感意外，说道："想是他老人家隐居清修，少在江湖上走动，是以武学上的造诣少有人知。"

谢逊仰头向天，呆呆出神，自言自语的道："可惜可惜，这样一位武林中盖世奇士，竟给我一十三拳活活的打死了。他武功虽高。实是迂得厉害。

倘若当时他还手跟我放对，我谢逊焉能活到今日？"张翠山道："难道这位高僧的武功修为，竟比大哥还要深厚么？"

谢逊道："我怎能跟他相比？差得远了，差得远了！简直是天差地远！"

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神情和语气之中充满了不禁敬仰钦佩之情。

张翠山大奇，心中微有不信，自忖恩师张三丰的武学举世所罕有，但和谢逊相较，恐怕也只能胜他半筹，倘若空见大师当真高出谢逊甚多，说得上"天差地远"，岂不是将自己恩师也比下去了？但素知谢逊的名字中虽有一个"逊"字，性子却极是倨傲，倘若那人的武功不是真的强胜于他，他也决计不肯服输。

谢逊似是猜中了他的心意，说道："你不信么？好，你去叫无忌出来，我说一个故事给他听。"张翠山心想三更半夜的，无忌早已睡熟，去叫醒他听故事。对孩子实无益处，但既是大哥有命，却也不便违拗，于是回到熊洞，叫醒了儿子。无忌听说义父要讲故事，大声叫好，登时将殷素素也吵醒了。

三人一起出来，坐在谢逊身旁。

谢逊道："孩子，不久你就要回归中土……"无忌奇道："甚么回归中土？"

谢逊将手挥了挥，叫他别打断自己的话头，续道"要是咱们的大木排在海中沉了，或是飘得无影无踪，那也罢了，一切休提。但若真的能回中土，我跟你说，世上人心险恶，谁都不要相信。除了父母之外，谁都会存着害你的心思。就可惜年轻时没人跟我说这番话。唉，便是说了，当时我也不会相信。

“我在十岁那一年，因意外机缘，拜在一个武功极高之人的门下学艺。

我师父见我资质不差，对我青眼有加，将他的绝艺倾囊以授。我师徒情若父子，五弟，当时我对我师父的敬爱仰慕，大概跟你对尊师没差分毫。我在二十三岁那年离开师门，远赴西域，结交了一群大有来历的朋友，蒙他们瞧得起我，当我兄弟相待。五妹，令尊白眉鹰王，就在那时跟我结交的。后来我娶妻生子，一家人融融泄泄，过得极是快活。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上，我师父到我家来盘桓数日，我自是高兴得了不得，全家竭诚款待，我师父空闲下来，又指点我的功夫。哪知这位武林中的成名高手，竟是人面兽心，在七月十五日那日酒后，忽对我妻施行强暴……”

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啊”的一声，师好徒妻之事，武林之中从所未闻，那可是天人共愤的大恶事。

谢逊续道：“我妻子大声呼救，我父亲闻声闯进房中，我师父见事情败露，一拳将我父亲打死了，跟着又打死了我母亲，将我甫满周岁的儿子谢无忌……”

无忌听他提到自己名字，奇道：“谢无忌？”

张翠山斥道：“别多口！听义父说话。”谢逊道：“是啊，我那亲生孩儿跟你名字一样，也叫谢无忌。我师父抓起了他，将他摔成血肉模糊的一团。”

无忌忍不住又问：“义父，他……他还能活么？”谢逊凄然摇头，说道：“不能活了，不能活了！”殷素素向儿子摇了摇手，叫他不可再问。

谢逊出神半晌，才道：“那时我瞧见这等情景，吓得呆了，心中一片迷惘，不知如何对付我这位生平最敬爱的恩师，突然间他一拳打向我的胸口，我胡里胡涂的也没想到抵挡，就此晕死过去，待得醒转时，我师父早已不知去向，但见满屋都是死人，我父母妻儿，弟妹仆役，全家一十三口，尽数毙于他的拳下。想是他以为一拳已将我打死，没有再下毒手。

“我大病一场之后，苦练武功，三年后找我师父报仇。但我跟他功夫实在相差太远，所谓报仇，徒然自取其辱，可是这一十三条人命的血仇，如何能便此罢休？于是我遍访名师，废寝忘食的用功，这番苦功，总算也有着落，五年之间，我自觉功夫大进，又去找我师父。哪知我功夫强了，他仍是比我强得很多，第二次报仇还是落得个重伤下场。

“我养好伤不久，便得了一本《七伤拳》拳谱，这路拳法威力实非寻常。

于是我潜心专练‘七伤拳’的内劲，两年后拳技大成，自忖已可和天下第一流的高手比肩。我师父若非另有奇遇，决不能再是我敌手。不料第三次上门去时，却已找不到他的所在。我在江湖上到处打听，始终访查不到，想是他为了避祸，隐居于穷乡僻壤，大地茫茫，却到何处去寻？

“我愤激之下，便到处做案，杀人放火，无所不为。每做一件案子，便在墙上留下了我师父的姓名！”

张翠山和殷素素一齐“啊”了一声。谢逊道：“你们知道我师父是谁了罢？”殷素素点头道：“嗯！你是‘混元霹雳手’成昆的弟子。”

原来两年多前武林中突生轩然大波，自辽东以至岭南，半年之间接连发生了三十余件大案，许多成名豪杰突然不明不白的被杀，而凶手必定留下“混元霹雳手成昆”的名字。被害之人不是一派的掌门，便是交游极广的老英雄，每一件案子都牵连人数甚众。只要这样一件案子，武林中便要到处轰传，何况接连三十余件。当时武当七侠曾奉师命下山查询，竟不得半点头绪。众人均知这是有人故意嫁祸于成昆。这“混元霹雳手”成昆武功甚高，向来洁身自爱，声名甚佳，被害者又有好几个是他的知交好友，这些案子决计非他所为。但要查知凶手是谁，自非着落在他身上不可，可是他忽然无影无踪，音讯杳然。纷扰多时，三十余件大案也只有不了了之。虽然想报仇雪恨的人成百成千，可是不知凶手是谁，人人都是徒呼负负。若非谢逊今日自己吐露真相，张翠山怎猜得到其中的原委。

谢逊道：“我冒成昆之名做案，是要逼得他挺身而出，便算他始终龟缩，武林中千百人到处查访，总比我一人之力强得多啊。”殷素素道：“此计不错，只不过这许多人无辜伤在你的手下，在阴世间也是胡涂鬼，未免可怜。”

谢逊道：“难道我父母妻儿给成昆害死，便不是无辜么？便不可怜么？

我看你从前倒也爽快，嫁了五弟九年，却学得这般婆婆妈妈起来。”

殷素素向丈夫望了一眼，微微一笑，说道：“大哥，这些案子倏然而起，倏然而止，后来你终于找到了成昆么？”谢逊道：“没找到，没找到！后来我在洛阳见到了宋远桥。”张翠山大吃一惊，道：“我大师哥宋远桥？”

谢逊道：“不错，是武当七侠之首的宋远桥。我做下这许多大案，江湖上早已闹得天翻地覆，但我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无忌道：“义父，他这样坏，你还叫他师父？”

谢逊苦笑道：“我从小叫惯了。再说，我的一大半武功总是他传授的。

他虽然是个大坏蛋，我也不是好人，说不定我的为非作歹也都是他教的。好也是他教，歹也是他教，我还是叫他师父。”

张翠山心想：“大哥一生遭遇惨酷，愤激之余，行事不分是非。无忌听了这些话记住心中，于他日后立身大是有害，过几天可得好好跟他解说明白。”

谢逊续道：“我见师父如此忍得，居然仍不露面，心想非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不足以激逼他出来。方今武林之中，以少林、武当两派为尊，看来须得杀死一名少林派或是武当派中第一流的人物，方能见效。那一日我在洛阳清虚观外的牡丹园中，见到宋远桥出手惩戒一名恶霸，武功很是了得，决意当晚便去将他杀了。”

张翠山听到这里，不由得栗然而惧，他明知大师哥并未为谢逊所害，但想起当时情势的凶险，仍是不免惴惴，谢逊的武功高出大师哥甚多，何况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若是当真下手，大师哥决无幸免。殷素素也知宋远桥未死，说道：“大哥，想是你突然不忍加害无辜，要是你当真杀了宋大侠，咱们这位张五侠早已跟你拚了命，再也不会成为结义兄弟了。”

谢逊哼了一声，道：“那有甚么忍不忍的？若在今日，我瞧在五弟面上，自不会去跟武当派为难。可是那时我又不识得五弟，别说是宋远桥，便是五弟自已，只要给我见到了，还不是杀了再说。”

无忌奇道：“义父，你为甚么要杀我爹爹？”谢逊微笑道：“我是说个比方啊，并不是真的要杀你爹爹。”无忌道：“嗷，原来这样！”这才放心。

谢逊抚着他小头上的头发，说道：“贼老天虽有诸般不好，总算没让我杀了宋远桥，否则我愧对你爹爹，也不能再跟他结义为兄弟了。”停了片刻，续道：“这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在客店中打坐养神。我心知宋远桥既是武当七侠之首，武功上自有过人之处，假若一击不中，给他逃了，或者只打得他身负重伤而不死，那么我的行藏必致泄露，要逼出我师父的计谋尽数落空，而且普天下豪杰向我群起而攻，我谢逊便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对敌啊。我一死不打紧，这场血海冤仇，可从此无由得报了。”

张翠山问道：“你跟我大哥这场比武后来如何了结？大师哥始终没跟我们说这件事，倒是奇怪。”

谢逊道：“宋远桥压根儿就不知道，恐怕他连‘金毛狮王谢逊’这六个字也从来没听见过，因为我后来没去找他。”

张翠山叹了口气，说道：“谢天谢地！”殷素素笑道：“谢甚么贼老天、贼老地，谢一谢眼前这个谢大侠才是真的。”张翠山和无忌都笑了起来。



八　穷发十载泛归航

谢逊缓缓的道："那天晚上的情景，今日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坐在客店中的炕上，暗运真气，将那'七伤拳'在心中又想了几遍。五弟，你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七伤拳'，要不要见识见识？"张翠山还没回答，殷素素抢着道："那定是神妙无比，威猛绝伦。大哥，你怎地不去找宋大侠了？"

谢逊微微一笑，说道："你怕我试拳时伤了你老公么？倘若这拳力不是收发由心，还算得是甚么'七伤拳'？"说着站起身来，走到一株大树之旁，一声吆喝，宛似凭空打了个霹雳，猛响声中，一拳打在树干之上。

以他功力，这一拳若不将大树打得断为两截，也当拳头深陷树干，哪知他收回拳头时，那大树竟丝毫无损，连树皮也不破裂半点。殷素素心中难过："大哥在岛上一住九年，武功全然抛荒了。我从来不见他练功，原也难怪。"

怕他伤心，还是大声喝彩。

谢逊道："五妹，你这声喝彩全不由衷，你只道我武功大不如前了，是不是？"殷素素道："在这穷发极北的荒岛之上，来来去去四个亲人，还练甚么武功？"谢逊问道："五弟，你瞧出了其中奥妙么？"张翠山道："我见大哥这一拳去势十分刚猛，可是打在树上，连树叶也没一片晃动，这一点我甚是不解。便是无忌去打一拳，也会摇动树枝啊！"

无忌叫道："我会！"奔过去在大树上砰的一拳，果然树枝乱晃，月光照映出来的枝叶影子在地下颤动不已。

张翠山夫妇见儿子这一拳颇为有力，心下甚喜，一齐瞧着谢逊，等他说明其中道理。

谢逊道："三天之后，树叶便会萎黄跌落，半个月后，大树全身枯槁。

我这一拳已将大树的脉络从中震断了。"

张翠山和殷素素不胜骇异，但知他素来不打诳语，此言自非虚假。谢逊取过手边的屠龙宝刀，拔刀出鞘，擦的一声，在大树的树干上斜砍一刀，只听得砰嘭巨响，大树的上半段向外跌落。谢逊收刀说道："你们瞧一瞧，我'七伤拳'的威力可还在么？"

张翠山三人走过去看大树的斜剖面时，只见树心中一条条通水的筋脉已大半震断，有的扭曲，有的粉碎，有的断为数截，有的若断若续，显然他这一拳之中，又包含着数般不同的劲力。张殷二人大是叹服。张翠山道："大哥，今日真是叫小弟大开眼界。"

谢逊忍不住得意之情，说道："我这一拳之中共有七股不同劲力，或刚猛，或阴柔，或刚中有柔，或柔中有刚，或演出，或直送，或内缩。敌人抵挡了第一股劲，抵不住第二股，抵了第二股，第三股劲力他又如何对付？嘿嘿，'七伤拳'之名便由此来。五弟，那日你跟我比拼的是掌力，倘若我出的是七伤拳，你便挡不住了。"张翠山道："是。"

无忌想问爹爹为甚么跟义父比拚掌力，见母亲连连摇手，便忍住不问，说道："义父，你把这'七伤拳'教了我好么？"谢逊摇头道："不成！"

无忌好生失望，还想缠着哀求。殷素素笑道："无忌，你不傻吗？你义父这门武功精妙深湛，若不是先有上乘内功，如何能练？"无忌道："是，那么等我练好了上乘内功再说。"

谢逊摇头道："这'七伤拳'不练也罢！每人体内，均有阴阳二气，金木水火土五行。心属火、肺属金、肾属水、脾属土、肝属木，一练七伤，七者皆伤。这七伤拳的拳功每练一次，自身内脏便受一次损害，所谓七伤，实则是先伤己，再伤敌。我若不是在练七伤拳时伤了心脉，也不致有时狂性大发、无法抑制了。"

张翠山和殷素素此时方知，何以他才识过人，武功高强，狂性发作时竟会心智尽失。

谢逊又道：“倘若我内力真的浑厚坚实，到了空见大师、或是武当张真人的地步，再来练这七伤拳，想来自己也可不受损伤，便有小损，亦无大碍。

只是当年我报仇心切，费尽了心力，才从崆峒派手中夺得这本《七伤拳谱》的古抄本，拳谱一到手，立时便心急慌忙的练了起来，唯恐拳功未成而我师父已死，报不了仇。待得察觉内脏受了大损，已是无法挽救，当时我可没想到，崆峒派既然有此世代相传的拳谱，却为何无人以此拳功名扬天下。我又贪图这路拳法出拳财声势煊赫，有极大的好处。五妹、你懂得其中的道理罢？”

殷素素微一沉吟，道：“嗯，是不是跟你师父霹雳甚么的功夫差不多？”

谢逊道：“正是。我师父外号叫作‘混元霹雳手’，掌含风雷，威力极是惊人。我找到他后，如用这路七伤拳功跟他对敌，他定以为我使的还是他亲手所传武功，待得拳力及身，他再惊觉不对，可已迟了。五弟，你别怪我用心深刻，我师父外表粗鲁，可实在是天下最工心计的毒辣之人。若不是以毒攻毒，这场大仇无法得报……唉，枝枝节节的说了许多，还没说到空见大师。且说那晚我运气温了三遍七伤拳功，便越墙出外，要去找宋远桥。

“我跃出墙外，身子尚未落地，突然觉得肩头上被人轻轻一拍。我大吃一惊，以我当时武功，竟有人伸手拍到我身上而不及挡架，实是难以想象之事。无忌，你想，这一拍虽轻，但若他掌上施出劲力，我岂不是已受重伤？

我当即回手一捞，却捞了个空，反击一拳，这拳自然也没打到人，左足一落地，立即转身，便在此时，我背上又被人轻轻拍了一掌，同时背后一人叹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无忌觉得十分有趣，笑了出来，说道：“义父，这人跟你闹着玩么？”

张翠山和殷素素却已猜到，说话之人定是那空见大师了。

谢逊续道：“当时我只吓得全身冰冷，如堕深渊，那人如此武功，要制我死命真是易如反掌。他说那‘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八个字，只是一瞬之间的事，可是这八个字他说得不徐不疾，充满慈悲心肠。我听得清清楚楚。

但那时我心中只感到惊惧愤怒，回过身来，只见四丈以外站着一位白衣僧人。

我转身之时，只道他离开我只不过两三尺，哪知他一拍之下，立即飘出四丈，身法之快，步法之轻，实是匪夷所思。

“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是冤鬼，给我杀了的人来索命着！’若是活人，决不能有这般来去如电的功夫。我一想到是鬼，胆子反而大了起来，喝道：‘妖魔鬼怪，给我滚得远远的，老子天不怕地不怕，岂怕你这孤魂野鬼？’那白衣僧人合十说道：‘谢居士，老僧空见合十！’我一听到空见两字，便想起江湖上所说‘少林神僧，见闻智性’这两句话来。他名列四大神僧之首，无怪武功如此高强。”

张翠山想起这位空见大师后来是被他一十三拳打死的，心中隐隐感到不安。

谢逊续道：“当时我便问道：‘是少林寺的空见神僧么？’那白衣僧人道：‘神僧二字，愧不敢当。老衲正是少林空见。’我道：‘在下跟大师素不相识，何故相戏？’空见说道：‘老衲岂敢戏弄居士？请问居士，此刻欲往何处？’我道：‘我到何处去，跟大师有何干系？’空见道：‘居士今晚想去杀害武当派的宋远桥大侠，是不是？’“我听他一语道破我的心意，又是奇怪，又是吃惊。他又道：‘居士要想再做一件震动武林的大案，好激得那混元霹雳手成昆现身，以报杀害你全家的大仇……’我听他说出了我师父的名字，更是骇异。要知我师父杀我全家之事，我从没跟旁人说过。这件丑事我师父掩饰抵赖也犹恐不及，自己当然更不会说。这空见和尚却如何知道？

“我当时身子剧震，说道：‘大师若肯见示他的所在，我谢逊一生给你做牛做马，也所甘愿。’空见叹道：‘这成昆所作所为，罪孽确是太大，但居士一怒之下，牵累害死了这许多武林人物，真是罪过罪过。’我本来想说：‘要你多管甚么闲事？’但想起适才他所显的武功，我可不是敌手，何况正有求于他，于是强忍怒气，说道：‘在下实是迫于无奈，那成昆躲得了无影无踪，四海茫茫，教我到哪里去找他？’空见点头道：‘我也知你满腔怨毒，无处发泄。那宋大侠是武当派张真人首徒，你要是害了他，这个祸闯得可实在太大。’我道：‘我是志在闯祸，祸事越大，越能逼成昆出来。’“空见道：‘谢居士，你要是害了宋大侠，那成昆确是非出头不行。但今日的成昆已非昔日可比，你武功远不及他，这场血海冤仇是报不了的。’我道：‘成昆是我师父，他武功如何，我知道得比你清楚。’“空见摇头道：‘他另投名师，三年来的进境非同小可。你虽练成了崆峒派的“七伤拳”，却也伤他不得。’我惊诧无比，这空见和尚我生平从未见过，但我的一举一动，他却似件件亲眼目睹。我呆了片刻，问道：‘你怎么知道？’他道：‘是成昆跟我说的。’”

他说到这里，张殷夫妻和无忌一齐“啊”的一声。

谢逊道：“你们此刻听着尚自惊奇，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登时跳了起来，喝道：‘他又怎么知道？’他缓缓的道：‘这几年来，他始终跟随在你身旁，只是他不断的易容改装，是以你认他不出。’我道：‘哼，我认他不出？他便是化了灰，我也认得他。’他道：‘谢居士，你自非粗心大意之人，可是这几年来，你一心想的只是练武报仇，对身周之事都不放在心上了。你在明里，他在暗里。你不是认他不出，你压根儿便没去认他。’“这番话不由得我不信，何况空见大师是名闻天下的有道高僧，谅也不致打诳骗我。我道：‘既是如此，他暗中将我杀了，岂不干净？’空见道：‘他若起心害你，自是一举手之劳。谢居士，你曾两次找他报仇，两次都败了，他要伤你性命，那时候为甚么便不下手？再说你去夺那《七伤拳谱》之时，你曾跟崆峒派的三大高手比拚内力，可是“崆峒五老”中的其余二老呢？

他们为甚不来围攻？要是五老齐上，你未必能保得性命罢？’“当日我打伤‘崆峒三老’后，发觉其余二老竟也身受重伤，这件怪事我一直存在心中，是个未能得解的大疑团。莫非崆峒派忽起内哄？还是另有不知名的高手在暗中助我？我听见空见大师这般说，心念一动，说道：‘那二老竟难道是成昆所伤？’”

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他愈说愈奇，虽然江湖上的事波谲云诡，两人见闻均广，甚么古怪的事也都听见过，可是谢逊此刻所说之事却实是猜想不透。两人心中均隐隐觉得，谢逊已是个极了不起的人物，但他师父混元霹雳手成昆，不论智谋武功，似乎又皆胜他一筹。

殷素素道：“大哥，那崆峒二老，真是你师父暗中所伤么？”

谢逊道：“当时我这般冲口而问。空见大师说道：‘崆峒二老受的是甚么伤，谢居士亲眼得见么？他二人脸色怎样？’我默然无语，隔了半晌，道：‘如此说来，崆峒二老当真是我师父所伤了。’原来当时我见到崆峒二老躺在地下，满脸都是血红的斑点，显然是他二人用阴劲伤人，却被高手以‘混元功’逼回。这样满脸血红斑点，以我所知，除了被混元功逼回自身内劲之外，除非是猝发斑症伤寒之类恶疾，但我当日初见崆峒五老之时，五个人都是好端端地，自非突起暴病。当时武林之中，除了我师徒二人，再无第三人练过混元功。

“空见大师点了点头，叹道：‘你师父酒后无德，伤了你一家老小，酒醒之后，惶惭无地，是以你两次找他报仇，他都不伤你性命。他甚至不肯将你打伤，但你两次都是发疯般跟他拚命，若不伤你，他始终无法脱身。嗣后他一直暗中跟随在你身后，你三度遭遇危难，都是他暗中解救。’我心下琢磨，除了崆峒斗五老之外，果然另有三件蹊跷之事，在万分危急之际，敌方攻势忽懈。尤其那次跟青海派高手相斗，情势最是凶险。空见大师又道：‘他自知罪过太深，也不能求你饶恕，只盼日子一久，你慢慢淡忘了。岂知你愈闹愈大，害死的人越来越多。今日你若再去杀了宋远桥大侠，这场大祸可真的难以收拾了。’“我道：‘既是如此，请大师叫我师父来见我。我们自己算帐，跟旁人不相干。’空见大师道：‘你师父没脸见你。再说，谢居士，不是老衲小觑你，你便是见到了他，也是枉然。’我道：‘大师是有道高僧，是非黑白，自然清楚得很。难道我满门血仇，就此罢了不成？’他道：‘谢居士遭遇之惨，老衲也代为心伤。可是尊师酒后乱性，实非本意，何况他已深自忏悔，还望谢居士念着昔日师徒之情，网开一面。’我怒发如狂，说道：‘我若再打他不过，任他一掌击毙便了。此仇不报，我也不想活了。’“空见大师沉吟良久，说道：‘谢居士，尊师武功已非昔比，你便是练成了七伤拳，也伤他不得。你若不信，便请打老衲几拳试试。’我道：‘在下跟大师无冤无仇，岂敢相伤？在下武功虽然低微，这七伤拳却也不易抵挡。’他道：‘谢居士，我跟你打一场赌。尊师杀了你一家十三口性命，你便打我一十三拳。倘若打伤了我，老衲便罢手不理此事，尊师自会出来见你。

否则这场冤仇便此作罢如何？’我沉吟未答，心知这位高僧武功奇深，七伤拳虽然厉害，要是真的伤他不得，难道这仇便不报了？

“空见大师又道：‘老实跟你说，老衲既然插手管了此事，决不容你再行残害无辜的武林同道。你若一念向善，便此罢手，过去之事大家一笔勾销。

否则你要找人报仇，难道为你所害那些人的弟子家人，便不想找你报仇么？’“我听他语气严厉起来，狂性大发，喝道：‘好，我便打你一十三拳！

你抵挡不住之时，随时喝止。大丈夫言出如山，你可要叫我师父出来相见。’空见大师微微一笑，说道：‘请发拳罢！’我见他身材矮小，白眉白须，貌相慈祥庄严，不忍便此伤他，第一拳只使了三成力，砰的一声，击在他胸口。”

无忌叫道：“啊哟！义父，你使的便是这路震断树脉的‘七伤拳’么？”

谢逊道：“不是！这第一拳是我师父成昆所授的‘霹雳拳’。我一拳击去，他身子晃了晃，退后一步。我想这一拳只使了三成力，他已退后一步，若将‘七伤拳’施展出来，不须三拳，便能送了他的性命。当下我第二拳稍加劲力，他仍是晃了晃，退后一步。第三拳时我使了七成力，他也是一晃之下，再退一步。我微感奇怪，我拳上的劲力已加了一倍有余，但击在他身上仍是一模一样。依他枯瘦的身形，我一拳便能打断他的肋骨，但他体内并不生出反震之力，只是若无其事的受了我三拳。

“我想，要将他打倒，非出全力不可，可是我一出全力，他非死即伤。

我虽为恶已久，但对他舍己为人的慈悲心怀也有些肃然起敬，说道：‘大师，你只挨打不还手，我不忍再打。你受了我三拳，我答应不去害那宋远桥便是。’他道：‘那么你跟成昆的怨仇怎样？’我道：‘此仇不共戴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我顿了一顿，又道：‘但大师既然出面，谢某敬重大师，自此而后，只找成昆自己和他家人，决不再连累不相干的武林同道。’“空见大师合十说道：‘善哉，善哉！谢居士有此一念，老衲谨代天下武林同道谢过。只是老衲立心化解这场冤孽，剩下的十拳，你便照打罢。’“我心下盘算，只有用‘七伤拳’将他击伤，我师父才肯露面，好在这‘七伤拳’的拳劲收发自如，我下手自有分寸，于是说道：‘如此便得罪了！’第四拳跟着发出，这一次用的是‘七伤拳’拳劲了。拳中胸膛，他胸口微一低陷，便向前跨了一步。”

无忌道：“这可奇了，这位老和尚这次不再退后，反而向前。

张翠山道：‘那是少林派‘金刚不坏体’神功罢？”谢逊点头道：“五弟见多识广，所料果然不错。我这拳击出，和前三拳已大不相同，他身上生出一股反震之力，只震得我胸内腹中，有如五脏一齐翻转。我心知他也是迫于无奈，倘若不使这门神功，便挡不住我的七伤拳。我久闻少林派‘金刚不坏体’神功乃古今五大神功之一，其时亲身领受，果然非同小可。当下我第五拳偏重阴柔之力，他仍是跨前一步，那股阴柔之力反击过来，我好容易才得化解……”

无忌道：“义父，这老和尚说好不还手的，怎地将你的拳劲反击回来？”

谢逊抚着他的头发，说道：“我打过第五拳，空见大师便道：‘谢居士，我没料到七伤拳威力如此惊人，我不运功回震，那便抵挡不住。’我道：‘你没还手打我，已是深感盛情。’当下我拳出如风，第六、七、八、九四拳一口气打出。那空见大师也真了得，这四拳打在他身上，他一一震回，刚柔分明，层次井然。

“我心下好生骇异，喝道：‘小心了！’第十拳轻飘飘的打了出去。他微微点了点头，不待我拳力着身，便跨上两步，竟在这霎息之间，占了先机。”

无忌自然不懂跨这两步有甚么难处。张翠山却深知高手对敌，能在对手出招之前先行料到，实是极大的难事，通常只须料到一招，即足制胜，点头道：“了不起，了不起！”

谢逊续道：“这第十拳我已是使足了全力，他抢先反震，竟使我倒退了两步。我虽瞧不见自己的脸色，但可以想见，那时我定是脸如白纸，全无血色。空见大师缓缓吁了口气，说道：‘这第十一拳不忙便打，你定一定神再发罢！’我虽万分的要强好胜，但内息翻腾，一时之间，那第十一拳确是击不出去。”

张翠山等听到这里，都是甚为心焦。无忌忽道：“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谢逊道：“为甚么？”无忌道：“这老和尚为人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张翠山和殷素素对望一眼，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居然有这等见识，可说极不容易。张翠山心中更是喜慰，觉得无忌心地仁厚，能够分辨是非。

只听得谢逊叹了口气，说道：“枉自我活了几十岁，那时却不及孩子的见识。我心中充塞了报仇雪恨之念，不找到我师父，那是决不甘休，明知再打下去，两人中必有一个死伤，可也顾不了许多。我运足劲力，第十一拳又击了出去，这一次他却身形斗地向上一拔，我这一拳本来打他胸口，但他一拔身，拳力便中在小腹之上。他眉头一皱，显得很是疼痛。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如以胸口挡我拳力，反震之力太大，只怕我禁受不起，但小腹的反震之力虽然较弱，他自身受的苦楚却大得多。

“我呆了一呆，说道：‘我师父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大师何苦以金玉之体，为他挡灾？’空见大师调匀了一下呼吸，苦笑道，‘只盼再挨两拳，便……便化解了这场劫数。’我听他说话气息不属，突然心念一动：‘看来他运起“金刚不坏体”神功之时，不能说话，我何不引他说话，突然一拳打出。’便道：‘倘若我在一十三拳内打伤了你，你保得定我师父定会来见我么？’他道：‘他亲口跟我说过的……’就在此时，我不等他一句话说完，呼的一拳便击向他小腹。这一拳去势既快，落拳又低，要令他来不及发动护体神功。

“哪知道佛门神功，随心而起，我的拳劲刚触到他小腹，他神功便已布满全身。我但觉天旋地转，心肺欲裂，腾腾腾连退七八步，背心在一株大树上一靠，这才站住。

“我心灰意懒之下，恶念陡生，说道：‘罢了，罢了！此仇难报，我谢逊又何必活于天地之间？’提起手来，一掌便往自己天灵盖拍下。”

殷素素叫道：“妙计，妙计！”张翠山道：“为甚么？”随即醒悟，说道：“噢，可是如此对付这位有道高僧，未免太狠了。”原来他也已想到，谢逊拍击自己的天灵盖，空见自会出声喝止，过来相救。谢逊乘他不防，便可下手。张翠山聪明机伶本不在妻子之下，只是平素从不打这些奸诈主意，因此想到此节时终究慢了一步。

谢逊惨然叹道：“我便是要利用他宅心仁善，你们料得不错，我挥掌自击天灵盖，虽是暗伏诡计，却也是行险侥幸。倘若这一掌击得不重，他看出了破绽，便不会过来阻止。十三拳中只剩下最后一拳，七伤拳的拳劲虽然厉害，怎破得了他的护身神功？那时要找我师父报仇之事，再也休提。当时我孤注一掷，这一掌实是用足了全力，他若不来救，我便自行击碎天灵盖而死，反正报不了仇，原本不想活了。

“空见大师眼见事出非常，大叫：‘使不得，你何苦……’立即跃将过来，伸手架开我右掌，我左手发拳击出，砰的一声，打在他胸腹之间。这一下他确是全无提防，连运神功的念头也没生。他血肉之躯，如何挡得住这一拳？登时内脏震裂，摔倒在地。

“我击了这一拳，眼见他不能再活，陡然间天良发现，伏在他身上大哭起来，叫道：‘空见大师，我谢逊忘恩负义，猪狗不如！’”

张翠山等三人默然，均想他以此诡计打死这位有德高僧，确是大大不该。

谢逊道：“空见大师见我痛哭，微微一笑，安慰我道：‘人孰无死？居士何必难过？你师父即将到来，你须得镇定从事，别要鲁莽。’他一言提醒了我，适才这一十三拳大耗真力，眼下大敌将临，岂可再痛哭伤神？于是我盘膝坐下，调匀内息。哪知隔了良久，始终不见我师父到来。我心下诧异，望着空见大师。

“这时他已气息微弱，断断续续的道：‘想……想不到他……他言而无信……难道……难道甚么人忽然绊住他么？’我大怒起来，喝道：‘你骗人，你骗我打死了你，我师父还是不出来见我。’他摇头道：‘我不骗你，真是对你不起。’我狂怒之下，还想骂他，忽然想起：‘他骗我来打死他自己，于他有甚么好处？我打死他，他反而来向我道歉。’不由得万分惭愧，跪在他的身前说道：‘大师，你有甚么心愿，我一定给你了结？’他又是微微一笑，说道：‘但愿你今后杀人之际，有时想起老衲。’“这位高僧不但武功精湛，而且大智大慧，洞悉我的为人。他知道要我绝了报仇之心，改做好人，那是决计办不到的，他说了也不过是白说，可是他叫我杀人之际有时想起他。五弟，那日在

船中你跟我比挤掌力，我所以没伤你性命，就是因为忽然间想起了空见大师。”

张翠山万想不到自己的性命竟是空见大师救的，对这位高僧更增景慕之心。

谢逊叹道：“他气息愈来愈弱，我手掌按住他灵台穴，拼命想以内力延续他的性命。他忽然深深吸了口气，问道：‘你师父还没来么？’我道：‘没来。’他道：‘那是不会来的了。’我道：‘大师，你放心，我不会再胡乱杀人，激他出来。但我走遍天涯海角，定要找到他。’他道：‘嗯，不过，你武功不及他……除非……除非……’说到这里，声音越来越低，我把耳朵凑到他的嘴边，只听他道：‘除非……能找到屠龙刀，找到……找到刀中的秘……’他说到这个‘秘’字，一口气接不上来，便此死了。”

直到此刻，张翠山夫妇方始明白，他为甚么苦思焦虑的要探索屠龙刀中的秘密，为甚么平时温文守礼，狂性发作时却如野兽一般，为甚么身负绝世武功，却是终日愁苦……谢逊道：“后来我得到屠龙刀的消息，赶到王盘山岛上来夺刀。五妹，你令尊昔年是我知交好友，亲厚无比，鹰王狮王，齐名当世，后来却翻脸成仇。这中间的种种过节牵连到旁人，却不能跟你说了。

我在得刀之前，千方百计的要找寻成昆，得了屠龙刀之后，却反而怕他找上了我，因此要寻个极隐僻的所在，慢慢探寻刀中秘密。为了生怕你们泄露我的行藏，才把你们带同前来。想不到一晃十年，谢逊啊谢逊，你还是一事无成！”

张翠山道：“空见大师临死之时，这番话或许没有说全，他说：‘除非能找到屠龙刀中的秘……’，说不定另有所指。”

谢逊道：“这十年之中，甚么荒诞不经、异想天开的情景我都想过了，但没一件能和他的说话相符。刀中一定藏有一件大秘密，断然无疑。但我穷极心智，始终猜想不透。”

自这晚长谈之后，谢逊不再提及此事，但督率无忌练功，却变成了严厉异常。无忌此时不过九岁，虽然聪明，但要短期内领悟谢逊这些世上罕有的武功，却怎生能够？谢逊又教他转换穴道、冲解被封穴道之术，这是武学中极高深的功夫，无忌连穴道也认不明白，内功全无根抵，又如何学得会了？

谢逊便又打又骂，丝毫不予姑息。

殷素素常见到儿子身上青一块、乌一块，甚是怜惜，向谢逊道：“大哥，你武功盖世，三年五载之内，无忌如何能练得成？这荒岛上岁月无尽，不妨慢慢教他。”谢逊道：“我又不是教他练，是教他尽数记在心中。”殷素素奇道：“你不教无忌练武功么？”谢逊道：“哼，一招一式的练下去，怎来得及？我只是要他记着，牢牢的记在心头。”

殷素素不明其意，但知这位大哥行事处处出人意表，只得由他。不过每见到孩子身上伤痕累累，便抱他哄他，疼惜一番。无忌居然很明白事理，说道：“妈，义父是要我好，他打得狠些，我便记得牢些。”

如此又过了大半年。一日早晨，谢逊忽道：“五弟，五妹，再过四个月，风向转南，今日起咱们来扎木排罢。”张翠山惊喜交加，问道：“你说扎了木排，回归中土吗？”谢逊冷冷的道：“那也得瞧瞧老天发不发善心，这叫作‘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便回去，不成功，便溺死在大海之中。”

依着殷素素的心意，在这海外仙山般的荒岛上逍遥自在，实不必冒着奇险回去，但想到无忌长大之后如何娶妻生子，想到他一生埋没荒岛实在可惜，当下便兴高采烈的一起来扎结木排。岛上多的是参天古木，因生于寒冰之地，木质致密，硬加铁石。谢逊和张翠山忙忙碌碌的砍伐树木，殷素素便用树筋兽皮来编织帆布，搓结帆索。无忌奔走传递。

饶是谢逊和张翠山武功精湛，殷素素也早不是个娇怯怯的女子，但没有就手家生，扎结这大木排实在事倍功半。

扎结木排之际，谢逊总是要无忌站在身边，盘问查考他所学武功。这时张殷二人也不再避嫌走开，听得他义父义子二人一问一答，都是口诀之类，谢逊甚至将各种刀法、剑法，都要无忌犹似背经书一般的死记。谢逊这般“武功文教”，已是奇怪，偏又不加半句解释，便似一个最不会教书的蒙师，要小学生呆背诗云子曰，囫囵吞枣。殷素素在旁听着，有时忍不住可怜无忌，心想别说是孩子，便是精通武学的大人，也未必便能记得住这许多口诀招式，而且不加试演，单是死记住口诀招式又有何用？难道口中说几句招式，便能克敌制胜么？更何况无忌只要背错一字，谢逊便重重一个耳光打了过去，虽然他手上不带内劲，但这一个耳光，往往便使无忌半边脸蛋红肿半天。

这座大木排直扎了两个多月，方始大功告成，而竖立主桅副桅，又花了半个多月时光。跟着便是打猎腌肉，缝制存贮清水的皮袋。待得事事就绪，已是白日极短，黑夜极长，但风向仍未转过。三人在海旁搭了个茅棚，遮住木排，只待风转，便可下海。

这时谢逊竟片刻也不和无忌分离，便是晚间，也要无忌跟他同睡。张翠山夫妇见他对儿子又是亲热，又是严厉，只有相对苦笑。

一天晚上，张翠山半夜醒转，忽听得风声有异。他坐起来，听得风声果是从北而至，忙推醒殷素素，喜道：“你听！”殷素素迷迷糊糊的尚未回答，忽听得谢逊在外说道：“转北风啦，转北风啦！”话中竟如带着哭音，中夜听来，极其凄厉辛酸。

次晨张殷夫妇欢天喜地的收拾一切，但在这冰火岛上住了十年，忽然便要离开，竟有些恋恋不舍起来。待得一切食物用品搬上木排，已是正午，三人合力将木排推下海中。无忌第一个跳上排去，跟着是殷素素。

张翠山挽住谢逊的手，道：“大哥，木排离此六尺，咱们一齐跳上去罢！”

谢逊说道：“五弟，咱们兄弟从此永别，愿你好自珍重。”

张翠山心中突的一跳，有似胸口被人重重打了一拳，说道：“你……你……”谢逊道：“你心地仁厚，原该福泽无尽，但于是非善恶之际太过固执，你一切小心。无忌胸襟宽广，看来日后行事处世，比你圆通随和得多。

五妹虽是女子，却不会吃人的亏。我所担心的，反倒是你。”张翠山越听越是惊讶难过，颤声道：“大哥，你说甚么？你不跟……不跟我们一起去么？”

谢逊道：“早在数年之前，我便与你说过了。难道你忘了么？”

这几句话听在张翠山耳中犹似雷轰一般，这时他方始记得，当年谢逊确曾说过独个儿不离此岛的言语，但此后他不再提起，张殷二人也就没放在心上。当扎结木排之时，谢逊也从未流露过独留之意，不料到得临行，他忽然说了出来。张翠山急道：“大哥，你一个人在这岛上寂寞凄凉，有甚么好？

快跳上木排啊！”说着手上使劲，用力拉他。但谢逊的身子犹似一株大树般牢牢钉在地下，竟是纹丝不动。

张翠山叫道：“素素，无忌，快上来！大哥说不跟咱们一起去。”殷素素和无忌听了也是大吃一惊，一齐纵上岸来。无忌道：“义父，你为甚么不去？你不去我也不去。”

谢逊心中实在舍不得和他三人分别，三人此一去，自然永无再会之期，他孤零零的独处荒岛，实是生不如死，但他既与张翠山、殷素素义结金兰，对他二人的爱护，实已胜过待己。而对义子无忌之爱，更是逾于亲儿。他思之已久，自知背负一身血债，江湖上不论是名门正派还是绿林黑道，不知有多少人处心积虑的要置己于死地，何况屠龙刀落入己手，此事难免泄露出去。

若在从前，自是坦然不惧，但这时眼目已盲，决不能抵挡大批仇家的围攻，料知张殷二人也决不致袖手不顾，任由自己死于非命，争端一起，四人势必同归于尽。一回归大陆，只怕四人都活不上一年半载。但这番计较也不必跟二人说明，事到临头，方说自己决意留下。

他听无忌这几句话中真情流露，将他抱起，柔声道：“无忌，乖孩子，你听义父的话。义父年纪大了，眼睛又瞎，在这儿住得很好，回到中原只有处处不惯，反而不快活。”无忌道：“回到中原后，孩儿天天服侍你，不离开你身边。你要吃甚么喝甚么，我立刻给你端来，那不是一样么？”谢逊摇头道：“不行的。我还是在这里快活。”无忌道：“我也是在这里快活。爹，妈，不如咱们都不去了，还是在这里的好。”

殷素素道：“大哥，你有甚么顾虑，还请明言，大家一起商量筹划。要说留你独个在这儿，无论如何不成。”

谢逊心想：“这三人都对我情义深重，要叫他们甘心舍己而去，只怕说到舌敝唇焦，也是不能。却如何想个法儿，让他们离去？”

张翠山忽道：“大哥，你怕仇家太多，连累了我们，是不是？咱四人回到中原之后，找个荒僻的所在隐居起来，不与外人来往，岂非甚么都没事了？

最好咱们都到武当山去住，谁也想不到金毛狮王会在武当山上。”谢逊傲然道：“哼，你大哥虽然不济，也不须托庇于尊师张真人的宇下。”张翠山深悔失言，忙道：“大哥武功不在我师父之下，何必托庇于他？回疆西藏、朔外大漠，何处不有乐土？尽可让我四人自在逍遥。”

谢逊道：“要找荒僻之所，天下还有何处更荒得过此间的？你们到底走是不走？”

张翠山道：“大哥不去，我三人决意不去。”殷素素和无忌也齐声道：“你不去，我们都不去。”谢逊叹道：“好罢，大伙儿都不去，等我死了之后，你们再回去那也不迟。”张翠山道：“不错，在这里十年也住了，又何必着急？”

谢逊大声喝道：“我死了之后，你们再没甚么留恋了罢？”三人一愕之间，只见他手一伸，刷的一声，拔出了屠龙刀，横刀便往脖子中抹去。

张翠山大惊，叫道：“休伤了无忌！”他知以自己武功，决计阻不了义兄横刀自尽，情急下叫他休伤无忌。谢逊果然一怔，收刀停住，喝道：“甚么？”

张翠山见他如此决绝，哽咽道：“大哥既决意如此，小弟便此拜别。”

说着跪下来拜了几拜。无忌却朗声道：“义父，你不去，我也不去！你自尽，我也自尽。大丈夫说得出做得到，你横刀抹脖子，我也横刀抹脖子。”

谢逊叫道：“小鬼头胡说八道！”一把抓住他背心，将他掷上了木排，跟着双手连抓连掷，把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投上木排，大声叫道：“五弟，五妹，无忌！一路顺风，盼你们平平安安，早归中土。”又道：“无忌，你回归中土之后，须得自称张无忌，这‘谢无忌’三字，只可放在心中，却万万不能出口。”

无忌放声大叫：“义父，义父！”

谢逊横刀喝道：“你们若再上岸，我们结义之情，便此断绝。”

张翠山和殷素素见义兄心意坚决，终不可回，只得挥泪扬手，和他作别。

这时海流带动木排，缓缓飘开，眼见谢逊的人影慢慢模糊，渐渐的小了下去。

隔了良久良久，直至再也瞧不见他身形，三人这才转头。无忌伏在母亲怀里，哭得筋疲力尽，才沉沉睡去。

木筏在大海中飘行，此后果然一直刮的是北风，带着木筏直向南行。在这茫茫大海之上，自也认不出方向，但见每日太阳从左首升起，从右首落下，每晚北极星在筏后闪烁，而木筏又是不停的移动，便知离中原日近一日。最近二十余天中，张翠山生怕木排和冰山相撞，只张了副桅上的一小半帆，航行虽缓，却甚安全，纵然撞到冰山，也只轻轻一触，便滑了开去。直至远离冰山群，才张起全帆。

北风日夜不变，木筏的航行登时快了数倍，且喜一路未遇风暴，看来回归故土倒有了七八成指望。这几个月中，张殷二人怕无忌伤心，始终不谈谢逊之事。

张翠山心想：“大哥所传无忌那些武功，是否管用，实在难说。无忌回到中土，终须入我武当门下。”木筏上日长无事，便将武当派拳法掌法的入门功夫传给无忌。他传授武功的方法，可比谢逊高明得太多了，武当派武功入手又是全不艰难，只讲解几遍，稍加点拨，无忌便学会了。父子俩在这小小木筏之上，一般的拆招喂招。

这日殷素素见海面波涛不兴，木排上两张风帆张得满满的直向南驶，忍不住道：“大哥不但武功精纯，对天时地理也算得这般准，真是奇才。”

无忌忽道：“既然风向半年南吹，半年北吹，到明年咱们又回冰火岛去探望义父。”张翠山喜道：“无忌说得是，等你长大成人，咱们再一起北去……”

殷素素突然指着南方，叫道：“那是甚么？”只见远处水天相接处隐隐有两个黑点。张翠山吃了一惊，道：“莫非是鲸鱼？要是来撞木排，那可糟了。”殷素素看了一会，道：“不是鲸鱼，没见喷水啊。”三人目不转瞬的望着那两个黑点。直到一个多时辰之后，张翠山欢声叫道：“是船，是船！”

猛地纵起身来，翻了个筋斗。他自生了无忌之后，终日忙忙碌碌，从未有过这般孩子气的行动。无忌哈哈大笑，学着父亲，也翻了两个筋斗。

又航了一个多时辰，太阳斜照，已看得清楚是两艘大船。殷素素忽然身子微微一颤，脸色大变。无忌奇道：“妈，怎么啦？”殷素素口唇动了动，却没说话。张翠山握住她手，脸上满是关切的神色。殷素素叹道：“刚回来便碰见了。”张翠山道：“怎么？”殷素素道：“你瞧那帆。”

张翠山凝目瞧去，只见左首一艘大船上绘着一头黑色大鹰，展开双翅，形状威猛，想起当年在王盘山上所见的天鹰教大旗，心头一震，说道：“是……是天鹰教的？”殷素素低声道：“正是，是我爹爹的天鹰教的。”

霎时之间，张翠山心头涌起了许多念头：“素素的父亲是天鹰教教主，这邪教看来无恶不作，我见到岳父时却怎生处？恩师对我这婚事会有甚么话说？”只觉手掌中素素的小手在轻轻颤动，想是她也同时起了无数心事，当即说道：“素素，咱们孩子也这么大了！天上地下，永不分离。你还担甚么心？”殷素素吁了一口长气，回眸一笑，低声道：“只盼我不致让你为难，你一切要瞧在无忌的脸上。”

无忌从来没见过船只，目不转瞬的望着那两艘船，心中说不出的好奇，没理会爹妈在说些甚么。

木筏渐渐驶近，只见两艘船靠得极密，竟似贴在一起。若是方向不变，木筏便会在两艘船右首数十丈处交叉而过。

张翠山道：“要不要跟船上招呼？探问一下你爹爹的讯息？”殷素素道：“不要招呼，待回到中原，我再带你和无忌去见爹爹。”张翠山道：“嗯，那也好。”忽见那边船上刀光闪烁，似有四五人在动武，说道：“两边船上的人在动手。”殷素素凝目看了一会，有些担心，说道：“不知爹爹在不在那边？”张翠山道：“既然碰上了，咱们便过去瞧瞧。”于是斜扯风帆，转动木筏后舵。木筏略向左偏，对着两艘船缓缓驶去。

木筏虽然扯足了风帆，行驶仍是极慢，过了好半天才靠近二船。

只听得天鹰教船上有人高声叫道：“有正经生意，不相干的客人避开了罢。”殷素素叫道：“日月光照，天鹰展翅，圣焰熊熊，普惠世人。这里是总舵的堂主。哪一坛在烧香举火？”她说的是天鹰教的切口。船上那人立即恭恭敬敬的道：“天市堂李堂主，率领青龙坛程坛主、神蛇坛封坛主在此。是天微堂殷堂主驾临吗？”殷素素道：“紫微堂堂主。”

那边船上听得“紫微堂堂主”五个字，登时乱了起来。稍过片刻，十余人齐声叫道：“殷姑娘回来啦，殷姑娘回来啦。”

张翠山虽和殷素素成婚十年，从没听她说过天鹰教中的事，他也从来不问，这时听得两下里对答，才知她还是甚么“紫微堂堂主”，看来“堂主”的权位，还是在“坛主”之上。他在王盘山岛上，已见过玄武、朱雀两坛坛主的身手，以武功而论是在殷素素之上，她所以能任堂主，当因是教主之女的缘故，这位“天市堂”李堂主，想必是个极厉害的人物。

只听得对面船上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听说敝教教主的千金殷姑娘回来啦，大家暂且罢斗如何？”另一个高亮的声音说道：“好！大家住手。”

接着兵刃相交之声一齐停止，相斗的众人纷纷跃开。

张翠山听得那爽朗嘹亮的嗓音很熟，一怔之下，叫道："是俞莲舟俞师哥么？"那边船上的人叫道："我正是俞莲舟……啊……啊……你……你……"

张翠山道："小弟张翠山！"他心情激动，眼见木筏跟两船相距尚有数丈，从筏上拾起一根大木，使劲一抛，跟着身子跃起，在大木上一借力，已跃到了对方船头。

俞莲舟抢上前来，师兄弟分别十年，不知死活存亡，这番相见，何等欢喜？两人四手相握，一个叫了声："二哥！"一个叫了声："五弟！"眼眶中充满泪水，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边天鹰教迎接殷素素，却另有一番排场，八只大海螺呜呜吹起，李堂主站在最前，封程两坛主站在李堂主身后，其后站着百来名教众。大船和木筏之间搭上了跳板，七八名水手用长篙钩住木筏。殷素素携了无忌的手，从跳板上走了过去。

天鹰教教主白眉鹰王殷天正属下分为内三堂、外五坛，分统各路教众。

内三堂是天微、紫微、天市三堂。外五坛是青龙、白虎、玄武、朱雀、神蛇五坛。天微堂堂主是殷天正的长子殷野王，紫微堂堂主便是殷素素。天市堂堂主是殷天正的师弟李天垣。

李天垣见殷素素衣衫褴褛，又是毛，又是皮，还携着一个孩童，不禁一怔，随即满脸堆欢，笑道："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这十年来不把你爹爹急煞啦。"

殷素素拜了下去，说道："师叔你好！"对无忌说道："快向师叔祖磕头。"无忌跪下磕头，一双小眼却骨溜溜望着李天垣。他斗然间见到船上这许多人，说不出的好奇。

殷素素站起身来，说道："师叔。这是侄女的孩子，叫作无忌。"

李天垣一怔，随即哈哈大笑，说道：”好极，好极！"你爹爹定要乐疯啦，不但女儿回家，还带来这么俊秀的一个小外孙。"

殷素素见两艘船甲板上都有几具尸体躺着，四下里溅满了鲜血，低声问道："对方是谁？为甚么动武？"李天垣道："是武当派和昆仑派的人。"

殷素素听得丈夫大叫"俞师哥"，跟着跃到对方船上，和一个人相拥在一起，早知对方有武当派的人在内，这时听李天垣一说，便道："最好别动手，能化解便化解了。"

李天垣道："是！"他虽是师叔，但在天鹰教中，天市堂排名次于紫微堂，为内堂之末。论到师门之谊，李天垣是长辈，但在处理教务之时，殷素素的权位反高于师叔。

只听得张翠山在那边船上叫道："素素，无忌，过来见过我师哥。"殷素素携着无忌的手，向那艘船的甲板走去。李天垣和程封两坛主怕她有失，紧随在后。

到了对面的船上，只见甲板上站着七八个人，一个四十余岁的高瘦汉子和张翠山手拉着手，神态甚是亲热。张翠山道："素素，这位便是我常常提起的俞二师哥。二哥，这是你弟妇和你侄儿无忌。"俞莲舟和李天垣一听，都是大吃一惊。天鹰教和武当派正在拼命恶斗，哪知双方各有一个重要人物竟是夫妇，不但是夫妇，而且还生了孩子。

俞莲舟心知这中间的原委曲折非片刻间说得清楚，当下先给张翠山引见船上各人。

一个矮矮胖胖的黄冠道人是昆仑派的西华子，一个中年妇人是西华子的师妹闪电手卫四娘，江湖中人背后称她为"闪电娘娘"。张翠山和殷素素也都听到过他二人的名头。其余几人也都是昆仑派的好手，只是名声没西华子和卫四娘这般响亮。那西华子年纪虽已不小，却没半点涵养，一开口便道："张五侠，谢逊那恶贼在哪里？你总知道罢？"

张翠山尚未回归中土，还在茫茫大海之中，便遇上了两个难题：第一是本门竟已和天鹰教动上了手；第二是人家一上来便问谢逊在哪里。他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向俞莲舟问道："二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西华子见张翠山不回答自己的问话，不禁暴躁起来，大声道："你没听见我的话么？谢逊那恶贼在哪儿？"他在昆仑派中辈分甚高，武功又强，一向是颐指气使惯了的。

天鹰教神蛇坛封坛主为人阴损，适才动手时，手下有两名弟子丧在西华子剑下，本就对他极是恼怒，于是冷冷的道："张五侠是我教主的爱婿，你说话客气些。"西华子大怒，喝道："邪教的妖女，岂能和名门正派的弟子婚配？这场婚事，中间定有纠葛。"封坛主冷笑道："我殷教主外孙也抱了，你胡言乱语甚么？"西华子怒道："这妖女……"

卫四娘早看破了封坛主的用心，知他意欲挑拨昆仑、武当两派之间的交情，同时又乘机向张翠山和殷素素讨好，料知西华子接下去要说出更加不好听的话来，忙道："师兄，不必跟他作无谓的口舌之争，大家且听俞二侠的示下。"

俞莲舟瞧瞧张翠山，瞧瞧殷素素，也是疑团满腹，说道："大家且请到舱中从长计议。双方死伤的兄弟，先行救治。"

这时天鹰教是客，而教中权位最高的则是紫微堂堂主殷素素。她携了无忌的手，首先踏进舱中，跟着便是李天垣。

当封坛主踏进船舱时，突觉一股微风袭向腰间。他经历何等丰富，立知是西华子暗中偷袭，他竟不出手抵挡，只是向前一扑，叫道："啊哟，打人么？"这一下将西华子一招"三阴手"避了开去，但这么一叫，人人都转过头来瞧着他二人。

卫四娘瞪了师兄一眼。西华子一张紫膛色的脸上泛出了隐红。众人均知既然来到了此间船上，封坛主等都是宾客，西华子这一下偷袭，实颇失名门正派的高手身分。

各人在舱中分宾主坐下。殷素素是宾方首席，无忌侍立在侧。主方是俞莲舟为首，他指着卫四娘下首的一张椅子道："五弟，你坐这里罢。"张翠山应道："是。"依言就座。

这么一来，张殷夫妇分成宾主双方，也便是相互敌对的两边。

这十年之中，俞岱岩伤后不出，张翠山失踪，存亡未卜，其余武当五侠，威名却又盛了许多。宋远桥、俞莲舟等虽是武当派中的第二代弟子，但在武林之中，已隐然可和少林派众高僧分庭抗礼。江湖中人对武当五侠甚是敬重，因此西华子、卫四娘等尊他坐了首席。

俞莲舟心下盘算："五弟失踪十年，原来和天鹰教教主的女儿结成了夫妇，这时当着众人之面询问，他必有难言之隐。"于是朗声说道："我们少林、昆仑、峨嵋、崆峒、武当五派，神拳、五凤刀等九门，海沙、巨鲸等七帮，一共二十一个门派帮会，为了找寻金毛狮王谢逊、天鹰教殷姑娘，以及敝师弟张翠山三人的下落，和天鹰教有了误会，不幸互有死伤，十年中武林扰攘不安……"说到这里，顿了一顿，又道："天幸殷姑娘和张师弟突然现身，过去许多疑难不解之事，当可真相大白。只是这十年中的事故头绪纷坛，决非片刻之间说得清楚。依在下之见，咱们一齐回归大陆，由殷姑娘禀明教主，敝师弟也回武当告禀家师，然后双方再行择地会晤，分辨是非曲直，如能从此化敌为友，那是最好不过……"

西华子突然插口道："谢逊那恶贼在哪儿？咱们要找的是谢逊那恶贼。"

张翠山听到为了找寻自己三人，中原竟有二十二个帮会门派大动干戈，十年争斗，死伤自必惨重，心中大是不安。耳听得西华子不住口的询问谢逊下落，不禁为难之极，倘若说了出来，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要去冰火岛找他报仇，但若不说，却又如何隐瞒？他正自迟疑，殷素素突然说道："无恶不作、杀人如毛的恶贼谢逊，在九年前早已死了。"

俞莲舟、西华子、卫四娘等同声惊道："谢逊死了？"

殷素素道："便在我生育这孩子的那天，那恶贼谢逊狂性发作，正要杀害五哥和我，突然间听到孩子的哭声，他心病一起，那胡作妄为的恶贼谢逊便此死了。"

这时张翠山已然明白，殷素素一再说“恶贼谢逊已经死了”，也可说并未说谎，因自谢逊听到无忌的第一下哭声，便即触发天良，自此收敛狂性，去恶向善，至于逼他三人离岛，更是舍己为人、大仁大义的行径，因此大可说“无恶不作、杀人如毛的恶贼谢逊”已在九年之前死去，而“好人谢逊”则在九年前诞生。

西华子鼻中哼了一声，他认定殷素素是邪教妖女，她的说话是决计信不过的，厉声道：“张五侠，那恶贼谢逊真的死了么？”

张翠山坦然道：“不错，那胡作非为的恶贼谢逊在九年之前便已死了。”

无忌在一旁听得各人不住的痛骂恶贼谢逊，爹爹妈妈甚至说他早已死了。他虽然聪明，但怎能明白江湖上的诸般过节？谢逊待他恩义深厚，对他的爱护照顾丝毫不在父母之下，心中一阵难过，忍不住大声哭了起来，叫道：“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他没有死。”这几声哭叫，舱中诸人尽皆愕然。

殷素素狂怒之下，反手便是一记耳光，喝道：“住口！”无忌哭道：“妈，你为甚么说义父死了？他不是好端端的活着么？”他一生只和父母及义父三人共处，人间的险诈机心，从来没碰到过半点，若是换作一个在江湖上长大的孩子，即使没他一半聪明，也知说谎是家常便饭，决不会闯出这件大祸来。

殷素素斥道：“大人在说话，小孩子多甚么口？咱们说的是恶贼谢逊，又不是你义父。”无忌心中一片迷惘，但已不敢再说。

西华子微微冷笑，问无忌道：“小弟弟，谢逊是你义父，是不是？他在哪里啊？”

无忌看了父母的脸色，知道他们所说的事极关重要，听西华子这么问，便摇了摇头，道：“我不说。”他这“我不说”三个字，实则是更加言明谢逊并未身死。

西华子瞪视张翠山，说道：“张五侠，这位天鹰教的殷姑娘，真是你的夫人吗？”张翠山没料到他会突然问这句话，朗声道：“不错，她便是拙荆。”

西华子厉声道：“我昆仑门下的两名弟子，毁在尊夫人手下，变成死不死、活不活，这笔帐如何算法？”

张翠山和殷素素都是一惊。殷素素随即斥道：“胡说八道！”张翠山道：“这中间必有误会，我夫妇不履中土已有十年，如何能毁伤贵派弟子？”西华子道：“十年之前呢？高则成和蒋涛两人被害，算来原已有十年了。”殷素素道：“高则成和蒋涛？”西华子道：“张夫人还记得这两人么？只怕你害人太多，已记不清楚了。”殷素素道，“他二人怎么了？何以你咬定是我害了他们？”

西华子仰天打个哈哈，说道：“我咬定你，我咬定你？哈哈，高蒋二人虽然成了白痴，却还能记得一件事，说得出一个人的名字，知道毁得他们如此的，乃是‘殷……素……素’！”他对“殷素素”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了出来，语气中充满了怨毒，圆睁一对大眼，牢牢瞪视着殷素素，似乎恨不得立时拔剑在她身上刺上几剑。

封坛主突然接口道：“本教紫微堂堂主的闺名，岂是你出了家的老道随口叫得？连清规戒律也不守，还充甚么武林前辈？程贤弟，你说世上可耻之事，还有更甚于此的么？”程坛主接口道：“再没有了。名门正派之中，居然出了这样的狂徒，可笑啊可笑。”

西华子大怒欲狂，喝道：“你两个说谁可耻？有甚么可笑？”

封坛主眼角也不扫他一下，说道：“程贤弟，一个人便算学得几手三脚猫的剑法，行事说话总得也像个人样子，你说是吗？”程坛主道：“昆仑派自从灵宝道长逝世之后，那是一代不如一代，越来越不成话了。”

灵宝道长是西华子的师祖，武功德望，武林中人人钦服。

西华子紫胀着脸皮，对这句话却不便驳斥，若说这句话错了，岂不是说自己还胜过当年名震天下的师祖？他闪身站到了舱口，刷的一声，长剑出手，叫道：“邪教的恶徒，有种的便出来见个真章！”

封坛主和程坛主所以要激怒西华子，本意是要替殷素素解围，心想张翠山和殷堂主既是夫妇，武当派和天鹰教的关系已大大不同，便算俞莲舟和张翠山不便出手，至少也是两不相助，天鹰教单独对付昆仑派的几个，实可稳操胜算。

卫四娘眉头紧蹙，也已算到了这一节，心想凭着自己和师哥等六七个人，决难抵挡天鹰教这许多高手，何况张翠山夫妇情重，极可能出手相助对方，说道：“师哥，人家来到我们船上，那是宾客，我们听俞二侠的吩咐便是。”

她是用言语挤兑俞莲舟，心想以你的声望地位，决不能处事偏私。哪知西华子草包之极，大声道：“他武当派和天鹰教已结了亲家啦，同流合污，他还能有甚么公正的话说出来？”

俞莲舟为人深沉，喜怒不形于色，听了西华子的话，沉吟不语。

卫四娘忙道：“师哥，你怎地胡言乱语？别说武当派跟我们昆仑派同气连枝，渊源极深，十年来联手抗敌，精诚无间，俞二侠更是铁铮铮的好汉子，英名播于江湖，天下谁不钦仰？他武当五侠为人处事，岂能有所偏私？”西华子哼了一声，道：“不见得！”卫四娘心中暗骂师哥胡涂，竟听不出自己言中之意，大声道：“师哥，你没来由的得罪武当五侠，师父与掌门师叔怪罪起来，我可不管。”她口口声声只说“武当五侠”，竟没将张翠山算在其内。西华子听她抬出师父与掌门师叔来，才不敢再说。

俞莲舟缓缓的道：“此事关连到武林中各大门派，各大帮会，在下无德无能，焉敢妄作主张？反正这事已扰攘了十年，也不争再多花一年半载功夫。

在下须得和张师弟回归武当，禀明恩师和大师兄，请恩师示下。”

西华子冷笑道：“俞二侠这一招‘如封似闭’的推搪功夫，果然高明得紧啊。”

俞莲舟并不轻易发怒，但西华子所说的这招“如封似闭”，正是武当派天下驰名的守御功夫，乃恩师张三丰所创，他讥嘲武当武功，便是辱及恩师，但立时转念，“这事处理稍有失当，便引起武林中一场难以收拾的浩劫。这莽道人胡言乱语，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西华子见他听了自己这两句话后，眼皮一翻，神光炯炯，有如电闪，不由得心中打了个突：“我师父和掌门师叔是本派最强的高手，眼神的厉害似乎还不及他。”俞莲舟眼中精光随即收敛，淡淡的道：“西华道兄如有甚么高见，在下洗耳恭听。”西华子给他适才眼神这么一扫，心胆已寒，转头道：“师妹，你说怎么？难道高蒋二人的事便此罢手不成？”

卫四娘尚未回答，忽听得南边号角之声，呜呜不绝。昆仑派的一名弟子走到舱门口，说道：“崆峒派和峨嵋派的接应到了。”西华子和卫四娘大喜。

卫四娘道：“俞二侠，不如听听崆峒、峨嵋两派的高见。”俞莲舟道：“好！”

李天垣和程坛主对望了一眼，脸上均微微变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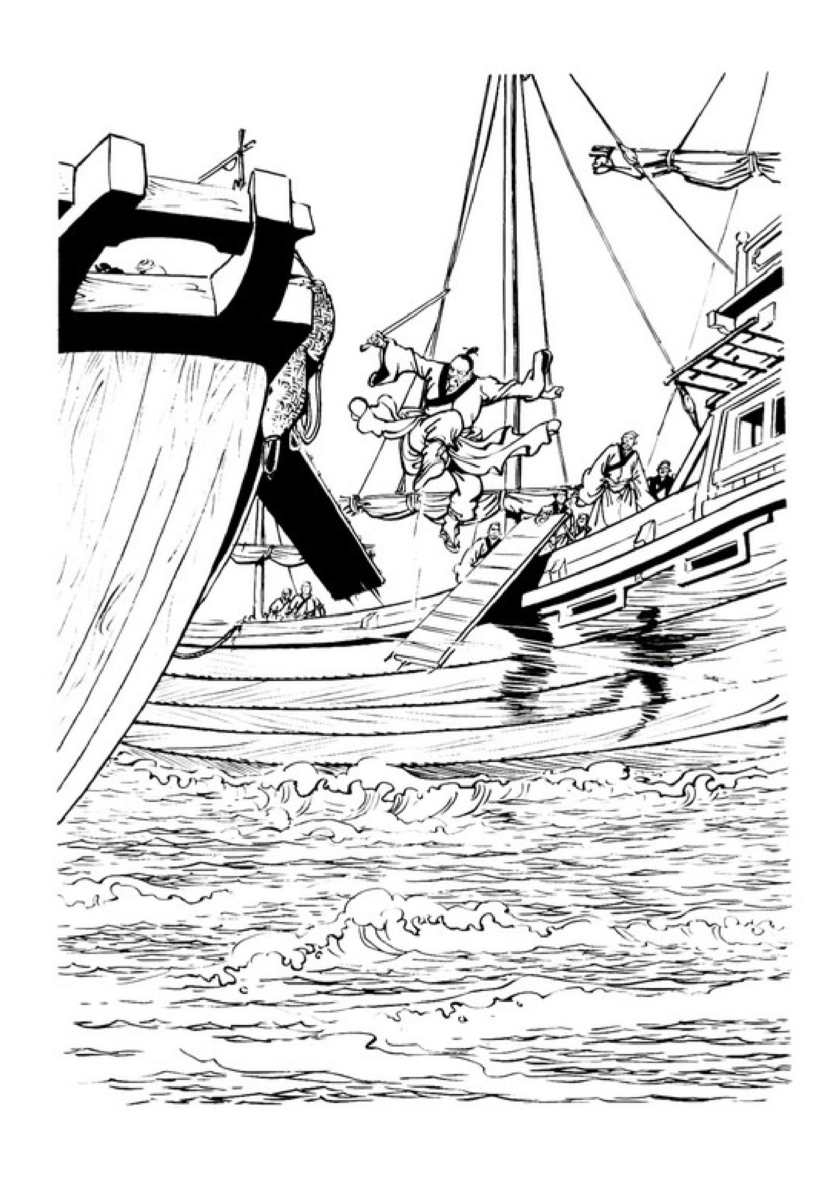
张翠山却又多了一重心事：“峨嵋派还不怎样，崆峒派却和大哥结有深仇。他伤过崆峒五老，夺了崆峒派的《七伤拳经》，他们自然要苦苦追寻他的下落。”

殷素素也是转着这样的念头，又想若不是无忌多口，事情便好办得多，但想无忌从来不说谎话，对谢逊又情义深重，忽然听到义父死了，自是要大哭大叫，原也怪他不得，见他面颊上被自己打了一掌后留下肿起的红印，不禁怜惜起来，将他搂回怀里。无忌兀自不放心，将小嘴凑到母亲耳边，低声道：“妈，义父没有死啊，是不是？”殷素素也凑嘴到他耳边，轻轻道：“没有死。我骗他们的。这些都是恶人坏人，他们都想去害你义父。”无忌恍然大悟，向每个人都狠狠瞪了一眼，心道：“原来你们都是恶人坏人，想害我义父。”

张无忌从这一天起，才起始踏入江湖，起始明白世间人心的险恶。他伸手抚着脸颊，母亲所打的这一掌兀自隐隐生疼。他知道这一掌虽是母亲打的，实则是为眼前这些恶人坏人所累。他自幼生长在父母和义父的慈爱卵翼之下，不懂得人间竟有心怀恶意的敌人。谢逊虽跟他说过成昆的故事，但总是耳中听来，直到此时，才真正面对他心目中的敌人。

第九回　七俠聚會樂未央

西華子走到跳板中間，忽聽得背后風聲微動，跟着嚓的一聲輕響，脚底忽然一軟，跳板從中斷爲兩截。他急忙拔起身子，一躍之后，脚下虛了，撲通一聲，掉入了海中。



九　七侠聚会乐未央

过了好一会，崆峒和峨嵋两派各有六七人走进船舱，和俞莲舟、西华子、卫四娘等见礼。崆峒派为首的是个精干枯瘦的葛衣老人，峨嵋派为首的则是个中年尼姑。这干人见到天鹰教的李天垣等坐在舱中，都是一愣。

西华子大声道：“唐三爷，静虚师太，武当派跟天鹰教联了手啦，这一回咱们可得吃大亏。”那矮瘦葛衣老人唐文亮是崆峒五老之一，中年尼姑静虚师太是峨嵋派第四代大弟子，都是武林中颇有名望的好手，听到西华子这么说，都是一怔。静虚师太为人精细，素知西华子的毛包脾气，还不怎样。

唐文亮却双眼一翻，瞪着俞莲舟道：“俞二侠，此话可真？”

俞莲舟还未答话，西华子已抢着道：“人家武当派已和天鹰教结成了亲家，张翠山做了殷天正的女婿……”唐文亮奇道：“失踪十年的张五侠已有了下落？”

俞莲舟指着张翠山道：“这是我五师弟张翠山，这位是崆峒派的前辈高人，唐文亮唐三爷，你二人多亲近亲近。”西华子又道：“张翠山和他老婆知道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却瞒着不肯说，反而撒个漫天大谎，说道谢逊已经死了。”

唐文亮一听到“金毛狮王谢逊”的名字，又惊又怒，喝道：“他在哪里？”

张翠山道：“此事须得先行禀明家师，请恕在下不便相告。”唐文亮眼中如要喷出火来，喝道：“谢逊这恶贼在哪里？他杀死我的亲侄儿，姓唐的不能跟他并立于天地之间，他在哪里？你到底说是不说？”最后这几句话声色俱厉，竟是没半分礼貌。

殷素素冷冷地道：“阁下似乎也不过是崆峒派中年纪大得几岁的人物，凭着甚么，如此这般逼问张五爷？你是武林至尊吗？是武当派的掌门张真人吗？”

唐文亮大怒，十指箕张，便要向殷素素扑去，但眼见她是个娇怯怯的少妇，自己是武林中成名的前辈人物，实不便向她动手，强忍怒气，向张翠山道：“这一位是？”

张翠山道：“便是拙荆。”西华子接口道：“也就是天鹰教殷大教主的千金。哼，邪教妖女，甚么好东西了？”白眉鹰王殷天正武功精深，迄今为止，武林中跟他动过手的，还没有一个能挡得住他十招以上。唐文亮一听到这少妇是殷天正的女儿，也不禁大为忌惮，只道：“好，好！好得很！”

静虚师太自进船舱之后，一直文文静静的没有开口，这时才道：“此事原委究竟若何，还请俞二侠示下。”俞莲舟道：“这件事牵连既广，为时又已长达十年，一时三刻之间岂能分剖明白，这样罢，三个月之后，敝派在武昌黄鹤楼头设宴，邀请有关的各大门派帮会一齐赴宴，是非曲直，当众评论。

各位意下如何？”静虚师太点了点头，道：“如此甚好。”

唐文亮道：“是非曲直，尽可三个月后再论，但谢逊那恶贼藏身何处，还须请张五侠先行示明。”张翠山摇头道：“此刻实不便说。”唐文亮虽极不满，但想武当派既和天鹰教联手，倒也真惹不起，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且看他三个月之后，如何向天下群雄交待，当下不再多说，站起身来双手一拱，道：“如此三个月后再见，告辞。”

西华子道：“唐三爷，咱们几个搭你的船回去，成不成？”唐文亮道：“好啊，怎么不成？”西华子向卫四娘道：“师妹，走罢！”他本和俞莲舟同船而来，这么一来，显是将武当派当作了敌人。俞莲舟不动声色，客客气气的送到船头，说道：“我们回山禀明师尊，便送英雄宴

的请帖过来。”

殷素素忽道：“西华道长，我有一件事请教。”西华子愕然回头，道：“甚么事？”殷素素道：“道长不住口的说我是邪教妖女，却不知邪在何事，妖在何处？”西华子一怔，说道：“邪魔外道，狐媚妖淫，那便是了，又何必要我多说？否则好好一位武当派的张五侠，怎会受你迷惑？嘿嘿，嘿嘿！”

说着连声冷笑。殷素素道：“好，多承指点！”

西华子见自己这几句话竟将她说得哑口无言，却也颇出意料之外，听她没再说甚么，便踏上跳板走向崆峒派的船去。

那两艘海船都是三帆大船，虽然靠在一起，两船甲板仍然相距两丈来远，跳板也就甚长。西华子和殷素素对答了几句，落在最后，余人都已过去。他正走到跳板中间，忽听得背后风声微动，跟着擦的一声轻响。他人虽暴躁，武功却着实不低，江湖上阅历也多，一听到这声音，便知背后有人暗算，霍地转过身来，长剑也已拔在手中。便在此时，脚底忽然一软，跳板从中断为两截。他急忙拔起身子，但两船之间空空荡荡的无物可以攀援，只见足底是蓝深深的大海，一跃之后未能再跃，扑通一声，掉入了海中。

他不识水性，立时咕噜咕噜的喝了几大口咸水，双手乱抓乱划，突然抓到了一根绳子，大喜之下，牢牢握住，只觉有人拉动绳子，将他提出了水面。

西华子抬头一看，那一端握住绳子的却是天鹰教程坛主，脸上似笑非笑的瞧着自己。

原来殷素素恼恨他言语无礼，待各人过船之时，暗中吩咐了程封二坛主，安排下计谋。封坛主三十六柄飞刀神技驰名江湖，出手既快且准，每柄飞刀均是高手匠人以精钢所铸，薄如柳叶，锋锐无比，对手见他飞刀飞来时若以兵刃挡架，往往兵刃便被削断。这时他以飞刀切割跳板，轻轻一划，跳板已断。程坛主早在一旁准备好绳索，待西华子吃了几口水后，才将他吊将上来。

卫四娘、唐文亮等见西华子落水，虽猜到是对方做了手脚，但封坛主出手极快，各人又都望着前面，竟没瞧见跳板如何断截，待得各人呼喝欲救时，程坛主已将他吊了上来。

西华子强忍怒气，只等一上船头，便出手与对方搏斗。哪知程坛主只将他拉得离水面尺许，便不再拉，叫道：“道长，千万不可动弹，在下力气不够，你一动，我拉不住便要脱手啦！”西华子心想他若装傻扮痴，又将自己抛入海中，那可不是玩的，只得握住绳子，不敢向上攀援。

程坛主叫道：“小心了！”手臂一抖，将长绳甩起了半个圈子。他膂力着实了得，这么一抖，将西华子的身子向后凌空荡出七八丈，跟着一送，将他摔向对船。

西华子放脱绳子，双足落上甲板。他长剑已在落海时失却，这时愤怒如狂，只听得天鹰教船上彩声和欢笑声响成一片，立即抢过卫四娘腰间佩剑，便要扑过去拼命。但其时两船相距已远，难以纵过，空自暴跳如雷，戟指大骂，更无别法。

殷素素如此作弄西华子，俞莲舟全瞧在眼里，心想这女子果然邪门，可不是五弟的良配，说道：“殷李两位堂主，相烦禀报殷教主，三月后武昌黄鹤楼头之会，他老人家若是不弃，务请驾临。今日咱们便此别过。五弟，你随我去见恩师吗？”张翠山道：“是！”

殷素素听俞莲舟这话竟是要她夫妻分离，当下抬头瞧了瞧天，又低头瞧了瞧甲板。

张翠山知她之意指的是“天上地下，永不分离”这两句誓言，便道：“二哥，我带领你弟媳妇和孩子先去叩见恩师，得他老人家准许，再去拜见岳父。你说可好？”俞莲舟微一踌躇，心想硬要拆散他夫妻父子，这句话总是说不出口，便点头道：“那也好。”

殷素素心下甚喜，对李天垣道：“师叔，请你代为禀告爹爹，便说不孝女儿天幸逃得性命，不日便回总舵，来拜见他老人家。”

李天垣道：“好，我在总舵恭候两位大驾。”站起身来，便和俞莲舟等作别。

殷素素问道：“我爹爹身子好罢？”李天垣道：“很好，很好！只有比从前更加精神健旺。”殷素素又问：“我哥哥好罢？”李天垣道：“很好！

令兄近年武功突飞猛进，做师叔的早已望尘莫及，实是惭愧得紧。”殷素素微笑道：“师叔又来跟我们晚辈说笑了。”李天垣正色道：“这可不是说笑，连你爹爹也赞他青出于蓝，你说厉害不厉害？”殷素素道：“啊哟，师叔当着外人之面，老鼠跌落天秤，自称自赞，却不怕俞二侠见笑。”李天垣笑道：“张五侠做了我们姑爷，俞二侠难道还是外人么？”说着抱拳团团为礼，转身出舱。

俞莲舟听了这几句话，心中很不乐意，微皱眉头，却不说话。

张翠山一等天鹰教众人离船，忙问：“二哥，三哥的伤势后来怎样？他……痊愈了罢？”俞莲舟“嗯”的一声，良久不答。张翠山甚是焦急，目不转睛的望着他，心头涌起一阵不祥之感，生怕他说出一个“死”字来。

俞莲舟缓缓的道：“三弟没死，不过跟死也差不了多少。他终身残废，手足不能移动。俞岱岩俞三侠，嘿嘿，江湖上算是没这号人物了。”

张翠山听到三哥没死，心头一喜，但想到一位英风侠骨的师哥竟落得如此下场，忍不住潸然下泪，硬咽着问道：“害他的仇人是谁？可查出来了么？”

俞莲舟不答，一转头，突然间两道闪电般的目光照在殷素素脸上，森然道：“殷姑娘，你可知害我俞三弟的人是谁？”殷素素禁不住身子轻轻一颤，说道：“听说俞三侠的手足筋骨，是被人用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所断。”俞莲舟道：“不错。你不知是谁么？”殷素素摇了摇头，道：“不知道。”

俞莲舟不再理她，说道：“五弟，少林派说你杀死临安府龙门镖局老小，又杀死了好几名少林僧人。此事是真是假？”

张翠山道：“这个……”殷素素插口道：“这不关他的事，都是我杀的。”

俞莲舟望了她一眼，目光中流露出极痛恨的神色，但这目光一闪即隐，脸上随即回复平和，说道：“我原知五弟决不会胡乱杀人。为了这事，少林派曾三次遣人上武当山来理论，但五弟突然失踪，武林中尽皆知闻，这回事就此没了对证。我们说少林派害了三哥，少林派说五弟杀了他们数十条人命。

好在少林寺掌门住持空闻大师老成持重，尊敬恩师，竭力约束门下弟子，不许擅自生事，十年来才没酿成大祸。”

殷素素道：“都怪我年轻时作事不知轻重好歹，现下我也好生后悔。但人也杀了，咱们给他来个死赖到底，决不认帐便了。”

俞莲舟脸露诧异之色，向张翠山瞧了一眼，心想这样的女子你怎能娶她为妻。

殷素素见他一直对自己冷冷的，口中也只称“殷姑娘”不称“弟媳”，心下早已有气，说道：“一人作事一身当。这件事我决不连累你武当派，让少林派来找我天鹰教便了。”

俞莲舟朗声道：“江湖之上，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别说少林派是当世武林中第一大派，便是无拳无勇的孤儿寡妇，咱们也当凭理处事，不能仗势欺人。”

若在十年之前，俞莲舟这番义正辞严的教训，早使殷素素老羞成怒，拔剑相向，这时她只听得张翠山恭恭敬敬的道：“二哥教训得是。”暗想：“我才不听你这一套仁义道德呢。但若我冲撞于你，倒是令张郎难于做人，我且让你一步便了。”便携了无忌的手，走向舱外，说道：“无忌，我带你去瞧瞧这艘大船，你从来没见过船，是不？”

张翠山待妻子走出船舱，说道：“二哥，这十年之中，我……”俞莲舟左手一摆，说道：“五弟，你我肝胆相照，情逾骨肉，便有天大的祸事，二哥也跟你生死与共。你夫妻之事，暂且不必跟我说，回到山上，专候师父示下便了。师父若是责怪，咱们七兄弟一齐跪地苦求，你孩子都这般大了，难道师父还会硬要你夫妻父子生生分离？”张翠山大喜，说道：“多谢二哥。”

俞莲舟外刚内热，在武当七侠之中最是不苟言笑，几个小师弟对他甚是敬畏，比怕大师兄宋远桥还厉害得多。其实他于师兄弟上情谊极重，张翠山忽然失踪，他暗中伤心欲狂，面子上却是忽忽行若无事，今日师兄弟重逢，实是他生平第一件喜事，但还是疾言厉色，将殷素素教训了一顿，直到此刻师兄弟单独相对，方始稍露真情。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殷素素杀伤了这许多少林弟子，此事决难善罢，他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宁可自己性命不在，也要保护师弟一家平安周全。

张翠山又问："二哥，咱们跟天鹰教大起争端，可也是为了小弟夫妇么？

此事小弟实在太过不安。"俞莲舟不答，却问："王盘山之会，到底如何？"

张翠山于是述说如何夜闯龙门镖局、如何识得殷素素、如何偕赴王盘山参与天鹰教扬刀立威，直说至金毛狮王谢逊如何。大施屠戮、夺得屠龙宝刀、逼迫二人同舟出海。

俞莲舟听完这番话后，又询明昆仑派高则成和蒋涛二人之事，沉吟半晌，才道："原来如此。倘若你终于不归，不知这中间的隐秘到何日方能解开。"

张翠山道："是啊，我义兄……嗯，二哥，那谢逊其实并非怙恶不悛之辈，他所以如此，实是生平一件大惨事逼成，此刻我已和他义结金兰。"俞莲舟点了点头，心想："这又是一件棘手之极的事。"

张翠山续道："我义兄一吼之威，将王盘山上众人尽数震得神智失常，他说这等人即使不死，也都成了白痴，那么他得到屠龙刀的秘密，再也不会泄漏出去了。"

俞莲舟道："这谢逊行事狠毒，但确也是个奇男子，不过他百密一疏，终于忘了一个人。"张翠山道："谁啊？"俞莲舟道："白龟寿。"

张翠山道："天鹰教的玄武坛坛主？"俞莲舟道："正是。依你所说，当日王盘山岛上群豪之中，以白龟寿的内功最为深厚。他被谢逊的酒箭一冲，晕死了过去，后来谢逊作了狮子吼，白龟寿倘若好端端地，只怕也抵不住他的一吼……"

张翠山一拍大腿，道："是了，其时白龟寿晕在地下未醒，听不到吼声，反而保得神智清醒，我义兄虽然心思细密，却也没想到此节。"

俞莲舟叹了口气，道："从王盘山上生还而神智不失的，只白龟寿一人。

昆仑派的内功有独到之处，但高蒋二人功力尚浅，自此痴痴呆呆，成了废人。

旁人问他二人，到底是谁害得他们这个样子，蒋涛只是摇头不答，高则成却自始至终说着一个人的名字：殷素素。"他顿了一顿，又道："这时我方明白，原来他是心中念念不忘弟妹。哼，下次西华子再出言不逊；瞧我怎生对付他。他昆仑弟子行止不谨，还来怪责人家。"

张翠山道："白龟寿既然神智不失，他该明白一切原委啊。"俞莲舟道："可他就偏不肯说。你道为甚么？"张翠山略加寻思，已然明白，说道："是了，天鹰教想去抢夺屠龙宝刀，不肯吐露这独有的讯息，因此始终推说不知。"

俞莲舟道："今日武林中的大纷争便是为此而起。昆仑派说殷素素害了高蒋二人，我师兄弟也都道你已遭了天鹰教的毒手。"

张翠山道："小弟前赴王盘山之事，是白龟寿说的么？"俞莲舟道："不，他甚么也不肯说。我和四弟、六弟同到王盘山踏勘，见到你铁笔写在山壁上的那二十四个大字，才知你也参与了天鹰教的'扬刀立威之会'。我们三人在岛上找不到你的下落，自是去找白龟寿询问。他言语不逊，动起手来，被我打了一掌。不久昆仑派也有人找上门去，却吃了一个大亏，被天鹰教杀了两人。十年来双方的仇怨竟然愈结愈深。"

张翠山甚是歉仄，说道："为了小弟夫妇，因而各门派弟子无辜遭难，我心中如何能安？小弟禀明师尊之后，当分赴各门派解释误会，领受罪责。"

俞莲舟叹了口气道："这是阴错阳差，原也怪不得你。那日师父派我和七弟赶赴临安，保护龙门镖局，但行至江西上饶，遇上了一件大不平事，我两无法不出手，终于耽搁了几日，救了十余个无辜之人的性命，待得赶到临安，龙门镖局的案子已然发了。本来嘛，倘若单是为了你们夫妇二人，也只昆仑、武当两派和天鹰教之间的纠葛，但天鹰教为了要抢夺那屠龙刀，始终不提谢逊的名字，于是巨鲸帮、海沙派、神拳门这些帮会门派，都把帮主和掌门人的血海深仇一齐算在天鹰教的头上。天鹰一教，成为江湖上众矢之的。"

张翠山叹道："其实那屠龙刀有甚么了不起，我岳父何苦代人受过？"

俞莲舟道："我从未和令岳会过面，但他统领天鹰教独抗群雄，这份魄力气概，所有与他为敌之人，也都不禁钦服。"

张翠山道："少林、峨嵋、崆峒等门派，并未参与王盘山之会啊，怎地也跟天鹰教结了怨仇？"俞莲舟道："此事却是因你义兄谢逊而起了。天鹰教为了想得那屠龙宝刀，接二连三的派遣海船，遍访各处海岛，找寻谢逊的下落。须知纸包不住火，白龟寿的口再密，这消息还是泄漏了出来。你这义兄曾冒了'混元霹雳手成昆'之名，在大江南北做过三十几件大案，各门各派成名人物死在他手下的不计其数，此事你可知道么？"

张翠山黯然点头，低声道："人家终于知道是他干的了。"俞莲舟道："他每做一件案子，便在墙上大书'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其时我们奉了师命，曾一同下山查访，当时谁也不知道真凶是谁，那成昆也始终不曾露面。但当天鹰教得知谢逊下落的消息一经泄露，各门各派中深于智谋之人便连带想起。那谢逊本是成昆的唯一传人，又知他师徒不知何故失和，翻脸成仇，然则冒名成昆之名杀人的，多半便是谢逊了。你想谢逊害过多少人，牵连何等广大？单是少林派中的空见大师也死在他的拳下，你想想有多少人欲得他而甘心？"

张翠山神色惨然，说道："我义兄虽已改过迁善，但双手染满了这许多鲜血……唉，二哥，我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俞莲舟道："咱们师兄弟为了你而找天鹰教，昆仑派为了高蒋二人而找天鹰教，巨鲸帮他们为了帮主惨死而找天鹰教，更有以少林派为首许多白道黑道人物，为了逼问谢逊的踪迹而找天鹰教。这些年来，双方大战过五场，小战不计其数。虽然天鹰教每一次大战均落下风，但你岳父居然在群雄围攻之下苦撑不倒，实在算得是个人杰。当然，少林、武当、峨嵋等名门正派，以事情真相未曾明白，中间隐晦难解之处甚多，看来天鹰教并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以处处为对方留下余地，但一般江湖中人却是出手决不客气的。这一次我们得到讯息，天鹰教天市堂李堂主乘船出海找寻谢逊，我们便暗中跟了下来，只盼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哪知李堂主瞧出情形不对，硬不许我们跟随，昆仑派便跟他们动起手来。倘若你们夫妇的木筏不在此时出现，双方又得损折不少好手了。"

张翠山默然，细细打量师哥，见他两鬓斑白，额头亦添了不少皱纹，说道："二哥，这十年之中，你可辛苦啦。我百死余生，终于能见你一面，我……我……"

俞莲舟见他眼眶湿润，说道："武当七侠重行聚首，正是天大的喜事。

自从三弟受伤，你又失踪，江湖上改称我们为'武当五侠'，嘿嘿，今日七侠重振声威……"但想到俞岱岩手足残废，七侠之数虽齐，然而要像往昔一般，师兄弟七人联袂行侠江湖，终究是再也不可能的了，不禁凄怆心酸。

海舟南行十数日，到了长江口上，一行人改乘江船，溯江而上。

张翠山夫妇换下了褴褛的皮毛衣衫，两人宛似瑶台双璧，风采不减当年。

无忌穿上了新衫新裤，头上用红头绳扎了两根小辫子，甚是活泼可爱。

俞莲舟潜心武学，无妻无子，对无忌十分喜爱，只是他生性严峻，沉默寡言，神色间却是冷冷的。无忌心知这位冷口冷面的师伯其实待己极好，一有空闲，便缠着师伯问东问西。他生于荒岛，陆地上的事物甚么也没见过，因之看来事事透着新鲜。俞莲舟竟是不感厌烦，常常抱着他坐在船头，观看江上风景。无忌问上十句八句，他便短短的回答一句。

这一日江船到了安徽铜陵的铜官山脚下，天色向晚，江船泊在一个小市镇旁。船家上岸去买肉沽酒。张翠山夫妇和俞莲舟在舱中煮茶闲谈。

无忌独自在船头玩耍，见码头旁有个年老的乞丐坐在地下玩蛇，颈中盘了一条青蛇，手中舞弄着一条黑身白点的大蛇。那条黑蛇忽儿盘到了他头上，一忽儿横背而过，甚是灵动。无忌在冰火岛上从来没见过蛇，看得甚是有趣。

那老丐见到了他，向他笑了笑，手指一弹，那黑蛇突然跃起，在空中打了个筋斗，落下时在他的胸口盘了几圈。无忌大奇，目不转睛的瞧着。那老丐向他招了招手，做了几个手势，示意他走上岸去，还有好戏法变给他看。

无忌当即从跳板上岸去。那老丐从背上取下了一个布囊，张开了袋口，笑道："里面还有好玩的东西，你来瞧瞧。"无忌道："甚么东西？"那老丐道："挺有趣的，你一看便知道了。"

无忌探头过去，往囊中瞧去，但黑黝黝的看不见甚么。他又移近一些，想瞧个明白，那老丐突然双手一翻，将布袋套上了他的脑袋。无忌"啊"的一声叫，嘴巴已被那老丐隔袋按住，跟着身子也被提了起来。

他这一声从布袋之中呼出，声音低微，但俞莲舟和张翠山已然听见。两人虽在舱中，相隔甚远，已察觉呼声不对，同时奔到船头，见无忌已被那老丐擒住。

两人正要飞身跃上岸去，那老丐厉声喝道："要保住孩子性命，便不许动。"说着撕破了无忌背上的衣服，将黑蛇之口对准了他背心皮肉。

这时殷素素也已奔到船头，眼见爱儿被擒，急怒攻心，便欲发射银针。

俞莲舟双手一拦，喝道："使不得！"他认得这黑蛇名叫"漆黑垦"，乃是著名毒蛇，身子越黑，毒性愈烈。这条黑蛇身子黑得发亮，身上白点也是闪闪发光，张开大口，露出四根獠牙，对准着无忌背上的细皮白肉，这一口咬了下去，无忌顷刻间便即毙命，纵使击毙那老丐，获得解药，也未必便能及时解救，当下不动声色，说道："尊驾和这孩童为难，想干甚么？"

那老丐道："你命船家起锚开船，离岸五六丈，我再跟你说话。"俞莲舟知他怕自己突然跃上岸去，明知船一离岸，救人更加不易，但无忌在他挟制之下，只得先答应了再说，便握住锚链，手臂微微一震，一只五十来斤的铁锚应手而起，从水中飞了上来。

那老丐见俞莲舟手臂轻抖，铁链便已飞起，功力之精纯，实所罕见，不禁脸上微微变色。张翠山提起长篙，在岸上一点，坐船缓缓退向江心。那老丐道："再退开些！"张翠山愤然道："难道还没五六丈远么？"那老丐微笑道："俞二侠手提铁锚的武功如此厉害，便在五六丈外，在下还是不能放心。"张翠山只得又将坐船撑退丈余。

俞莲舟抱拳道："请教尊姓大名。"那老丐道："在下是丐帮中的无名小卒，贱名没的污了俞二侠尊耳。"俞莲舟见他背上负了五六只布袋，心想这是丐帮中的六袋弟子，位份已算不低，如何竟干出这等卑污行径来？何况丐帮素来行事仁义，他们帮主史火龙是条铁挣挣的好汉子，江湖上大大有名，这事可真奇了。

殷素素忽然叫道："东川的巫山帮已投靠了丐帮么？我瞧丐帮中没阁下这一份字号？"那老丐"咦"的一声，还未回答，殷素素又道："贺老三，你捣甚么鬼。你只要伤了我孩子的一根毫毛，我把你们的梅石坚剁做十七廿八块！"

那老丐吃了一惊，说道："殷姑娘果然好眼力，认得我贺老三。在下正是受梅帮主的差遣，前来恭迎公子。"殷素素怒道："快把毒蛇拿开！你这巫山帮小小帮会，好大的胆子！竟惹到天鹰教头上来啦。"贺老三道："只须殷姑娘一句话，贺老三立时把公子送回，梅帮主自当亲自登门赔罪。"殷素素道："要我说甚么话？"

贺老三道："我们梅帮主的独生公子死在谢逊手下，殷姑娘想必早有听闻。梅帮主求恳张五侠和殷姑娘……不，小人失言，当称张夫人，求恳两位开恩，示知那恶赋谢逊的下落，敝帮合帮上下，尽感大德。"

殷素素秀眉一扬，说道："我们不知道。"贺老三道："那只有恳请两位代为打听打听。我们好好侍候公子，一等两位打听到了谢逊的去处，梅帮主自当亲身送还公子。"

殷素素眼见毒蛇的獠牙和爱子的背脊相距不过数寸，心下一阵激动，便想将冰火岛之事说了出来，转头向丈夫望了眼，却见他一脸坚毅之色。她和张翠山十年夫妻，知他为人极重义气，自己若是为救爱子而泄漏了谢逊的住处，倘若义兄因此死于人手，只怕夫妻之情也就难保，话到口边，却又忍住不说。

张翠山朗声道："好，你把我儿子携去便是。大丈夫岂能出卖朋友？你可把武当七侠瞧得忒也小了。"

贺老三一愣，他只道将无忌一擒到，张翠山夫妇二人非吐露谢逊的讯息不可，哪知张翠山竟然如此斩钉截铁的回答，一时倒也没了主意，说道："俞二侠，那谢逊罪恶如山，武当派主持公道，武林人所共仰，还请你劝两位一劝。"

俞莲舟道："此事如何处理，在下师兄弟正要回归武当，禀明恩师，请他老人家示下。武昌黄鹤楼英雄大会，请贵帮梅帮主和阁下同来与会，届时是非曲直，自有交代。你先将孩子放下。"

他离岸六七丈，说这几句话时丝毫没提声纵气，但贺老三听来，一字一句清清楚楚，便如接席而谈一般，心下好生佩服，暗想："武当七侠威震天下，果然名不虚传。这一次我们破釜沉舟，干出这件事来，小小巫山帮又怎惹得起武当派和天鹰教？但梅帮主杀子之仇，不能不报。"躬身说道："既是如此，小人多有得罪，只有请张公子赴东川一行。"

突然之间，殷素素伸掌在站在船边的一名水手背上重重一推，又踢下另一名水手。两名水手啊啊大叫，扑通、扑通的跌入水中，水花高溅。

殷素素大叫："啊哟，啊哟，五哥你干么打我？"在船头纵声大叫大跳。

俞莲舟与张翠山愕然，都不知她何以如此。贺老三遥遥望见奇变陡生，更是诧异之极。

俞莲舟只一转念间便即明白，眼见贺老三目瞪口呆，当即拔出长剑，运劲掷出。嗤的一声响，长剑飞越半空，激射过去，将"漆黑星"毒蛇的蛇头斩落，连贺老三抓住毒蛇的四根手指也一起削下来。当俞莲舟长剑出鞘之时，张翠山已抓住系在桅杆顶上的纤索，双足在船头一登，抓着纤索从半空中荡了过去。他比俞莲舟的长剑只迟到了片刻，足未着地，半空中探身而前，左右砰的一掌，将贺老三击得翻出几个筋斗，右手已将无忌抱过。

贺老三委顿在地，再也站不起来。

两名水手游向岸边，不知殷素素何以发怒，不敢回上船来。殷素素笑吟吟的叫道，"两位大哥请上船来，适才多有得罪，每人一两银子，请你们喝酒。"

江船溯江而上，偏又遇着逆风，舟行甚缓。张翠山和师父及诸兄弟分别十年，急欲会见，到了安庆后便想舍舟乘马。俞莲舟却道："五弟，咱们还是坐船的好，虽然迟到数日，但坐在船舱之中，少生事端。今日江湖之上，不知有多少人要查问你义兄下落。"殷素素道："我们和二伯同行，难道有人敢阻俞二侠的大驾？"俞莲舟道："我们师兄弟七人联手，或者没人能阻得住，单是我和五弟二人，怎敌得过源源而来的高手？何况只盼此事能善加罢休，又何必多结冤家？"张翠山点头道："二哥说的不错。"

舟行数日，到得武穴，便已是湖北省境。这晚到了富池口。舟子泊了船，准拟过夜。俞莲舟忽听得岸上马嘶声响，向舱外一张，只见两骑马刚掉转马头，向镇上驰去。马上乘客只见到背影，但身手便捷，显是会家子。他转头向张翠山道："在这里只怕要惹是非，咱们连夜走罢。"张翠山道："好！"

心下好生感激。武当七侠自下山行道以来，武艺既高，行事又正，只有旁人望风远避，从未避过人家。近年来俞莲舟威名大震，便是昆仑、崆峒这些名门大派的掌门人，名声也尚不及他响亮，但这次见到两个无名小卒的背影，便不愿在富池口逗留，自是为了师弟一家三口之故。

俞莲舟将船家叫来，赏了他三两银子，命他连夜开船。船家虽然疲倦，但三两银子已是几个月的伙食之资，自是大喜过望，当即拔锚启

航。

这一晚月白风清，无忌已自睡了，俞莲舟和张翠山夫妇在船头饮酒赏月，望着浩浩大江，胸襟甚爽。

张翠山道："恩师百岁大寿转眼即至，小弟竟能赶上这件武林中罕见的盛事，老天爷可说待我不薄了。"殷素素道："就可惜仓促之间，我们没能给他老人家好好备一份寿礼。"

俞莲舟道："弟妹，你可知我恩师在七个弟子之中，最喜欢谁？"殷素素道："他老人家最得意的弟子，自然是你二伯。"俞莲舟笑道，"你这句话可是言不由衷，心中明明知道，却故意说错。我们师兄弟七人，师父日夕挂在心头的，便是你这位英俊夫郎。"殷素素心下甚喜，摇头道："我不信。"

俞莲舟道，"我们七人各有所长，大师哥深通易理，冲淡弘远。三师弟精明强干，师父交下来的事，从没错失过一件。四师弟机智过人。六师弟剑术最精。七师弟近年来专练外门武功，他日内外兼修、刚柔合一，那是非他莫属……"殷索素道："二伯你自己呢？"俞莲舟道："我资质愚鲁，一无所长，勉强说来，师传的本门武功，算我练得最刻苦勤恳些。"殷素素拍手笑道："你是武当七侠中武功第一，自己偏谦虚不肯说。"

张翠山道："我们七兄弟之中，向来是二哥武功最好。十年不见，小弟更加望尘莫及。唉，少受恩师十年教诲，小弟是退居末座了。"言下不禁颇有怅惘之意。

俞莲舟道："可是我七兄弟中，文武全才，唯你一人。弟妹，我跟你说一个秘密。五年之前，恩师九十五岁寿诞，师兄弟称觞祝寿之际，恩师忽然大为不欢，说道：'我七个弟子之中，悟性最高，文武双全，惟有翠山。我原盼他能承受我的衣钵，唉，可惜他福薄，五年来存亡未卜，只怕是凶多吉少。'你说，师父是不是最喜欢五弟？"

殷素素笑靥如花，心中甚喜。张翠山感激无已，眼角微微湿润。

俞莲舟道："现下五弟平安归来，送给恩师的寿礼，再没比此更重的了。"

正说到此处，忽听得岸上隐隐传来马蹄声响。蹄声自东而西，静夜中听来分外清晰，共是四骑。三人对望了一眼，心知这四乘马连夜急驰，多半与已有关。三人虽然不想惹事，岂又是怕事之辈？当下谁也不提。

俞莲舟道："我这次下山时，师父正闭关静修。盼望咱们上山时，他老人家已经开关。"殷素素道："我爹爹昔年跟我说道，他一生所钦佩的人物只有两位，一是明教阳教主，他已经逝世，此外便只是尊师张真人。连少林派的'见闻智性'四大高僧，我爹爹也不怎么佩服。张真人今年百岁高龄，修持之深，当世无有其匹。现下还要闭关，是修练长生不老之术么？"俞莲舟道："不是，恩师是在精思武功。"殷素素微微一惊，道："他老人家武功早已深不可测，还钻研甚么？难道当世还能有人是他敌手？"

俞莲舟道："恩师自九十五岁起，每年都闭关九个月。他老人家言道，我武当派的武功，主要得自一部《九阳真经》。可是恩师当年蒙觉远祖师传授真经之时，年纪太小，又全然不会武功，觉远祖师也非有意传授，只是任意所之，说些给他听，因之本门武功总是尚有缺陷。这《九阳真经》据觉远祖师说是传自达摩老祖。但恩师言道，他越是深思，越觉未必尽然。一来真经中所说的秘奥与少林派武功大异，反而近于我中土道家武学；二来这《九阳真经》不是梵文，而是中国文字，夹写在梵文的《楞伽经》的字畔行间。

想达摩老祖虽然妙悟禅理，武学渊深，他自天竺西来，未必精通中土文字，笔录这样一部要紧的武经，又为甚么不另纸书写，却要写在另一部经书的行间？"

张翠山点头称是，问道："恩师猜想那是甚么道理？"

俞莲舟道："恩师也猜想不出，他说或许这是少林寺后世的一位高僧所作，却假托了达摩老祖的名头。恩师心想于《九阳真经》既所知不全，难道自己便创制不出？他每年闭关苦思，便是想自开一派武学，与世间所传的各门武功全然不同。"

张翠山和殷素素听了，都慨然赞叹。俞莲舟道："当年听得觉远祖师传授《九阳真经》的，共有三位。一是恩师，一是少林派的无色大师，另一位是个女子，那便是峨嵋派的创派祖师郭襄郭女侠。"殷素素道："我曾听爹爹说，郭女侠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她父亲是郭靖郭大侠，母亲是丐帮的黄帮主黄蓉，当年襄阳失陷，郭大侠夫妇双双殉难。"

俞莲舟道："正是。我恩师当年曾与郭大侠夫妇在华山绝顶有一面之缘，每当提起他两位为国为民的仁风侠骨，常说我等学武之人，终身当以郭大侠夫妇为榜样。"他出神半晌，续道："当年传得《九阳真经》的三位，悟性各有不同，根柢也大有差异。武功是无色大师最高；郭女侠是郭大侠和黄帮主之女，所学最博；恩师当时武功全无根基，但正因如此，所学反而最精纯。

是以少林、峨嵋、武当三派，一个得其'高'，一个得其'博'，一个得其'纯'。三派武功各有所长，但也可说各有所短。"

殷素素道："那位觉远祖师，武功之高，该是百世难逢了。"

俞莲舟道："不！觉远祖师不会武功。他在少林寺藏经阁中监管藏经，这位祖师爱书成癖，无书不读，无经不背。他无意中看到《九阳真经》，便如念金刚经、法华经一般记在心中，至于经中所载博大精深的武学。他虽也有领悟，但所练的只是内功，武术却全然不会。"于是将《九阳真经》如何失落，从此湮没无闻的故事讲给了她听。

这事张翠山早听师父说过，殷素素却是第一次听到，极感兴趣，说道："原来峨嵋派上代与武当派还有这样的渊源。这一位郭襄郭女侠，怎地又不嫁给张真人？"

张翠山微笑斥道："你又来胡说八道了。"

俞莲舟道，"恩师与郭女侠在少室山下分手之后，此后没再见过面。恩师说，郭女侠心中念念不忘于一个人，那便是在襄阳城外飞石击死蒙古大汗的神雕大侠杨过。郭女侠走遍天下，找不到杨大侠，在四十岁那年忽然大彻大悟，便出家为尼，后来开创了峨嵋一派。"

殷素素"哦"的一声，不禁深为郭襄难过，转眼向张翠山瞧去。张翠山的目光也正转过来，两人四目交投，均想："我俩天上地下永不分离，比之这位峨嵋创派祖师郭女侠，可就幸运得多了。"

俞莲舟平日沉默寡言，有时接连数日可以一句话也不说，但自和张翠山久别重逢之下，欣喜逾常，谈锋也健了起来。他和殷素素相处十余日后，觉她本性其实不坏，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自幼耳濡目染，所见所闻者尽是邪恶之事，这才善恶不分，任性杀戮，但和张翠山成婚十年，气质已大有变化，因之初见时对她的不满之情，已逐日消除，觉得她坦诚率真，比之名门正派中某些迂腐自大之士，反而更具真性情。

这时忽听得马蹄声响，又自东方隐隐传来，不久蹄声从舟旁掠过，向西而去。张翠山只作没听见，说道："二哥，倘若师父邀请少林、峨嵋两派高手，共同研讨，截长补短，三派武功都可大进。"

俞莲舟伸手在大腿上一拍，道："照啊，师父说你是将来承受他衣钵门户之人，果真一点也不错。"张翠山道："恩师只因小弟不在身边，这才时致思念。浪子若是远游不归，在慈母心中，却比随侍在侧的孝子更加好了。

其实小弟此时的修为，别说和大哥、二哥、四哥相比固然远远不及，便是六弟、七弟，也定比小弟强胜得多。"

俞莲舟摇头道："不然，目下以武功而论，自是你不及我。但恩师的衣钵传人，负有昌大武学的重任。恩师常自言道，天下如此之大，武当一派是荣是辱，何足道哉，但若能精研武学奥秘，慎择传人，使正人君子的武功，非邪恶小人所能及；再进而相结天下义士，驱除鞑虏，还我河山，这才算是尽了我辈武学之士的本分。因此恩师的衣钵传人，首重心术，次重悟性。说到心术，我师兄弟七人无甚分别，悟性却以你为最高。"张翠山摇手道："那是恩师思念小弟，一时兴到之言。就算恩师真有此意，小弟也万万不敢承当。"

俞莲舟微微一笑，道："弟妹，你去护着无忌，别让他受了惊吓，外面的事有我和五弟料理。"殷素素极目远眺，不见有何动静，正迟疑间，俞莲舟道："岸上灌木之中，刀光闪烁，伏得有人。前边芦苇中必有敌舟。"

殷素素游目四顾，但见四下里静悄悄的绝无异状，心想只怕是你眼花了罢？

忽听得俞莲舟朗声说道："武当山俞二、张五，道经贵地，请恕礼数不周。哪一位朋友若是有兴，请上船来共饮一杯如何？"他这几句话一完，忽听得芦苇中桨声响动，六艘小船飞也似的划了出来，一字排开，拦在江心。

一艘船上呜的一声，射出一枝响箭，南岸一排矮树中窜出十余个劲装结束的汉子，一色黑衣，手中各持兵刃，脸上却蒙了黑帕，只露出眼睛。

殷素素心下好生佩服："这位二伯名不虚传，当真了得。"眼见敌人甚众，急忙回进舱中，见无忌已然惊醒。殷素素替他穿好衣服，低声道："乖孩儿，不用怕。"

俞莲舟又道："前面当家的是哪一位朋友，武当俞二、张五问好。"但六艘小船中除了后梢的桨手之外不见有人出来，更无人答话。

俞莲舟忽地省悟，叫道："不好！"翻身跃入江中。他自幼生长江南水乡，水性极佳，刚一下江，只见四个汉子手持利锥，潜水而来，显是想锥破船底，将舟中各人生擒活抓。

他隐身船侧，待四人游近，双手分别点出，已中两人穴道，跟着一脚踢中了第三人腰间"志室穴"。第四人一惊欲逃，俞莲舟左手已抓住他的小腿，甩上船来。他想那三人穴道被点，势必要溺死在大江之中，于是一一抓起，抛在船头，这才翻身上船。那第四个汉子在船头打了个滚，纵身跃起，挺锥向张翠山胸口刺落。张翠山见他武功平常，也不闪避，左手一探，抓住他手腕，跟着左肘挺出，撞中了他胸口穴道。那汉子一声轻哼，便即摔倒。

俞莲舟道："岸上似乎有几个好手，礼数已到，不理他们，冲下去罢！"

张翠山点了点头，吩咐船家只管开船。慢慢驶近那六艘小船时，俞莲舟提起那四个汉子，拍开他们身上穴道，掷了过去。但说也奇怪，对方舟中固然没人出声，岸上那十余个黑衣人也是悄无声息，竟如个个都是哑巴一般。那四个潜水的汉子钻入舱中，不再现身。

座船刚和六艘小船并行，便要掠舟而过之时，一艘小舟上的一名桨手突然右手扬了两下，砰砰两声，木屑纷飞，座船船舵已然炸毁，船身登时横了过来。原来那桨手掷出的是两枚渔家炸渔用的渔炮，只是制得特大，多装火药，因此炸力甚强。

俞莲舟不动声色，轻轻跃上了对方小舟，他艺高人胆大，仍是一双空手。

小舟上的桨手手持木桨，眼望前面，对他跃上船来竟是毫不理会。俞莲舟喝道："是谁掷的渔炮？"那桨手木然不答。俞莲舟抢进舱去，只见舱牛对坐着两个汉子，见他进舱，仍是一动不动，丝毫不现迎敌之意。俞莲舟一把揪住他的头颈，提了起来，喝道："你们瓢把子呢？"那人闭目不答。俞莲舟是武林一流高手身分，不愿以武力逼问，当即回到后梢，只见张翠山和殷素素已抱着无忌过来小舟。

俞莲舟夺过木桨，逆水上划。只划得几下，殷素素叫道："毛贼放水！"

但见船舱中水涌上来。原来小舟中各人拔开舱底木塞，放水人船。俞莲舟跃到第二艘船时，见舟中也已小半船水。他回头说道："五弟，既是非要咱们上岸不可，那就上去罢！"那六艘小舟显是事先安排好了，作为请客上岸的跳板。三人带同无忌，跃上岸去。

岸上十余名蒙着脸的黑衣汉子早就排成了个半圆形，将四人围在弧形之内。这十余人手中所持大都均是长剑，另一小半或持双刀，或握软鞭，没一个使沉重兵刃。

俞莲舟抱臂而立，自左而右的扫视一遍，神色冷然，并不说话。

中间一个黑衣汉子右手一摆，众人忽地两旁分开，各人微微躬身，手中兵器刃尖向地，抱拳行礼，让出路来。俞莲舟还了一礼，昂然而过。这干人待俞莲舟走出圈子，忽地向中间一合，封住了道路，将张翠山等三人围住，青光闪烁，兵刃一齐挺起。

张翠山哈哈一笑，说道："各位原来冲着张某人而来。摆下这等大阵仗，可将张翠山忒也瞧得重了。"中间那黑衣汉子微一迟疑，垂下剑尖，又让开了道路，张翠山道："素素，你先走！"

殷素素抱着无忌正要走出，猛地里风声响动，五柄长剑一齐指住了无忌。

殷素素吃了一惊急忙倒退。那五人跟着踏步面前，剑尖不住颤动，始终不离无忌身周尺许。

俞莲舟双足一点，倏地从人丛之外飞越而入，双手连拍四下，每一记都拍在黑衣人的手腕之上，四柄指着无忌的长剑一一飞入半空。这四下拍击出手奇快，四柄长剑竟似同时飞上。他左手跟着反手擒拿，抓住了第五人的手腕，中指顺势点了那人腕上穴道，但觉着手处柔软滑腻，似是女子之手，急忙放开。那人手腕麻痹，当的一声，长剑落地。

那五人长剑脱手，急忙退开。月光下青光闪动，又是两柄长剑刺了过来，但见剑刃平刺，锋口向着左右，每人使的都是一招"大漠平沙"，但剑势不劲，似无伤人之意。

俞莲舟心道："昆仑剑法！原来是昆仑派的！"待剑尖离胸将近三寸，突然胸口一缩，双臂回环，左手食指和右手食指同时击在剑刃的平面上。

这两下敲击中使上了武当心法，照理对方长剑非出手不可，岂知手指和剑刃相触，陡觉剑刃上传出一股柔劲，竟将他这一击之力化解了一小半，长剑并未脱手。但那二人终究抵挡不住，腾腾腾退出三步。一人站立不定，摔倒在地，另一人"啊哟"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自六艘小舟横江以来，对方始终没一人出过声，这时"啊哟"一声惊呼，声音柔脆，听得出是女子口音。

中间那黑衣人左于一摆，各人转身便走，顷刻间消失在灌木之后。但见这干人大半身材苗条，显是穿了男装的女子。俞莲舟朗声道："俞二、张五多多拜上铁琴先生，请恕无礼之罪。"那些黑衣人并不答话，隐隐听得有人轻声一笑，仍是女子之声。

殷素素将无忌放下地来，紧紧握住他手，说道："这些大半是女子啊。二伯，她们都是昆仑派的么？"俞莲舟道："不，是峨嵋派的。"张翠山奇道："峨嵋派的？你怎说多多拜上'铁琴先生'？"

俞莲舟叹道："她们自始至终不出一声，脸上又以黑帕蒙住，那自是不肯以真面目来示人了。五剑指住无忌，那是昆仑派的'寒梅剑阵'。两人平剑刺我，又使昆仑派的'大漠平沙'。她们既然冒充昆仑派，我便将错就错，提一提昆仑的掌门铁琴先生何太冲。"

殷素素道："你怎知她们是峨嵋派的？认出了人么？"

俞莲舟道："不，这些人功力都不算深，想是当今峨嵋掌门灭绝师太的徒孙一辈，或许是她的小弟子，我并不认得。但她们以柔劲化解我指击剑刃的功夫，确是峨嵋心法。要学别派的数招阵式不难，但一使到内劲，真相就瞒不住了。"

张翠山点头道："二哥以指击剑，她们还是撒剑的好，受伤倒轻。峨嵋派的内功本是极好的，只是未有适当功力便贸然运使，遇上高手，不免要吃大亏。二哥倘若真将她们当作敌人，这两个女娃娃早就尸横就地了。可是峨嵋派跟咱们向来是客客气气的啊。"

俞莲舟道："恩师少年之时，受过峨嵋派祖师郭襄女侠的好处，因此他老人家谆谆告诫，决不可得罪了峨嵋门下弟子，以保昔年的香火之情。我以指击剑，发觉到对方内劲不对时，收势已然不及，终于伤了二人。虽然这是无心之失，总是违了恩师的训示。"

殷素素笑道："好在你最后说是向铁琴先生请罪，不算是正面得罪了峨嵋派。"

这时他们的座船早已顺水向下游，影踪不见。六艘小船均已沉没，舟中桨手湿淋淋的一个个爬上岸来。殷素素道，"这些都是峨嵋派的么？"俞莲舟低声道："多半是巢湖的粮船帮。"殷素素望了一眼地下明晃晃的五柄长剑，俯身想拾起瞧瞧。俞莲舟道："别动她们的兵刃，倘若剑上刻得有名字，咱们以后便无法假作不知。这就走罢！"殷素素这时对这位二伯敬服得五体投地，应道："是！"携了无忌之手，走向江岸大道。

经过一丛灌木，只见数丈外的一株大柳树上系着三匹健马。无忌喜呼起来："有马，有马！"他在冰火岛上从未见过马匹，来到中土后，一直想骑一骑马，只是一路乘船，始终未得其便。

四人走近马匹，见柳树上钉着一张纸。张翠山取下看时，见纸上写道："敬奉坐骑三匹，以谢毁舟之罪。"字是炭条写的，仓卒之际，字

迹甚是潦草，笔致柔软，显是女子手笔。殷素素笑道：“峨嵋派姑娘们画眉用的炭笔，今日用来写字条给武当大侠。”俞莲舟道：“她们倒也客气得很。”于是解下马匹，三人分别乘坐。无忌坐在母亲身前，大是兴奋。

张翠山道：“反正咱们形迹已露，坐船骑马都是一般。”俞莲舟道：“不错。前边道上必定尚有波折，倘若迫不得已要出手，下手千万不可重了。”

他适才无意间伤了两名峨嵋门下弟子，心下耿耿不安。

殷素素好生惭愧，心想：“二伯只不过下手重了一些，本意亦非伤人，只是逼对方撒剑，她们自行硬挺，这才受伤。比之我当年肆意杀了这许多少林门人，过错之轻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一身作事一身当，以后不可再让二伯为难。”说道：“二伯，这干人全是冲着我夫妇而来。对你可恭敬得很。前面要是再有阻拦，由弟妹打发便是，倘真不行，再请你出手相援。”

俞莲舟道：“你这话可见外了。咱兄弟同生共死，分甚么彼此？”

殷素素不便再说，问道，“他们明知二伯跟我夫妇在一起，怎地只派些年轻的弟子来拦截？”俞莲舟道：“想是事急之际，不及调动人手。”

张翠山见了适才峨嵋派众女的所为，料是为了寻问谢逊的下落而来，说道：“原来义兄跟峨嵋派也结下了梁子，我在冰火岛上却没听他说起过。”

俞莲舟叹道：“峨嵋派门规极严，派中又大多是女弟子。灭绝师太自来不许女弟子们随便行走江湖。这次峨嵋派竟然也跟天鹰教为难，我们当时颇感诧异，直到最近方始明白了其中缘故，原来河南开封金瓜锤方评方老英雄有一晚突然被害，墙上留下了‘杀人者混元霹雳手成昆也’十一个血字。”

殷素素问道：“那方评是峨嵋派的么？”俞莲舟道，“不是。灭绝师太俗家姓方，那方老英雄是灭绝师太的亲哥哥。”张翠山和殷素素同时“哦”的一声。

无忌忽然问道：“二伯，那方老英雄是好人还是坏人？”俞莲舟道：“听说方老英雄种田读书，从不和人交往。自然不是坏人。”无忌道：“唉，义父这般胡乱杀人，那就不该了。”俞莲舟大喜，轻舒猿臂，将他从殷素素身前抱了过来，抚着他头，说值：“孩子，你知道不能胡乱杀人，二伯很是喜欢。人死不能复生，便是罪孽深重、穷凶极恶之辈，也不能随便下手杀他，须得让他有一条悔改之路。”

无忌道：“二伯，我求你一件事。”俞莲舟道：“甚么？”无忌道：“倘若他们找到了义父，你叫他们别杀他。因为义父眼睛瞎了，打他们不过。”

俞莲舟沉吟半晌，道：“这件事我答允不了。但我自己决计不杀他便是。”

无忌呆呆不语，眼中垂下泪来。

天明时四人到了一个市镇，在客店中睡了半日，午后又再赶路。有时殷素素和丈夫共乘一骑，让无忌一试控缰驰骋之乐。无忌究是孩子心情，骑了一会马，为谢逊担忧的心事也便淡忘了。

一路无话，不一日过了汉口。这天午后将到安陆，忽见大路上有十余名客商急奔下来，见了俞莲舟等四人，急忙摇手，叫道：“快回头，快回头，前面有鞑子兵杀人掳掠。”一人对殷素素道：“你这娘子忒也大胆，碰到了鞑子兵可不是好玩的。”

俞莲舟道：“有多少鞑子。”一人道：“十来个，凶恶得紧哩。”说着便向东逃窜而去。

武当七侠生平最恨的是元兵残害良民。张三丰平素督训甚严，门人不许轻易和人动手，但若遇到元兵肆虐作恶，对之下手却不必容情。因此武当七侠若是遇上大队元兵，只有走避，若见少数元兵行凶，往往便下手除去。俞张二人听说只有十来名元兵，心想正好为民除害，便纵马迎了上去。

行出三里，果听得前面有惨呼之声。张翠山一马当先，但见十余名元兵手执钢刀长矛，正拦住了数十个百姓大肆残暴。地下鲜血淋漓，已有七八个百姓身首异处。只见一名元兵提起一个三四岁的孩子，用力一脚，将他高高踢起，那孩子在半空中大声惨呼，落下来时另一个元兵又挥足踢上，将他如同皮球踢来踢去。只踢得几脚，那孩子早没了声息，已然毙命。张翠山怒极，从马背上飞跃而起，人未落地，砰的一拳，已击在一名伸脚欲踢孩子的元兵胸口。那元兵哼也没哼一声，软瘫在地。另一名元兵挺起长矛，往张翠山背心刺到。

无忌惊叫：“爹爹小心！”张翠山回过身来，笑道：“你瞧爹爹打鞑子兵。”但见长矛离胸口已不到半尺，左手倏地翻转，抓住矛杆，跟着向前一送，矛柄撞在那元兵胸口。那元兵大叫一声，翻倒在地，眼见不活了。

众元兵见张翠山如此勇猛，发一声喊，四下里围了上来。殷素素纵身下马，抢过元兵手中长刀，砍翻了两个。众元兵见势头不对，落荒逃窜，但这些元兵凶恶成性，便在逃走之时，还是挥刀乱杀百姓。俞莲舟大怒，叫道：“别让鞑子走了。”急奔向西，拦住四名元兵的去路。张翠山和殷素素也分头拦截。三人均知元兵虽然凶恶，武功却是平常，无忌比他们要强得多，不用分心照顾。

无忌跳下马来，见二伯和父母纵跃如飞，拍手叫道：“好，好！”突然之间，那名被张翠山用矛杆撞晕的元兵霍地跃起，伸臂抱住了无忌，翻身跃上马背，纵马疾驰。

俞莲舟和张翠山夫妇大惊，齐声呼喊，发足追赶。俞莲舟两个起落，已奔到马后，左手拍出一掌，身随掌起，按到了那元兵后心。那元兵竟不回头，倏地反击一掌。波的一声响，双掌相交，俞莲舟只觉对方掌力犹如排山倒海相似，一股极阴寒的内力冲将过来，霎时间全身寒冷透骨，身子晃了几下，倒退了三步。

那元兵的坐骑也吃不住俞莲舟这一掌的震力，前足突然跪地。那元兵抱着无忌，顺势向前一跃，已纵出丈余，展开轻身功夫，顷刻间已奔出十余丈。

张翠山跟着追到，见二哥脸色苍白，受伤竟是不轻，急忙扶住。

殷素素心系爱子，没命的追赶，但那元兵轻身功夫极高，越追越远，到后来只见远处大道上一个黑点，转了一个弯，再也瞧不到了。殷素素怎肯死心，只是疾追。她不再想到这元兵既能掌伤俞莲舟，自己便算追上了，也决非他的敌手，心中只是一个念头道：“便是性命不保，也要将元忌夺回。”

俞莲舟低声道：“快叫弟妹回来，从长……从长计议。”张翠山挺起长矛，刺死了身前的两名元兵，问道：“伤得怎样？”俞莲舟道，“不碍事，先……先将弟妹叫回来要紧。”张翠山生怕剩下来的元兵之中尚有好手在内，自己一走开，他们便过来向俞莲舟下手，当下四下里追逐，一个个的尽数搠死，这才拉住一匹马来，上马向西追去。

赶出数里，只见殷素素兀自狂奔，但脚步蹒跚，显已筋疲力尽。张翠山俯身将她抱上马鞍。殷素素手指前面，哭道：“不见了，追不到啦，追不到啦。”双眼一翻，晕了过去。

张翠山终是挂念俞莲舟的安危，心道：“该当先顾二哥，再顾无忌。”

勒转马头，奔了回来，见俞莲舟正闭目打坐，调匀气息。

过了一会，殷素素悠悠醒转，叫道：“无忌，无忌！”俞莲舟惨白的脸色也渐渐红润，睁开眼来，低声道：“好厉害的掌力！”

张翠山听师兄开口说话，知道生命已然无碍，这才放心，但仍是不敢跟他言语。俞莲舟缓缓站起身来，低声道：“无影无踪了罢？”殷素素哭道：“二伯，怎……怎么是好？”俞莲舟道：“你放心，无忌没事。这人武功高得很，决不会伤害小孩。”殷素素道：“可是……可是他掳了无忌去啦。”

俞莲舟点了点头，左手扶着张翠山肩头，闭目沉思，隔了好一会，睁眼说道：“我想不出那人是何门派，咱们上山去问师父。”殷素素大急，说道：“二伯，怎生想个法儿，先行夺回无忌才是，那人是何门派，不妨日后再问。”

俞莲舟摇了摇头。

张翠山道："素素，眼下二哥身受重伤，那人武功又如此高强，咱们便寻到了他，也是无可奈何。"殷素素急道："难道便……便罢了不成？"张翠山道："不用咱们去寻他，他自会来寻咱们。"

殷素素原甚聪明，只因爱子被掳这才惊惶失措，这时一怔之下，已然明白。那元兵武功如此了得，连俞莲舟也给他一掌震伤，自然是假扮的。他打伤俞莲舟后，若要取他夫妇二人性命绝非难事，但只将无忌掳去，用意自在逼问谢逊的下落。当时张翠山长矛随手一撞，那人便假装昏晕，其时三人谁也没留心他的身形相貌，此刻回想起来，那人依稀是满腮虬须，和寻常的元兵也没甚么分别。

当下张翠山将师兄抱上马背，自己拉着马缰，三骑马缓缓而行。到了安陆，找一家小客店歇了。张翠山吩咐店伴送来饭菜后，就此闭门不出，生怕遇上元兵，又生事端。

他三人在途中杀死了这十余名元兵后，料知大队元兵过得数日便会来大举残杀劫掠，报复泄忿，附近百姓不知将有多少遭殃。但当时遇到这等不平之事，在势又不能袖手不顾。这正是亡国之惨，莽莽神州，人人均在劫难之中。

俞莲舟潜运内力，在周身穴道流转疗伤。张翠山坐在一旁守护。殷素素倚在椅上，却又怎睡得着？到得中夜，俞莲舟站起身来，在室中缓缓走了三转，舒展筋骨，说道，"五弟，我一生之中，除了恩师之外，从未遇到过如此高手。"

殷素素终是记挂爱儿，说道："他掳去无忌，定是要逼问义兄的下落，不知无忌肯不肯说。"张翠山昂然道："无忌倘若说了出来，还能是我们的孩儿么？"殷素素道："对！他一定不会说的。"突然之间，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张翠山忙问："怎么啦？"殷素素硬咽道："无忌不说，那恶贼……那恶贼定会逼他打他，说不定还会用……用毒刑。"

俞莲舟叹了口气。张翠山道："玉不琢，不成器，让这孩子经历些艰难困苦，未必没有好处。"他话是这么说，但想到爱子此时不免宛转呻吟，正在忍受极大的痛楚，又是不胜悲愤怜惜。然而倘若他这时正平平安安的睡着呢？那定已将谢逊的下落说了出来，如此忘恩负义，却比挨受毒刑又坏得多。

张翠山心想："宁可他即刻死了，也胜于做无义小人。"转眼望了妻子一眼，只见她目光中流露出哀苦乞怜的神色，蓦地一惊："那恶贼倘若赶来，以无忌的性命相胁，说不定素素便要屈服。"说道："二哥，你好些了么？"

他师兄弟自幼同门学艺，一句话一个眼色之间，往往便可心意相通。俞莲舟一瞧他夫妇二人的神色，已明白张翠山的用意，说道："好，咱们连夜赶路。"

三人乘黑绕道，尽拣荒僻小路而行。三人最害怕的，倒不是那人追来下手杀了自己，而是怕他在自己眼前，将诸般惨酷手段加于无忌之身。

如此朝宿宵行，差幸一路无事。但殷素素心悬爱子，山中夜骑，又受了风露，忽然生起病来，张翠山雇了两辆骡车，让俞莲舟和殷素素分别乘坐，自己骑马在旁护送。这日过了襄阳，到太平店镇上一家客店投宿。

张翠山安顿好了师兄，正要回自己房去，忽然一条汉子掀开门帘，闯进房来。这汉子身穿青布短衫裤，手提马鞭，打扮似是个赶脚的车夫。他向俞张二人瞪了一眼，冷笑一声，转身便走。张翠山知他不怀好意，心下恼他无礼，眼见那汉子摔下门帘荡向身前，左手抓住门帘，暗运内劲，向外送出。

门帘的下摆飞了起来，拍的一声，结结实实打在他背心。

那汉子身子一晃，跌了个狗吃屎，爬起身来，喝道："武当派的小贼，死到临头，还逞凶！"口中这般说，脚下却不敢有丝毫停留，径往外走，但步履踉跄，适才吃门帘这么一击，受创竟是不轻。

俞莲舟瞧在眼里，并不说话。到得傍晚，张翠山道："二哥，咱们动身罢！"俞莲舟道："不，今晚不走，明天一早再走。"张翠山微一转念，已明白了他的心意，登时豪气勃发，说道："不错！此处离本山已不过两日之程。咱师兄弟再不济，也不能堕了师门的威风。在武当山脚下，兀自朝宿晚行的赶路避人，那算甚么话？"

俞莲舟微笑道："反正行藏已露，且瞧瞧武当派的弟子如何死到临头。"

当下两人一起走到张翠山房中，并肩坐在炕上，闭目打坐。这一晚纸窗之外，屋顶之上，总有七八人来来去去的窥伺，但再也不敢进房滋扰了。殷素素昏昏沉沉的睡着。俞张二人也不去理会屋外敌人。

次日用过早饭后动身。俞莲舟坐在骡车之中，叫车夫去了车厢的四壁，四边空荡荡的，便于观看。

只走出太平店镇甸数里，便有三乘马自东追了上来，跟在骡车之后，相距十余丈，不即不离的蹑着。再走数里，只见前面四名骑者候在道旁，待俞莲舟一行过去，四乘马便跟在后面。数里之后，又有四乘马加入，前后已共有十一人。赶车的惊慌起来，悄声对张翠山道："客官，这些人路道不正，遮莫是强人？须得小心在意。"张翠山点了点头。

在中午打尖之处，又多了六人。这些人打扮各不相同，有的衣饰富丽，有的却似贩夫走卒，但人人身上均带兵刃。一干人只声不出，听不出口音，但大都身材瘦小、肤色黝黑，似乎来自南方。到得午后，已增到二十一人。

有几个大胆的纵马逼近，到距骡车两三丈处这才勒马不前。俞莲舟在车中只管闭目养神，正眼也不瞧他们一下。

傍晚时分，迎面两乘马奔了下来。当先乘者是个长须老者，空着双手。

第二骑的乘者却是个艳装少妇，左手提着一对双刀。两骑马停在大道正中，挡住了去路。

张翠山强抑怒气，在马背上抱拳说道："武当山俞二、张五这厢有礼，请问老爷子尊姓大名。"那老者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金毛狮王谢逊在哪里？

你只须说了出来，我们决不跟武当弟子为难。"张翠山道："此事在下不敢作主，须得先向师尊请示。"

那老者道："俞二受伤，张五落单。你孤身一人，不是我们这许多人的敌手。"说着伸手腰间，取出一对判官笔来，判官笔的笔尖铸作蛇头之形。

张翠山外号"银钩铁划"，右手使判官笔，于武林中使判官笔的点穴名家无一不知，一见这对蛇头双笔，心中一凛。他当年曾听师父说过，高丽有一派使判官笔的，笔头铸作蛇形，其招数和点穴手法和中土大不相同，大抵是取蛇毒的阴柔毒辣之性，招术滑溜狠恶，这一派叫做"青龙派"，派中出名的高手只记得姓泉，名字叫甚么却连师父也不知道，于是抱拳说道："前辈是高丽青龙派的么？不知跟泉老爷子如何称呼？"

那老者微微一惊，心想："瞧你也不过三十来岁年纪，却恁地见识广博，竟知道我的来历。"这老者便是高丽青龙派的掌门人，名叫泉建男，是岭南"三江帮"帮主卑词厚礼的从高丽聘请而来。他到中土未久，从未出过手，想不到一露面便给张翠山识破，当下蛇头双笔一摆，说道："老夫便是泉建男。"

张翠山道："高丽青龙派跟中土武林向无交往，不知武当派如何得罪了泉老英雄，还请明示。"泉建男又是皮笑肉不笑的脸上 肌肉一动，说道："老夫跟阁下无冤无仇，我们高丽人也知道中原有个武当派，武当七侠是行侠仗义的好男子。老夫只请问阁下一句话：金毛狮王谢逊躲在哪里？"

他这番话虽不算无礼，但词锋咄咄逼人，同时判官笔这么一摆，跟在骡车之后的人众便四下分散，团团围了上来，显是若不明言谢逊的下落，便只有动武之一途。

张翠山道："倘若在下不愿说呢？"泉建男道："张五侠武艺了得，我们人数虽多，自量也留你不住。但俞二侠身上负伤、尊夫人正在病

中，我们有此良机，只好乘人之危，要将两位留下。张五侠自己就请便罢，”他说中国话咬字不准，声音尖锐，听来倍加刺耳。

张五侠听他说得这般无耻，“乘人之危”四个字自己先说了出来，说道：“好，既是如此，在下便领教领教高丽武学的高招。倘若泉老英雄让得在下一招半式，那便如何？”

泉建男笑道：“如果我输了，大伙儿便一拥而上，我们可不讲究甚么单打独斗那一套。倘若武当派人多，你们也可倚多为胜啊。从前中国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侵我高丽，哪次不是以数十万大军攻我数万兵马？自来相斗，总是人多的占便宜。”

张翠山心知今日之事多说无益，若能将他擒住作为要胁，当可逼得他手下人众不敢侵犯二哥和素素，于是身形一起，轻飘飘的落下马背，左足着地，左手已握住烂银虎头钩，右手握着镔铁判官笔；说道：“你是客人，请进招罢！”他原来的判官笔十年前失落于大海之中，现在手中这枝在兵器铺中新购未久，尺寸分量虽不甚就手，却也可将就用得。

泉建男也跃下马来，双笔互击，铮的一声，右笔虚点，左笔尚未递出，身子已绕到张翠山侧方。张翠山寻思：“今日我是为义兄的安危而战，素素跟我夫妇一体，她和义兄也有金兰之谊，为他丧命，那也罢了。但二哥跟义兄不相识，若为了义兄而使二哥蒙受耻辱，那可万万不该。”见泉建男右手蛇头笔点到，伸钩一格，手上只使了二成力。钩笔相交，他身子微微一晃。

泉建男大喜，心想：“三江帮那批人把武当七侠吹上了天去，却也不过如此。想是中原武人要面子，将本国人士说得加倍厉害些。”当下左手笔跟着三招递出。张翠山左支右继，勉力挡架，便还得一钩一笔，也是虚软乏劲。

泉建男心想今日将武当七侠中的张五侠收拾下来，这番来到中土可说一战成名，当下双笔飞舞，招招向张翠山的要害点去。

张翠山将门户守得极是严密，凝神细看对方的招数，但见他出招轻灵，笔上颇有韧力，所点穴道偏重下三路及背心，和中土各派点穴名手的武功果然大不相同。再斗一阵，见他左手判官笔所点，都是背心自“灵台穴”以下的各穴，自灵台、至阳、筋缩、中枢、脊中、悬枢、命门、阳关、腰俞、以至尾闾骨处的长强穴；右手判官笔所点，则是腰腿上各穴，自五枢、维道、环跳、风市、中读以至小腿上的阳陵穴。张翠山心下了然，他左手笔专点“督脉诸穴”，右手笔专点“足少阳胆经诸穴”，看似繁复，其实大有理路可寻，暗想：“当年师父曾说，高丽青龙派的点穴功夫专走偏门，虽然狠辣，并不足畏。今日一见，果是如此。”他一摸清对方招式，银钩铁笔虽然上下挥舞，其实装模作样，只须护住督脉诸穴及足少阳胆经诸穴，其余身上穴道，不必理会。

泉建男愈斗精神愈长，大声吆喝，威风凛凛。张翠山心道：“凭着这点儿武功，居然也到武当山脚下来撒野！”突然间左手银钩使招“龙”字诀中的一钩，嗤的一响，钩中了泉建男右腿的风市穴。泉建男“啊”的一声，右腿跪地。张翠山右手笔电光石火般连连颤动，自他灵台穴一路顺势直下，使的是“锋”字诀中最后一笔的一直，便如书法中的颤笔，至阳、筋缩、中枢、脊中……至长强，在他“督脉”的每一处穴道上都点了一下。

这一笔下来，疾如星火，气吞牛斗，泉建男哪里还能动弹？这一笔所点各穴，正是他毕生所钻研的诸处穴道，暗想：“罢了，罢了！对方纵是泥塑木雕，我也不能一口气连点他十处穴道。我便要做他徒弟也差得远了。”

张翠山银钩钩尖指住泉建男咽喉，喝道：“各位且请退开！在下请泉老英雄送到武当山脚下，便解他穴道放还！”心想这些人看来都是他的属下，定当心有所忌，就此退开。

岂知那艳装少妇举起双刀，叫道：“并肩子齐上，把骡车扣了。”张翠山喝道：“谁敢上来，我先将这人毙了！”那少妇冷笑一声，叫道：“大伙儿上啊！”纵马舞刀冲上，竟丝毫没将泉建男放在心上。原来这少妇是三江帮中的一名舵主，他们这次大举出动，用意在劫持俞莲舟和殷素素，逼问谢逊的下落。泉建男不过是三江帮的客卿，既不能为本帮效力，则死于敌手，也无足惜。

张翠山吃了一惊，看来便是杀了泉建男仍是无济于事，只见六七名汉子抢到殷素素车前，六七名汉子抢到俞莲舟车前，只有少数几人和那少妇围住了自己，正没做理会处，俞莲舟忽然朗声道：“六弟，出来把这些人收拾了罢！”

张翠山一愕：“二哥摆空城什么？”忽听得半空中一声清啸，一人叫道：“是！五哥，你好啊，想煞小弟了。”数丈外的一株大树上纵落一条人影，长剑颤动，走向前来，正是六侠殷梨亭到了。张翠山喜出望外，大叫：“六弟，你好！”

三江帮中早分出数人上前截拦，只听得啊哟啊哟、叮叮当当之声不绝，每人手腕的“神门”穴上一一中剑，一一撤下兵刃。这“神门穴”在手掌后锐骨之端，中剑之后，手掌再也使不出半点力道。殷梨亭不疾不徐的漫步扬长而来，遇有敌人上前阻挡，他长剑一颤，呛啷一声，便有一件兵刃落地。

那少妇回身喝道：“你是武当……”呛啷、呛啷两声，她双手各执一刀，双刀落地时便有两下声响。

张翠山大喜，说道：“师父的‘神门十三剑’创制成功了。”原来这“神门十三剑”共有一十三记招数，每记招式各不相同，但所刺之处，全是敌人手腕的“神门穴”。张翠山十年前离武当之时，张三丰甫有此意，和弟子们商量过几次，但许多艰难之处并未想通。此时殷梨亭使将出来，三江帮的硬手竟没人能抵挡得一招。张翠山只看得心旷神怡，但见殷梨亭每一剑刺出，无不精妙绝伦，只使了五六记招式，“神门十三剑”尚未使到一半，三江帮帮众已有十余人手腕中剑，撒下了兵刃。

那少妇叫道：“散水，散水！松人啊！”帮众有的骑马逃走，有的不及上马，便此转身急奔。张翠山拍开泉建男身上穴道，拾起蛇头双笔，插在他腰间。泉建男满面羞惭，落荒而去，竟不和三江帮帮众同行。

殷梨亭还剑入鞘，紧紧握住了张翠山的手，喜道：“五哥，我想得你好苦！”张翠山笑道：“六弟，你长高了。”他二人分别之时，殷梨亭还只十八岁，十年不见，已自瘦瘦小小的少年变为长身玉立的青年。当下张翠山携着殷梨亭的手，去和妻子相见。

殷素素病得沉重，点头笑了笑，低声叫了声：“六弟！”殷梨亭笑道：“五嫂也姓殷，那好极了，不但是我嫂子，还是我姊姊。”

张翠山道：“究是二哥了得。你躲在那大树之上，我一直不知，二哥却早瞧见了。”

殷梨亭当下说起赶来应援的情由。

原来四侠张松溪下山采办师父百岁大寿应用的物事，见到两名江湖人物鬼鬼祟祟，路道不正，心下起疑：“我武当派威震天下，难道还有甚么大胆之徒到我武当山来捋虎须？”于是暗中蹑着，偷听两人说话，才知张翠山从海外归来，已和二哥俞莲舟会合，“三江帮”和“五凤刀”都想截拦，逼问谢逊的下落。张松溪大喜过望，匆匆回山，其时山上只殷梨亭一人，两人便分头赴援，均想：有俞二、张五在一起，那些小小的帮会门派徒然自取其辱，怎能奈何得他二人。只是他们急于和张翠山相会，早见一刻好一刻，这才迎接出来。至于俞莲舟已然受伤之事，那两个江湖人物并未说起，是以张殷二人并没知晓。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门中派来的两个好手。这三江帮一路，便由殷梨亭逐走。

俞莲舟叹道：“若非四弟机警，今日咱武当派说不定要丢个大人。”张翠山愧道：“单凭小弟一人之力，保护不了二哥。唉，离师十年，小弟和各位兄弟实在差得太远了。”殷梨亭笑道：“五哥说哪里话来？小弟就是不出手，三江帮那些家伙，五哥打发起来，还不是轻而易举？只不过你定然先顾二哥，说不定五嫂会受点儿惊吓。你适才打败那高丽老头儿的功夫，师父就没传授第二个。你这次回山，师父他老人家一欢喜，不知会有多少精妙的功夫传你，只怕你学也学不及呢。这‘神门十三剑’的招术，我便说给你听如何？”

他师兄弟情深，久别重逢，殷梨亭恨不得将十年所学的功夫，顷刻之间便尽数说给张翠山知道。两人并肩而行，殷梨亭又比又划，说个不停。

当晚四人在仙人渡客店中歇宿，殷梨亭便要和张翠山同榻而卧。张翠山也真喜欢这个小师弟，见他虽是又高又大，还是跟从前一般对己依恋。武当七侠中虽是莫声谷年纪最小，但自幼便少年老成，反而殷梨亭显得远比师弟稚弱。张翠山年纪跟他相差不远，一向对他也是照顾特多。

俞莲舟笑道：“五弟有了嫂子，你还道是十年之前么？五弟，你回来得正好，咱们喝了师父的寿酒之后，跟着便喝六弟的喜酒了。”张翠山大喜，鼓掌笑道：“妙极，妙极！新娘子是哪一位名门之女？”殷梨亭脸一红，忸怩着不说。

俞莲舟道：“便是汉阳金鞭纪老英雄的掌上明珠。”张翠山伸了伸舌头，笑道：“六弟若是顽皮，这金鞭当头砸将下来，可不是玩的。”俞莲舟微微一笑，说道：“纪姑娘是使剑的。幸好那日江边蒙面的诸女之中，没纪姑娘在内。”张翠山一惊，道：“纪姑娘是峨嵋门下？”俞莲舟点了点头，道：“咱们在江边的峨嵋诸女的武功平平，不会有纪姑娘在内。否则为了五弟妹，却得罪了六弟妹，人家可要怪我这二伯偏心了，咱们这位未过门的六弟妹人品既好，武功又佳，名门弟子，毕竟不凡，和六弟当真天生一对……”

他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殷素素是邪教教主的女儿，自己这么称赞纪姑娘，只怕张翠山心有感触，正想乱以他语，忽听得一人走到房门口，说道：“俞爷，有几位爷们来拜访你老人家，说是你的朋友。”却是店小二的声音。

俞莲舟道，“谁啊？”店小二道：“一共六个人，说甚么‘五凤刀’门下的。”师兄弟三人都是一凛，心想张松溪去打发“五凤刀”一路的人马，怎地敌人反而找上门来了，难道张松溪有甚失闪？张翠山道：“我去瞧瞧。”

他怕二哥受伤未愈，在店中跟敌人动手不甚妥善。俞莲舟却道：“请他们进来罢。”

一会儿进来了五个汉子、一个容貌俊秀的少妇。张翠山和殷梨亭空着双手，站在俞莲舟身侧戒备。却见这六人垂头丧气，脸有愧色，身上也没带兵刃，浑不像是前来生事的模样。领头一人头发花白，四十来岁年纪，恭恭敬敬地抱拳行礼，说道：“三位是武当俞二侠、张五侠、殷六侠？在下五凤刀门下弟子孟正鸿，请问三位安好。”

俞莲舟等三人拱手还礼，心下都暗自奇怪。俞莲舟道：“孟老师好，各位请坐。”

孟正鸿却不就坐，说道，“敝门向在山西河东，门派窄小，久仰武当山张真人和七侠的威名，当真是如雷贯耳，只是无缘拜见。今日到得武当山下，原该上山去叩见张真人，但听闻张真人百岁高龄，清居静修，我们粗鲁武人，也不敢冒昧去打扰他老人家的清神。三位回山后还请代为请安，便说山西五凤刀门下弟子，祝他老人家千秋康宁，福寿无疆。”

俞莲舟本因受伤未愈，坐在炕上，听他说到师父，忙扶着殷梨亭的肩头下炕，恭敬站立，说道：“不敢，不敢，在下这里谢过。”

孟正鸿又道：“我们僻处山西乡下，真如井底之蛙，见识浅陋，也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大胆妄为，擅自来到贵地。今蒙武当诸侠宽宏大量，反而解救我们的危难，在下感激不尽，今日特地赶来，一来谢恩，二来赔罪，万望三位大人不记小人过。”说着躬身下拜。

张翠山伸手扶住，说道：“孟老师不必多礼。”

孟正鸿嗫嗫嚅嚅，想说又不敢说。俞莲舟道：“孟老师有何吩咐，但说不妨。”孟正鸿道：“在下求俞二爷赏一句话，便说武当派不再见怪，我们回去好向师父交代。”俞莲舟微微一笑，道：“各位远自晋来鄂，想必是为了打听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不知那金毛狮王跟贵门有何过节？”孟正鸿惨然道：“家兄孟正鹏惨死于谢逊的掌下。”

俞莲舟心中一震，说道：“我们实有不得已的苦衷，无法奉告那金毛狮王的下落，还须请孟老师和各位原谅。至于见怪云云，那是不必提起，见到尊师乌老爷子时，便说俞二、张五、殷六问好。”

孟正鸿道：“如此在下告辞。日后武当派如有差遣，只须传个信来，五凤刀门下虽然能力低微，但奔走之劳，决不敢辞。”说着和其余五人一齐抱拳行礼，转身出门。

那少妇突然回转，跪倒在地，低声道：“小妇人得保名节，全出武当诸侠之赐。小妇人有生之年，不敢忘了诸侠的大恩大德。”俞莲舟等三人不知其中原因，但听她说的是妇人名节之事，也不便多问，只得含糊谦逊了几句。

那少妇拜了几拜，出门而去。

“五凤刀”六人刚走，门帘一掀，闪进一个人来，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张翠山。

张翠山喜极而呼：“四哥！”进房之人正是张松溪。师兄弟相见，均是欢喜之极。张翠山道：“四哥，你足智多谋，竟能将五凤刀门下化敌为友，实是不易。”张松溪笑道：“那是机缘凑巧，你四哥也说不上有甚么功劳。”

当下将经过情由说了出来。

原来那美貌少妇娘家姓乌，是五凤刀掌门人的第二女儿，她丈夫便是那孟正鸿。这一次六人同下湖北，访查谢逊的下落，途中遇上三江帮的舵主，说起武当派张翠山知晓谢逊的所在。那乌氏自幼娇生惯养，主张设计擒获张翠山逼问。孟正鸿向来畏妻如虎，但这一次却决计不从，他说武当子弟极是了得，不如依礼相求，对方如若不允，再想法子。那乌氏言道：“时机可遇不可求，若是放得张翠山上了武当，他们师兄弟一会合，又有张三丰庇护，如何再能逼问？”两人言语不合，吵嘴起来。其余四人都是师弟师侄，也不敢作左右袒。

那乌氏怒道：“你这胆小鬼，是给你兄长报仇，又不是给我兄长报仇。

哼，男子汉大丈夫，做事却没有半分担当，便是那张翠山将谢逊的下落跟你说了，你有胆子去找他么？嫁了你这胆小鬼，算是我一辈子倒霉。”孟正鸿对娇妻忍让惯了，不敢再说，但要依乌氏之见，在途中客店暗下蒙汗药迷倒张翠山夫妇，却是坚决不肯。乌氏一怒之下，半夜里乘丈夫睡着，就此悄悄离去。

她是想独自下手，探到谢逊的下落，好臊一臊丈夫，哪知道这一切全给三江帮一名舵主瞧在眼中。他见乌氏美貌，起了歹心，暗中跟随其后，乌氏想使蒙汗药，反给他先下了迷药。不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松溪一直在监视五凤刀六人的动静，等到乌氏情势危急，这才出手相救，将那三江帮的舵主惩戒了一番逐走。张松溪也不说自己姓名，只说是武当派门下弟子。乌氏又惊又羞，回去和丈夫相见，说明情由。这一来，武当派成了本门的大恩人，夫妇俩齐来向俞莲舟等叩谢相救之德。张松溪待那六人去后这才现身，以免乌氏羞惭。

张翠山听罢这番经过，叹道：“打发三江帮这行止不端之徒，虽非难事，但四哥行事处处给人留下余地，化敌为友，最合师父的心意。”

张松溪笑道：“十年不见，一见面就给四哥一顶高帽子戴戴。”

这一晚师兄弟四人联床夜话，长谈了一宵。张松溪虽然多智，但对那个假扮元兵掳去无忌、击伤俞莲舟的高手来历，也猜不出半点端倪。

次晨张松溪和殷素素会见了。五人缓缓而行，途中又宿了一晚，才上武当。

张翠山十年重来，回到自幼生长之地，想起即刻便可拜见师父，和大师哥、三师哥、七师弟相会，虽然妻病子散，却也是欢喜多于哀愁。

到得山上，只见观外系着八头健马，鞍辔鲜明，并非山上之物。张松溪道：“观中到了客人，咱们不忙相见，从边门进去罢。”当下张翠山扶着妻子，从边门进观。观中道人和侍役见张翠山无恙归来，无不欢天喜地。张翠山念着要去拜见师父，但服侍张三丰的道童说真人尚未开关，张翠山只得到师父坐关的门外磕头，然后去见俞岱岩。

服侍俞岱岩的道童轻声道：“三师伯睡着了，要不要叫醒他？”张翠山摇了摇手，轻手轻脚走到房中。只见俞岱岩正自闭目沉睡，脸色惨白，双颊凹陷，十年前龙精虎猛的一条剽悍汉子，今日成了奄奄一息的病夫。张翠山看了一阵，忍不住掉下泪来。

张翠山在床边站立良久，拭泪走出，问小道僮道：“你大师伯和七师叔呢？”小道童道：“在大厅会客。”张翠山走到后堂等候大师哥和七师弟，但等了老半天，客人始终不走。张翠山问送茶的道人道：“是甚么客人？”

那道人道：“好像是保镖的。”

殷梨亭对这位久别重逢的五师兄很是依恋，刚离开他一会，便又过来陪伴，听得他在问客人的来历，说道：“是三个总镖头。金陵虎踞镖局的总镖头祁天彪，太原晋阳镖局的总镖头云鹤，还有一个是京师燕云镖局的总镖头官九佳。”

张翠山微微一惊，道：“这三位总镖头都来了？十年之前，普天下镖局中数他三位武功最强，名望最大，今日还是如此罢？他们同时来到山上，为了甚么？”殷梨亭笑道：“想是有甚么大镖丢了，劫镖的人来头大，这三个总镖头惹不起，只好来求大师兄。五哥，这几年大哥越来越爱做滥好人，江湖上遇到甚么疑难大事，往往便来请大哥出面。”

张翠山微笑道：“大哥佛面慈心，别人求到他，总肯帮人的忙。十年不见，不知大哥老了些没有？”他想到此处，想看一看大哥之心再也

难以抑制，说道：“六弟，我到屏风后去瞧瞧大哥和七弟的模样。”走到屏风之后，悄悄向外张望。

只见宋远桥和莫声谷两人坐在下首主位陪客。宋远桥穿着道装，脸上神情冲淡恬和，一如往昔，相貌和十年之前竟无多大改变，只是鬓边微见花白，身子却肥胖了很多，想是中年发福。宋远桥并没出家，但因师父是道士，又住在道观之中，因此在武当山上时常作道家打扮，下山时才改换俗装。莫声谷却已长得魁梧奇伟，虽只二十来岁，却已长了满脸的浓髯，看上去比张翠山的年纪还大些。

只听得莫声谷大着嗓子说道，“我大师哥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凭着宋远桥三字，难道三位还信不过么？”张翠山心想：“七弟粗豪的脾气竟是半点没改。不知他为了何事，又在跟人吵嘴？”转头向宾位上看去时，只见三人都是五十来岁年纪，一个气度威猛，一个高高瘦瘦，貌相清癯，坐在未座的却像是个病夫，甚是干枯。三人身后又有五个人垂手站立，想是那三人的弟子。只听那高身材的瘦子道：“宋大侠既这般说，我们怎敢不信，只不知张五侠何时归来，可能赐一个确期么？”

张翠山微微一惊：“原来这三人为我而来，想必又是来问我义兄的下落。”

只听莫声谷道：“我们师兄弟七人，虽然本领微薄，但行侠仗义之事向来不敢后人，多承江湖上朋友推奖，赐了‘武当七侠’这个外号。这‘武当七侠’四个字，说来惭愧，我们原不敢当……”张翠山心道：“十年不见，七弟居然已如此能说会道，从前人家问他一句话，他要脸孔红上半天，才答得一句。十年之间，除了我和三哥，人人都是一日千里。”

只听莫声谷续道：“可是我们既然负了这个名头，上奉恩师严训，行事半步不敢差错。张五哥是武当七兄弟之一，他性子斯文和顺，我们七兄弟中，脾气数他最好。你们定要诬赖他杀了‘龙门镖局’满门，那是压根儿的胡说八道。”张翠山心中一寒：“原来为了龙门镖局都大锦的事。素闻大江以南，各镖局以金陵虎踞镖局马首是瞻，想是他们听到我从海外归来，于是虎踞镖局约了晋阳、燕云两家镖局的总镖头，上门问罪来啦。”

那气度威猛的大仅道：“武当七侠名头响亮，武林中谁不尊仰？莫七侠不用自己吹嘘，我们早已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莫声谷听他出言讥嘲，脸色大变，说道：“祁总镖头到底意欲如何，不妨言明。”

那气度威猛的大汉便是虎踞镖局的总镖头祁天彪，朗声道：“武当七侠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可难道少林派高僧便惯诳语么？少林僧人亲眼目睹，临安龙门镖局上下大小人等，尽数伤在张翠山张五侠——的手下。”他说道“张五侠”这个“侠”字时，声音拖得长长的，显是充满讥嘲之意。

殷梨亭只听得怒气勃发，这人出言嘲讽五哥，可比打他自己三记巴掌还要更令他气愤，便欲出去理论。张翠山一把拉住，摇了摇手。殷梨亭见他脸上满是痛苦为难之色，心下不明其理，暗道：“五哥的涵养功夫越来越好了，无怪师父常常赞他。”

莫声谷站起身来，大声道：“别说我五哥此刻尚未回山，便是已经回到武当，也只是这句话。莫某跟张翠山生死与共，他的事便是我的事。三位不分青红皂白，定要诬赖我五哥害了龙门镖局满门。好！这一切便全算是莫某干的。三位要替龙门镖局报仇，尽管往莫某身上招呼。我五哥不在此间，莫声谷便是张翠山，张翠山便是莫声谷。老实跟你说，莫某的武功智谋，远远不及我五哥，你们找上了我，算你们运气不坏。”

祁天彪大怒，霍地站起，大声道：“祁某今日到武当山来撒野，天下武学之士，人人要笑我班门弄斧，太过不自量力。可是都大锦都兄弟满门被害十年，沉冤始终未雪，祁某这口气终是咽不下去。反正武当派将龙门镖局七十余口也杀了，再饶上祁某一人又何妨？便是再饶上金陵虎踞镖局的九十余口，又有何妨？祁某今日血溅于武当山上，算是死得其所。我们上山之时，尊重张真人德高望重，不敢携带兵刃，祁某便在莫七侠拳脚之下领死。”说着大踏步走到厅心。

宋远桥先前一直没开口，这时见两人说僵了要动手，伸手拦住莫声谷，微微一笑，说道：“三位来到敝处，翻来覆去，一口咬定是敝五师弟害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好在敝师弟不久便可回山，三位暂忍一时，待见了敝师弟之面，再行分辨是非如何？”

那身形干枯，犹似病夫的燕云镖局总镖头官九佳说道：“祁总镖头且请坐下。张五侠既然尚未回山，此事终究不易了断，咱们不如拜见张真人，请他老人家金口明示，交代一句话下来。张真人是当今武林中的泰斗，天下英雄好汉，莫不敬仰，难到他老人家还会不分是非、包庇弟子么？”

他这几句话虽说得客气，但含意甚是厉害。莫声谷如何听不出来，当即说道：“家师闭关静修，尚未开关。再说，近年来我武当门中之事，均由我大哥处理。除了武林中真正大有名望的高人，家师极少见客。”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想见我师父，身分可还够不上。

那高高瘦瘦的晋阳镖局总镖头云鹤冷笑一声，道：“天下事也真有这般凑巧，刚好我们上山，尊师张真人便即闭关。可是龙门镖局七十余口的人命，却不是一闭关便能躲得过呢。”宫九佳听他这几句话说得太重，忙使眼色制止。但莫声谷已自忍耐不住，大声喝道：“你说我师父是因为怕事才闭关吗？”

云鹤冷笑一声，并不答话。

宋远桥虽然涵养极好，但听他辱及恩师，却也是忍不住有气，当着武当七侠之面，竟然有人言辞中对张三丰不敬，那是十余年来从未有过之事。他缓缓的道：“三位远来是客，我们不敢得罪，送客！”说着袍袖一拂，一股疾风随着这一拂之势卷出，祁天彪、云鹤、宫九佳三人身前茶几上的三只茶碗突然被风卷起，落在宋远桥身前的茶几之上。三只茶碗缓缓卷起，轻轻落下，落到茶几上时只托托几响，竟不溅出半点茶水。

祁天彪等三人当宋远桥衣袖挥出之时，被这一股看似柔和、实则力道强劲之极的袖风压在胸口，登时呼吸闭塞，喘不过气来，三人急运内功相抗，但那股袖风倏然而来，倏然而去，三人胸口重压陡消，波波三声巨响，都大声的喷了一口气出来。三人这一惊非同小可，心知宋远桥只须左手袖子跟着一挥，第二股袖风乘虚而入，自己所运的内息被逼得逆行倒冲，就算不立毙当场，也须身受重伤，内功损折大半，这一来，三个总镖头方知眼前这位冲淡谦和、恂恂儒雅的宋大侠，实是身负深不可测的绝艺。

张翠山在屏风后想起殷素素杀害龙门镖局满门之事，实感惶愧无地。待见到宋远桥这一下衣袖上所显得深厚功力，心下大为惊佩，寻思：“我武当派内功越练到后来，进境越快。我在王盘山之时，与义兄年力相差极远，但到冰火岛分手，似乎已拉近了不少。当年义兄在洛阳想杀大师哥，自然抵挡不住。但义兄就算双眼不盲，此刻的武功却未必能胜过大师哥多少。再过十年，大师哥、二师哥便不会在我义兄之下。”

只见祁天彪抱拳说道：“多谢宋大侠手下留情，告辞！”宋远桥和莫声谷送到滴水檐前。祁天彪转身道：“两位请留步，不劳远送。”宋远桥道：“难得三位总镖头光降敝山，如何不送？改日在下当再赴京师、太原、金陵贵局回拜。”祁天彪道：“这个如何克当？”他领教了宋远桥的武功之后，觉得这位宋大侠虽然身负绝世武功，但言谈举止之中竟无半分骄气，心中对他甚是钦佩，初上山时那兴师问罪、复仇拚命的锐气已折了大半。

两人正在说客气话，祁天彪突见门外匆匆进来一个短小精悍、满脸英气的中年汉子。宋远桥：“四弟，来见过这三位朋友。”当下给祁天彪等三人引见了。

张松溪笑道：“三位来得正好，在下正有几件物事要交给各位。”说着递过三个小小包裹，每人交了一个。祁天彪问道：“那是甚么？”张松溪道：“此处拆开看不便，各位下山后再看罢。”

. 师兄弟三人直送到观门之外，方与三个总镖头作别。

莫声谷一待三人走远，急问：“四哥，五哥呢？他回山没有？”张松溪笑道：“你先进去见五弟，我和大哥在厅上等这三个镖客回来。”莫声谷叫道，“五哥在里面？这三个镖客还要回来，于么？”心下记挂着张翠山，不待张松溪说明情由，急奔入内。

莫声谷刚进内堂，果然祁天彪等三人匆匆回来，向宋远桥、张松溪纳头便拜。二人急忙还礼。云鹤道：“武当诸侠大恩大德，云某此刻方知。适才云某言语中冒犯张真人，当真是猪狗不如。”说着提起手来，左右开弓，在自己脸上辟辟拍拍的打了十几下，落手极重，只打得双颊

红肿，兀自不停。

宋远桥愕然不解，急忙拦阻。

张松溪道："云总镖头乃是有志气的好男儿，那驱除鞑虏、还我河山的大愿，凡我中华好汉，无不同心。些些微劳，正是我辈分所当为，云总镖头何必如此？"

云鹤道："云某老母幼子，满门性命，皆出诸侠之赐。云某浑浑噩噩，五年来一直睡在梦里。适才言辞不逊，两位若肯狠狠打我一顿，云某心中方得稍减不安。"

张松溪微笑道："过去之事谁也休提。云总镖头刚才的言语，家师便是亲耳听到了，心敬云总镖头的所作所为，也决不会放在心上。"但云鹤始终惶愧不安，深自痛责。

宋远桥不明其中之理，只顺口谦逊了几句，见祁天彪和宫九佳也不住口的道谢，但瞧张松溪的神色语气之间，对祁官二人并不怎么，对云鹤却甚是敬重亲热。三个总镖头定要到张三丰坐关的屋外磕头，又要去见莫声谷赔罪，张松溪一一辞谢，这才作别。

三人走后，张松溪叹了口气，道："这三人虽对咱们心中感恩，可是龙门镖局的人命，他三人竟是一句不提。看来感恩只管感恩，那一场祸事，仍是消弭不了。"

宋远桥待问情由，只见张翠山从内堂奔将出来拜倒在地，叫道："大哥，可想煞小弟了。"宋远桥是谦恭有礼之士，虽对同门师弟，又是久别重逢，心情激荡之下，仍是不失礼数，恭恭敬敬的拜倒还礼，说道："五弟，你终于回来了。"

张翠山略述别来情由。莫声谷心急，便问："五哥，那三个镖客无礼，定要诬赖你杀了临安龙门镖局满门，你也涵养忒好，怎地不出来教训他们一顿？"张翠山惨然长叹，道："这中间的原委曲折，非一言可尽。我详告之后，还请众兄弟一同想个良策。"

殷梨亭道："五哥放心，龙门镖局护送三哥不当，害得他一生残废，五哥便是真的杀了他镖局满门，也是兄弟情深，激于一时义愤……"

俞莲舟喝道："六弟你胡说甚么？这话要是给师父听见了，不关你一个月黑房才怪。杀人全家老少，这般灭门绝户之事，我辈怎可做得？"

宋远桥等一齐望着张翠山。但见他神色甚是凄厉，过了半晌，说道："龙门镖局的人，我一个也没杀。我不敢忘了师父的教训，没敢累了众兄弟的盛德。"

宋远桥等一听大喜，都舒了一口长气。他们虽决计不信张翠山会做这般狠毒惨事，但少林派众高僧既一口咬定是他所为，还说是亲眼目睹，而当三个总镖头上门问罪之时，他又不挺身而出，直斥其非，各人心中自不免稍有疑惑，这时听他这般说，无不放下一件大心事，均想："这中间便有许多为难之处，但只要不是他杀的人，终能解说明白。"

当下莫声谷便问那三个镖客去而复返的情由。张松溪笑道："这三个镖客之中，倒是那出言无礼的云鹤人品最好，他在晋陕一带名望甚高，暗中联络了山西、陕西的豪杰，歃血为盟，要起义反抗蒙古鞑子。"宋远桥等一齐喝了声彩。

莫声谷道："瞧不出他竟具这等胸襟，实是可敬可佩。四哥，你且莫说下去，等我归来再说……"说着急奔出门。

张松溪果然住口，向张翠山问些冰火岛的风物。当张翠山说到该地半年白昼、半年黑夜之时，四人尽皆骇异。张翠山道："那地方东南西北也不大分得出来，太阳出来之处，也不能算是东方。"又说到海中冰山等等诸般奇事异物。

说话之间，莫声谷已奔了回来，说道："我赶去向那云总镖头赔了个礼，说我佩服他是个铁铮铮的好男儿。"众人深知这个小师弟的直爽性子，也早料到他出去何事。莫声谷来往飞奔数里，丝毫不以为累，他既知云鹤是个好男儿，若不当面跟他尽释前嫌，言归于好，那便有几晚睡不着觉了。

殷梨亭道："七弟，四哥的故事等着你不讲，可是五哥说的冰火岛上的怪事，可更加好听。"莫声谷跳了起来，道："啊，是吗？"张松溪道："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莫声谷摇手道："四哥，对不住，请你再等一会……"

张翠山微笑道："七弟总是不肯吃亏。"于是将冰火岛上一些奇事重述了一遍。莫声谷道："奇怪，奇怪！四哥，这便请说了。"

张松溪道："那云鹤一切筹划就绪，只待日子一到；便在太原、大同、汾阳三地同时举义，哪知与盟的众人之中竟有一名大叛徒，在举义前的三天，盗了加盟众人的名单，以及云鹤所写的举义策划书，去向蒙古鞑子告密。"

莫声谷拍腿叫道："啊哟，那可糟了。"

张松溪道："也是享有凑巧，那时我正在太原，有事要找那太原府知府晦气，半夜里见到那知府正和那叛徒窃窃私议，听到他们要如何一面密报朝廷，一面调兵遣将、将举义人等一网打尽。于是我跳进屋去，将那知府和叛徒杀了，取了加盟的名单和筹划书，回来南方。云鹤等一干人发觉名单和筹划书被盗，知道大事不好，不但义举不成，而且单上有名之人家家有灭门大祸，连夜送出讯息，叫各人远逃避难。但这时城门已闭，讯息送不出去，次日一早，因知府被戕，太原城闭城大索刺客。云鹤等人急得犹似热锅上蚂蚁一般，心想这一番自己固然难免满门抄斩，而晋陕二省更不知将有多少仁人义士被害。不料提心吊胆的等了数日，竟是安然无事，后来城中拿不到刺客，查得也慢慢松了，这件事竟不了了之。他们见那叛徒死在府衙之中，也料到是暗中有人相救，只是无论如何却想不到我身上。"

殷梨亭道："你适才交给他的，便是那加盟名单和筹划书？"张松溪道："正是。"

莫声谷道："那宫九佳呢？四哥怎生帮了他一个大忙？"

张松溪道："这宫九佳武功是好的，可是人品作为，决不能跟云总镖头相提并论。六年之前，他保镖到了云南，在昆明受一个大珠宝商之托，暗带一批价值六十万两银子的珠宝送往大都。但到了江西却出了事，在鄱阳湖边，宫九佳被鄱阳四义中的三义围攻，抢去了红货。官九佳便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这批珠宝，何况他燕云镖局执北方镖局的牛耳，他招牌这么一砸，以后也不用做人了。他在客店中左思右想，竟便想自寻短见。

"鄱阳三义不是绿林豪杰，却为何要劫取这批珠宝？原来鄱阳四义中的老大犯了事，给关入了南昌府的死囚牢，转眼便要处斩。三义劫了两次牢，救不出老大，官府却反而防范得更加紧了。鄱阳三义知道官府贪财，想使用这批珠宝去行贿，减轻老大的罪名，我见他四人甚有义气，便设法将那老大救出牢来，要他们将珠宝还给宫九佳。这宫总镖头虽然面目可憎、言语无昧，但生乎也没做过甚么恶事，在大都也不交结官府，欺压良善，那么救了他一命也是好的。我叫鄱阳四义不可提我的名字，只是将那块包裹珠宝的锦锻包袱留了下来。适才我将那块包袱还了给他，他自是心中有数了。"

俞莲舟点头道："四弟此事做得好，那宫九佳也还罢了，鄱阳四义却为人不错。"

莫声谷道："四哥，你交给祁天彪的却又是甚么？"张松溪道："那是九枚断魂蜈蚣镖。"五人听了，都是"啊"的一声，这断魂蜈蚣镖在江湖上名头颇为响亮，是凉州大豪吴一氓的成名暗器。

张松溪道："这一件事我做得忒也大胆了些，这时想来，当日也真是侥幸。那祁天彪保镖路过潼关，无意中得罪了吴一氓的弟子，两人动起手来，祁天彪出掌将他打得重伤。祁天彪打了这掌之后，知道闯下了大祸，匆匆忙忙的交割了镖银，便想连夜赶回金陵，邀集至交好友，合力对付那吴一氓。

但他刚到洛阳，便给吴一氓追上了，约了他次日在洛阳西门外比武。"殷梨亭道："这吴一氓的武功好得很啊，祁天彪如何是他对手？"

张松溪道："是啊，祁天彪自知凭他的能耐，挡不了吴一氓的一镖，无可亲何之中，便去邀洛阳乔氏兄弟助拳。乔氏兄弟一口答应，说道：'凭我兄弟的武功，祁大哥你也明白，决不能对付得了吴一氓。你要我兄弟出场，原也不过要我二人呐喊助威。好，明日午时，洛阳西门外，我兄弟准到。'"

莫声谷道："乔氏兄弟是使暗器的好手，有他二人助拳，祁天彪以三敌一，或能跟吴一氓打个平手。只不知吴一氓有没有帮手。"

张松溪道：“吴一氓倒没有帮手。可是乔氏兄弟却出了古怪。第二天一早，祁天彪便上乔家去，想跟他兄弟商量迎敌之策，哪知乔家看门的说道：‘大爷和二爷今朝忽有要事，赶去了郑州，请祁老爷不必等他们了。’祁天彪一听之下，几乎气炸了肚子。乔氏兄弟几年之前在江南出了事，祁天彪曾帮过他们很大的忙，不料此刻急难求援，兄弟俩嘴上说得好听，竟是脚底抹油，溜之乎也。祁天彪知道吴一氓心狠手辣，这个约会躲是躲不过的，于是在客店中写下了遗书，处分后事，交给了趟子手，自己到洛阳西门外赴约。”

这件事的前后经过，我都瞧在眼里。那日我扮了个乞丐，易容改装，躺在西门外的一株大树之下，不久吴一氓和祁天彪先后到来，两人动起手来，斗不数合，吴一氓便下杀手，放了一枚断魂蜈蚣镖。祁天彪眼见抵挡不住，只有闭目待死，我抢上前去，伸手将镖接了，吴一氓又惊又怒，喝问我是否丐帮中人。我笑嘻嘻的不答。吴一氓连放了八枚断魂蜈蚣镖，都给我一一接了过来，他的成名暗器果然是非同小可，我若用本门武功去接，本也不难，但我防他瞧出疑窦，故意装作左足跛，右手断，只使一只左手，又使少林派的接镖手法，掌心向下擒扑，九枚镖接是都接到了，但手掌险些给他第七枚毒镖划破，算是十分凶险。他果然喝问我是少林派中哪一位高僧的弟子，我仍是装聋作哑，跟他咿咿啊啊的胡混。吴一氓自知不敌，惭怒而去，回到凉州后杜门不出，这几年来一直没在江湖上现身。”

莫声谷摇头道：“四哥，吴一氓虽不是良善之辈，但祁天彪也算不得是甚么好人，那日倘若给蜈蚣镖伤了手掌，这可如何是好？这般冒险未免太也不值。”

张松溪笑道：“这是我一时好事，事先也没料到他的蜈蚣镖当真有这等厉害。”

莫声谷性情直爽，不明白张松溪这些行径的真意，张翠山却如何不省得？

四哥尽心竭力，为的是要消解龙门镖局全家被杀的大仇。他知虎踞镖局是江南众镖局之首，冀鲁一带众镖局的头脑是燕云镖局，西北各省则推晋阳镖局为尊。龙门镖局之事日后发作起来，这三家镖局定要出头，是以他先伏下了三桩恩惠。这三件事看来似是机缘巧合，但张松溪明查焙访，等候机会，不知花了多少时日，多少心血？

张翠山硬咽道：“四哥，你我兄弟一体，我也不必说这个‘谢’字，都是你弟妹当日作事偏激，闯下这个大祸。”当下将殷素素如何装扮成他的模样、夜中去杀了龙门镖局满门之事从头至尾的说了，最后道：“四哥，此事如何了结，你给我拿个主意。

张松溪沉吟半晌，道：“此事自当请师父示下。但我想人死不能复生，弟妹也已改过迁善，不再是当日杀人不眨眼的弟妹。

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大哥，你说是不是？”宋远桥面临这数十口人命的大事，一时踌躇难决。俞莲舟却点了点头，道：“不错！”

殷梨亭最怕二哥，知道大哥是好好先生，容易说话，二哥却嫉恶如仇，铁面无私，生怕他跟五嫂为难，一直在提心吊胆，却不知俞莲舟早已知道此事，也早已原宥了殷素素。他见二哥点头，心中大喜，忙道：“是啊，旁人问起来，五哥只须说那些人不是你杀的。你又不是撒谎，本来不是你杀的啊。”

宋远桥横了他一眼，道：“一味抵赖，五弟心中何安？咱们身负侠名，心中何安？”殷梨亭急道：“那怎生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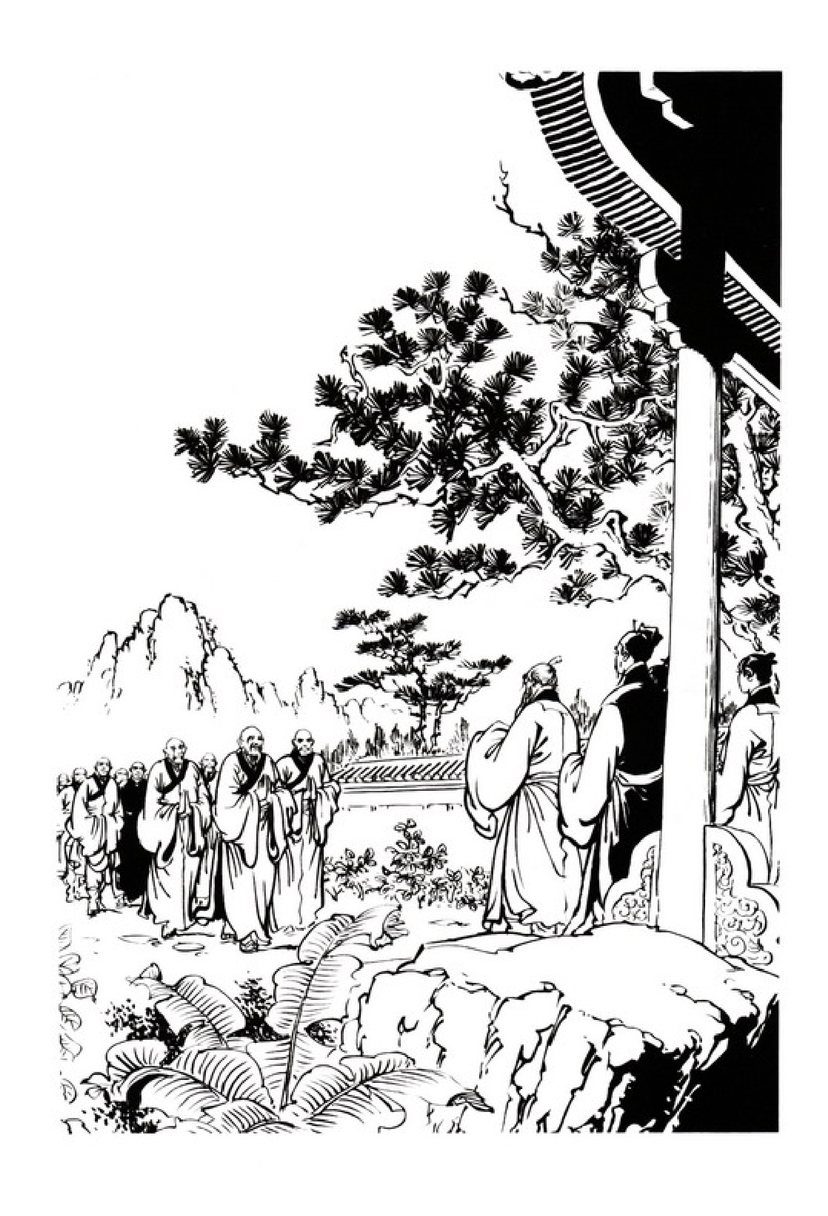
宋远桥道：“依我之见，待师父寿诞过后，咱们先去找回五弟的孩儿，然后是黄鹤楼头英雄大会，交代了金毛狮王谢逊这回事后，咱们师兄弟六人，再加上五弟妹，七人同下江南。三年之内，咱们每人要各作十件大善举。”

张松溪鼓掌叫道：“对，对！龙门镖局在死了七十来人，咱们各作十件善举，如能救得一二百个无辜遭难者的性命，那么勉强也可抵过了。”俞莲舟也道：“大哥想得再妥当也没有了，师父也必允可。否则便是要五弟妹给那七十余口抵命，也不过多死一人，干事何补？”

张翠山一直为了此事烦恼，听大哥如此安排，心下大喜，道：“我跟她说去。”将宋远桥的话去跟妻子说了，又说众兄弟一等祝了师父的大寿，便同下山去寻访无忌。

殷素素本来无甚大病，只是思念无忌成疾，这时听了丈夫的话，心想凭着武当六侠的本事，总能将无忌找得回来，心头登时便宽了。

张翠山跟着又去见俞岱岩。师兄弟相见，自有一番悲喜。



十　百岁寿宴摧肝肠

过了数日，已是四月初八。张三丰心想明日是自己的百岁大寿，徒儿们必有一番热闹，虽然俞岱岩残废，张翠山失踪，未免美中不足，但一生能享百岁遐龄，也算难得，同时闭关参究的一门“太极功”也已深明精奥，从此武当一派定可在武林中大放异彩，当不输于天竺达摩东传的少林派武功。这天清晨。他便开关出来。

一声清啸，衣袖略振，两扇板门便呀的一声开了。张三丰第一眼见到的不是别人，竟是十年来思念不已的张翠山。

他一搓眼睛，还道是看错了。张翠山已扑在他怀里，声音呜咽，连叫：“师父！”心情激荡之下竟忘了跪拜。宋远桥等五人齐声欢叫：“师父大喜，五弟回来了！”

张三丰活了一百岁，修炼了八十几年，胸怀空明，早已不萦万物，但和这七个弟子情若父子，陡然间见到张翠山，忍不住紧紧搂着他，欢喜得流下泪来。

众兄弟服侍师父梳洗漱沐，换过衣巾。张翠山不敢便禀告烦恼之事，只说些冰火岛的奇情异物。张三丰听他说已经娶妻，更是欢喜，道：“你媳妇呢？快叫她来见我。”

张翠山双膝跪地，说道：“师父，弟子大胆，娶妻之时，没能禀明你老人家。”张三丰捋须笑道：“你在冰火岛上十年不能回来，难道便等上十年，待禀明了我再娶么？笑话，笑话！快起来，不用告罪，张三丰哪有这等迂腐不通的弟子？”张翠山长跪不起，道：“可是弟子的媳妇来历不正，她……她是天鹰教殷教主的女儿。”

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说道：“那有甚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张翠山大喜，想不到自己担了十年的心事，师父只轻轻两句话便揭了过去，当下满脸笑容，站起身来。

张三丰又道：“你那岳父教主我跟他神交已久，很佩服他武功了得，是个慷慨磊落的奇男子，他虽性子偏激，行事乖僻些，可不是卑鄙小人，咱们很可交交这个朋友。”宋远桥等均想：“师父对五弟果然厚爱，爱屋及乌，连他岳父这等大魔头，居然也肯下交。”正说到此处，一名道童进来报道：“天鹰教殷教主派人送礼来给张五师叔！”

张三丰笑道：“岳父送礼来啦，翠山，你去迎接宾客罢！”张翠山应道：“是！”

殷梨亭道：“我跟五哥一起去。”张松溪笑道：“又不是金鞭纪老英雄送札来，要你忙些甚么？”殷梨亭脸上一红，还是跟了张翠山出去。

只见大厅上站着两个老者，罗帽直身，芽的家人服色，见到张翠山出来，一齐走上几步，跪拜下去，说道：“姑爷安好，小人殷无福、殷无禄叩见。”

张翠山还了一揖，说道：“管家请起。”心想：“这两个家人的名字好生奇怪，凡是仆役家人，取的名字总是‘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之类，怎地他二人却叫作‘无福、无禄？”但见那殷无福脸上有一条极长的刀疤，自右边额角一直斜下，掠过鼻尖，直至左边嘴角方止。那殷无禄却是满脸麻皮。两人相貌都极丑陋，均已有五十来岁年纪。

张翠山道：“岳父大人、岳母大人安好。我待得稍作屏挡，便要和你家小姐同来拜见尊亲，不料岳父母反先存问，却如何敢当？两位远来

辛苦。请坐喝杯茶。”殷无福和殷无禄却不敢坐，恭恭敬敬的呈上礼单，说道：“我家老爷太太说些些薄礼，请姑爷笑纳。”

张翠山道：“多谢！”打开礼单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只见十余张泥金笺上，一共写了二百款礼品，第一款是“碧玉狮子成双”，第二款是“翡翠凤凰成双”，无数珠宝之后，是“特品紫狼毫百枝”、“贡品唐墨二十锭”、“宣租桑纸百刀”、“极品端砚八方”。那天鹰教教主打听到这位娇客善于书法，竟送了大批极名贵的笔墨纸砚，其余衣履冠带、服饰器用，无不具备。

殷无福转身出去，领了十名脚夫进来，每人都挑了一副担子，摆在厅侧。

张翠山心下踌躇：“我自幼清贫，山居简朴，这些珍物要来何用？可是岳父远道厚赐，若是不受，未免不恭。”只得称谢受下，说道：”你家小姐旅途劳顿，略染小恙。两位管家请在山上多住几日，再行相见。”殷无福道：“老爷太太甚是记挂小姐，叮嘱即日回报。若不过于劳累小姐，小人想叩见小姐一面，即行回去。”

张翠山道：”既是如此，且请稍待。”回房跟妻子说了。殷素素大喜，略加梳妆，来到偏厅和两名家人相见，问起父母兄长安康，留着两人用了酒饭。殷无福、殷无禄当即叩别姑爷小姐。

张翠山心想：“岳父母送来这等厚礼，该当重重赏赐这两人才是。可是就把山上所有的银子集在一起，也未必能赏得出手。”他生性豁达，也不以为意，笑道：“你家小姐嫁了个穷姑爷，给不起赏钱，两位管家请勿见笑。”

殷无福道：“不敢，不敢。得见武当五侠一面，甚于千金之赐。”张翠山心道：“这位管家吐属风雅，似是个文墨之士。”当下送到中门。殷无福道：“姑爷请留步，但盼和小姐早日驾临，以免老爷太太思念。敝教上下，尽皆仰望姑爷风采。”张翠山一笑。

殷无禄道：“还有一件小事，须禀告姑爷知道。小人兄弟送礼上山之时，在襄阳客店中遇见三个镖客。他三人言谈之中，提到了姑爷。”张翠山道：“哦，他们说了些什么？”殷无禄道：“一人说道，‘武当七侠于我等虽有大恩，可是龙门镖局的七十余口人命，终不能便此罢手。’他三人说自己是决计不能再理会此事了，要去请开封府神枪震八方谭老英雄出来，跟姑爷理论此事。”张翠山点了点头，并不言语。

殷无禄探手怀中，取出三面小旗，双手呈给张翠山，道：“小人兄弟听那三个镖客胆敢想太岁头上动土，已将这事揽到了天鹰教身上。”

张翠山一见三面小旗，不禁一惊，只见第一面旗上绣着一头猛虎，仰天吼叫，作蹲踞之状，自是“虎踞镖局”的镖旗。第二面小旗上绣着一头白鹤在云中飞翔，当是“晋阳镖局”的镖旗，云中白鹤是总镖头云鹤。第三面小旗上用金线绣着九只燕子，包含了“燕云镖局”的“燕”字和总镖头宫九佳的“九”字。

张翠山奇道：“怎地将他们的镖旗取来了？”殷无福道：“姑爷是天鹰教的娇客，祁天彪、宫九佳他们是什么东西，明知武当七侠于他们有恩，居然还想去请什么开封府神枪震八方谭瑞来这老家伙来跟姑爷理论，那不是太岂有此理了？我们听到了这三个镖客的无礼之言……”张翠山道：“其实也不算得甚么无礼。”殷无福道：“是，那是姑爷的宽宏大量，人所不及。我们三人可按捺不住，料理了这三个镖客，取来了三家镖局的镖旗。”

张翠山吃了一惊，心想祁天彪等三人都是一方镖局中的豪杰，江湖上成名已久，虽然算不得是武林中顶儿尖儿的脚色，但各有各的绝艺。何以岳父手下三个家人，便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将他们料理了？但若说殷无福瞎吹，他们明明取来了这三杆镖旗，别说明取，便是暗偷，可也不易啊。难道他们在客店中使甚么薰香迷药，做翻了那三个总镖头？问道：“这三杆镖旗是怎生取来的？”

殷无福道：“当时二弟无禄出面叫阵，约他们到襄阳南门较量，我们三人对他们三个。言明若是他们输了，便留下镖旗，自断一臂，终身不许踏入湖北省一步。”张翠山愈听愈奇，愈是不敢小觑了眼前这两个家人，问道：“后来怎样？”殷无福道：“后来也没甚么，他们便留下镖旗，自己砍断了左臂，说终身不踏进湖北省一步。”

张翠山暗暗心惊：“这些天鹰教的人物，行事竟如此狠辣。”不禁皱起了眉头。殷无禄道：“倘若姑爷嫌小人下手太轻，我们便追上去，将三人宰了。”张翠山忙道：“不轻！不轻！已重得很。”殷无禄道：“我们心想这次来给姑爷送礼，乃是天大的喜事，倘若伤了人命，似乎不吉。”张翠山道：“不错，你们想得很周到。你刚才说共有三人前来，还有一位呢？”殷无福道：“还有个兄弟殷无寿。我们赶走了三个镖客之后，怕那神枪谭老头终于得到了讯息，不知好歹，还要来罗唣姑爷，是以殷无寿便上开封府去。无寿叫小人代他向姑爷磕头请安。”说着便爬下来磕头。

张翠山还了一揖，道：“不敢当。”心想那神枪震八方谭瑞来威名赫赫，成名已垂四十年，殷无寿为自己而闹上开封府去，不论哪一方有了损伤，都是大大的不妥，说道：“那神枪震八方谭老英雄我久仰其名，是个正人君子，两位快些赶赴开封，叫无寿大哥不必再跟谭老英雄说话了。倘若双方说僵了动手，只怕不妙。”

殷无禄淡淡一笑，道：“姑爷不必担心，那姓谭的老家伙不敢跟三弟动手的。三弟叫他不许多管闲事，他会乖乖的听话。”张翠山道：“是么？”

暗想神枪震八方谭瑞来岂是好惹的人物，他自己或许老了，可是开封府神枪谭家一家，武功高强的弟子少说也有一二十人，哪能怕了你殷无寿一人？殷无福瞧出张翠山有不信之意，说道：“那谭老头儿二十年前是无寿的手下败将，并有重大的把柄落在我们手中。姑爷望安。”说着二人行礼作别。

张翠山拿着那三面小旗，踌躇了半晌。他本想命二人打听无忌的下落，但想跟外人提起此事，自己也还罢了，却不免损及二哥的威名，于是慢慢踱回卧房。

殷素素斜倚在床，翻阅礼单，好生感激父母待己的亲情，想起无忌此时不知如何，又是忧心如焚，见丈夫走进房来，脸上神色不定，忙问：“怎么啦？”

张翠山道：“那无福、无禄、无寿三人，却是甚么来历？”

殷素素和丈夫成婚虽已十年，但知他对天鹰教心中不喜，因此于自己家事和教中诸般情由一直不跟他谈起，张翠山亦从来不问。这时她听丈夫问及，才道：“这三人在二十多年前本是横行西南一带的大盗，后来受许多高手的围攻，眼看无幸，适逢我爹爹路过，见他们死战不屈，很有骨气，便伸手救了他们。这三人并不同姓，自然也不是兄弟。他们感激我爹爹救命之恩，便立下重誓，终身替他为奴，抛弃了从前的姓名，改名为殷无福、殷无禄、殷无寿。我从小对他们很是客气，也不敢真以奴仆相待。我爹爹说，讲到武功和从前的名望，武林中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未必及得上他们三人。”

张翠山点头道：“原来如此。”于是将他三个断人左臂、夺人镖旗之事说了。殷素素皱眉道：“他三人原是一番好意，却没想到名门正派的弟子行事跟他们邪教大不相同。五哥，这件事又跟你添上了麻烦，我……我真不知如何是好？”叹了口气，说道：“待寻到无忌，我们还是回冰火岛去罢。”

忽听得殷梨亭在门外叫道：“五哥，快来大笔一挥，写几幅寿联儿。”又笑道：“五嫂，你别怪我拉了五哥去，谁教他叫作‘铁划银钩’呢？”

当日下午，六个师兄弟分别督率人工道人、众道童在紫霄宫四处打扫布置，厅堂上都贴了张翠山所书的寿联，前前后后，一片喜气。

次日清晨，宋远桥等换上了新缝的布袍，正要去携扶俞岱岩，七人同向师父拜寿，一名道童进来，呈上一张名帖。宋远桥接了过来。张松溪眼快，见帖上写道：“昆仑后学何太冲率门下弟子恭祝张真人寿比南山。”惊道：“昆仑掌门人亲自给师父拜寿来啦。他几时到中原来的？”莫声谷问道：“何夫人有没有来？”何太冲的夫人班淑娴是他师姊，听说武功不在昆仑掌门之下。张松溪道：“名帖上没写何夫人。”宋远桥道：“这位客人非同小可，该当请师父亲自迎接。”忙去禀明张三丰。

张三丰道：“听说铁琴先生罕来中土，亏他知道老道的生日。”当下率领六名弟子，迎了出去。只见铁琴先生何太冲年纪也不甚老，身穿黄衫，神情甚是飘逸，气象冲和，伊然是名门正派的一代宗主。他身后站着八名男女弟子，西华子和卫四娘也在其内。

何太冲向张三丰行礼致贺。张三丰连声道谢，拱手行礼。宋远桥等六人跪下磕头，何太冲也跪拜还礼，说道：“武当六侠名震寰宇，这般

大礼如何克当？”

张三丰刚将何太冲师徒迎进大厅，宾主坐定献茶，一名小道童又持了一张名帖进来，交给了宋远桥，却是崆峒五老齐至。当世武林之中，少林、武当名头最响，昆仑、峨嵋次之，崆峒派又次之。崆峒五老论到辈分地位，不过和宋远桥平起平坐。但张三丰甚是谦冲，站起身来，说道：“崆峒五老到来，何兄请稍坐，老道出去迎接宾客。”

何太冲心想：“崆峒五老这等人物，派个弟子出去迎接一下也就是了。”

少时崆峒五老带了弟于进来。接着神拳门、海沙派、巨鲸帮、巫山派，许多门派帮会的首脑人物陆续来到山上拜寿。宋远桥等事先只想本门师徒共尽一日之欢，没料到竟来了这许多宾客，六名弟子分别接待，却哪里忙得过来？张三丰一生最厌烦的便是这些繁文褥节，每逢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的整寿，总是叮嘱弟子不可惊动外人，岂知在这百岁寿辰，竟然武林中贵宾云集。到得后来，紫霄宫中连给客人坐的椅子也不够了。宋远桥只得派人去捧些圆石，密密的放在厅上。各派掌门、各帮的帮主等尚有座位，门人徒众只好坐在石上。斟茶的茶碗分派完了，只得用饭碗、菜碗奉茶。

张松溪一拉张翠山，走到厢房。张松溪道：“五弟，你瞧出甚么来没有？”

张翠山道：“他们相互约好了的，大家见面之时，显是成竹在胸。虽然有些人假作惊异，实则是欲盖弥彰。”张松溪道：“不错，他们并非诚心来给师父拜寿。”张翠山道：“拜寿为名，问罪是实。”张松溪道：“不是兴师问罪。龙门镖局的命案，决计请不动铁琴先生何太冲出马。”张翠山道：“嗯，这些人全是为了金毛狮王谢逊。”

张松溪冷笑道：“他们可把武当门人瞧得忒也小了。纵使他们倚多为胜，难道武当门下弟子竟会出卖朋友？五弟，那谢逊便算十恶不赦的奸徒，既是你的义兄，决不能从你口中吐露他的行踪。”张翠山道：“四哥说的是。咱们怎么办？”张松溪微一沉吟，道：“大家小心些便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武当七侠大风大浪见得惯了，岂能怕得了他们？”

俞岱岩虽然残废，但他们说起来还是“武当七侠”，而七兄弟之后，还有一位武学修为震烁古今、冠绝当时的师父张三丰在。只是两人均想师父已百岁高龄，虽然眼前遇到了重大难关，但众兄弟仍当自行料理，固然不能让师父出手，也不能让他老人家操心。张松溪口中这么安慰师弟，内心却知今日之事大是棘手，如何得保师门令誉，实非容易。

大厅之上，宋远桥、俞莲舟、殷梨亭三人陪着宾客说些客套闲话。他三人也早瞧出这些客人来势不对，心中各自嘀咕。

正说话间，小道童又进来报道：“峨嵋门下弟子静玄师太，率同五位师弟妹，来向师祖拜寿。”宋远桥和俞莲舟一齐微笑，望着殷梨亭。这时莫声谷正从外边陪着八九位客人进厅，张松溪、张翠山刚从内堂转出，听到峨嵋弟子到来，也都向着殷梨亭微笑。殷梨亭满脸通红，神态忸怩。张翠山拉着他手，笑道：“来来来，咱两个去迎接贵宾。”

两人迎出门去。只见那静玄师太已有四十来岁年纪，身材高大，神态威猛，虽是女子，却比寻常男子还高半个头。她身后五个师弟妹中一个是三十来岁的瘦男子，两个是尼姑，其中静虚师太张翠山已在海上舟中会过。另外两个都是二十来岁的姑娘，只见一个抿嘴微笑，另一个肤色雪白、长挑身材的美貌女郎低头弄着衣角，那自是殷梨亭的未过门妻子、金鞭纪家的纪晓芙姑娘了。

张翠山上前见礼道劳，陪着六人入内。殷梨亭极是腼腆，一眼也不敢向纪晓芙瞧去，行到廊下，见众人均在前面，忍不住向纪晓芙望去。这时纪晓芙低着头刚好也斜了他一眼，两人目光相触。纪晓芙的师妹贝锦仪大声咳嗽了一声。两人羞得满面通红，一齐转头。贝锦仪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低声道：“师姊，这位殷师哥比你还会害臊。”突然之间，纪晓芙身子颤抖了几下，脸色惨白，眼眶中泪珠莹然。

张松溪一直在盘算敌我情势，见峨嵋六弟子到来，稍稍宽心，暗想：“纪姑娘是六弟未过门的妻子，待会儿若是说僵了动手，峨嵋派或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各路宾客络绎而至，转眼已是正午。紫霄官中绝无预备，哪能开甚么筵席？火工道人只能每人送一大碗白米饭，饭上铺些青菜豆腐。武当七弟子连声道歉。但见众人一面扒饭，一面不停的向厅门外张望，似乎在等甚么人。

宋远桥等细看各人，见各派掌门、各帮帮主大都自重，身上未带兵刃，但门人部属有很多腰间胀鼓鼓地，显是暗藏兵器，只峨嵋、昆仑、崆峒三派的弟子才全部空手。宋远桥等都心下不忿：“你们既说来跟师父祝寿，却又为何暗藏兵刃？”

又看各人所送的寿礼，大都是从山下镇上临时买的一些寿桃寿面之类，仓卒间随便置办，不但跟张三丰这位武学大宗师的身分不合，也不符各派宗主、各派首脑的气势。

只有峨嵋派送的才是真正重礼，十六色珍贵玉器之外，另有一件大红锦缎道袍，用金线绣着一百个各不相同的“寿”字，花的功夫甚是不小。静玄师太向张三丰言道：“这是峨嵋门下十个女弟子合力绣成的。”张三丰心下甚喜，笑道：“峨嵋女侠拳剑功夫天下知名，今日却来给老道绣了这件寿袍，那真是贵重之极了。”

张松溪眼瞧各人神气，寻思：“不知他们还在等甚么强援？偏生师父不喜热闹，武当派的至交好友事先一位也没邀请，否则也不致落得这般众寡悬殊、孤立无援。”他想，师父交游遍于天下，七兄弟又行侠仗义、广结善缘，若是事先有备，自可邀得数十位高手前来同庆寿诞。

俞莲舟在张松溪身边悄声道：“咱们本想过了师父寿诞之后，发出英雄帖，在武昌黄鹤楼头开英雄大宴，不料一着之失，全盘受制。”他心中早已盘算定当，在英雄大宴之中，由张翠山说明不能出卖朋友的苦衷。凡在江湖上行走之人，对这个“义”字都看得极重，张翠山只须坦诚相告，谁也不能硬逼他做不义之徒。便有人不肯罢休，英雄宴中自有不少和武当派交好的高手，当真须得以武相见，也决不致落了下风。哪料到对方已算到此着，竟以祝寿为名，先自约齐人手，涌上山来，攻了武当派措手不及。

张松溪低声道：“事已至此，只有拚力死战。”武当七侠中以张松溪最为足智多谋，遇上难题，他往往能忽出奇计，转危为安。俞莲舟心下黯然：“连四弟也束手无策，看来今日武当六弟子要血溅山头了。”若是以一敌一，来客之中只怕谁也不是武当六侠的对手，可是此刻山上之势，不但是二十对一，且是三四十对一的局面。

张松溪扯了扯俞莲舟衣角，两人走到厅后。张松溪道：“待会说僵之后，若能用言语挤住了他们，单打独斗，以六阵定输赢，咱们自是立于不败之地，可是他们有备而来，定然想到此节，决不会答允只斗六阵便算，势必是个群殴的局面。”俞莲舟点头道，“咱们第一是要救出三弟，决不能让他再落入人手，更受折辱，这件事归你办。五弟妹身子恐怕未曾大好，你叫五弟命力照顾她，应敌御侮之事，由我们四人多尽些力。”

张松溪点头道：“好，便是这样。”微一沉吟，道：“或有一策，可以行险侥幸。”俞莲舟喜道：“行险侥幸，那也说不得了。四弟有何妙计？”

张松溪道：“咱们各人认定一个对手，对方一动手，咱们一个服侍一个，一招之内便擒在手中。教他们有所顾忌，不敢强来。”俞莲舟踌躇道：“若不能一招便即擒住，旁人必定上来相助。要一招得手，只怕……”张松溪道，“大难当头，出手狠些也说不得了。使‘虎爪绝户手’！”俞莲舟打了个突，说道：“‘虎爪绝户手’？今日是师父大喜的日子，使这门杀手，太狠毒了罢？”

原来武当派有一门极厉害的擒拿手法，叫作“虎爪手”。俞莲舟学会之后，总嫌其一拿之下，对方若是武功高强，仍能强运内劲挣脱，不免成为比拚内力的局面，于是自加变化，从“虎爪手”中脱胎，创了十二招新招出来。

张三丰收徒之先，对每人的品德行为、资质悟性，都曾详加查考，因此七弟子入门之后，无一不成大器，不但各传师门之学，并能分别依自己天性所近另创新招。俞莲舟变化“虎爪手”的招数，原本不是奇事。但张三丰见他试演之后，只点了点头，不加可否。

俞莲舟见师父不置一词，知道招数之中必定还存着极大毛病，潜心苦思，更求精进。数月之后，再演给师父看时，张三丰叹了口气，道：“莲舟，这一十二招虎爪手，比我教给你的是厉害多了。不过你招招拿人腰眼，不论是谁受了一招，都有损阴绝嗣之虞。难道我教你的正大光明武功还不够，定要一出手便令人绝子绝孙？”

俞莲舟听了师父这番教训，虽在严冬，也不禁汗流浃背，心中栗然，当即认错谢罪。

过了几日，张三丰将七名弟子都叫到跟前，将此事说给各人听了，最后道：“莲舟创的这一十二下招数，苦心孤诣，算得上是一门绝学，若凭我一言就此废了，也是可惜，大家便跟莲舟学一学罢，只是若非遇上生死关头，决计不可轻用。我在‘虎爪’两字之下，再加上‘绝户’两字，要大家记得，这路武功是令人断子绝孙、毁灭门户的杀手。”

当下七弟子拜领教诲。俞莲舟便将这路武功传了六位同门。七人学会以来，果然格遵师训，一次也没用过。今日到了紧急关头，张松溪提了出来，俞莲舟仍是颇为踌躇。

张松溪道：“这‘虎爪绝户手’擒拿对方腰眼之后，或许会令他永远不能生育。小弟却有个计较，咱们只找和尚、道士作对手，要不然便是七八十岁的老头儿。”俞莲舟微微一笑，说道：“四弟果然心思灵巧，和尚道士便不能生儿子，那也无妨。”

两人计议已定，分头去告知宋远桥和三个师弟，每人认定一个对手，只侍张松溪大叫一声“啊哟”，六人各使“虎爪绝户手”扣住对手。俞莲舟选的是崆峒五老中年纪最高的一老关能，张翠山则选了昆仑派道人西华子。

大厅上众宾客用罢便饭，火工道人收拾了碗筷。张松溪朗声说道：“诸位前辈，各位朋友，今日家师百岁寿诞，承众位光降，敝派上下尽感荣宠，只是招待简慢之极，还请原谅。家师原要邀请各位同赴武昌黄鹤楼共谋一醉，今日不恭之处，那时再行补谢。敝师弟张翠山远离十载，今日方归，他这十年来的遭遇经历，还未及详行禀明师长。再说今日是家师大喜的日子，倘若谈论武林中的恩怨斗杀，未免不详，各位远道前来祝寿的一番好意，也变成存心来寻事生非了。各位难得前来武当，便由在下陪同，赴山前山后赏玩风景如何？”

他这番话先将众人的口堵住了，声明在先，今日乃寿诞吉朔，倘若有人提起谢逊和龙门镖局之事，便是存心和武当派为敌。

这些人连袂上山，除了峨嵋派之外，原是不惜一战，以求逼问出金毛狮王谢逊的下落，但武当派威名赫赫，无人敢单独与其结下梁子。倘若数百人一涌而上，那自是无所顾忌，可是要谁挺身而出，先行发难，却是谁都不想作这冤大头。

众人面面相觑，僵持了片刻。昆仑派的西华子站起身来，大声道：“张四侠，你不用把话说在头里。我们明人不作暗事，打开天窗说亮话，此番上山，一来是跟张真人祝寿，二来正是要打听一下谢逊那恶贼的下落。”

莫声谷憋了半天气，这时再也难忍，冷笑道：“好啊，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西华子睁大双目，问道：“甚么怪不得？”莫声谷道：“在下先前听说各位来到武当，是来给家师拜寿，但见各位身上暗藏兵刃，心下好生奇怪，难道大家带了宝刀宝剑，来送给家师作寿礼么？这时候方才明白，送的竟是这样一份寿礼。”西华子一拍身子，跟着解开道袍，大声道：“莫七侠瞧清楚些，小小年纪，莫要含血喷人。我们身上谁暗藏兵刃来着。”

莫声谷冷笑道：“很好，果然没有。”伸出两指，轻轻在身旁的两人腰带上一扯。他出手快极，这么一扯，已将两人的衣带拉断，但听得呛啷、呛啷接连两声响过，两柄短刀掉在地下，青光闪闪，耀眼生花。

这一来，众人脸色均是大变。西华子大声道：”不错，张五侠若是不肯告知谢逊的下落，那么抡刀动剑，也说不得了。”

张松溪正要大呼“啊哟”为号，先发制人，忽然门外传来一声：“阿弥陀佛！”这声佛号清清楚楚的传进众人耳鼓，又清又亮，似是从远处传来，但听来又像发自身旁。

张三丰笑道：“原来是少林派空闻禅师到了，快快迎接。”门外那声音接口道：“少林寺住持空闻，率同师弟空智、空性，暨门下弟子，恭祝张真人千秋长乐。”

空闻、空智、空性三人，是少林四大神僧中的人物，除了空见大师已死，三位神僧竟尽数到来。张松溪一惊之下，那一声“啊哟”便叫不出声，知道少林高手既大举来到武当山，他六人便是以“虎爪绝户手”制住了昆仑、崆峒等派中的人物，还是无用。

昆仑派掌门何太冲说道：“久仰少林神僧清名，今日有幸得见，也算不虚此行了。”门外另一个较为低沉的声音说道：“这一位想是昆仑掌门何先生了。幸会，幸会！张真人，老衲等拜寿来迟，实是不恭。”张三丰道：“今日武当山上嘉宾云集，老道只不过虚活了一百岁，敢劳三位神僧玉趾？”

他四人隔着数道门户，各运内力互相对答，便如对面晤谈一般。峨嵋派静玄师太、静虚师太，崆峒派的关能、宗维侠、唐文亮、常敬之等功力不逮，便插不下口去。其余各帮各派的人物更是心下骇然，自傀不如。

张三丰率领弟子迎出，只见三位神僧率领着九名僧人，缓步走到紫霄宫前。

那空闻大师白眉下垂，直覆到眼上，便似长眉罗汉一般；空性大师身躯雄伟，貌相威武；空智大师却是一脸的苦相，嘴角下垂。宋远桥暗暗奇怪，他颇精于风鉴相人之学，心道：“常人生了空智大师这副容貌，若非短命，便是早遭横祸，何以他非但得享高寿，还成为武林中人所共仰的宗师？看来我这相人之学，所知实在有限。”

张三丰和空闻等虽然均是武林中的大师，但从未见过面。论起年纪，张三丰比他们大上三四十岁。他出身少林，若从他师父觉远大师行辈叙班，那么他比空闻等也要高上两辈。但他既非在少林受戒为僧，又没正式跟少林僧人学过武艺，当下各以平辈之礼相见。宋远桥等反而矮了一辈。

张三丰迎着空闻等进入大殿。何太冲、静玄师太、关能等上前相见，互道仰慕，又是一番客套。偏生空闻大师极是谦抑，对每一派每一帮的后辈弟子都要合十为礼，招呼几句，乱了好一阵，数百人才一一引见完毕。

空闻、空智、空性三位高僧坐定，喝了一杯清茶。空闻说道：“张真人，贫僧依年纪班辈说，都是你的后辈。今日除了拜寿，原是不该另提别事。但贫僧忝为少林派掌门，有几句话要向前辈坦率相陈，还请张真人勿予见怪。”

张三丰向来豪爽，开门见山的便道：“三位高僧，可是为了我这第五弟子张翠山而来么？”张翠山听得师父提到自己名字，便站了起来。

空闻道：“正是，我们有两件事情，要请教张五侠。第一件，张五侠杀了我少林派的龙门镖局满局七十一口，又击毙了少林僧人六人，这七十六人的性命，该当如何了结？第二件事，敝师兄空见大师，一生慈悲有德，与人无争，却惨被金毛狮王谢逊害死，听说张五侠知晓那姓谢的下落，还请张五侠赐示。”

张翠山朗声道：“空闻大师，龙门镖局和少林僧人这七十六口人命，绝非晚辈所伤。张翠山一生受恩师训海，虽然愚庸，却不敢打诳。至于伤这七十六口性命之人是谁，晚辈倒也知晓，可是不愿明言。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呢，空见大师圆寂西归，天下无不痛悼，只是那金毛狮王和晚辈有八拜之交，义结金兰。谢逊身在何处，实不相瞒，晚辈原也知悉。但我武林中人，最重一个‘义’字，张翠山头可断，血可溅，我义兄的下落，我决计不能吐露。此事跟我恩师无关，跟我众同门亦无干连，由张翠山一人担当。各位若欲以死相逼，要杀要剐，便请下手。姓张的生平没做过半件贻羞师门之事，没妄杀过一个好人，各位今日定要逼我不义，有死而已。”他这番话侃侃而言，满脸正气。

空闻念了声：“阿弥陀佛！”心想：“听他言来，倒似不假，这便如何处置？”

便在此时，大厅的落地长窗之外忽然有个孩子声音叫道：“爹爹！”

张翠山心头大震，这声音正是无忌，惊喜交加之下，大声叫道：“无忌，你回来了？”抢步出厅。巫山派和神拳门各有一人站在大厅门口，只道张翠山要逃走，齐声叫道：“往哪里逃？”伸手便抓。张翠山思子心切，双臂一振，将两人摔得分跌左右丈余，奔到长窗之外，只见空空荡荡，哪有半个人影？他大声叫道：“无忌，无忌！”并无回音。

厅中十余人追了出来，见他并未逃走，也就不上前捉拿，站在一旁监视。

张翠山又叫：“无忌，无忌！”仍是无人答应。殷素素这时身子已大为康复，在后堂忽听得丈夫大叫“无忌”，急忙奔出，颤声叫道：“无忌回来了？”张翠山道：“我刚才好像听见他的声音，追出来时却又不见。”殷素素好生失望，低声说道：“想是你念着孩子，听错了。”张翠山呆了片刻，摇头道：“我明明听到的。”他怕妻子出来，和众宾客会见后多生波折，忙道：“你进去罢！”

他回到大厅，向空闻行了一礼，道：“晚辈思念犬子，致有失礼，请大师见谅。”

空智说道："善哉，善哉！张五侠思念爱子，如痴如狂，难道谢逊所害那许许多多人，便无父母妻儿么？"他身子瘦瘦小小的，出言却声如洪钟，只震得满厅众人耳中嗡嗡作响。张翠山心乱如麻，无言可答。

空闻方丈向张三丰道："张真人，今日之事如何了断，还请张真人示下。"

张三丰道："我这小徒虽无他长，却还不敢欺师，谅他也不敢欺诳三位少林高僧。龙门镖局的人命和贵派弟子，不是他伤的。谢逊的下落，他是不肯说的。"

空智冷笑道："但有人亲眼瞧见张五侠杀害我门下弟子，难道武当弟子不敢打诳，少林门人便会打诳么？"左手一挥，他身后走出三名中年僧人。

三名僧人各眇右目，正是在临安府西湖边被殷素素用银针打瞎的少林僧圆心、圆音、圆业。

这三僧随着空闻大师等上山，张翠山早已瞧见，心知定要对质西湖边上的斗杀之事，果然空智大师没说几句话，便将三僧叫了出来。张翠山心中为难之极，西湖之畔行凶杀人，确实不是他下的手，可是真正下手之人，这时已成了他的妻子。他夫妻情义深重，如何不加庇护？然而当此情势，却又如何庇护？

"圆"字辈三僧之中，圆业的脾气最是暴躁，依他的心性，一见张翠山便要动手拚命，碍于师伯、师叔在前，这才强自压抑，这时师父将他叫了出来，当即大声说道："张翠山，你在临安西湖之旁，用毒针自慧风口中射入，伤他性命，是我亲眼目睹，难道冤枉你了？我们三人的右眼被你用毒针射瞎，难道你还想混赖么？"

张翠山这时只好辩一分便是一分，说道："我武当门下，所学暗器虽也不少，但均是钢镖袖箭的大件暗器。我同门七人，在江湖上行走已久，可有人见到武当弟子使过金针、银针之类么？至于针上喂毒，更加不必提起。"

武当七侠出手向来光明正大，武林中众所周知，若说张翠山用毒针伤人，上山来的那些武林人物确是难以相信。

圆业怒道："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那日针毙慧风，我和圆音师兄瞧得明明白白。倘若不是你，那么是谁？"张翠山道："贵派有人受伤被害，便要着落武当派告知贵派伤人者是谁，天下可有这等规矩？"他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圆业在狂怒之下，说话越来越是不成章法，将少林派一件本来大为有理之事，竟说成了强辞夺理一般。

张松溪接口道："圆业师兄，到底那几位少林僧人伤在何人手下，一时也辩不明白。可是敝师兄俞岱岩，却明明是为少林派的金刚指力所伤。各位来得正好，我们正要请问，用金刚指力伤我三师哥的是谁？"

圆业张口结舌，说道："不是我。"

张松溪冷笑道："我也知道不是你，谅你也未必已练到这等功夫。"他顿了一顿，又道："若是我三师哥身子健好，跟贵派高手动起手来，伤在金刚指力之下，那也只怨他学艺不精，既然动手过招，总有死伤，又有甚么话说？难道动手之前，还能立下保单，保证毛发不伤么？可是我三哥是在大病之中，身子动弹不得，那位少林弟子却用金刚指力，硬生生折断他四肢。

逼问他屠龙刀的下落。"说到这里，声音提高，道："想少林派武功冠于天下，早已是武林至尊，又何必非得到这柄屠龙宝刀不可？何况那屠龙宝刀我三哥也只见过一眼，贵派弟子如此下手逼问，手段也未免太毒辣了。俞岱岩在江湖上也算薄有微名，生平行侠仗义，替武林作过不少好事，如今被少林弟子害得终身残废，十年来卧床不起。我们正要请三位神僧作个交代。"

为了俞岱岩受伤、龙门镖局满门被杀之事，少林武当两派十年来早已费过不少唇舌，只因张翠山失踪，始终难作了断。张松溪见空智、圆业等声势汹汹，便又提了这件公案出来。

空闻大师道："此事老衲早已说过，老衲曾详查本派弟子，并无一人加害俞三侠。"

张松溪伸手怀中，摸出了一只金元宝，金锭上指痕明晰，大声道："天下英雄共见，害我俞三哥之人，便是在这金元宝上捏出指痕的少林弟子。除了少林派的金刚指力，还有哪一家、哪一派的武功能捏金生印么？"

圆音、圆业指证张翠山，不过凭着口中言语，张松溪却取了证物出来，比之徒托空言，显是更加有力了。

空闻道："善哉，善哉！本派练成金刚指力的，除了我师兄弟三人，另外只有三位前辈长老。可是这三位前辈长老不离少林寺门均已有三四十年之久，怎能伤得了俞三侠？"

莫声谷突然插口道："大师不信我五师哥之言，说他是一面之辞，难道大师所说的，便不是一面之辞么？"

空闻大师甚有涵养，虽听他出言挺撞，也不生气，只道："莫七侠若是不信老衲之言，那也无法。"莫声谷道："晚辈怎敢不信大师之言？只是世事变幻，是非真伪，往往出人意表。各位只道那几位少林高僧伤于我五师哥之手，我们又认定敝三师兄伤于少林高手的指下，说不定其间另有隐秘。以晚辈之见，此事应当从长计议，免伤少林、武当两派的和气。倘若鲁莽从事，将来真相大白，徒贻后悔。"空闻点头道："莫七侠之言不错。"

空智厉声道："难道我空见师兄的血海沉冤，就此不理么？张五侠，龙门镖局之事，我们暂且不问，但那恶贼谢逊的下落，你今日说固然要你说，不说也要你说。"

俞莲舟一直默不作声，此时眼见僵局已成，朗声道："倘若那屠龙宝刀不在谢逊手中，大师还是这般急于寻访他的下落么？"他说话不多，但这两句话却极是厉害，竟是直斥空智觊觎宝物，心怀贪念。

空智大怒，拍的一掌，击在身前的木桌之上，喀喇一响，那桌子四腿齐断，桌面木片纷飞，登时粉碎，这一掌实是威力惊人。他大声喝道："久闻张真人武功源出少林。武林中言道，张真人功夫青出于蓝，我们仰慕已久，却不知此说是否言过其实。今日我们便在天下英雄之前，斗胆请张真人不吝赐教，"

他此言一出，大厅中群相耸动。张三丰成名垂七十年，当年跟他动过手的人已死得干干净净，世上再无一人。他的武功到底如何了得，武林中只是流传各种各样神奇的传说而已，除了他嫡传的七名弟子之外，谁也没亲眼见过。但宋远桥等武当七侠威震天下，徒弟已是如此，师父本领不可言喻。少林、武当两派之外的众人听空智竟公然向张三丰挑战，无不大为振奋，心想今日可目睹当世第一高手显示武功，实是不虚此行。

众人的目光一齐集在张三丰脸上，瞧他是否允诺，只见他微微一笑，不置可否。

空智说道："张真人武功盖世，天下无敌，我少林三僧自非张真人对手。

但实逼处此，贵我两派的纠葛，若不各凭武功一判强弱，总是难解。我师兄弟三人不自量力，要联手请张真人赐教。张真人高着我们两辈，倘若以一对一，那是对张真人太过不敬了。"

众人心想："你话倒说得好听，却原来是要以三敌一。张三丰武功虽高，但百龄老人，精力已衰，未必挡得住少林三大神僧的联手合力。"

俞莲舟说道："今日是家师百岁寿诞，岂能和嘉宾动手过招……"众人听到这里，都想："武当派果然不敢应战。"哪知俞莲舟接下去说道："何况正如空智大师言道，家师和三位神僧班辈不合，若真动手，岂不落个以大欺小之名？但少林高手既然叫阵，武当七弟子，便讨教少林派十二位高僧的精妙武学。"

众人听了这话，又是轰的一声，纷纷议论起来。空闻、空智、空性各带三名弟子上山，共是十二名少林僧。众人均知俞岱岩全身残废，武当七侠只剩下六侠，以六人对十二人，那是以一敌二之局。俞莲舟如此叫阵，可说是自高武当派身分了。

俞莲舟这一下看似险着，实则也是逼不得已，他深知少林三大神僧功力甚高，年纪远比自己师兄弟为大，修为亦自较久，若是单打独斗，

大师哥宋远桥当可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自己伤后初愈，未必能挡得住一位神僧。至于余下的一位，不论张松溪、殷梨亭或莫声谷，都非输不可。他这般叫阵，明是师兄弟六人斗他十二名少林僧，其实那九名少林弟子料想并不足畏，说起来武当派是以少敌多，其实却是武当六弟子合斗少林三神僧。

空智如何不明白这中间的关节，哼了一声，说道："既是张真人不肯赐教，那么我们师兄弟三人，逐一向武当六侠中的三人请教，三阵分胜败，三阵中胜得两阵者为赢。"

张松溪道："空智大师定要单打独斗，那也无不可。只是我们兄弟七人，除了三哥俞岱岩因遭少林弟子毒手以致无法起床之外，余下六人却是谁也不敢退后。我们六阵分胜败，武当六弟子分别迎战少林六位高僧，六阵中胜得四阵者为赢。"莫声谷大声道："便是这样，倘若武当派输了，张五师哥便将金毛狮王的下落告知少林寺方丈。若是少林派承让，便请三位高僧带同这许多拜寿为名、寻事为实的朋友，一齐下山去罢！"

张松溪提出这个六人对战之法，可说已立于不败之地，料知大师哥、二师哥的武功和三大神僧相若，至于其余的少林僧，却势必连输三阵。

空智摇头道："不妥，不妥。"但何以不妥，却又难以明言。

张松溪道："三位向家师叫阵，说是要以三对一。待得我们要以六人对少林派十二位高僧，空智大师却又要单打独斗。我们答允单打独斗，大师却又说不妥。这样罢，便由晚辈一人斗一斗少林三大神僧，这样总是妥当了罢？

三位将晚辈一举击毙，便算是少林派胜了，这样岂不爽快？"

空智勃然变色。空闻口诵佛号："阿弥陀佛！"空性自上武当山后未说过一句话，这时忽然说道："两位师哥，这位张小侠要独力斗三僧，咱们便上啊。"他武功虽高，但自幼出家为僧，不通世务，听不懂张松溪的讥刺之言。

空闻道："师弟不可多言。"转头向宋远桥道："这样罢，我们少林六僧，领教武当六侠的高招，一阵定输赢。"宋远桥道："不是武当六侠，是武当七侠。"

空智吃了一惊，问道："尊师张真人也下场么？"

宋远桥道："大师此言错矣。与家师动手过招之人，俱已仙逝。家师怎能再行出手？我俞三弟虽然重伤，难以动弹，他又未传下弟子，但想我师兄弟七人自来一体，今日是大家生死荣辱的关头，他又如何能袖手不顾？我叫他临时找个人来，点拨几下，算是他的替身。武当七弟子会斗少林众高僧，你们七位出手也好，十二位出手也好，均无不可。"

空闻微一沉吟，心想："武当派除了张三丰和七弟子之外，并没听说有何高手，他临时找个人来，济得甚事？若说请了别派的好手助阵，那便不是武当派对少林派的会战了。谅他不过要保全'武当七侠'的威名，致有此言。"

于是点头道："好'我少林派七名僧人，会斗武当七侠。"

俞莲舟、张松溪等却都立时明白宋远桥这番话的用意。

原来张三丰有一套极得意的武功，叫做"真武七截阵"。武当山供奉的是真武大帝。他一日见到真武神像座前的龟蛇二将，想起长江和汉水之会的蛇山、龟山，心想长蛇灵动，乌龟凝重，真武大帝左右一龟一蛇，正是兼收至灵至重的两件物性，当下连夜赶到汉阳，凝望蛇龟二山，从蛇山婉蜒之势、龟山庄稳之形中间，创了一套精妙无方的武功出来。

只是那龟蛇二山大气磅礴，从山势演化出来的武功，森然万有，包罗极广，决非一人之力所能同时施为。张三丰悄立大江之滨，不饮不食凡三昼夜之久，潜心苦恩，终是想不通这个难题。到了第四天早晨，旭日东升，照得江面上金蛇万道，闪烁不定。他猛地省悟，哈哈大笑，回到武当山上，将七名弟子叫来，每人传了一套武功。

这七套武功分别行使，固是各有精妙之处，但若二人合力，则师兄弟相辅相成，攻守兼备，威力便即大增。若是三人同使，则比两人同使的威力又强一倍。四人相当于八位高手，五人相当于十六位高手，六人相当于三十二位，到得七人齐施，犹如六十四位当世一流高手同时出手。当世之间，算得上第一流高手的也不过寥寥二三十人，哪有这等机缘，将这许多高手聚合一起？便是集在一起，这些高手有正有邪，或善或恶，又怎能齐心合力？

张三丰这套武功由真武大帝座下龟蛇二将而触机创制，是以名之为"真武七截阵"。他当时苦思难解者，总觉顾得东边，西边便有漏洞，同时南边北边，均予敌人可乘之机，后来想到可命七弟子齐施，才破解了这个难题。

只是这"真武七截阵"不能由一人施展，总不免遗憾，但转念想道："这路武功倘若一人能使，岂非单是一人，便足匹敌当世六十四位第一流高手，这念头也未免过于荒诞狂妄了。"不禁哑然失笑。

武当七侠成名以来，无往不利，不论多么厉害的劲敌，最多两三人联手，便足以克敌取胜，这"真武七截阵"从未用过一次。此时宋远桥眼见大敌当前，那少林三大神僧究竟功力如何，实是一无所知，自己虽想或能和其中一人打成平手，但这只是自忖之见，说不定一接上手便即一败涂地，因此才想到那套武当镇山之宝、从未一用的"真武七截阵"上去。

他听空闻大师答允以少林七僧会斗武当七侠，便道："请各位稍待，在下须去请三师弟临时寻到传人，以补足武当七弟子之数。"向俞莲舟等使个眼色，六人向张三丰躬身告退，走进内堂。

莫声谷第一个开言："大师哥，咱们今日使出'真武七截阵'来，教少林僧见一见武当弟子的本事。只是谁来接替三哥啊？"宋远桥道："此事由大伙儿公决。咱们且别说，各自在掌心中写个名字，且看众意如何。"莫声谷道："好！"取过笔来，递给大师兄。

宋远桥在掌心中写了个名字，握住手掌，将笔递给俞莲舟。各人挨次写了，一齐摊开手来，见宋远桥、俞莲舟、张松溪三人掌中写的都是"五弟妹"三字，张翠山写的是"拙荆"两字。殷梨亭却紧紧握住了拳头，满脸通红，不肯伸掌。莫声谷道："咦，奇了，有甚么古怪？"硬扳开他手掌，只见他掌心上写着"纪姑娘"三字。

张翠山大是感激，握住他手，道："六弟！"众人均知殷梨亭顾念殷素素病体初愈，不宜剧斗，想去邀请他未过门的妻子纪晓英出马。莫声谷想要取笑，张翠山忙向他使个眼色制止。宋远桥道："五弟，你去请弟妹出来罢。"

张翠山回进卧室，邀了殷素素出来，将大厅上的情势简略跟她说了。殷素素道："那龙门镖局满门性命，以及慧风等少林僧都是我杀的，其时我尚未和五哥相识，此事不该累了武当派众位哥哥兄弟。我叫他们去找天鹰教我爹爹算帐便是。"

张松溪道："弟妹，事到临头，咱们还分甚么彼此？何况我瞧这批人上山之意，龙门镖局的事为宾，寻访谢逊为主，而寻访谢逊呢，又是报仇为宾，抢夺屠龙宝刀是主。"莫声谷道："四哥之言一点不错，他们的主旨是觊觎那柄屠龙宝刀，不论怎么，他们定要逼迫你说出宝刀的下落。"张翠山道："当年空见大师曾对我义兄谢逊说过，屠龙宝刀之中，藏着一套天下无敌、镇慑武林的武功。空见既知，空闻、空智、空性想来也必知晓。"

殷素素道："既是如此，一切全凭大哥作主。只是小妹武艺低微，在这片刻之间，如何能领悟这套'真武七截阵'的精奥？"

宋远桥道："其实我师兄弟六人联手，对付七个少林僧已操必胜之算。

不过弟妹以三弟传人而上场，三弟必定心感安慰。"

武当六侠心意相同，所以要殷素素加入，并非为了制敌，而是为了俞岱岩。要知武当六侠联手合击，那"真武七截阵"的威力，已足足抵得三十二位一流高手。少林三大神僧纵强，其携同上山的弟子中纵有深藏不露的硬手，但七人合力，决无相当于三十二位一流高手的实力，乃可断言。只是这套"真武七截阵"自得师传以来，从未用过，今日一战而胜，挫败少林三大神僧，俞岱岩未得躬逢其盛，心中不免郁郁。宋远桥等要殷素素向俞岱岩学招，算是他的替身，那么江湖上传扬起来，俞岱岩不出手而出手，仍是"武当七侠"并称。

这番师兄弟相体贴的苦心，殷素素于三言两语之间便即领会，说道："好，我便向三哥求教去。只是我功夫和各位相差太远，待会别碍手碍脚才好。"

殷梨亭道："不会的，你只须记住方位和脚步，那便成了。临时倘若忘了，大伙儿都会提醒你。"

当下七人一齐走到俞岱岩卧室之中。张翠山回山之后，曾和俞岱岩谈过几次。殷素素却因卧病，直到此刻，方和俞岱岩首次见面。

俞岱岩见她容颜秀丽，举止温雅，很为五弟喜欢，听宋远桥说她要作自己替身，摆下"真武七截阵"去会斗少林三大神僧，心下颇感凄凉。但他残废已达十年，一切也都惯了，微微一笑，说道："五弟妹，三哥没甚么好东西送你作见面礼，此刻匆匆，只能传授你这阵法的方位步法。待会退敌之后，我慢慢将这阵法的诸般变化和武功的练法说与你知道。"

殷素素喜道："多谢三哥。"

俞岱岩第一次听到她开口说话，突然听到"多谢三哥"这四个字，脸上肌肉猛地抽动，双目直视，凝神思索。张翠山惊道："三哥，你不舒服么？"

俞岱岩不答，只是呆呆出神，眼色中透出异样光芒，又是痛苦，又是怨恨，显是记起了一件毕生的恨事。

张翠山回头瞥了妻子一眼，但见她也是神色大变，脸上尽是恐惧和忧虑之色。

宋远桥、俞莲舟等望望俞岱岩，又望望殷素素，都不明白两人的神气何以会忽然变得如此，各人心中均充塞了不祥之感。一时室中寂静无声，几乎连各人的心跳声也可听见。

只见俞岱岩喘气越来越急，苍白的双颊之上涌起了一阵红潮，低声道，"五弟妹，请你过来，让我瞧瞧你。"殷素素身子发颤，竟不敢过去，伸手握住了丈夫之手。

过了好一阵，俞岱岩叹了口气，说道："你不肯过来，那也无妨，反正那日我也没见到你面。五弟妹，请你说说这几句话：'第一，要请你都总镖头亲自押送。第二，自临安府送到湖北襄阳府，必须日夜不停赶路，十天之内送到。若有半分差池，嘿嘿，别说你都总镖头性命不保，你龙门镖局满门，没一人能够活命。'"

各人听他缓缓说来，不自禁的都出了一身冷汗。

殷素素走上一步，说道："三哥，你果然了不起，听出了我的口音，那日在临安府龙门镖局之中，委托都大锦将你送上武当山的，便是小妹。"俞岱岩道："多谢弟妹好心。"殷素素道："后来龙门镖局途中出了差池，累得三哥如此，是以小妹将他镖局子中老老少少一起杀光了。"俞岱岩冷冷的道："你如此待我，为了何故？"

殷素素脸色黯然，叹了口长气，说道："三哥，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不过我得说明在先，此事翠山一直瞒在鼓里，我是怕……怕他知晓之后，从此……从此不再理我。"

俞岱岩静静的道："那你便不用说了。反正我已成废人，往事不可追，何必有碍你夫妇之情？你们都去罢！武当六侠会斗少林高僧，胜算在握，不必让我徒担虚名了。"

俞岱岩骨气极硬，自受伤以来，从不呻吟抱怨。他本来连话也不会说，但经张三丰悉心调治，以数十年修为的精湛内力度入他体内，终于渐渐能开口说话，但他对当日之事始终绝口不提，直至今日，才说出这几句悲愤的话来。众师兄弟听了，无不热血沸腾，殷梨亭更是哭出声来。

殷素素道："三哥，其实你心中早已料到，只是顾念着和翠山的兄弟之义，是以隐忍不说。不错，那日在钱塘江中，躲在船舱中以蚊须针伤你的，便是小妹……"

张翠山大喝："素素，当真是你？你……你……你怎不早说？"

殷素素道："伤害你三师哥的罪魁祸首，便是你妻子，我怎敢跟你说？"

转头又向俞岱岩道："三哥，后来以掌心七星钉伤你的、骗了你手中屠龙宝刀的那人，便是我的亲哥哥殷野王。我们天鹰教跟武当派素无仇冤，屠龙宝刀既得，又敬重你是位好汉子，是以叫龙门镖局将你送回武当山。至于途中另起风波。却是我始料所不及了。"

张翠山全身发抖，目光中如要喷出火来，指着殷素素道："你……你骗得我好苦！"

俞岱岩突然大叫一声，身子从床板上跃起，砰的一响，摔了下来，四块床板一齐压断，人却晕了过去。

殷素素拔出佩剑，倒转剑柄，递给张翠山，说道："五哥，你我十年夫妻，蒙你怜爱，情义深重，我今日死而无怨，盼你一剑将我杀了，以全你武当七侠之义。"

张翠山接过剑来，一剑便要递出，刺向妻子的胸膛，但霎时之间，十年来妻子对自己温顺体贴、柔情蜜意，种种好处登时都涌上心来，这一剑如何刺得下手？

他呆了一呆，突然大叫一声，奔出房去。殷素素、宋远桥等六人不知他要如何，一齐跟出。只见他急奔至厅，向张三丰跪倒在地，说道："恩师，弟子大错已经铸成，无可挽回，弟子只求你一件事。"

张三丰不明缘由，温颜道："甚么事，你说罢，为师决无不允。"

张翠山磕了三个头，说道："多谢恩师。弟子有一独生爱子，落入奸人之手，盼恩师救他脱出魔掌，抚养他长大成入。"站起身来，走上几步，向着空闻大师、铁琴先生何太冲、崆峒派关能、峨嵋派静玄师太等一干人朗声说道："所有罪孽，全是张翠山一人所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教各位心满意足。"说着横过长剑，在自己颈中一划，鲜血迸溅，登时毙命。

张翠山死志甚坚，知道横剑自刎之际，师父和众同门定要出手相阻，是以置身于众宾客之间，说完了那两句话，立即出手。

张三丰及俞莲舟、张松溪、殷梨亭四人齐声惊呼抢上。但听砰砰砰几声连响，六七人飞身摔出，均是张翠山身周的宾客，被张三丰师徒掌力震开。

但终于迟了一步，张翠山剑刃断喉，已然无法挽救。宋远桥、莫声谷、殷素素三人出来较迟，相距更远。

便在此时，厅口长窗外一个孩童声音大叫："爹爹，爹爹！"第二句声音发闷，显是被人按住了口。张三丰身形一晃，已到了长窗之外，只见一个穿着蒙古军装的汉子手中抱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那男孩嘴巴被按，却兀自用力挣扎。

张三丰爱徒惨死，心如刀割，但他近百年的修为，心神不乱，低声喝道："进去！"那人左足一点，抱了孩子便欲跃上屋顶，突觉肩头一沉，身子滞重异常，双足竟无法离地，原来张三丰悄没声的欺近身来，左手已轻轻搭在他的肩头上。那人大吃一惊，心知张三丰只须内劲一吐，自己不死也得重伤，只得依言走进厅去。

那孩子正是张翠山的儿子无忌。他被那人按住了嘴巴，可是在长窗外见父亲横剑自刎，如何不急，拼命挣扎，终于大声叫了出来。

殷素素见丈夫为了自己而自杀身亡，突然间又见儿子无恙归来，大悲之后，继以大喜，问道："孩儿，你没说你义父的下落么？"无忌昂然道："他便打死我，我也不说。"殷素素道："好孩子，让我抱抱你。"

张三丰道："将孩子交给她。"那人全身被制，只得依言把无忌递给了殷素素。

无忌扑在母亲怀里，哭道："妈，他们为甚么逼死爹爹？是谁逼死爹爹的？"殷素素道："这里许许多多人，一齐上山来逼死了你爹爹。"无忌一对小眼从左至右缓缓的横扫一遍，他年纪虽小，但每人眼光和他目光相触，心中都不由得一震。

殷素素道："无忌，你答应妈一句话。"无忌道："妈，你说。"殷素素道："你别心急报仇，要慢慢的等着，只是一个也别放过。"众人听了她这冷冰冰的言语，背上都不自禁的感到一阵寒意，只听无忌叫道，"妈！我不要报仇，我要爹爹活转来。"

殷素素凄然道："人死了，活不转来了。"她身子微微一颤，说道："孩子，你爹爹既然死了，咱们只得把你义父的下落，说给人家听了。"无忌急道："不，不能！"

殷素素道："空闻大师，我只说给你一人听，请你俯耳过来。"这一着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尽感惊诧。空闻道："善哉，善哉！女施主若能早说片刻，张五侠也不必丧生。"走到殷素素身旁，俯耳过去。

殷素素嘴巴动了一会，却没发出一点声音。空闻问道："甚么？"殷素素道："那金毛狮王谢逊，他是躲在……""躲在"两字之下，声音又模糊之极，听不出半点。空闻又问："甚么？"殷素素道："便是在那儿，你们少林派自己去找罢。"

空闻大急，道："我没听见啊。"说着站直了身子，伸手搔头，脸上尽是迷惘之色。

殷素素冷笑道："我只能说得这般，你到了那边，自会见到金毛狮王谢逊。"

她抱着无忌，低声道："孩儿，你长大了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将嘴巴凑在无忌耳边，极轻极轻的道："我没跟这和尚说，我是骗他的……你瞧你妈……多会骗人！"说着凄然一笑，突然间双手一松，身子斜斜跌倒，只见胸口插着一把匕首。原来她在抱住无忌之时，已暗用匕首自刺，只是无忌挡在她身前，谁也没有瞧见。

无忌扑到母亲身上，大叫："妈妈，妈妈！"但殷素素自刺已久，支持了好一会，这时已然气绝。无忌悲痛之下，竟不哭泣，瞪视着空闻大师，问道："是你杀死我妈妈的，是不是？你为甚么杀死我妈妈？"

空闻陡然间见此人伦惨变，虽是当今第一武学宗派的掌门，也不禁大为震动，经无忌这么一问，不自禁的退了一步，忙道："不，不是我。是她……是她自尽的。"

无忌眼中泪水滚来滚去，但拚命用力忍住，说道："我不哭，我一定不哭，不哭给你们这些恶人看。"

空闻大师轻轻咳嗽了一声，说道："张真人，这等变故……嗯，嗯……实非始料所及，张五侠夫妇既已自尽，那么前事一概不究，我们就此告辞。"

说罢合十行礼。张三丰还了一礼，淡淡的道："恕不远送。"少林僧众一齐站起，便要走出。

殷梨亭怒喝："你们……你们逼死了我五哥……"但转念一想："五哥所以自杀，实是为了对不起三哥，却跟他们无干。"一句话说了一半，再也接不下口去，伏在张翠山的尸身之上，放声大哭。

众人心中都觉不是味儿，齐向张三丰告辞，均想："这一个梁子当真结得不小，武当派决计不肯善罢甘休。从此后患无穷。"只有宋远桥红着眼睛，送宾客出了观门，转过头来时，眼泪已夺眶而出。大厅之上，武当派人人痛哭失声。

峨嵋派众人最后起身告辞。纪晓芙见殷梨亭哭得伤心，眼圈儿也自红了，走近身去，低声道："六哥，我去啦，你……你自己多多保重。"殷梨亭泪眼模糊，抬起头来，硬咽道："你们……你们峨嵋派……也是来跟我五哥为难么？"纪晓芙忙道："不是的，家师只是想请张师兄示知谢逊的下落。"

她顿了一顿，牙齿咬住了下唇，随即放开，唇上已出现了一排深深齿印，几乎血也咬出来了，颤声道："六哥，我……我实在对你不住，一切你要看开些。我……我只有来生图报了。"殷梨亭觉得她说得未免过分，道："这不干你的事，我们不会见怪的。"纪晓芙脸色惨白，道："不……不是这个……"

她不敢和殷梨亭再说话，转头望向无忌，说道："好孩子，我们……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照顾你。"从头颈中除下一个黄金项圈，要套在无忌颈中，柔声道："这个给了你……"无忌将头向后一仰，道："我不要！"纪晓芙大是尴尬，手中拿着那个项圈，不知如何下台。她泪水本在眼眶中滚来滚去，这时终于流了下来。

静玄师太脸一沉，道："纪师妹，跟小孩儿多说甚么？咱们走罢！"纪晓芙掩面奔出。

无忌憋了良久，待静玄、纪晓芙等出了厅门，正要大哭，岂知一口气转不过来，咕咚一声，摔倒在地。俞莲舟急忙抱起，知他在悲痛中忍住不哭，是以昏厥，说道："孩子，你哭罢！"在他胸口推拿了几下，岂知无忌这口气竟转不过来，全身冰冷，鼻孔中气息极是微弱，俞莲舟运力推拿，他始终不醒。众人见他转眼也要死去，无不失色。

张三丰伸手按在他背心"灵台穴"上，一股浑厚的内力隔衣传送过去。

以张三丰此时的内功修为，只要不是立时毙命气绝之人，不论受了多重损伤，他内力一到，定当好转，哪知他内力透进无忌体中，只见他脸色由白转青、由青转紫，身子更是颤抖不已。张三丰伸手在他额头一摸，触手冰冷，宛似摸到一块寒冰一般，一惊之下，右手又摸到他背心衣服之内，但觉他背心上一处宛似炭炙火烧，四周却是寒冷彻骨。若非张三丰武功已至化境，这一碰之下，只怕也要冷得发抖，便道："远桥，抱孩子进来那个鞑子兵呢？找找去。"

宋远桥应声出外，俞莲舟曾跟那蒙古兵对掌受伤，知道大师兄也非他敌手，忙道："我也去。"两人并肩出厅。张三丰押着那蒙古兵进厅之时，张翠山已自杀身亡，跟着殷素素又自尽殉夫，各人悲痛之际，谁也没留心那蒙古兵，一转眼间，此人便走得不知去向。

张三丰撕开无忌背上衣服，只见细皮白肉之上，清清楚楚的印着一个碧绿的五指掌印。张三丰再伸手抚摸，只觉掌印处炙热异常，周围却是冰冷，伸手摸上去时已然极不好受，无忌身受此伤，其难当可想而知。

过不多时，宋远桥与俞莲舟快步回厅，说道："山上已无外人。"两人见到无忌背上奇怪的掌印，都吃了一惊。

张三丰皱眉道："我只道三十年前百损道人一死，这阴毒无比的玄冥神掌已然失传，岂知世上居然还有人会这门功夫。"宋远桥惊道："这娃娃受的竟是玄冥神掌么？"他年纪最长，曾听到过"玄冥神掌"的名称，至于俞莲舟等，连这路武功的名字也从未听见过。

张三丰叹了口气，并不回答，脸上老泪纵横，双手抱着无忌，望着张翠山的尸身，说道："翠山，翠山，你拜我为师，临去时重托于我，可是我连你的独生爱子也保不住，我活到一百岁有甚么用？武当派名震天下又有甚么用？我还不如死了的好！"

众弟子尽皆大惊。各人从师以来，始终见他逍遥自在，从未听他说过如此消沉哀痛之言。

殷梨亭道："师父，这孩子……这孩子当真无救了么？"张三丰双臂横抱无忌，在厅上东西踱步，说道："除非……除非我师觉远大师复生，将全部九阳真经传授于我。"

众弟子的心都沉了下去，师父这句话，便是说无忌的伤势无法治愈了。

众人沉默半晌。俞莲舟道："师父，那日弟子跟他对掌，此人掌力果然阴狠毒辣，世所罕见，弟子当场受伤。可是此刻弟子伤势已愈，运气用劲，尚无窒滞。"张三丰道："那是托了你们'武当六侠'大名的福。以这玄冥神掌和人对掌，若是对方内力胜过了他，掌力回激入体，施掌者不免受大祸。以后再遇上此人，可得千万小心。"

俞莲舟应道："是。"心下凛然："原来那人过于持重，怕我掌力胜他，是以一上来未曾施出玄冥神掌的全力，否则我此刻多半已然性命不保。下次若再相遇，他下手便不容情了。"又想："我身受此掌，已然如此，无忌小小年纪，只怕……只怕……"

宋远桥道："适才我一瞥之间，见这人五十来岁年纪，高鼻深目，似是西域人。"莫声谷道："这人掳了无忌去，又送他上山来干么？"张松溪道："这人逼问无忌不得，便用玄冥神掌伤了他，要五弟夫妇亲眼见到无忌身受之苦，不得不吐露金毛狮王的下落。"莫声谷怒道："这人好大的胆子，竟敢上武当山来撒野！"张松溪黯然道："上武当山撒野的人，今日难道少了？

何况这人挟制了无忌，料得咱们投鼠忌器，不敢伤他。"

六人在大厅上呆了良久。无忌忽然睁开眼来，叫道："爹爹，爹爹。我痛，痛得很。"紧紧搂住张三丰，将头贴在他怀里。

俞莲舟凛然道："无忌，你爹爹已经死了，你要好好活下去，日后练好了武功，为你爹爹报仇雪恨。"无忌叫道："我不要报仇！我不要

报仇！我要爹爹妈妈活转来。二伯，咱们饶了那许多坏人，大家想法子救活爹爹妈妈。”

张三丰等听了这几句话，忍不住又流下泪来。张三丰说道：“咱们尽力而为，他再能活得几时，瞧老天爷的慈悲罢。”对着张翠山的尸体挥泪叫道：“翠山，翠山！好苦命的孩子。”抱着无忌，走进自己的云房，手指连伸，点了他身上十八处大穴。

无忌穴道被点，登时不再颤抖，脸上绿气却愈来愈浓。张三丰知道绿色一转为黑，便此气绝无救，当下除去无忌身上衣服，自己也解开道袍，胸膛和他的背心相贴。

这时宋远桥和殷梨亭在外料理张翠山夫妇的丧事。俞莲舟、张松溪、莫声谷三人来到师父云房，知道师父正以“纯阳无极功”吸取无忌身上的阴寒毒气。张三丰并未婚娶，虽到百岁，仍是童男之体，八十余载的修为，那“纯阳无极功”自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俞莲舟等一旁随侍，过了约莫半个时辰，只见张三丰脸上隐隐现出绿气，手指微微颤动。他睁开眼来，说道：“莲舟，你来接替，一到支持不住便交给松溪，千万不可勉强。”

俞莲舟应道：“是。”解开长袍，将无忌抱在怀里，肌肤相贴之际不禁打了个冷战，便似怀中抱了一块寒冰相似，说道：“七弟，你叫人去生几盆炭火，越旺越好。”不久炭火点起，俞莲舟却兀自冷得难以忍耐。

张三丰坐在一旁，慢慢以真气通走三关，鼓荡丹田中的“氤氲紫气”，将吸人体内的寒毒一丝一丝的化掉。待得他将寒气化尽，站起身来时，只见已是莫声谷将无忌抱在怀里，俞莲舟和张松溪坐在一旁，垂帘入定，化除体内寒毒。不久莫声谷便已支持不住。命道童去请宋远桥和殷梨亭来接替。

这种以内力疗伤，功力深浅，立时显示出来。丝毫假借不得。莫声谷只不过支持一盏热茶时分，宋远桥却可支持到两住香。殷梨亭将无忌一抱入怀，立时大叫一声，全身打战。张三丰惊道：“把孩子给我。你坐一旁凝神调息，不可心有他念。”原来殷梨亭心伤五哥惨死，一直昏昏沉沉，神不守舍，直到神智宁定，才将无忌抱回。

如此六人轮流，三日三夜之内，劳瘁不堪，好在无忌体中寒毒渐解，每人支持的时候逐渐延长，到第四日上，六人才得偷出余暇，稍一合眼入睡。

自第八日起，每人分别助他疗伤两个时辰，这才慢慢修补损耗的功力。

初时无忌大有进展，体寒日减，神智日复，渐可稍进饮食，众人只道他这条小命救回来了。岂知到得第三十六日上，俞莲舟陡然发觉，不论自己如何催动内力，无忌身上的寒毒已一丝也吸不出来。可是他明明身子冰凉，脸上绿气未褪。俞莲舟还道自己功力不济，当即跟师父说了。张三丰一试，竟也无法可施。接连五日五晚之中，六个人千方百计，用尽了所知的诸般运气之法，全没半点功效。

无忌道：“太师父，我手脚都暖了，但头顶、心口、小腹三处地方却越来越冷。”张三丰暗暗心惊，安慰他道：“你的伤已好了，我们不用整天抱着你啦。你在太师父的床上睡一会儿罢。”抱他到自己床上睡下。

张三丰和众徒走到厅上，叹道：“寒毒侵入他顶门、心口和丹田，非外力所能解，看来咱们这三十几天的辛苦全是白耗了。”沉吟良久，心想：“要解他体内寒毒，旁人已无可相助，只有他自己修习‘九阳真经’中所载至高无上的内功，方能以至阳化其至阴。但当时先师觉远大师传授经文，我所学不全，至今虽闭关数次，苦苦钻研，仍只能想通得三四成。眼下也只好教他自练，能保得一日性命，便多活一日。”

当下将“九阳神功”的练法和口诀传了无忌，这一门功夫变化繁复，非一言可尽，简言之，初步功夫是练“大周天搬运”，使一股暖烘烘的真气，从丹田向镇锁任、督、冲三脉的“阴0 库”流注，折而走向尾闾关，然后分 两支上行，经腰脊第十四椎两旁的“辘轳关”，上行经背、肩、颈而至“玉枕关”，此即所谓“逆运真气通三关”。然后真气向上越过头顶的“百会穴”，分五路上行，与全身气脉大会于“膻中穴”，再分主从两支，还合于丹田，入窍归元。如此循环一周，身子便如灌甘露，丹田里的真气似香烟缭绕，悠游自在，那就是所谓“氤氲紫气”。这氤氲紫气练到火候相当，便能化除丹田中的寒毒。各派内功的道理无多分别，练法却截然不同。张三丰所授的心法，以威力而论，可算得上天下第一。

张无忌依法修练，练了两年有余，丹田中的氤氲紫气已有小成，可是体内寒毒胶固于经络百脉之中，非但无法化除，反而脸上的绿气日甚一日，每当寒毒发作，所受的煎熬也是一日比一日更是厉害。在这两年之中，张三丰全力照顾无忌内功进修，宋远桥等到处为他找寻灵丹妙药，甚么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参、成形首乌、雪山茯苓等珍奇灵物，也不知给他服了多少，但始终有如石投大海。众人见他日渐憔悴瘦削，虽然见到他时均是强颜欢笑，心中却无不黯然神伤，心想张翠山留下的这唯一骨血，终于无法保住。

武当派诸人忙于救伤治病，也无余暇去追寻伤害俞岱岩和无忌的仇人，这两年中天鹰教教主殷天正数次遣人来探望外孙，赠送不少贵重礼物。武当诸侠心恨俞张二侠均是间接害在天鹰教手中，每次将天鹰教使者逐下山去，礼物退回，一件不收。有一次莫声谷还动手将使者狠狠打了一顿，从此殷天正也不再派人上山了。

这一日中秋佳节，武当诸侠和师父贺节，还未开席，无忌突然发病，脸上绿气大盛，寒战不止，他怕扫了众人的兴致，咬牙强忍，但这情形又有谁看不出来？殷梨亭将无忌拉入房中睡下，盖上棉被，又生了一炉旺旺的炭火。

张三丰忽道：“明日我带同无忌，上嵩山少林寺走一遭。”众人明白师父的心意，那是他无可奈何之下，逼得向少林低头，亲自去向空闻大师求救，盼望少林高僧能补全“九阳神功”中的不足之处，挽救无忌的性命。

两年前武当山上一会，少林、武当双方嫌隙已深。张三丰一代宗师，以百余岁的高龄，竟降尊纡贵的去求教，自是大失身分。众人念着张翠山的情义，明知张三丰一上嵩山求教，自此武当派见到少林派时再也抬不起头来，但这些虚名也顾不得了。本来峨嵋派也传得一份“九阳真经”，但掌门人灭绝师太脾气十分孤僻古怪，张三丰曾数次致书通候，命殷梨亭送去，灭绝师太连封皮也不拆，便将信原封不动退回。眼下除了向少林派低头，再无别法了。

若由宋远桥率领众师弟上少林寺求教，虽于武当派颜面上较好，但空闻大师决不肯以“九阳真经”的真诀相授，势所必然。众人想起二三十年来威名赫赫的武当派从此要向少林派低头，均是郁郁不乐，庆贺团圆佳节的酒宴，也就在几杯闷酒之后草草散席。

次日一早，张三丰带同无忌启程。五弟子本想随行，但张三丰道：“咱们若是人多势众，不免引起少林派的疑心，还是由我们一老一小两人去的好。”

两人各骑一匹青驴，一路向北。少林、武当两大武学宗派其实相距甚近，自鄂北的武当山至豫西嵩山，数日即至。张三丰和无忌自老河口渡过汉水，到了南阳，北行汝州，再折而向西，便是嵩山。

两人上了少室山，将青驴系在树下，舍骑步行，张三丰旧地重游，忆起八十余年之前，师父觉远大师挑了一对铁水桶，带同郭襄和自己逃下少林，此时回首前尘，岂止隔世？他心下甚是感慨，携着无忌之手，缓缓上山，但见五峰如旧，碑林如昔，可是觉远、郭襄诸人却早已不在人间了。

两人到了一苇亭，少林寺已然在望，只见两名少年僧人谈笑着走来。张三丰打个问讯，说道：“相烦通报，便说武当山张三丰求见方丈大师。”

那两名僧人听到张三丰的名字，吃了一惊，凝目向他打量，但见他身形高大异常，须发如银，脸上红润光滑，笑眯眯的甚是可亲，一件青布道袍却是污秽不堪。要知张三丰任性自在，不修边幅，壮年之时，江湖上背地里称他为“邋遢道人”，也有人称之为“张邋遢”的，直到后来武功日高，威名日盛，才无人敢如此称呼。那两个僧人心想：“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大宗师，武当派跟我们少林派向来不和，难道是生事打架来了吗？”只见他携着一个面青肌瘦的十一二岁少年，两个都貌不惊人，不见有甚么威势。一名僧人问道：“你便真是武当山的张……张真人么？”张三丰笑道：“货真价实，不敢假冒。”另一名僧人听他说话全无一派宗师的庄严气概，更加不信，问道：“你真不是开玩笑么？”张三丰笑道：“张三丰有甚么了不起？冒他的牌子有甚么好处？”两名僧人将信将疑，飞步回寺通报。

过了良久，只见寺门开处，方丈空闻大师率同师弟空智、空性走了出来。

三人身后跟着十几个身穿黄色僧袍的老和尚。张三丰知道这是达摩院的长老，辈分说不定比方丈还高，在寺中精研武学，不问外事，想是听到武当派掌门人到来，非同小可，这才随同方丈出迎。

张三丰抢出亭去，躬身行礼，说道："有劳方丈和众位大师出迎，何以克当？"空闻等齐合十为礼。空闻道："张真人远来，大出小僧意外，不知有何见谕？"张三丰道："便有一事相求。"空闻道："请坐，请坐。"

张三丰在亭中坐定，即有僧人送上茶来。张三丰不禁有气："我好歹也是一派宗师，总也算是你们前辈，如何不请我进寺，却让我在半山坐地？别说是我，便对待寻常客人，也不该如此礼貌不周。"但他生性随便，一转念间，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空闻说道："张真人光降敝山，原该恭迎入寺。只是张真人少年之时不告而离少林寺，本派数百年的规矩，张真人想亦知道，凡是本派弃徒叛徒，终身不许再入寺门一步，否则当受刖足之刑。"张三丰哈哈一笑，道："原来如此。贫道幼年之时，虽曾在少林寺服侍觉远大师，但那是扫地烹茶的杂役，既没有剃度，亦不拜师，说不上是少林弟子。"

空智冷冷的道："可是张真人却从少林寺中偷学了武功去。"

张三丰气往上冲，但转念想道："我武当派的武功，虽是我后来潜心所创，但推本溯源，若非觉远大师传我'九阳真经'，郭女侠又赠了我那一对少林铁罗汉，此后一切武功全是无所依凭。他说我的武功得自少林，也不为过。"于是心平气和的道："贫道今日，正是为此而来。"

空闻和空智对望了一眼，心想："不知他来干甚么？想来不见得有甚么好意，多半是为了张翠山的事而来找晦气了。"空闻便道："请示其详。"

张三丰道："适才空智大师言道，贫道的武功得自少林，此言本是不错。

贫道当年服侍觉远大师，得蒙授以'九阳真经'。这部经书博大精深，只是其时贫道年幼，所学不全，至今深以为憾。其后觉远大师荒山诵经，有幸得闻者共是三人，一位是峨嵋派创派祖师郭女侠，一位是贵派无色禅师，另一人便是贫道。贫道年纪最幼资质最鲁，又无武学根底，三派之中，所得算是最少的了。"

空智冷冷的道："那也不然，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觉远的辈分比空智长了三辈，算来该是"太师叔祖"，但觉远逃出了少林寺被目为弃徒，派中辈名已除，因之空智语气之中也就不存礼貌。

张三丰站起身来，恭恭敬敬的道："先师恩德，贫道无时或忘。"

少林四大僧之中，空见慈悲为怀，可惜逝世最早；空闻城府极深，喜怒不形于色：空性浑浑噩噩，天真烂漫，不通世务；空智却气量褊隘，常觉张三丰在少林寺偷学了不少武功去，反而使武当派的名望骎骎然有凌驾少林派之势，向来心中不忿。他认定张三丰这次来到少林，是为张翠山之死报仇泄愤。何况那日殷素素临死之时，假意将谢逊的下落告知空闻，这一着"移祸江东"之计使得极是毒辣。两年多来，三日两头便有武林人士来到少林寺滋扰，或明闯，或暗窥，或软求，或硬问，不断打听谢逊的所在。空闻发誓赌咒，说道实在不知，但当时武当山紫霄宫中，各门各派数百对眼睛见到殷素素在空闻耳边明言，如何是假？不论空闻如何解说，旁人总是不信，为此而动武的月有数起。外来的武林人物死伤固多，少林寺中的高手却也损折了不少。推究起来，岂非均是武当派种下的祸根？

寺中上下僧侣憋了两年多的气，难得今日张三丰自己送上门来，正好大大的折辱他一番。空智便道："张真人自承是从少林寺中偷得武功，可惜此言并无旁人听见，否则传将出去，也好叫江湖上尽皆知闻。"

张三丰道："红花白藕，天下武学原是一家，千百年来互相截长补短，真正本源早已不可分辨。但少林派领袖武林，数百年来众所公认，贫道今日上山，正是心慕贵派武学，自知不及，要向众位大师求教。"

空闻、空智等只道他"要向众位大师求教"这句话，乃是出言挑战，不由得均各变色，心想这老道百岁的修为，武功深不可测，举世有谁是他的敌手，他孤身前来，自是有恃无恐，想来在这两年之中又练成了甚么厉害无比的武功。

一时之间，三僧都不接口。最后空性却道："好老道，你要考较我们来着，我空性可不惧你。少林中千百名和尚一拥而上，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给挑了。"他嘴里虽说"不惧"，心中其实大惧，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拥而上的主意。

张三丰忙道："各位大师不可误会，贫道所说求教，乃是真的请求指点。

只因贫道修习先师所传'九阳真经'，其中有不少疑难莫解、缺漏不全之处。

少林众高僧修为精湛，若能不吝赐教，使张三丰得闻大道，感激良深。"说着站了起来，深深行了一礼。

张三丰这番言语，大出少林诸僧意料之外，他神功盖代，开宗创派，修练已垂九十载，当代武林之中，声望之隆，身分之高，无人能出其右，万想不到今日竟会来向少林派求教。

空闻急忙还礼，说道："张真人取笑了。我等后辈浅学，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八个字也说不上，如何能当得'指点'二字？"

张三丰知道此事本来太奇，对方不易入信，于是源源本本的将无忌如何中了"玄冥神掌"、体内阴毒无法驱出的情由说了，又说他是张翠山身后所遗独子，无论如何要保其一命；目前除了学全"九阳神功"之外，再无他途可循，因此愿将本人所学到的"九阳真经"全部告知少林派，亦盼少林派能示知所学，双方参悟补足。

空闻听了，沉吟良久，说道："我少林派七十二项绝技，千百年来从无一名僧俗弟子能练到十二项以上。张真人所学自是冠绝古今，可是敝派只觉上代列位祖师传下来的武功太多，便是只学十分之一，也已极难。张真人再以一门神功和本派交换，虽然盛情可感，然于本派而言，却为多余。"顿了一顿，又道："武当派武功，源出少林，今日若是双方交换武学，日后江湖上不明真相之人，便会说武当派固然祖述少林，但少林派却也从张真人手上得到了好处。小僧忝为少林掌门，这般的流言却是担代不起。"

张三丰心下暗暗叹息，想道："你身为武林第一大门派的掌门，号称四大神僧之一，却如此宥于门户之见，胸襟未免太狭。"但其时有求于人，不便直斥其非，只得说道："三位乃当世神僧，慈悲为怀，这小孩儿命在旦夕之间，还望体念佛祖救世救人之心，俯允所请，贫道实感高义。"

但不论他说得如何唇焦舌敝，三名少林僧总是婉言推辞。最后空闻道："有方尊命，还请莫怪。"转头向身旁一名僧人道："叫香积厨送一席上等素席，到这里来款待张真人。"那僧人应命去了。

张三丰神色黯然，举手说道："既是如此，老道这番可来得冒昧了。盛宴不敢叨领。"多有滋扰，还请恕罪，就此别过。"躬身行了一礼，牵了无忌之手，飘然而去。